

# 出发即归宿

——  
| 迷茫中的汉字文化

赵虹·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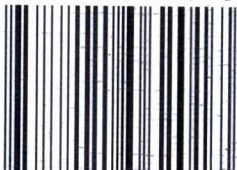


# 出发即归宿 — 迷茫中的汉字文化

■ 责任编辑 夏文琦

■ 装帧设计 *Ben*

ISBN 7-221-06201-3



9 787221 062017 >

ISBN 7-221-06201-3  
H·64 定价：25.00元

# 出发即归宿

——  
混茫中的汉字文化

赵虹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发即归宿:混茫中的汉字文化/赵虹著.—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6

ISBN 7-221-06201-3

I. 出... II. 赵... III. 汉字—文化—研究  
IV. 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3104 号

## 出发即归宿——混茫中的汉字文化

---

著 作 人:赵 虹

责任编辑:夏文琦

封面设计:唐锡璋

版式设计:唐锡璋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11.25

印 数:1-1000

版 次:200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221-06201-3/H·64

定 价:25.00元

---



## 写在写前——代序

对汉字的关注,在我,似是个与生命共搏的活儿。其中杂念旁出,亦读亦写,亦歌亦哭。论文姑不计,专著这已不是头一遭了。1987年伊始,为推排开众所周知的重重心绪,遂重重地提起笔来,似现象式的对旧年读汉字的“心”写个数千乃至万余言的坦白材料。孰料竟溺了进去,两三个月里忘了人间烟火地泡出了一本书:十三点四万字。明明是“坦白”,却成了个不依人心而自行其是的怪物,至今让我惶惑:难道不仅仅是汉字,凡写汉字的文字也都有了生命的倔气性,不听不任人摆布?哇!圣斗士!我只有一招:举手投降。

不过,脑袋还在呼吸。平心而论,由古汉字论汉文化,开始时只想掘墓呵祖,阅读搜集的目光尽集于之上。恨这方土地的贫穷愚昧保守,等等等等,近乎本能地非写不可——没任务没约稿。笔下蛮畅快,神经兮兮的就完了,清醒时方看到怪:“恨”消解得有气无力,不大出声了。全书铺天盖地的是对甲金文的浓情,对汉文化的蜜意,是爱!人对自己的修正是正常的时常的更是自觉的,虽然,怎么变的调?怎么反叛了自己?

为什么“修正”过程中偏偏神之无之？我把那个怪胎翻来覆去地看，咦，还忍卒读，甚而还欣赏。“挖掘”反成“树立”，冥冥中是谁摆布了我，这“因”是什么？没等头皮想炸，我就打道回“府”了。“无中生有”“两极相见”，汉文化有教导。“事物本来如此”“胡不归”，禅理也昭然。呜呼！与生俱来的华夏文化胎迹，深痕在我，奈何！或许这可算一解，但它表征着我的无力我反叛传统的失败。这逃离不了的宿命，我实在不甘心！于是，我闭了眼睛说无解。阿Q式的，却也凄美，一如死亡。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幸耶？不幸耶？在我无法正面那“怪胎”<sup>①</sup>时，又来了书约，还写汉字，且第一次签了出版合同，神圣得紧，遂心忙起来——再出产个何样的胎儿呢？是拨乱“返”正，还是干脆维系“怪胎家族”呢？对于逻辑考分高却不长逻辑思维的我，在“写完”之前，无法见于未萌。混沌感觉倒是有的，那绝对也解不了这个难题。只有不管它，先写起来再说。再又重重地坐在了案前，抓起了笔。

汉字在上。再再地被审视，竟自熠熠，仪态万千。一时，审视者我反倒心虚起来：你果真能读出汉字么？你这不会作认真学问也毫无学问写闲散杂文最来劲却又是个忙得骂自己果然该死果然太粘滞太不潇洒的家伙，你果真能写出汉字么？

---

① 感谢上帝，我说汉字的第一本专著《蛮野文化的追捕手》终于面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

……我无法说得嘴响。大概世界本是个杂货铺呢！谁想标榜自己“说一不二”的干脆利落，谁就得面对“自己打倒自己”的尴尬，那时笑起来也就十分的“好看”。

我不“好看”，尤其当我扑进汉字堆里，忘了说笑时。虽然，还能哼哼义山的“听鼓嗟余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窃喜世人还有比我惨的，我之伏案不起就一下子“幸福”起来。看来，离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sup>①</sup> 人类会失去许多快乐。说也怪，我那很不太平，仿佛永无栖止的灵魂，一旦傍上了汉字，竟也霎时安宁下来，依依的。我听着它的动静，打着它的喧闹，不知是它的情感温润了我，还是反之。我和它，它和我，亲近极了，一直在“跑位”——寻找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寻找在宇宙中的地位。运动中，那感觉好极了。

1992.9.22.

---

<sup>①</sup> 据考，该论发明权应属老子庄子，只是他二位没用这词，“名不正则言不顺”，诺贝尔奖给爱氏，怪谁呢？哇哈！

# 目 录

写在写前——代序 .....	( 1 )
导论:非零出发·非止归宿·在混茫中 .....	( 1 )
<b>第一章 汉文化遗传密码的“归宗” .....</b>	<b>( 8 )</b>
第一节 在“注意”中开示“玄机”的第三只眼 .....	( 16 )
第二节 “快乐”,汉字的人生诗意诗心诗性 .....	( 26 )
第三节 “杂交”,汉字文化“存在”的“生理要素” .....	( 40 )
第四节 “向中”,创造与约定的婉曲张力 .....	( 51 )
第五节 “齐物”,汉字对天、地、人的综合 .....	( 61 )
<b>第二章 汉文化心理结构动态的“骨骼” .....</b>	<b>( 71 )</b>
第一节 临界多态,一超“方框”直入“无限的 组合” .....	( 82 )
第二节 心师造化,以人为本的汉字发生 .....	( 95 )





- 第三节 相关“会意”，形与声“撞击”时的扭曲与反弹 ..... (112)
- 第四节 “流动”中的平衡，以水为脉的东方人格  
..... (121)
- 第五节 永远的具象，汉字“画”中的直觉象征  
..... (129)
- 第三章 汉字深涵的情感参数** ..... (140)
- 第一节 情感的转换符号 ..... (143)
- 第二节 举投措止间的好好恶恶 ..... (149)
- 第三节 是非中的无是无非 ..... (153)
- 第四节 善于煽情的诗性字趣 ..... (158)
- 第四章 艺术代码——美的世界的“现象”** ..... (163)
- 第一节 芥纳须弥，汉字中的宗教艺术 ... (166)
- 第二节 “观”世音，汉字中的歌唱旋律 ... (182)
- 第三节 “霓裳羽衣”，汉字的舞蹈化境 ... (192)
- 第四节 “人面桃花”——永恒的韵律与意蕴  
..... (197)
- 第五节 “建筑意”——“胶着地面”的写实 .....  
..... (204)
- 第六节 浪漫，“升到天堂”以安慰人心 ... (211)
- 第五章 在宇宙中跑位，汉字的自我理解自我  
显示** ..... (218)

第一节 宇宙的生命现象——字“绿”词“灰”	(225)
第二节 过去未来观在的“相”，汉字的“存在”	(232)
第三节 “对话”——万古长空，且看汉字舞	(242)
第四节 不仅仅三维四维	(251)
第五节 “悟”如何可能	(262)
<b>第六章 涅槃于今日的信息世界“宠物”</b>	<b>(270)</b>
第一节 “怀孕”，世界在汉字中	(276)
第二节 “诗符号”，汉字的第三种思维	(288)
第三节 “过屠门而大嚼”，最佳的联想媒介	(299)
第四节 对智慧的极限开发——汉字潜在的“教育果”	(309)
第五节 与当代接轨——汉字“科学性”的重现	(318)
<b>不结束语 汉字到哪里去</b>	<b>(331)</b>
一、来非空言去有踪，一棵“孤独”的树	(333)
二、生命的永恒物证	(342)
<b>后 记</b>	<b>(351)</b>

# 导论：非零出发·非止归宿· 在迷茫中

常常，焚炷香抚琴时，靸双鞋披阅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感会不期而至，于是恍然怅然。这，正是用汉字人的感觉，是汉文化特有的姿致。

人的一生放大来看是个“识字”过程——这对于中日朝“汉字文化圈”人而言，不算惊人之谈。从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从表层识字而内层识字超层识字，正是人生的“过程”，走了个圆圆的○。

混沌之初，游戏的人类，尚未远离动物态，带着动物的发现惊喜再发现再惊喜的内在兴趣，“目光”不知疲倦地走上了图画文字之路，走上了庄严宗教浸淫牢笼着快乐游戏的阐释自然阐释物之理之路，走上了艺术的追求美的喜悦之路，总而言之，不外是一条汉字之路。

于今，人类有一多半，已不“汉字”，叛离了“象形”，走向纯粹表音，如拉丁语区。他们后来有了个相类的代替物“电视”，它入主了相当的时间，谓之“汉字·电视文化”似乎太牵强，但它许多参数与汉字同，不隔，亲

近,可玩,可乐,可观赏,轻松,愉快,哪怕你边看边流泪。还可以坐井观天,真正地 and 从汉字中“看”汉文化同,你作着小大之辨,自自然然地兴起一种快悦。

黑格尔指出,象征型思维源自“完全沉没在自然中的无心灵性(不自觉性)和完全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心灵性这二者之间”。<sup>①</sup> 他那形而上的“思维”把“事实”说得太斩钉截铁了。实际上,象征型思维最集中的外化表现莫过于汉字。汉字既不是“之间”的产物,也不是两个“完全”的产物,它亦“沉没”亦“解放”,不分内外,不知不觉,显显隐隐,非完全形象亦非完全抽象。它多是感悟的、直觉的、审美的,任何严密的术语都把握不好它。它是一个混沌。汉字,是从混沌状态中走出来的。混沌,你说它是无,它却有,你说它是有,这“有”却看不见摸不着,有如一个大气团。汉字就是这样,从非零的混沌出发,它所“写”的,并不是纯粹客观,也不是纯粹“反映”。汉字的构造运动,心理造化,会意象征,字纹线条流转似水,在永远的直觉中。

这,就是汉字从哪里来。

从它一产生,它就走上了一条“寻找”的路。在这个意义上说,汉字的自觉意识颇强。它充分展示出人的精神的高度自由,体现了一种突决时空的有限,挣脱个体的樊篱,携带历史的混茫深远,融入宇宙吮吸海空

① 《美学》第二卷第24页。



苍野造化灵秀的“天人合一”的永恒。它躯体小小的，很有限，却毫无羁绊牵累，以一己的形象化，象征地化有限为无限。它自由自在地“观古今于须臾，览四海于一瞬”，在写实幻化真真假假内内外外有阈无垠间出出入入，保有着一个宇宙生命体最充沛最极致的张力。

汉字越读意义越多，字内字外，“横看成岭侧成峰”，若加上它与生俱来的社会功能，其外显形象的多义性隐秘性就更加万象纷纭混茫莫辨了。不同的社会性观念的渗入，可使同一汉字具有象征体的多种涵义。譬如“一”，汉字画一根手指形，表示一个、第一个，是自然序数，是开端，是少，是地平线(旦)，是一横或一竖(无定向)，是竹(木、铁……)竿，是水平，是隔断(𠄎断<断>字义)，是中介，是万物之母(一生二，二生三)，是一个男人，是一个女人，是阴阳爻(- -、- )，“八卦”的笔画，是素数，是起点，是终点(“道归于—”)，是对立面(∩、∪)，是手臂伸开(大)，是头顶(天)，是指字符号“笔直向前”，是簪子(夫、笄)，是线段、平行线的一根，是……一个最简单的汉字，最写实也最抽象，它既具有自身的确定性有表层意象，又昭示出依稀可识的多元混合的深层意象。它的非零出发，不全是单向单线的，不全是一维二维三维四维确定的，它是“多”，多向多线多维， $1+1=?$ 是可数与不可数是说得完也说不完的。

一个生命从一诞生起，就在不可逆转地朝着自己

的死亡前进,不是日益茁壮,而是日就衰颓;历史上任何一种典章制度的生命亦然,其一确立或法典化,并不标志着它的巩固,反而标志着它开始走向瓦解或衰亡。这是卢梭的一个观点,充满明明白白的无奈充满智慧光辉。但它在汉字面前失去“指导”意义,因为,汉字既有生命,又有些反生命的味道,和汉文化一道,不老不死,不突变不断裂;卢梭此说,在它面前就显得悲哀了一些黯淡了一些。混茫,是汉字的策源地。混茫,也是汉字的非终止非瓦解非衰亡的归宿。

汉字往那里去。

汉字回到自在,它未在“出发”途中失落“本真”,或者说,即使失落,也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它不是始终在“象”么?它时时在“找回”,然后,复归于本真,归于混沌,这同时也是宇宙的动态过程呢。

原始象征时期,人类与自然尔汝着,处于一种原生和合的混沌状态,汉字就是从其中走了出来。它带着原初的意义和形象、内在和外在、有限和无限、个体和群体、人与天尚无区分的胎迹,将现象界事物本身体认作意义的直接实际的存在或体现,集中一统于庄子“道在便溺”的具象思维上。至今,它走过了随意怪诞晦涩稚拙具体感性,走过了综合有意规范明确成熟抽象理性。无数的岁月,其中仅“集权”社会就有四五千年。原生的东西有些失落了,汉字符号性征从弱到强,也抽象也形声也语言化得可以了,但它的胎痕依然仍“旧”,

不褪色不异化，颇有些反自然的味道。它仍保持着那圆融的躯体，流转的线条，那状物状事状心的象形味虽然不如伊始时那么浓烈，却反而悠扬起来，有了独立的自觉性。它更成熟地与万物“交感互应”，“不谋而动于心”地成了宇宙的精灵。

汉字知道，“界定即否定”，遂有了禅味，将字内字外、来源去路、事表事里“打碎了重捏”，实际最初也没去区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呢。它走出了自己，不得不“语言化”，但，它又掉尾抱头，仍回到了“象”。这个“圆”，当今世上，恐怕还没有其他别的任一事物敢站出来哪怕只嘟囔一句，“我也能画”。除了汉字！

汉字的矛盾在于它被后天赋予的历史和社会的使命，它不得不做了汉语的标记符号，这是一种“委曲”。可喜的是，汉字能屈能伸，在丧失了本真的社会使命的迫压下它成功地记录了汉语汉文化，诸如今人能读解几千年前的古籍，对社会的历史的使命它完成得比拼音文字远要好——英国人一般已读不懂六百年前的乔叟了；同时，它也不失赤子之心地举世无双地保有了自己的宇宙使命——永在自然之中。于是，它任情任性，以此影响左右着用汉字人的思维及其实践，反过来又“摆布”了社会历史“摆布”了汉文化。既被役使又能役使，这其中的奥妙生动在汉人是不知不觉在过去的西方是难以理会更是不能用“二重性”这类拙劣的词概念

来表述的。面对富于好多好大“想像力”的汉字,今天,世界开始倾心倾情了。香港语文学会名誉会长安子介兴奋地期待:“21世纪应是汉字发挥其威力的时代”,“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我来天欲雪”——这是何等的景致!随这诗句的暗示,展开你想象的羽翼(对汉字文化圈的人们而言,这不难),你看到的正是“汉字的来去图”,你还能指出汉字出无人有、出有人无的非零非止的混沌性征,“天欲雪”,果然,出发即归宿!汉字以它特有的象征智慧和“文”(纹)化能力画出了一个你看不见你若有灵知就能时时感觉的“圆”,生动、直觉、双关、象征、会意、委婉、繁复、宽厚、深邃、诗性、漫无际涯,多种的暗示,多样的指向,那是独立天地吞吐宇宙的内在动力,是“大圆”。尤其,当你和汉字共着呼吸时,你完全地坠入那广深之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内化成了你对宇宙的感觉知觉。俯仰间,毫无抗拒的,你丧失了,你,而失重而飞升,飘飘落落,精灵式地弋游于汉字的世界也即诗性哲心的意义空域中,轻松愉快极了。

无数次,无意间,我发现,说汉文化说艺术说诗说禅说东方说神秘主义说象征这诸类物事的语段皆能逐录在“汉字”身上,于是愕然惕然复欣欣然。这是汉字的广大深厚还是宇宙的天高地厚?都是。既然汉字胎承了宇宙神力,一如孙猴妊娠于日精月华样,遂具有了仙风道骨。愕然于这小小字纹的惊天地泣鬼神,惕然



于对这“方正之框”说不清道不尽稍有不慎即落“言筌”的艰危，又欣欣然于它控纵自如集诗性美丽于一身将知解力内含于想像力中的象征文化品位。它只有点横撇捺勾几条少得不能再少的“母纹”，也可说是“字母”，但它却具有“大比喻”式兴澜助波经营空间捣腾起你“审美解悟”的宇宙推移力。对此，我是无话可说了：绝不是什么无声胜有声的欲擒故纵故弄玄虚，而是浸入骨髓的真实的空茫……

那就让汉字去说吧！搬个小凳，暑，坐于瓜棚柳下，寒，假于炉前炕头。听，那小小线纹累积的生命吕律历史情韵文化内涵正自汨汨流出，不着意地深化感发，似诉似吟，似诗似画，似乐似舞，正步着宇宙那条跃动的力线，踢踏碰触，正抚弄着老地荒天那根永远的“无弦”，拢拈抹挑，那摇动着起落着的汉字兴味，光影斑驳，好看着呢！









## 第一章 汉文化遗传密码 的“归宗”

华兹华斯唱道：“儿童是成人之父。”

目光逸出，眼量世界数千种语言文化，恍有发现，当中，惟汉字汉文化有胡子，且胡子还好长好长，近万年的长，实在“老”得可以。亦惟汉字汉文化有具象，有图画式的原逻辑思维，就如稚子将自己画作小草小虫般，童心好重好重，“年少”得可以。表面看，又老又幼很矛盾，作为汉文化表征的汉字，其本身就是这么的虚虚实实神奥兮兮，它以它小小的图纹告诉我们一个大大的道理：世上并不存在“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东西”，“世界”就在它的图纹中，甚至内心体验也“完全”可以在它的影像下显现。汉字就是这样的广义汉文化的造影，它林林总总地写画着——





### 一、物质态文化

即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建筑服饰等。有汉字字群对之作着“体察”。如“耒”，初文为  $|\rightarrow \downarrow \rightarrow \downarrow \rightarrow \downarrow$  一组符号，“写”出生产工具“犁”的改制动态过程，能耐

不小；、，甲文的“車(车)”字，，甲文的“行”字，可“见”交通古代如何；、、、依次是甲文中的戈、辛、斧、射，古汉字中有不少这类凶巴巴的武器字，连“我”字也是从戈矛类“凶器”字形“假借”来的；宀、厂、冫几个字符引领的字群与“京”、“城”、“臺(台)”、“口”、“邑”等“写”建筑；衣、裘、每(甲文作)，头戴簪子的妇人)等字族“写”服饰；“豆”、“即”、“炊”、“酉”等字族“写”吃饭……



在“物质与生活”中的汉字，数不胜数。

## 二、社会关系态文化

这涉及家庭组织政治模式经济体制风俗礼仪等，诚不可见的内在的东西，但汉字硬是以“画像”把这些“关系”图写出来，让你看。如“父家长制”的集权，以甲文 (父字，手持棒形，有威)→ (小篆的“君”字)来体现，不仅持棒，还发号施令；“以孝治天下”的伦理观，以金文 (孝)“写”衰老者以少儿为柱杖的字形来体现；“貝(贝)”字的渔猎经济，“錢(钱)”(锄)字的农耕经济，在汉字中保存了几千年，至今；风俗礼仪以甲文的 为例，形象直观地写出了“禮(礼)”这个极抽象又广泛的概念，礼字初文像“豆”中有丰富物品，可见古礼重物质，不虚。

## 三、观念态文化

别看汉字小，它写宇宙写宗教哲学文艺等“大观

念”一点儿也不吃力，手笔大着呢。譬如宇宙观，汉字寻思着“人在自然”、“心外无物”，一下笔就写了个“大”字，又写了个“天”字，再将二字意义等同起来，金文中画人的“大”字与画人头之上的“天”字同为一个形，甲文夸张了“大”的头部，作形，人中有天，天中有人，好不明白深透！

诸如此类，本书各章节每有涉及，兹不赘。

#### 四、心理态文化

汉字本身即汉人思维的心理凝聚物，它外在的线纹写出了汉人内心隐而无形的行为模式、价值判断、情感方式、审美情趣，很有智慧很有手段。

海德格尔曰：“人类的本质乃是对自身的理解。”汉字的心觉心象，十分的想当然，致使汉字古今戾然的表现了“心之官则思”，用“卜”（心）表思维而不用大脑，那种重情动心（不动脑，不理性，少抽象）的“心理”点点滴滴，“体现”于近五万汉字中。不一而足。

汉字的构造是这么纯真的儿童活动又是这么老辣的智慧轨迹，小图画中有大天地。

于是，面对汉字，就意味着面对汉文化面对汉式的具象思维，就意味着面对汉人“存在的家园”。“家是出发的地方”，艾略特如是说。同时，家也是人的归宿。于是，语言的研究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就领了先，处在万流归宗的前锋地位。就因为它是人思维的镜子，

它图解着动物态的人的在在,同时又图解着超越了动物生理机制的社会文化中人的机制的密码,尤其是“胡子一大把”原生原象能“画”出“一切”的汉字,更是直观地表现着与动物同又不同的汉文化行为思想价值审美的统一中的纷纭万象,是汉文化的形象解读。难怪,面对汉字,“我们”好想“看”,“我们”也好想“说”。虽然,明知道“看”也不能尽“说”也不能全,但,还是冲动。

所以,我说。

汉字,明明是社会性功能的产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汉语的记号,需要负载着民族的心理·文化,但其“生物性”功能始终没有“废退”反在“用进”中日益频繁地参与远为复杂的社会生活,生命式地型范着汉人的言行举止,阴功潜在地使汉文化具有了汉字的骨骼血脉、结构造型,也具有了汉字式的丰富表情。汉字,这显显隐隐的汉文化“基因”,充盈澎湃着推移演化华夏历史华夏社会的“生命引力”。

汉字表现再现,对“存在”对“情感”,宛如生命秘密的吐露叙说,自发而自然。它以一种非程度性的纯真和精巧,既显现了汉人所实有的情感情绪目光目力,又“表现”了被汉人认为应有的情感和情绪、目光和目力;它透露着汉人不自觉的对事物本质的“注意”、“觉悟”,又图画着汉人意识和想象的生命经验情感体验。可以说,汉字显示的世界,并不是一般的摹写和客观的再现,而是尽人意达人情的,是以人为本的再现,是快乐

戏仿的“写实”。汉字体示概念，出之以想象的画图，和诗词曲赋的借景托物，寓旨含义，何其相似。“圣人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索隐探赜，显现玄妙，《易经·系辞上》这段说辞，说八卦说汉字皆能极尽其宜。

汉字“拟诸其形容”，或以实象，或以虚象。如北岛的诗《生活》：网。再如扬雄《法言》“或问货殖，曰：‘蚊’！”都是用一字，或表现一个很大的论题，或象征一个抽象的门类。前者利用了汉字的字形，“网”的形象，果然是恢恢漫漫，疏而不漏，激起你对“生活”的种种联想，一己的历练，间接的道听途说，把来作经作纬，“编织”成网——可视可触可感可知的生活之相，是“网”亦无奇，如“网”乃可忆！后者利用字义，给你一个饕餮贪狼的意象，揭示了货殖经济利欲熏心使人堕落的一面。“汉字自甲骨金文以来，即有若干‘符号’‘纹饰’。这些符号不易确指为某一具体物象，而又确能代表某一类意识作用。吾人名之曰‘象征作用’。”<sup>①</sup> 象征的汉字往往能成为思想的逗引者，你看“網(网)”字“蚊”字，小小一个，竟导引我们思绪踟蹰，腾挪翻越于时空之中之上，岂可小觑哉！

试回想孩提时习字的那般着迷那般冲动。被写被画的汉字，歪斜也罢，端正也罢，不外是一种形式，一种

① 引自姜亮夫《古文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想理解自己尚未理解的微妙世界的形式,一种非日常的非确定的感情的形式,在这过程中,汉字打开了“天窗”,将外部内部的“声色光影”拥抱进来发布出去,涵化了“单子”的孤立,使人与社会与文化与自然与世界,一统“齐了物”。设若没有这样的“窗口”,灵魂怎么往来呢?难怪那孩子(过去时光中的“我们”)面部表情那么的认真那么的凝重,仿佛在创世纪。那不正是汉字初文所要表现的内在精神么?结构中的奔腾,投入中的超逸,我你他的混融……

汉字,果然是人的表现也表现了人。它写着情欲层(生命内驱力)与观念层(文化控制)的关系,自觉与直觉的关系,同时,它还写着偈仄与宽厚、孑立与群众、个体性与社会性、多元歧异与整一一致、现象与存在等等及其关系,皮里阳秋,好复杂好深厚。正因了这些,透视出汉字不单薄而且它的个头也不小。

汉字富含的善于处理矛盾的杂融“基因”,帮助着华夏社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帮助着汉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乃至形成以制衡关系为中心的法观念、忠孝仁义伦理观念、王霸式政治观念、分合式历史观念,等等。

汉字充盈的人本人文基因使它成不了属真判断,它在运作中不具自然科学的品格。面对“存在”时,它无法无动于衷赅备无遗地去“图画”,它含情脉脉,焕发出反省和怀疑的独立主体“汉”(汗)味,作着由浅明线条指向深邃幽邃的“象征”运动,终了还是以“具象”“象

形”复出。适度，向中，保持着创造与约定间的婉曲张力。这时，它成熟了，它表征着的汉文化也相应成熟了。

成熟并不可喜，稚拙并不可悲。问题在“看”在“选择”的目光如何。对一种文化而言，成熟意味着萎缩，如汉文化在近现代的式微。但，当代，随亚太经济的崛起，汉字文化圈曙光露布，让它颇富事实感的子民们大抚掌，惊喜后开始怀疑，是否近代的文化衰颓是一种犹如假性近视的不真？是否是急功近利的“我们”太多地夸大了它的负值，失之于不会选择？

成熟不一定绝对地走向衰老。曾经，早熟的汉字汉文化在其绵长的历史中数次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是世界惟一的例证。巴比伦文字文化、古印度象形文、埃及象形文、古希腊文化等都由成熟步入了“死亡”，都有过程度相当于死亡的文明中断，世界诸文字文化，要么无古，要么无今，惟有汉字文化的“相”古今一如，气息相延。这不是有点反自然反科学的味道，熟透的“果实”始终不落地不腐朽，自然界哪里去找如此永生的“物相”？

“重视参与”，与宇宙混一，这是汉字最显赫的遗传密码；“反身认识”，以直觉象征万物，这是汉字最隐秘的遗传密码。二码  $X + Y$ ，使文史哲艺不再泾渭，心物天人互参交感，“子又有子，孙又有孙”式的，构成了汉字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命式传承。





快快活活的“反身认识”，没心没肺的“再度参与”，正是汉字汉文化“永生”的机密。


汉人生存的自然要素是土地、水和气候，年鉴学派称之为历史的“长时段”三要素，华夏古神话传说中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神农播百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皆不离“三要素”地围绕着一个民生的母题，显然已是汉字文化的“开端”。“开端”系之于“长时段”系之于永在的土地、水和气候，汉字逐个地群体地写着这样的“自然”，大的自然，能无活力能无永恒能无狡黠的智慧么？

汉字手段还多。它仿佛经常的“吾丧我”，而通过线条自行其是的“神欲行”，让事物自身的运动撞击出“认识”，让体验中的“生命”自由自在地出发。它通过“字纹”结构性的元描述，在新的“地层”上实现了对文化对历史的体察觉悟和选择，“前进”在能动受动发散收敛间离碰触的往复中。汉字体物造型的过程性、假定性、不确定性与确定性、有限性与无限性，将汉思维汉文化导向字外（也即字内）的层深境界——一种直觉中的思，随时为自身提供反身性的认识环境，达到美的实现。对人对世界来说，这是一种何等朴拙何等狡狴何等原始何等智慧的手段啊！



的,很直截很简单。

但,汉字多半还在“现因素”主体意识中,它写“现在时”。纵对“以往经验”恋恋不舍,也能把那知、情、意三方综合而成的心理经验模式情感经验模式和审美经验模式这一整套感觉习得当作“当下”看,含前示后,知“变”善任,以“注意”为内容,以其时耳目心的种种感觉为“兴奋灶”,聚焦式的,把它写画下来,提供出现在事实的感觉经验。这是一种把凝视和倾听“专注”在特定的对象世界某一方面某一点上的集中定向,为加强线纹对人感官的刺激,滤掉了那些可有可无的,突出了那些“必须”,同时也为了汉字“体重”不至于超载,线纹不至于芜杂而掩蔽主要意象。“召”,甲文作,画酒器盛满美食,两手加上口招呼人来饮酒,用了五个象形符号来会一个意;金文只写作,蒸馏滤去了两手和酒器形,将“注意”集中于口、人二象,也会出召人前来意。诚然,把人叫来有种种事,不一定只是饮酒,金文统统虚以化之,“召”义更显豁通达了(隶楷的“召”字将人形讹为“刀”,那是另一回事)。





故,最有“目力”的,还是“象事字”。象事字画的往往是动作是过程,这一忽而过的“一件事”,不留神是“捉”不住的。如“棄(弃)”,甲文作,是典型的象事字,画出了一幅古人遗弃初生婴儿的民风民俗图,让人想起《诗·大雅·生民》“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的诗句,想起周始祖后稷诞生时被弃置于隘巷平林寒冰的

传说来,这位伟大的上古帝王,名字就叫“弃”。弃子;或有宗教政治经济等原因,才会那么普遍,上及帝胄,下及平民,于是,在那时的“现在”,被汉字“注意”,将其具象布告了出来。或如“祭、僕(仆)、爲(为)、解、射、召、精、亂(乱)、受、聞(闻)……”象事字夥矣,它们集中精力地画下了各各不一的纷纭事象,成了在甲金文中较特殊分量也较重的一族,它们“绘的可能是一件事、一个语句、一首诗、一个最高概念,由一事、一语凝固净化(依照一定的民族习尚与社会意识来凝固净化)而成的”。<sup>①</sup>

你看看,汉字的“第三只眼”够多厉害,它很像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睡梦中也在在不忘的“念念”。可以说,不止象形字象事字,汉字个个都是这样“念念”集中的产物。创作中的“灵感”这个实在说道不清的东西就源自“注意”,源自这种“专门”“专业”的有选择有定向的意识。杂音汰除了,没有了,只剩下萦绕“主旋律”臣服主体意识的“乐音”。以心理学术语约之。即“心理定势”。汉字在“注意”中撇开了其他感觉碎片,金钩铁笔卓有成效地给出了对种种事物的“知觉印象”。“注意”使汉字不被离离蔓草湮没,在世界喧腾汹涌的杂乱繁复中,它抬得起头,睁得开眼,尤其是那捕捉神秘的第三只眼。

<sup>①</sup> 引自《古文字学》第91-92页。

人类有太多的无知,冥冥中有个什么力在弄着“玄虚”呢?且不说日出月落,就说个小小的“橘”。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仿佛受命不迁的后皇佳树。其果实橘子,中医认为皮有燥湿化痰理气健脾功效,肉却有助湿生痰加重咳嗽之弊病,对此,李时珍感慨不已:“表里之异如此,凡物皆然”。与这样“难弄”的自然相处,人类能不慎终追远能不用心用明么?古往今来,谁人不想能“砸开”那“第三只眼”,将注意投向元历史元叙述,看个究竟!也就是说,我们在认识正在发生时,能同时回忆并再次体验过去的经验,则我们的心灵就能沟通过去现在未来而不受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时间的制约,继而做出预知。意念通过某种非物理的方法达到物质状态的可能性已经显示出来。1982年伦敦开国际超心理学学会创立二十五周年(英国创立正好百年)的纪念会,主席彼罗夫博士(爱丁堡大学教授)以“未能解决”的三个问题(①超常现象果真存在吗?②超常现象究竟能在现代物理学的延伸意义上可以说明吗?③灵魂存在么?)做了演讲。荣格一生研究心理学,晚年举出大量不是碰巧的有关心灵感应(说曹操曹操到)、特异功能和其他超感现象的文字记载作证据,说明宇宙的非因果非目的的原理,自有另一种秩序。他的理论难以在实验室中进行,被斥为太不科学。荣格应对说:“神秘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复兴——西方文明这光因此而变得黯淡……人

们普遍厌倦了极其狭窄的专题研究,厌倦了唯理主义和唯智主义。人们想要听见的是这样一种真理,这种真理不是束缚限制而是开拓扩展,不是隐蔽遮掩而是启发照亮他们的心灵;这种真理不是像水一样不留痕迹地从他们身边流过,而是一直深入到他们的骨髓之中。这种渴望和寻找,往往可能把许多人引入歧路。”<sup>①</sup>徘徊直至当代,才蓦然回首:古老的汉字,竟是“我们”想有的第三只眼呢!美国物理学家惠勒来中国演讲期间看《六出岐山》京剧,一见姜子牙帅旗上那个大大的“無(无)”字,注意力猛然由身外转入身内,引爆了灵魂的巨大“地震”,至少有十级。他后来解释说,他从“無(无)”字上看到了“宇宙论”和“论宇宙”,看到了神秘玄妙。倘若他能看到“无”字初文,古文作,金文作,和“巫”字形、“舞”字形实为同一字,巫者,舞也,无也。写一人形执牛尾等道具,率先领舞的盛大宗教祭祀场面,让人“看见”那“鸟兽跄跄”“凤凰来仪”“击石附石,百兽率舞”<sup>②</sup>的天人狂欢万物混一是多么壮烈,这时的惠勒,恐怕心中巨浪崩天,要超过十二级呢。一个“无”字,写宗教写艺术还图纹出宇宙大爆炸式的太极(无)生阴阳(两仪)阴阳生万物的“混沌学说”,其智果然了得。众里寻他,不知“汉字”(那人)却

① 参见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末章。

② 《尚书·益稷》。

在灯火阑珊处,这有多么的滑稽。

汉字不以物为思维中心,而是以人为思维中心,以索寻人生奥秘为目的。当然,是汉字式的。它作为“第三只眼”,虚者实之,实者虚之,逻辑是开放的。它不以矛盾为意,随其模糊变化,更随其变通,一切“运用之妙存在一心”,人亦在其中。此即宇宙进程。现象学告诉我们:通过内向的直观,活生生地进入统一的精神生活,我们就能感受到正运行着的动机,并从中“理解”现在所说的精神结构的本质与发展,而且这种理解是在精神结构对由精神激发起来的统一体与发展的依附关系中获得。这样,任何历史的事情在它独特的“存在”中就成为我们“可以理解”“可以说明”的。它的“存在”恰恰是一种“精神存在”,是感官的内向反省的各片断的统一,同时又是按其内在动机的可理解的组织化与发展的统一。<sup>①</sup>这完全像在说汉字,汉字正是这样活生生的“内向的直观”,它把“任何”写入它独特的“象形”中,让人们“可以理解”“可以说明”,而且是“一超直人”,把它的“注意”递给了你。

讲汉字,最方便的是从绘画中讲起。二者不仅仅互通,应说就是一码事。古中国画家多有画龙不点睛的“点睛”的讲究,实是名实不分的原生心理遗存。一

<sup>①</sup> 参见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第112页。

点睛,龙就活了,黄鹤就飞了,不是有许多这样的传说吗?怪可怕怪可惜的。把那“注意”所逮住的“玄机”写出来,确实要冒极大的“险”——汉字初文的创作如是。画野兽很危险,斗胆地提着脑袋,弄不好就被吃。洞穴壁画上野牛野猪身上着箭吃枪,画面还弥漫着诚惶诚恐的巫术味,就是原生人类战战兢兢的防卫措施。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说:“某种模糊不清难以解释的‘不安’是全部人类生活甚至还是我们的全部精神活动的首要和不可或缺的动机之一”。世界先期的所有象形文字和原始绘画,现在只剩下汉字一个例证了,均不外是集中目力寻求安宁的努力。虽然在睁眼在点睛的同时,人会看到“不安”制成“不安”,矛盾消灭不了,但有了绘画有了汉字,人类毕竟不盲目了。“人应该感觉,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人应该意识到自己,因为他有感觉。”<sup>①</sup>传统西方画法,是一种讲究规范程式而具体实在的感觉·自然主义;到了现当代,西方以毕加索为代表,开始重内在感觉,回归于中式传统画法的感觉·灵性主义中,内省自视,对意趣情操人格气质思想想象等因素在感觉张力体系中的地位有了“注意”,汉字式的。毕氏的立体主义绘画有了整个张力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形成回流似的运动,有了中国书画历来看重的庄子式的“神欲行”(官知止)的运动,像一个人扯不断

① 引自席勒《美学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8页。



的思绪，散布开来，既在处处又不在任何一处逗留过久，互相勾搭连绵，正所谓“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中国有的是“蟋蟀鸣，懒妇惊”的通觉。“通”要有“道”。没有“窗口”，灵魂何以往来？汉字不啻“窗口”，它启示着自然中的人，交通着心内心外，从它的字纹间，传出古老而又古老的人类始祖灵魂深处那激情的呼唤，马丁·布伯称之为“我魂之魂”也即“上帝”的呼唤。你“听”古汉字，你与初民灵魂媾合，你会产生一种如同女娲抟土造人之际那种对天地生命人的出发与归宿的极致新鲜感和欣悦感。类如蟋蟀，汉字这只白纸竹帛上的“黑昆虫”知道天地的生息和时光的流转，它活过千年万年，成了精，人人都听过这神秘灵物的呼叫，数千年的征战劳役产生殖宗教哲学政治经济，谁也一下子道不出来，只有它，形象着歌吟着，将汉人汉文化的精神“集合”着，在自视觉自听觉和自运动的自组织自知觉序列中，以一个个字纹外在潜在地写着说着，令中国人有了中国人的“眼睛”有了中国人的“耳朵”。

对世界所有民族，语言和文字都是神圣和有魔力的东西，甲骨占卜文字可为之证：写字曾经只是巫师的神圣的秘术。没有汉字，就没有汉历史，也不会有汉人这个概念。“画符”，原是巫术的精神对自然的神秘占有与操纵，在古汉字中，也即名实不分的自然与人本身。汉字最令人惊异处，在于它在“形象”中留下的是

“自己的一部分”，是通天人通宇宙的汉人汉字汉文化的一部分。汉字的自然意识里，自然作为象征，自然作为危险，自然作为历史进程，自然作为心灵，宁静……正是一种对意识本身的审视，一种对自身的反观。如是，通过对自然加以变形来呈现自身的意识，最终要把握的是历史中的“自我存在的基本意识”“意识内普遍的整体因素”。汉字，表现着人认识了自我并渴望表现自我的那一刻，那个全部内心世界充满着“自然感受”的一刻。准此，自然意识应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呈现形式。

汉字惯于“惊异”和“倾听”。阴晴圆缺，赴诉于它的视觉听觉。☯，甲文“虹”字，阳光云水化合的天象，被汉字看做生灵活现的天兽神龙，它渴了，趁雨水沛然急忙把硕大的头颅双双弯向大地汲饮。好一个写字人自我意识的“着陆”！落木新草，虫吟鸟叽，平常事物都有引起汉字对它们神圣礼拜的可能，引发汉字的感觉。风中小草，参差披拂，汉字欣然写下𠃉𠃉，写出其摇曳舞姿，好像人手轻摆。苏珊·朗格一再强调：“感觉能力就是生命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生命本身就是感觉能力。”这话用来说汉字是再妙不过了。汉字的生命力表现在它整个体系与周围世界与古往今来发生碰触并传感，而它所潜构的汉文化原型，本身也就是汉字味馥郁的有机体内部的生命感觉形式。

汉字最简单的细胞曰“线条”，与画无二致。这线

条涂抹出的形状,正如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的,一切物质的形状不是别的而是人类看到的“力”的作用效果的一种方式。汉字恰到好处地表现了“物”外在的力的图式与内在的心理“注意”力的样式的相埒对应。基此,汉字做成了同形同构的“美”,能刺激起人的观感骚动,最典型的举证莫过于书法了。

汉字可视可听的力的形式,来源于“注意”,来源于具有现实品格的相应的心理力的形式,来源于情感的诱动。在这里,情感和情绪这些表象唤起的价值体验起决定作用。从事实来看,汉字对“力”的表现方法以及造字用字整个过程无非是一种微观复杂的生物化学和生物电现象。但从心理上来看,美感的产生更取决于“自然默契”,表象唤起你愉快的体验你才接纳它,这下,“力”的形式才能在心物同构时引发“观感骚动”引发“注意”。

汉字的发生发展,在“注意”中,正是一个由感动到深层体验(情感退隐)由自足到危机的反反复复过程,这一过程和汉文化艺术有着同时的共同趋向和同样的审美展开。

## 第二节 “快乐”，汉字的人生 诗意诗心诗性



●“嬉戏”于“没心没肺”里，体验着生命正道，立地深根固藏，给汉文化以“乐感”之荫庇。“玩着”也能建功立业。或曰：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懿哉汉字！


月光散漫。一株老树，枝干横斜，随时光移徙变幻着自己的影像：白云苍狗，这般神奇。搅得你心如脱兔。拿起一石块或土坷，在地上划拉。无意中，那划拉出的线条将“物象”勾勒出来，似山似河似草似狗，好鲜活好灵异……初民就这么以自己尚未与宇宙过多分离的目光游移周览，划拉出线条体验着冲动。那来自生命深处最受“层层”压迫因而也最有反弹力的冲动，倒可为汉字发生心态作一解。

如果像一般常识所认定的那样，原始人在与严酷的大自然搏斗中耗费了所有精力，我们怎么设想人种能以繁殖延续？实际，一张一弛，不仅仅是天道也是人道呢。果腹眠足的初民，总有剩余精力，欲吼欲跳。自然，想“写写画画”也在其中，正是“发泄”、“游戏”的方式之一。当然是原始方式的，不过，并不低级，请看看

那些让大人老者吃惊其大智若愚的儿童画，道理就“自明”了。“宙”字形，本是一根无始无终的线条，看不见，却感触良深地驻守在初民心之底层；“宇”字从宀，本是“复合”如房屋的多根有机的线条，代表着“空间”，和“宙”字从“由”表时间的延长线彼此攀扯着，纵横横横，混融感应着原人。心中自有，遂成本能，在游戏时，尤指在“写写画画”这类游戏时，自自然然没心没肺地那线条就会随之流布出来，以种种“画像”，流布成一个连绵汉词：宇宙。譬如云南沧源岩画，譬如法国洞穴壁画，譬如埃及金字塔旁的狮身人面像，很大程度上正是原初生命力的宣泄，是对内心影像世界的给出，而成为天人内在结构“共生性”的外显。这工程大得可以，它使一切描绘它的词，如伟大、巨大、壮丽、辉煌、宏富等等，在它面前黯淡了去，难以描绘它于万一。但，汉字可能也可以。内隐外显“天人共生”的汉字正是这般如此的大工程。严格说，汉字结构还更不单一，它杂绘出宇宙·社会·人结构的源起与走向，集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于“一身”（小小线纹）。世上自古到今还有哪一个有“大文化”凝聚力的字能如汉字那般地去“结构”世界去现象“存在”呢？没有了！于是，说汉字才真难歌。多少人多少次面对它欲说还休，浸没于言说不得又不心甘的巨大痛苦中。于是，我学了汉字也“游戏”开来，虽愧弗如其“巧笑倩兮”，做不出汉字式的“笑靥”，毕竟轻松起来，“快活”多了。

如果抛掉所谓“文明”“进步”的虚拟目光去重新“看”所谓的原始人,就会发现,他们对世界的反应不是幼稚无知的野蛮的,而是本能的独特的富有诗意的,因而是轻松愉快的。初民生来就有“诗性的智慧”,这智慧的诗性使之能以隐喻、象征、神话等“形上”的形式以汉字式的“线纹”图写“环境”,对在其中的“外在”对与人不分不离的“周边”做出“反映”。你看,有着游戏心理游戏本能的人类之初,如二三岁童子有着要像要模拟要引起“注意”的冲动,遂建了一屋,算了一术(八卦),画了一图(前汉字)……个中,充满了“作”的快乐。古代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无表意文字,会在鹿皮植物纤维或类似蚕丝的爬虫分泌物上以象形“文字”记事。这些“书写材料”大不方便,限制了传播媒介,这些“象形文字”也迟迟走不出图画,数量微弱,限制了概括力表现力。他们只有更多地依赖口语身势语来交际来传承文化。他们的教师们上课时,比手画脚,以象征的身势“图纹”着没有文字的“象形文字”,挤眉弄眼,甚至载歌载舞,真如同演员表演一样的卖力。这个今人还能依稀看到的事实,透着文字产生前夜的“风光”:表达与游戏与艺术歌舞与文字间竟是同一条路上同一刻开放的同一种花朵,仅只是颜色略有参差而已。“字面意义多明了,寓言意义细分晓,道德意义辨善恶,神秘意义藏奥妙”。这首流传于中世纪的欧洲的小诗,快快活活的,正如汉字对自己文化品格的歌吟。

心理分析家说，儿童是乐观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他对世界的看法是轻快的并且对苹果、梨的存在深信不疑，正像对自己的存在一样。汉字正是汉人稚子期甚至更早些时的产物，它相应地必然地带有人类的稚气，看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乐观好动好玩，天然习性在在，动物的态也很少压抑扭曲。于是，汉字颇富“闲庭信步”的雍容华贵和“乘物以游心”的精神自由，一颗“童心”，真朴自足，不怕没饭吃，造物写形时从不半点依他人意，“自信”之极，大有王子皇族的派头，予授与用汉字人一种只管诗心诗意无需世故随众的愉快。幼儿的表情面部由于没有“历史”帮助“定型”而最显丰富，瞬息万变，如大自然最难捉摸的“六月天气”，古汉字亦然。其笔画间不只是纯粹的勾搭连接，而是有机的生动的，线线顾盼生情，如树，一树摇而百叶动，如水，跌宕冲激，充满内在的韵律。汉字就是这样原生朴拙轻轻松松地影响着汉民的生活心态及其样式。简而例之，比如一个“車(车)”一个“舟”，甲文为、形，在 20 世纪前，这两个字安逸自信了五六千年。1903 年，上海才见到第一部汽车，但仍离不了轮子，只要“海陆”还是“行”的大道，“舟”与“车”字就将“安逸”下去，为汉式制造业汉式交通汉式生活提供种种“方便”。汉字诸如此类“一以贯之”的“能量”还真是怪有戏剧性怪有永恒意味的呢。

汉字仰星月俯虫鱼，“随体佶屈，”<sup>①</sup>不硬撑不造作，虽线纹小小虽躯身有限，它的“工作”也不受“干扰”。西哲曰：“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便在那里终结。”汉字明明也被一个框子止住伸展，受着方正之限定，但它的游戏却没有终结。汉字方方正正的面孔，罩不住它俳偕缠绵的游戏之心，玩笑着说真理或板着脸开玩笑皆不妨。有内觉有妙趣美情做底子，黑色的幽默都能给人送出阵阵温暖。“幸”，甲文作，是铐人手脚的“桎梏”，镣铐也，用绳索或皮条扭成。人双手被缚，失去自由，“幸”，不是至惨至祸么？但“失去自由”才能体味人生，从而进入“大自由”，从而福来幸来。一字形“写出”个反逻辑的汉字“玩笑”，拼音文字可能么？“形见神藏，与物变化”。<sup>②</sup>惟有汉字，能涂抹出“一龙一蛇”的“圣人之道”，其本意却在无意之中。汉字以自在天真嬉戏的本能潜构了汉文化，并使汉文化从一开始就在游戏之中。“东鲁春风”咏而归，“南华秋水”与鱼乐，两个典故见于《论语》和《庄子》，写出一脉汉字式的自然怡然。这种散淡的“游戏”原心，即令汉人也叹为观止。台湾作家钟理和谈他的书斋的话正可移用来谈汉字，没有框架又“无屋顶又无墙壁，它就在空旷伟大的平地中，与浩然之气相往来，与自然成一整体”。在此义上，可说，汉字固有着人类家园的内容呢。“此

①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给“象形”文字的注解之一。

② 东方朔《诫子诗》。




心得一片光明”，汉字从没心没肺的童真陶陶中出发，将走向自体所“象”的存在中去，走向“宇宙”整体中去，自“现象”来，回“现象”去，对始终不离“象形”“象征”的汉字，“家”是它出发的地方也是它归宿的地方呢。

“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sup>①</sup> 汉字式的生命欲求是内在的，在生命根基上的，“万物静观皆自得”，览古今为一瞬，总万物为一马，<sup>②</sup> 正是汉字的结构大法，它建立起和谐人伦的精神构架，成为华人诗学禅学帷幕下活的灵魂。人类永远在起始与目的中间，这是汉字的痛苦，也是它的快乐。诗书画被当作安顿痛苦轻快灵魂的家园，华人更乐于视之为自我得以从容自适而充满圆融精神的宅所。仿佛弹丸出手，以其快活透脱为尚，至今不绝。纵使面对死亡也不改其态不易其辙，“我自横刀向天笑”，似乎是中国人做得最好。今天研讨古人的生活态度，也大可从汉字“为古人立心”的能耐中窥而探之。汉字一总天下的精神结构确实将释家所谓“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的“空灵”予以了形象，俨然成了棣通天地贯彻人伦融洽心志的“全方位”艺术，故有道是，汉字即诗即禅即人生艺术也即艺术人生。

《礼记·乐记》曰：“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

① 席勒(德国诗人)语。

② 《庄子》“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油然而生矣”。“樂(乐)(lè)”字,上古宜与音乐的乐字同,甲文写作,木架上张丝弦,弦乐器也。形绘音乐,《诗·关雎》有“钟鼓乐之”“琴瑟友之”,故又作快乐字。钟鼓节奏琴瑟旋律可使人愉悦,产生于快乐嬉戏心境的汉字同样以其昭昭的艺术魅力使人扬眉舒心,“其乐也洩洩也融融”,自然油然而生出和易平宁正直子爱诚信等等心境,而如是心境则又为快乐产生的渊藪。在这种心境下“游戏人生”,人就没有重负,生活得轻松,创造也自在自由,披开一切外在表象而直搦事物内在精髓,一天人一我他。难怪“看”汉字会饶有兴味,品书法尤趣味津津,果真是“先得诗人之心,然后玩之易入”,<sup>①</sup>也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sup>②</sup>在汉字“天高地厚”的“园地”里,你可任心任情往复于人与自然人与人际,能无快乐怡情吗?乐生字(象形文字),字生乐,汉字人生,至矣。

普朗克(M. Plank)八十岁(1934年)时以这样一句话来“说”自己的一生:“我从我的科学研究工作中总是得到了许多的快乐。”他一生倘伴在物理学哲学世界,一个“人造”的独立自主的世界,无可否认,能生“快乐”的世界本质上也是一个艺术世界,和汉字天地是类似的。你真正把汉字当作生命在快乐中创作的“生命体”,此时,它真能与你相嘘相问互换能量彼此关照,

① 宋人吕东莱语。

② 孟子语。

“相看两不厌”，此时，就像普朗克置身于他的物理世界，你难免有一种永远也不想从汉字世界中步出的沉醉迷恋，有一种酒酣耳热的快乐。汉字伴你生活的分分钟，共你哀乐喜怒，显显隐隐的，在于你生活的态度方式生命的抑扬顿挫中。你用心时，就如旅行所见读书所得；你不用心时，就如血液流经你周身你毫无察觉，因为，人要肚子痛时才能想起他原来还有个肚子！无论有心无心，你的内知觉都在一路领略汉字田园的风光，与它心心相印地共同着种种探险或平安路程。

造汉字人从来就对造字结果导致的实在收益很淡漠，或者根本没顾及它。他只是在地地道道用心用明地“游戏”。自由自愿的游戏与不可不作的工作在情绪上有一个愉悦一个枯燥的差别。追求过程魅力的游戏产生“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追求实在收益的工作产生“功利人生”的生活态度。爱因斯坦说，科学的庙宇里有三种人。爱好科学的人，科学予他以超常人的智力上的满足，是其特殊的娱乐；第二种人为功利目的；第三种人从事科学“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的和使人绝望的沉闷”，他们求道，实是最大的游戏人或可说是超越游戏的游戏人。我说，汉字无意中也将会注意放在“玩”上，它的游戏态度使它十分执著，凭心随缘，以小小线纹叩问究竟人理物理，漫不经心的，却使它脱俗升华超越了它自身的框束，在不具实际意义的游戏中反而做了功，成为汉语汉文化不可须臾废

离的“工具”。故此，汉字正乃爱因斯坦所谓科学庙宇里的“第三种人”。它生于游戏又不仅限于游戏。你果真与它“同一诗性”时，它能使你脱离生理物理欲，出俗入化，区别于动物而成为宇宙之灵。人就这么凭内心兴趣有意无意地去参天理物理地理心理，无患得无患失，在造就使用汉字的同时为汉人汉文化的成型奠了基。这是一个何其自得自在的“大游戏”！游戏之中有功，为汉语言文化贡献了“文字符号”；游戏之中也得了道：汉字那浑成的生命艺术直觉不正随时随地穷根刨底地叩问人生么？汉字不正随时随地作着把渺小的自我把区区的线纹融入博大的宇宙中去的努力么？

种种因种种象，通过精神的自由活动，在造汉字中使汉先民感觉印象的混沌状态清晰起来，从而呈现出对后人而言是固定的字符形式，也就是在后人的主观里开始给这些“材料”打上人为的印记，于是，汉字有了作为汉语载体的符号功能。实在，这是和初始造字人心中的活动感觉大异其趣的。原人心目中，汉字是生命体，它怎么可能“固定”呢，它又怎么可能成为“工具”呢？这不是太“非人”了么？确实，很遗憾。汉字诞生之日，就不免功利的浸染，走上了不得不帮助人类去追求“道”的工具理性之路，谁让它“社会责任心”那么重呢！只是，它本身具有的那份诗心诗性那份人的感情感觉终未失落，或曾失落过部分又被它所奠造的汉文化寻觅了回来，以“象”的样模维系延绵着，传宗接代式

的“以人为本”着。遂,它固守住“自我”的尊严,不去亦步亦趋地追逐拼音文字,仰人鼻息。


汉字和感觉直观紧贴以至三合一密不可分,准此,它能帮助汉语弥补再现式语言因“抽象”难以贴近“现实”而在基本功能方面难免的巨大缺陷,拼音文字要想完全传达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难怪它和汉文字的能动性以及有很大穿透力冗余力的诗性感觉直观形象相比较量,根本不是对手,虽然它曾以“进步”的“最高阶段”的文字“自豪”过千余年。殊不知到了当代,有了“颠倒倒颠”。曾被认为落后的汉文字一下子“光鲜”起来,使非汉字们为之黯淡。线纹简单呆板的汉字偏是极能“体会”日常生活的美丽庄严,偏能“玩味”普遍的生活情感经验,偏以精妙多感的心灵从身边事物里撷取有趣的话题,皴染出道道家常式的诗意。或可简言之,与生俱在的诗性觉悟正是汉字发生的心理上的“染色体”,它栖止于汉字中,构成汉字与汉式思维与汉文化间“眉来眼去”的“三角”关系,“一贯”就是近万年的历史。

如前所述,儿童般“做”的快活嬉戏精神是汉字所以产生的心理成因,同时,快活的“做”的结果自然就建立了功业。这是汉式游戏功利(或说功利游戏也一样)心理在汉字中的“造业”,而汉字的功利游戏性又来自汉人对生命生存的本能的观感与处理的态度,反映着他们生产生活经济生活家庭生活宗教生活艺术生活各方面中所自有的一种功利人生游戏人生的态度和做

派。在古汉字这里,游戏与功利是同一片树叶的两面。

原人根本不去计较什么生活的意义,只有到了哈姆雷特前后,才会有 to be or not to be(活还是死)的叩问出现,困扰人心。造汉字人本无意去追求什么极至追求什么都明明白白。就如菜煮得太烂,话说得太明白,就失了味道,还失去了信息量。游戏有什么逻辑呢?现成的逻辑明确的思维说得干干净净的话都欠缺冗余“肚量”而没有意味,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说过就如云烟散尽,无声无嗅了。“剪刀石头布”,若在游戏中,挺有刺激,因为游戏人不去追问“剪刀果真遇到石头就输”这类问题,只管变动自己的手指,按习惯按戏规去一赌输赢。兴头多多的把三者排成不等式,石头 > 剪刀 > 布 > 石……循环往复,类如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五行周始,谁最大呢?没有。谁为因谁又为果呢?不分。逻辑对此怎么办呢?无法。这就是游戏,这就是无功利中的功利(能赌输赢),这就是汉字,这就是汉人对生活无态度中的态度。这就是汉民族性格的诗意味。

游戏态度先于也重于功利态度,才使汉文化中容忍谦让的一面膨胀出来。“箪食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精神,使汉人生命欲求相对西方敛抑了许多。无争无求,社会节奏生活节奏放得慢慢,减少减缓了对经济的迫力,“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河东凶亦然”的换汤不换药,于是在近代失去了泱泱大国统领天下的

经济优势。历来,不仅西方,连华人自己也认为汉文化是重功利的,其实“修齐治平”“三立”<sup>①</sup>只是其多元的一元,而且是不太前锋不太首要的一元。这和汉字雍容散漫的游戏态度在汉人生活态度中造下的潜在阴影可说是因因果果。“禮(礼)”字作,表现了祭礼场景还透着祭礼的丰盛及其程序。撇开宗法因子,礼字还散发着游戏娱神自娱的味道。照荀子说,礼本来就兴起于吃,礼是大家来,和中国吃饭一样,须讲究谦让和乐次序,在讲究中形成礼。从字形看,饮食与祭祀孪生,神享馨香后,人食供品,皆果腹而怡然,但一先一后,体现了食物的分享权,正是汉字“和乐”精神的派生之果,好好坏坏,也难一言蔽之。鲁迅在《几乎无事的悲剧》文中说:“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这也是中式生活的一面:在灾难动乱这些特殊生活现象面前,汉人只是用返回内心和泯灭自我来达到精神平衡。道家不喜不忧的超旷,儒家一瓢一箪的执著坚定,禅家内省内参的混合着异象和本质。于是,“乱”成了“暂”,“合乐”成了“恒常”。汉字汉文化汉人生活心态就这么调适了矛盾种种,很少变异地永持着遗传着主要“基因”,汉味芬芳郁烈于人际天际,很经久很耐用。如传统艺术在盛唐已实现了那样广泛全面的成

<sup>①</sup> 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立德立功立言”。

熟,然而它还要在传统模式中一步不停地走上一千年,那么,它究竟在哪里找到了这发展的余地呢?究竟是靠了什么方法才保住了自己这颗早已成熟的果实呆在树上不烂具有那样久远的存在价值呢?通过这些努力,它得了什么,又失了什么呢?请将目光投向汉字,你就会自喻。对汉人而言,饮食、艺术不仅仅是生活、技艺,还包含有精神文化的内容,体现出一定时代的生活态度艺术美学态度乃至经济发展文明文化程度。所以可说这是汉字式的文化。用汉字的人中,很少有全然是“诗的绝缘体”的。因了汉字的诗情画意及诗心禅性,汉人即使目不识丁者,也不免汉字普遍地“沾溉”,在田间陌头唱着杨柳青青。汉人往往无师自通于“诗”,具备接受“诗的信息”的先天条件,就在于他们受汉字感受式的“默契神合”太多迫力太良久。汉字作为天人化合物,其作用远超“语言符号”“中介媒介”,因而汉式的诗画音乐等作为信息决非一般的信息,作为语言也决不止限于日常所用还远远胜过表达科学理论的语言,它们很灵气呢,一如汉字。

汉人很有步风险入生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精神安慰。如是的生活勇气,绝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所能自生发自凭依的。赖以支撑汉式生活“苦中作乐”的韧性来自何方?来自民族的人生信仰。用汉字人从未像科学家那样以旁观者角色来爬梳自然人生的“道”,而是参与投入,在他认定的生命体验中践履索寻并弘



扬那感觉中的“大道”。把“关怀”放大拉长至永恒，努力于“天问”，把渺小的个体脆弱的自我“本能”地汇入涵化在宏博的高天厚土中。这，正是汉字式的人生。其厚重广大至此，还有什么巨险大厄能压碎它呢？盗火英雄普罗米修斯被冒着雷电风雪杀了鸢鹭的赫拉克利斯拯救，肝脏不再被猛禽啄食。而中国的鲛呢，传说中被天火殒于野，从字形看，至今还缠着绳索，在承着大辱大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生生不已。一种悲剧的壮美。它很大程度来自“平和冲淡”的游戏闹剧，来自汉式人生，来自汉字。“鲛”天生就一副不得轻松不得超度貌，但它活着，在鱼人合体的祭舞中靠“快乐”原则活着。虽然束缚在不自由中，但它把自我放进整体，把个体字形放进汉字堆，不就浑融超脱了么。

人的直觉、体验、想象、需要与人的思维、推理、解说总是不能一致，人的生活应该和能够以什么来安排才合乎天然？人的天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汉字式的问题推究于是就面向了生活的基本状态，触及人类生活的根基。人类的始祖天然不具有后天也不能真正学到关于真假善恶的知识，其本能的是一种汉字式的“象”的诗性，是禅味。在汉字这里，我们一点点听到看到类似原初问题原生状貌的一些（在任何别的地方，所见更少，零星得不好用“一些”这个词）景观，断断续续，够得征询了。




### 第三节 “杂交”，汉字文化“存在”的“生理要素”

●来自本真无法选择的“杂交”使汉字能“回身看”。合和互渗，双生互补。偏颇的探头探脑也罢，稳妥的固步自封也罢，在没有分裂万物兼备的汉字这里，都是合理的“存在”。

无始无终，那口尾相衔的蛇形图正是汉字内在精神的象征，正是对事物发生原状一种以形外现以心感应的汉字结构的揭露。颠倒瓦解交错融合中形成了若干“网眼”，汉人得以出入其中去领悟人生真谛宇宙精神，这就是供人心自由栖止的汉字字纹若隐若显的“网眼”。造汉字本身是一种复杂多端的观照方式，它面对着宇宙运作、人心流转、时代更迭、社会变动，表现了汉人汉文化的“看法”。以撇折线纹累积起历史的情韵，画下了生存世界与理想世界间的活动互通，无需鼎立。尤妙者是画出了汉语文化和意识形态中人的处境。汉字中，有渔猎社会使着贝币的人，有农耕社会使着锄（钱也）币的人，有用石用木用金属为器的人，有头戴面具作祭祀乐舞的人，等等，再算上今天以机械与电脑代替劳力劳心的人，“生成”式样千般万化，但“存在”如

一,“宇宙”如一,人要回归家园的“本能”如一。这“多归于一”同样也在汉字中写着呢。

人类在自身的初始时,单纯,天真。灵肉、身心、主客间的分离撕裂争斗还没有提到议事中心,所谓的二元对立的语言困境还不到折磨人的程度,人类还没有阴影和焦虑的影响,其青春活力使他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也不想深入思考,那时还没有太多理性的“硬伤”。汉字对此作了“反映”。一个个圆融互通的字形,一条条辗转反侧的线纹,反映着初始时期的没心没肺。造字的原初心态散见在游戏式功利式求道式的人生态度中,这种种态度很难分析各别,呈杂融态。汉字的发生,源起于一种早于文字的思维表达:乐感。初民凭借着某种特殊情感,运用原始思维而作“画”,以之“棣通天人”。这心理,这过程,今人即便对它作任一理论的概括穷究,也远不能涵盖容纳其所有。无论怎样长期的多种综合,也只渐近真实。虽然,我还是愿意去“渐近真实”。

“杂交”在汉字中触目皆是,表现可谓淋漓尽致铺天盖地。一曰画法杂糅。汉字初文不讲究一致,在一个字中,或廓化或涂实,如 , 线纹也宽窄胖瘦不一。二曰视点游移。字形可由几个视点的“画面”拼接而成,忽正视忽俯视忽侧视忽探里忽见外,好不潇洒自由,如邑(俯视城垣与侧视人同字,初文作 ) 如衆(众),金文作 , 侧人和正面一只大眼睛同字), 诸多

字形很能耐地将立体的几个面扭转移置于一个平面。三曰我你他不分。人天同字，“大”也，人兽同字，“不为象鼻，豕目、鸡口、驴耳、鸱目、鸭趾立专字，用表示人的祖妣之且匕作兽类两性的差别等等”。<sup>①</sup> 四曰名与实，名词与动词形容词字形同一。动作不易画，心理也看不见，故汉字中动字一类皆由名词转用而来，最典型者是在象事象形字上附加手足（彳、廴）类能动的“义符”变其为动字；而命名画物代实体不止是原始思维一种，而且是汉字绘画产生的心理之一。五曰多字合体或“一分为多”。乒乒，兵也；孑孑，子也，彳孑，行也……反之亦然。总之，即使论说汉字条分缕析的“六书”，单列时也难以纯粹，如宋代王安石的《字说》将“形声”“假借”等字作“会意”字解释，什么“波者水之皮”类，被时人后人讥为“即文见义”，大受驳斥。不过，王氏做法虽有偏颇之嫌，但也目光独特如炬，洞见到汉字的不纯粹，对它的分析也不可太纯粹。

42

时到今天，在痛感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正在患病的今天（或如古罗马帝国后期不可救药的颓废腐化，或如纳粹时期歇斯底里非人性的疯狂），处在惶惑焦虑阴影中的人类，对自己在出发途中的迷失自己，对追求终极性确实性的传统理性（它也寻找万物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灵魂的归宿生命的意义还有自由、美的本来涵义真

① 参见姜亮夫《古文字学》第69-70页。

理价值等,但它的形而上思维方式,使它成为假性的自然主义),对误入歧途不可避免而陷入的二元论樊笼,开始有认识,有看法,有揭露。胡塞尔说,“欧洲诸民族病了”。于是,开始发现汉字的“真”,发现汉字所建构的文化神秘中不无“归路”。理查德·罗蒂还构想出一种“后哲学文化”的图景:“在这种文化中,没有人——至少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相信,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据此可以判断我们在拥有真理时是否接触到了实在;在这种文化中,教士、物理学家、诗人和政党之间,没有人断定一个比另一个更‘合理’、更‘科学’,或更‘深刻’。”<sup>①</sup> 这样的构想,其结果是完全不透明,绝对的相对主义,他为了纠正形而上的“偏颇的用意”虽很真,但“处方”还没有对“症”。什么是特效的呢?东西方不少语言哲学家开始审视汉字。当然,结论还未做出,或者就没结论呢。

汉字,尽管它不是纯粹某一段历史的产物,在它身上,隐隐显显地烙着蒙昧、野蛮、原始、文明各个时代的印迹,但它仍是个统一物,具“杂交混融”的种种特征:笨拙怪诞夸张象征综合成熟统一和谐实然。书法即是把这些特征加以凝固放大并“现”其象的一门汉字艺术,外显汉字“内在”的艺术,通过它,人们很容易地看到了“种种”。

<sup>①</sup> 参见《实用主义的后果》。

福柯一生都在对西方语言质疑。自他关于生词同他作对的孩提时噩梦开始,他指明语言字词“不能再现世界,仅为它自身的表征”,不可作为本体论思维的基石。他认为西方人学企图依赖语言表征系统从整体把握世界实在是“最后一番徒劳”,还暴露了语言的不透明的本质,于是肯定代之而来的“当代认知”将十分重视自我反思与批判,并努力在把人纳回到物的世界的同时,颠倒现代认知的秩序,突出由差异向同一的反推。与之系统相异尚未“语言化”的汉字,显然不在福柯抨击之列。不过,福柯对语言哲学激烈地反对,倒从反面透露出语言与世界关系很大的消息。

汉字不仅在经验世界里以人的常速走着,而且在超验世界里汉字也体现了一种非人的迷狂速度,导引着汉人的诗性思维。汉字能“通”三界,镜像着外在又反观着内在,同时又在“返回”,归入世界宇宙的本真之中去。它体现着寻找—迷失—再寻找的生命过程生命价值,因而,虽然有异于西方语言文字,虽然是仍在使用的举世惟一的“象形”文字,是独一份,但它绝对不是“例外”,反而是远胜西语的“普遍”。这一点,现代以来,认同者人数正与时俱增着。

海德格尔更进一步揭示了人从科学的立场出发对待自然所产生的内在缺陷:当人们把自然及其事物作为“客体”来对待时,所注重的只是一种强制性榨取性的意义。我们强迫自然提供知识和能量,却没有耐心

去倾听自然以及生活,没有去倾听隐蔽于其中的东西的声音,没有为它们提供庇护之所。文明沾沾自喜的可悲就在于它完全没意识到自己不健康已面临惨凄:越科学越不科学。

能超越科学思维方式,走出科学拜物教泥淖么?当代西方用现象学、阐释主义哲学、结构解构主义种种手法做出种种努力,或企图用“还原”将主客二元的分立归于消融,或企图在语言里找到存在的家。结果是小有发现小有疗治,但都未能“根本”。因为人类要抛开要悬搁的,一时还难以“置之不理”,思维的惯性积重于数千年,一时还难“返”,“直观事物本质”更是谈何容易!因为语言(尤其是以抽象符号为记录工具的语言)本身就是个偏离物,语言的符号并非是由其下的一个特定语义层来决定其意义的,它是一种假设,不是真。以它为“家”,岂不是回归无所么?科学现在也不得不承认理性与真理性间的某种分离,当今对科学的约定主义操作主义和历史主义诸种解释中都包含有根深蒂固的相对主义倾向。科学自身甚至哲学在内都正在惶惑之中,怎么可能为渐入失望的人类唤起希望?日本柳田圣山说,“一休的话常常是禅的代名词,寒山的笑象征着禅的世界,总之,禅是非合理,是冷暖自知,不能用语言来说明”。明白了这句话,恐怕也就明白了当代“科学”的困顿是必然的。而怎么走出困顿,就成为人类深长思之的大难题。

“拥有”本身也会带来“失落”，现代西方人开始面对这个事实。文明是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即对人自身最基本生存状态的遗忘。人们越来越文明科学，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的“本真”是什么。

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正煞费苦心，坚决地从根本上去改变欧西哲学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造成的定势，试图推翻西方以往已有的一切哲学结论，回到前哲学的“事实”中去重建哲学。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伟大的努力：超越狭隘的西方近代经验，从一向被西方视为落后、粗糙、幼稚的东方人那里汲取思想营养。马克思也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sup>①</sup>

汉字的生发是“天经地义”的，它的象形象征意味很难设想是由汉先民主观单纯地“做”出来的。汉字，这一天地的精品，不仅为汉文化立心，为汉人生活立命，还为世界留下反省自身和观照宇宙的榜样。它也循着“一旦形成，即成过去”的铁律，但它的形成之“过去”，正乃原始的天人合一的混茫态，它与本义上的自然互相感应着难舍难分，本身就是个“存在”的见证。它天经地义地表现着原人存在和行为的“天经地义”。因此，它虽是“即成过去”，却没有丝毫“即成过去”的暂时的落伍的不适合的空虚的“悲哀”，恰恰相反。它的

① 《论太人问题》。



始终在“象”，说不定就是它保留“过去光荣”的“自以为是”呢。每每思至此，我都不胜奇怪，为汉字永恒的“美丽动人”“杂交优势”感受到宇宙间果然有着大奇妙，而且，是反自然反异化的“大奇妙”。

因了杂融万物皆备于“我”，左顾右盼的汉字很是自得，其负面也毓染出汉人“固步自封”的因循心态。汉字始终观照着生命本真，这种亘古不褪“色相”的“用心”一旦被庸俗化，被移入政治典章制度及文化制度中，就变异得出人意表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个“以不变制变”的重要原则，被广泛用于社会人生各个方面。其一如“法先王”，百千年地照既定方针办，反对任何进行改变的企图和行为，维新变法是犯上是要流血的。这种反社会变革偏于无为的行为思想原则，延缓消化了中国社会的递嬗蝉蜕，它果然根源于汉字的“始终性”。但是，汉字对自然和社会的依顺反映，很少革故鼎新是意在“保有本真”之彼，被汉集权政治意在于此地光大发明成“保守王权”，使中国封建制悠悠了数千年，始终不资本化，这账就不好统统算到汉字文化的头上，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能草率定案的。

不错，汉字要须对汉文化负责，要须对汉式思维的形成负责，但它作用于汉文化各方的衍生物，许多却不是和它初衷一致的东西。虽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而你仍是你，我仍是我。

“天下混同区字一家”，这是今日的发展态势，其走

向似乎是弯弯一绕,又回到了“人之初”。柏拉图呼叫:“亮光在你背后。”一个好有力道的“洞喻”,它期盼人类蓦然回首。

汉人生存的自然要素是土地、水、气候,属“物”的一面,汉字对此作了镜像式的观照,日星水土农作稼穡字之多,分工之细是一证。同时,汉字对“物”的探看从来混融着“人”的心思,看物即人看自身看自我,气理交汇,形成“反观”。回身看,是一种不自觉的自审的心物互参,是融入交通时的“洞穿”,信息是内敛的向中的,因而能“说解”方方面面,向量是错综往复的,因而在意外例外太多太多的宇宙之中它“谈笑风生”应付裕如。而在这“回身看”之际,汉字自然而然地渗透了“人”以及“人本”质素,成为了汉式文化的内在支撑。惟此,文化中,才显示出“力度”(无“支撑”则流于散、软、乱),使汉字子民获得地厚天高的感觉。

说汉字即说汉文化,说汉文化即说汉字。近代人类以为寻到的实在不是普遍有效的自然规律,人类以为“站在实处”时实在不可靠,只是个幻觉。因为,较真的原始汉字的“画”也只能“象征”大千,何况走失本真走得太远的现代人。地球上本有炎暑寒凉旱涝丰歉这些所谓因果对照物,但人类偏执意去寻找绝对因果律以期控纵自然,结果不得不收获功利的烦恼和酸雨、癌症、化学病、放射病、泥石流、温室效应、沙漠化一大堆违反初衷的“礼物”,受着“自我”人为的折磨。这般控

制反被控制误的徒劳，只能为汉字笑。

人类注定地要去认识世界并以为之“幸福”。关键是怎样认识？能认识到什么？为什么人类在追求这种“幸福”中却免不了制造许多痛苦，如战争、掠夺、疯狂、仇杀、拜科学教等。那种古希腊式的，苏格拉底漫步沉思的悠然，毕达哥拉斯发现一条定理就大宴穷人富人的狂欢，到哪里去了？那种以小见大以大见小的象征，绘天绘地绘我“物我融融”的和乐美好真率崇高，除了还在汉字这里依稀可辨，到哪里去了？那种懂得对生命敬畏感恩的白日梦幻者心造的童话世界，到哪里去了？寻找与失落之间的出人意料是否是人类走出伊甸园时就注定错了但又必须走出的宿命象征？汉字既出发又回归的“象”是否是当今人类命运道路的一个“神喻”？这些问题均太沉重，即令是百虑千思，也难得其解。恐怕最多也只能汉字方式的把上述问号“画”出来而已。

我们说文化，“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说汉字，却能“看见”文化，“看见”汉字精神，就如同在民风民俗中“看见”传统一般，大有点白日见“鬼”味道。汉字，越古，历史越早，“手法”就愈朴拙，所“写”就愈浩大，“态度”也愈神圣真纯，“反映”也就愈丰厚美丽。其图像神秘蕴藉，涵化着天人氣息。概而言之，即：古汉字在“写”时对“所写”的误读与失落几近于零（后来就不然，尤其是汉字隶楷化后，连自己也讹变得当刮目相看


了)。

汉字伴随着集权社会的华诞而成熟。在它的字形上,露布着综合成熟统一的“优美”,同时还保有极浓郁的原始兴趣,拙朴怪异夸张,尤在那些契刻于吉金钟鼎上的古文字形上。有时写一只大眼(眉、目、馭、德字初文),一只大手(寸、左、尹、父字初文),有时叠几个画面,随心“配合”(铸、声、宝、爨字初文)。无论其字形简繁媿妍,都成一个杂融交感的生命体,体现着心与物奇异的合和。于是,汉字这里,没有分裂。你可任意悠游于汉字的表现心态里,随手摭拾“杂”的印象:它有着原人的惊喜,也有着集权者的冷静,它是工具技艺递嬗史的跟踪(木、石、金、缶、穴、宀……),又是历史诸观念层累的摄影(贤、能、孝、取、教……)。如羲字,刈也,形现威杀的刚性,与“仁”的柔性正反合和,阴阳相济,请想想“无偏无党”“或出或处”的汉式思维。手把汉字——看时,你会好惊喜,这不断的片断,这可析的历史。汉字手段多极,展衍腾挪,古往今来,无不在它面前“现形”。你说,它能不洋洋得意!正因为“杂”,才强健了应变力,才奔涌出穿透古今的活力。汉字也好,原始艺术也好,很难“纯”起来,或许正是其“经久耐用”的原因。京剧走向定型走向纯粹,不过二百年间就见“气息奄奄”,史前某些植物太专化,了无可变性能,在环境变动中只好依次灭亡消失。可见,“纯粹”很难“生”而存之。不存在的是不是不合理的呢?






## 第四节 “向中”，创造与约定的婉曲张力

●适度，容与，是汉字的好仪态，当然也是汉文化的好仪态。汉字在“照镜”和“反身照镜”中有了对自身丰而美的觉而悟，自信得一如澄澈多敏的“老儿童”。这颗到秋后尚不成熟的毛桃噢！

张力，伴随着所有生命的事物。汉字也不例外。正由于它强调并极妙地利用了张力，还更加命脉宏盛，青春永驻呢。黎雄才的十六字诀：“百无禁忌，适可而止，随遇而安，运行不息”，真好像是说汉字。

八卦是一种画，汉字是另一种画，但“一以贯之”，皆“画”出了不止是人类社会而是整个宇宙的变化方式。故，汉字道等于人道等于天道。“画”一经创造成功，就步入约定。不是吗？☰是阳爻，乾，男，天，刚性……这是八卦的约定。心，甲文作，是思想的器官，表思维，是内，与“物”与“外”相对，是主观……这是汉字的约定。约定太多就走进僵局，死亡，于是，必须“反动”，物极必反。汉文化自古依奉这个理，因汉字向来走的这条路，它早已像山模水地为汉文化的辩证有度

范了型。《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反与返同字。一觉醒来，顿觉今是而昨非，汉字“正正反反”的示意几千年来就在帮着汉人在感情上“转这个弯”，不恒以是为是，历史会反弹呢。世界的神秘，使我们见惯了“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这也是汉字的可爱呢。汉字的“向中”精神，其字形与字义、字义与字义间又定又可变的适度张力，使你不得不多读杂读细读，继之以思以忆以取以舍，教训大矣。难怪中国文化有“安于多闻阙疑”，不强求革故鼎新的传统。

“亂(乱)”字义①治理有序也②动乱不定也，所属二义正相反。可者？请看其古文，丝在机上，手整理之。不乱，何需理；理后，必然不乱。这就是“乱者治也，治者乱也”正反同字的道理所在。“學(学)”字，甲文作，金文作，画的正是“教孩子”的过程，双手执棒敲击，使学子合规范，故也可训“教”也，教学同字。“賢(贤)”字，甲文作，像手持一锥状物刺盲人眼，剜目挖心，罪恶也；这“杀手”对上，为贤为好，对下，为凶为恶，善恶同字。“聞(闻)”字，甲文作，大耳，画出听闻采纳；大手大口，画出发号施令；收发同字，正是古政治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写真。“月”字义，有盈有虚。“天”字形，有人有天，天人合字。“明”字，有日有月，固然亮也。不过日与月相叠则为难得出现的怪象，人看不见，则晦，故晦明同字。释汉字义的训诂有“正反同辞”的反训，如伸者屈也，反之亦然。“隐身适成引

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亦纵亦敛，送控同时，都在伸张汉字形义的正反因果特性上做足了文章。再如汉字声读，同意异义，亦庄亦谐，双关滑稽，如“道可盗（道）”，“姑（觚）不孤（觚）”，“误会”出俳偕，靠“音”之相同来撮合茫无系联之观念，使它们千里来相“会”。如此等等。伊索的狗对水观影的寓言和中国“对牛弹琴”的典故，都充满双重寓意的幽默，既可讥世讽人，又可反身自嘲，不乏“照镜”式的智慧。汉字同此，也这么着以其活跃心力突破形象的时空与形义的逻辑，两极纵横，无疆无界。这种照镜与反身照镜的汉字心理，与晚清小说人物的分身正副法，与《周易》的噬嗑噬合阴阳相调的“否极泰来”，与古宫观建筑的枘凿周纳中轴对称，与中国诗法的寓动于静哀乐同题，与月盈月缺日起日落，与庄周蝶梦的“吾丧我”，可说是一脉贯注，同流合污的。上述种种，正是汉文化的精要。出发即归宿，这不是混茫中的汉文化么？西方哲人费希特苦苦求证于“自我与非我的同一”，至今仍是西方文化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在汉字，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东西相较，“原始的未必落后”，大概无需乎去结而论之了吧。

汉字辗转反侧，目光略无一定，和原始洞穴壁画相同，字的各个部位可任意搬家，上下左右，随意置放。古汉字 𠂇 𠂆 左右皆手， 目 目 横竖皆目， 人 人 正侧背反皆人，故有秋爍、峰峯、够夠，“随心所欲”中体现着一种无角度无维度无正误无始终“从来都是

新的”宇宙式眼光,体现着一种变动中的真实,同时也体现了原初的人类思维及其思维方式是怎样的“景致”怎样的“可观”;没有先来后到没有成见没有约束无所谓抽象与形象。总之为两个字:向中。狄德罗说过,“一个折衷主义者是哲学家,他蔑视偏见、传统、资历、举世公认、权威以及压制群众意见的任何东西;他敢于独立思考,返回到最清晰的一般原理,检验之,研讨之,并且除了那些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理性证实的东西以外,一概不予接受。他于是从排除对人的考虑和无偏见地分析过的全部哲学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他本人特有的一种哲学”。这段话若用以说汉字会很精彩。正由于汉字与生俱来的“向中”精神的影响,用汉字人受其熏陶,岁岁年年耳目熟焉地沉湎于汉字式的修辞典故与神话世界中,在先秦时写出本名叫《中庸》的书并以之为人伦之经就是一桩极自然极普遍且在意料中的小小故事。汉字的“向中”不是“一半”,而是“全”、“全有”,如果一个国家一半是自由一半是奴隶,你无法设想它能存在。但这“向中”的“中心”同时又是一个“空无”,是“不在性”,汉字总要出发总要去旅行的,从“全有”的混沌之中。形声字就是文字发展的产物,有简化繁化两种反动并存,如在原来独体的假借字(音符)上加部首(义符),黄昏之“莫”后写作“暮”,就有了繁化现象。在创造时必须要有“规定”,原始汉字往往图形大小不一,排列也无规则,在作语言符号时“通约”



性很不够，如异体字过多，很混乱，其渐渐被淘汰是趋势，汉字因势而分别定性，将“暂时”的创新规约为“长期”，侧立的人形和正面舒臂伸腿的人形遂有了区别，“人”异于“大”，再如，“女”异于“夫”，“杳”异于“果”，“士”异于“土”，“左”异于“右”，“上”异于“下”，汉字真的走出了混沌。但这个向量不是纯粹的一往无前的，汉字总在走出又走回之中，虽然不是同一条路，表现之一即至清季至当今还在出现异体字，消灭与产生并存，50年代异体字还被用来简化汉字，如泪(淚)、岩(巖)、弃(棄)等。仅此，已足够让我们去感觉出汉字至今还存在的“不分彼此”“万物皆为同一”的原始感觉，虽然这感觉常常令汉字犯规，譬如许多异体字都未被“约定”，有的只是“俗成”，展(尸)、意(忌)、整(歪)、感(忒)……只是民间化繁为简追求书写便利的“随意”，没有“官方”支持的，却由“混沌”心态支撑着，此即是彼，你规约我我也可规约你我还可犯规，这在“反分析”的前提下，无所谓对与错。相较起来，西方语言文字虽随社会进展不断有新字出生，但以循根依词的“派生字”为主流，很少像汉字这么“胡作而非为”。等差中就表现了文化的个性。

哲学所追问的那个“主体”是很难看见听见或者用精神掌握的，德谟克利特说，“实际上我们丝毫不知道什么，因为真理隐藏在深渊中”。丹麦的克尔克里认为真理即是主体性，只能在内心中加以领悟，因而是无法

直接传达的。故此，汉字本能地以一种原始心态从不同位置观察生命状态，在“无界定”中获得了有关生死梦醒的界定。寻绎古汉字，不难发现，它和幼童的感知思索发现往往呈一“同心”路数。美国哲学家马修斯对幼儿作了长期观察记录：忙着舔锅子的六岁的蒂姆问，“爸爸，我们怎么知道这不是做梦呢”？四岁半的丹尼斯有精彩的相对主义的“发现”，一样东西可能同时在前面，又在后面，比如绕着桌子转，一会儿你在前面，一会儿我又在前面。三岁的厄拉休躺下时肚子不痛了，他奇怪“痛会上哪儿去了呢？”他想“痛”大概跑到壁橱或床下去了，“痛”会再回来吗？他试图捕捉事物变化消失的“因”。五岁的大卫断定掉在地上的苹果是活的，带进室内的便不是，他不清楚，这与挂在树上的有何不同。<sup>①</sup> 汉字充盈着的正是如此的童心童智，其精魂正在对世界的问询和探究。造汉字人完全幼童式的凭借的是对事物所表现出的那份疑惑和惊喜，那天生的哲学心性又完全地通过线纹传递给了汉字。现代化未必更自在有味，传统化亦然。对幼儿而言，尽管客观的知识体系已较完备，但他们尚未承受系统传授，脑子里一派天真，不会滑入既成思维轨道，跌向既成经验陷阱。你从古汉字形体上就可“看见”这种“天真澄明”：天赋的智能飞翔于无拘无束的心物间。异常敏感、开

<sup>①</sup> 参见《哲学与幼童》。

阔、跳跃、神奇，生发出独特的有汉字“自我”在在的指向，获得特立杰出的汉字发现。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了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果然！难怪汉字不愿失了“象”，它活得蛮蛮有嚼头蛮有风度，有觉有悟，内外相适。人若有了汉字的“觉”，就不难看出，幼儿式的汉字思维并不像科学主义结构主义思路认定的是认知环链上靠前的尚未发达的一环。实在的，幼儿不仅提出哲理性问题，还要做哲理性评论的喜好冲动远胜大孩子远胜成人，他的思维特征是先天性智慧性想象性求索性的是生动美妙的，思路是人文主义和阐释主义的，是汉字式的。悲哀和困难在于，幼儿要长大，要接受“常识教育”；汉字要展衍成熟，要成为记录文明的工具，他们均要常规化成熟化认知化。在这化中，不可能不“出发”不“走远”，要想保持原初那份诗性的思维充沛丰盈，十分棘手甚或不可能。因为，汲取认知正可能遮蔽和消解幼儿的汉字式的思维智慧，原很神奇的，现在合理了常识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于是将“夔一足”（夔龙只有一只脚，神话传说）释为有大臣夔执掌音乐教化，他能力极强，一个就足够了。试看，这样“常规”性的解释事物，一而再，再而三地层累下去，整个思维的稳定性描绘性理解性解答性逻辑性将日强日盛，而惊异性想象性疑惑性发现性创造性将日就衰颓。一句话，孩子长大了，机械了，平庸了。虽然，不可避免的，没有一种文明不致力于“约定”，不去

谋求起码的一致性。秦始皇一统中国后第一件大事是“规约”：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人皆以为，这绝非偶然。或许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封建集权制是一个偶然，本也可由楚王齐王来一统中原的，但，一旦建秦，势所必然地需要起码的一致性来保障社会生活的交流，连统治与被统治的交流在内，社会也只有基此才能存在。当然这人为的一致是大反自然的，自然恰在于造就异变分歧，故不少社会为过度追求一致性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反自然反人天性反个性的极致中，失去了一个丰富的人文世界，船也翻了。这里，就有个“适度”的问题，无怪乎汉字式的“向中”性显得那么重要。

要有归路，虽然必须出发。干吗要“长大”呢！汉字始终在发展的路途中警醒着，如何可避免知识窒息智慧，成熟葬送童真。人说，“将兴问于人，将亡问于神”。古埃及文古苏美尔文古印度象形字的消亡是否是神旨，若是，古汉字独支单传，是否神也有偏袒？果真也神奇，汉字把“不可能”很大程度地变做了可能，它依靠“形声、假借、转注、指事、象事”，利用“文言”的语序手段及其精凝缩约，公然消解了象形文字势必意符过多无法适应社交的致命“硬伤”，使文字孳乳与节制间调适有度，有音的利用方便，也有形的直观见义，故它至今还得以在“象”。仅此一点，便可言之凿凿的说它始终长不大。它是达目的了。

在必须的出发中，汉字走的是《推背图》式的路，不

同的是它的循环往复不很简单,不仅以足够的推背的六十象换着使,而是“全息全象全方位”,也是“无息无象无方位”,因为,它的出发即归宿。你说它合于对立统一规律也罢,你说它固执于以形象意不懂发展也罢,你说它和而不同,同中有异,有系统非系统的有逻辑非逻辑也罢,多多少少能搔着它一点两点痒处,但谁都不能一以盖之。它就是它,自由自在,仍哼哼着“红叶未落黄菊绽”“江山还是旧江山”,哪管他人的说三道四。

汉字的原生成,以及它的始终在“原始”,“天然”的注定了它的结构“关系”到人类原生精神结构也昭示着这一精神活动的“现在”传承样态。因而,它固然从不设立目标,可它的终极目标却始终显赫地悬示呈放着,帮助人们达到对自己的理解。冷面的汉字用其模范山水的热心给你解读着人生与世态,那一层层或无层次地渗入历史的“色素”,真真切切的,就写画在它的字形上。汉字仿佛不时在吟唱着:“要热爱生命,不要热爱自我,要热爱风景而不要仅仅热爱自己的眼睛。”“你必须答应热爱时间的秘密,人兽之间、人神天地之间的秘密,在神圣的黑暗中走遍大地。”<sup>①</sup>当人类在近现代陷入了“科学拜物教”的囚囿困扰中,把虚的世界把三维四维的“常规”世界错当成实的世界真的世界而坚信不疑,让自己的精神拘泥于自己创造出来的秩序

<sup>①</sup> 中国当代诗人海子的语录。

而放弃了最值得宝爱的自由，失去得何其轻易何其无所谓！这时，汉字的智慧就显得尤为重要，如黧昧中一束星光，汉字承担起暴露人类的自囚式的精神迷惘，呼唤招引着他们重归于创造，走上“回家”之路的历史使命来，这其中，也包含着对自身失去部分创造性的反拨。因此，本世纪，无论东方西方，又重新开始了对汉字汉文化的关注。智力调查的事实也在加深加强着这一关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家多恩·布什调查了旧金山六所中学，数据说明：在美的华裔少年学习优于其他民族，而且，亚裔学生讲的英语越多，学习成绩就越差。汉字音形戮力，对丰富直觉想象、激活灵感，发动大脑思维孢子、开掘心智潜力，作用巨大得你没法装看不见。尤须指出的，在这一世界级的关注中，西方的哲人正尽可能地在效仿着汉字式的思路，不止限于毕加索等大艺术家。

“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sup>①</sup> 汉字既有自己本身形象的实有，同时又超出“实体”以达探寻人生要义生存价值的无限和无条件，体现着它内在的象征表达的手段之大。“象征”是一种自我肯定，它来自汉字的诗心，又使汉字成了“超越上帝的上帝”，美轮美奂着终极关切的力的景观。哈佛教授张光直曾论证，“九鼎”尚为中国古人的通天符号，又为对通天之术进行独

① 宋代黄庭坚诗句。

占的象征,而“九歌”则代表了巫觋仪式中一应法器与艺术形式。<sup>①</sup>九歌九鼎的实象正是一种汉字式的原初精神相貌。汉字的创造极尽汉味。汉字能殊途同归,百虑一指,拟象不即,托物寓旨。汉字有形有象,有音有义,但又皆是解脱之相,形下与形上同一,能走出语言的困顿。无极而太极,一切解便是一解,汉字字理颇含有颠倒倒颠的禅机。如以一名而不能尽其实,汉字则用“一归于多”法,更端以示,以简驭繁。“道”本无名,惟无名,故可遍得天下名物名之,汉字用的正是此智慧。故枯槐聚蚁,秋水鸣蛙,随体佶屈,因之自然。汉字小小线纹忽顿忽挫,莫守典要,却有将“寂寂之极,变为浩浩”的唯变所适的向中膂力,其能可谓至极矣。

## 第五节 “齐物”,汉字对 天、地、人的综合

●“通”的目光。在“无法无天”中反反复复。涂抹出“现象”的混一。汉字圆通着宇宙,将人情物理总齐了归融于字纹内外,让你能直观生命的原色。

<sup>①</sup> 参见《中国青铜时代二集》。

曾经,人们习以为,西方先进,是西方人正确理解了自然和社会,与此相关的西方人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概念系统也是正确的,且还可运用于东方,使之也正确。但,现当代,很多有识之士(其中不乏西方人)慢慢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自然和社会。

于是,对既成的过去有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于是,对西方对东方的“差异”开始了新的考量。

汉学者说,汉文化心理结构是一个以阴阳交感五行周复为基本思维框架、天人合一又以人为中心的宇宙秩序动态平衡图式。与汉文字参照,可一下读出二者间天然的同构,有着互埒的内在协调精神。“动态平衡”说穿了即是“混沌”状态的延续,加上“交感”“周复”“合一”,汉字汉文化正是从中走出。从其始终想扣合天人的努力看,它们还将走“回去”。这正是本书章章节节所欲喋喋所欲“图示”的。这“图示”无真无假无所谓,只是我有这样的感动冲动,欲罢不能地想说些什么“画”些什么而已。

启功论书法时说,“作书兴到时,真不觉手之运管,何论指臂?然后钗股漏痕,随机涌现矣”。请注意“随机”二字!他又说,“汉碑隶体,千妍万态,总归其趣,莫不出于自然,顿挫有倚轻倚重,点画亦或短或长,俱以字势为准”。<sup>①</sup>所谓“字势”,即汉字内在的气韵内在的

<sup>①</sup> 参见《论书绝句》第100页,第50页。





精神也,要表现它的“自然”特质,须在书写的运动中,捕捉“灵气贯注”的那一时刻,此所谓“随机”也。书法是汉字的艺术。写汉字能写出一门艺术来,且千秋不绝,勾连西东,圆通宇宙,可见汉字确实具有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那种“超越上帝的上帝”的品格。与米芾的字同声同气的西班牙抽象派画家安东尼·塔皮埃斯感慨十分:“多亏中国的书法家们才懂得了借用运笔方式而产生这种情感语言”。毕加索把自己描绘的对象从繁杂的线条简化到最少的笔画,其结果几乎近于我国的象形文字,接近于书法。他就是用这种创作中的“减法”去画牛等物象的。事隔悠长岁月,地跨若干邦域,古汉字与书法与现代画,仓颉<sup>①</sup>与米芾与毕加索,携手交流,所汇成的宇宙奇观,却是早已经汉字所发布了的。可徵汉字是何等样的杰作。

再寻求的话,可以说汉字内在的成因还在于原人一种不得不感应不得不表达“存在”的行动(任何语词都难以“准确”,请“用心用明”地对待本书中诸多没法“严密严格”的用词)。汉字的发生变成原初人类众多“努力”中的一种,旨在把单纯印象的含孕天人的世界“变形”为一个外在明晰的精神表达的世界。这“行动”是诗意的感性的并且更是神秘的,苏东坡曾就“言各有当”“字同义异”提醒学者不可以“一字一之”。<sup>②</sup> 后人对

① 传说中创造汉字的神人。

② 《东坡集》卷23(书《篆髓》后)。

字符的敬畏礼拜正是这“行动”在历史上大写意式的影印。姑以“理”字例之。从“治玉”引申为“治理家国天下”引申为名词“条理、道理”，还成为“法官”的代名词，可见汉字“不以一物专一字”同时也“不以一说蔽一字”的丰富。因此，可以从这个角度从“现象学”的立场说，汉字发生的心理原因正在人类对“事物本来如此”的“直观”，且还是“圆通”的。这“行动”这“直观”表明，人类从一开始就在作着并将永远作着不要“迷失”自我的努力。到今，汉字仍不安于只作“记号”，它对拼音文字的反叛逃离，它对自身“艺术符号”品格的迷恋保有，正说明，原始自发活动中原人把握本真的心劲够多强硬。基于此，汉字获得了永存。

汉字图纹表现的曲线、节奏、比例并不“真”是“人为”苦心孤诣的结果。“月晕有风，础润知雨”，汉字一切外在形式不过是外在着人对宇宙的理解和解说。人并不是纯理性的，更多的是带有浓烈情感色彩的动物。原始人类感觉着原生环境的气息，做出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呼应。这时，对近代科学理性而言，他们充满了“偏见、感性、癖好和行为不定”。汉字初文不是有相当部分的大小不定，反侧如一，任情任心么。“爲(为)”字作形，以手取象，“馭(驭)”字作形，以手取马，皆是役使劳作的本义。不过在中原大地，驯象先于驯马，于是就“先入为主”的使“为”字成为普遍动作之词，虽然，马力后来居上，更其普遍有效，但“馭”字用法有

限。可见“历史”，也可见“随意”性。汉字结体正是这样的出自对宇宙构造的出色“理解”，这理解是潜意识的即以原始思考方式作出的。它有着“超前超常超我”的能量，它是非逻辑超逻辑的，和近代标榜为科学逻辑的同一律因果律完全不在一个天空下。荣格管它叫“同步性”，一种完全不同的能说明世界秩序的原理，实即一种心灵感应，它还可意识化为一个心理事件，一个超感现象，一个特异功能。它对世界所作的理解，实是一种感悟，其本身就是真正自然定律的来源——当今人类正面临着近代现代所创立的曾经那么显赫一时那么令人确信不疑的诸多“自然定律”一个接一个被证伪，包括欧几里德、牛顿、爱因斯坦的在内，能无彷徨不安？这时，重新审视汉字，审视这不能以“理”喻之的感悟、超验，重新去思考“自然”的真实以及定理等“绝对真理”的假性，很是必要。

观察儿童绘画，你将看到他们对线条创造物的惊喜，虽然他们对线条的把握尚不自如，但正是在这种想把握自如如想“做”出点什么的执拗笨拙中，我们受到了身心感动，多美的一幅童真图。没有音像没有文字描述，今人只能据某些方面的“相似”性去反观原人心理，讨论汉字的心理成因也只能如是。历史本有着惊人的相似，儿童与原人在心理上更接近。当他们“发现”线条时，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敬畏心理，或视其为与人不可分的自在物，或视其为与天不可分的自由物，

赋其以神秘神灵的特性。故初民不以驾驭役使线条为能事,而不自觉的身与线条涵化齐一,“动用”线条完全如同在祭拜人神在表现天人的伟力。这正是岩画、洞穴壁画、摩崖石刻、陶器纹符、甲骨契刻和钟鼎铭文等等今天散见的早期汉字的发生心理。虽然细究起来,远非如此简单,“心事”还更为多端呢。

首先,造汉字者不想去证实什么,而正是在这无心于证实中创造了一个证实的启示。其次,造汉字者并不自觉自己正在“构造”,却在这无意中“构造”完成并显示出“宇宙-社会-人”的“框架”。再其次,造汉字者也没有什么为后人着想的历史感,他们不是为“留下”而创作,但却真正有效地把原初留给了我们,还像作家一样在汉字中不断了解熟悉人“写”下了“历史”。再再其次,造汉字者从不知自己正在创造智慧,却在这无知中表现了后世后人所无法企及的透彻,表现了一种臻于崇高极境的大智慧。再再再其次,造汉字者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他们毫无目的,却在这不为什么中为天一地一人立了“心”立了“命”,一死生,齐万物,这就是汉字所潜存的“象征主义”以及它所内含的宇宙精神。

维特根斯坦发现,“现象并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使我们可以用同一个词来表示所有这一切现象——但是






这一切现象却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互相联系起来”<sup>①</sup>。极目古往今来,维氏说得十分中肯,果然没有一个共同物。但他很少看东方更没有看汉字,遑论汉字精神了,遂有了失误。汉字应该是那个“共同的东西”。西方文字不直观,无“形象”,只有“音”一条腿,因而难以“走村串寨”普联万物。汉字的“象征意”正在“表示现象”。换言之,一切像难道不可以用汉字联系用汉字“图形”么?答案是肯定的。世界惟一在“象”的汉字,谁说正是上帝一直精心呵护的物。它参与现象其中不由自主地热烈地涂抹着万形万象。既然“道”在一切中,既然“本质”只能直观,推理演绎等等科学手法只能接近而始终不能触摸本质,那么,具有“直观”特质的汉字本身不就在“直观”在“现象”吗?尤其它的初文,带有原始目光原初精神的初文,更有力度。何况,原始的不一定低级,当代丹麦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之父玻尔左手提着量子力学,右手(请注意是最得力的右手)高举着太极图(东方混沌学的象征物),微笑着说:“这是我的徽章。”这是一幅漫画,但画的是事实,而不是在开玩笑。

生命神秘奇怪,其组合也往复万千。基因工程已拿下了牛肉西红柿、玉米水稻的杂交新品种,这是人工。自然的遗传变异,生物史上小的变大,大的变小,

<sup>①</sup> 《分析的时代》。

新进废亡,从未有片刻之止。汉字和此类同。生命亦平平常常,随时随处发生,即使“白日不到处,青春也自来”。如苔花如小草,在有有心人眼中活脱脱成了不寻常的灵物,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虽小矣,却能体味人情物理,平常中透出奇崛,容易中不乏艰辛,齐天立地。汉字亦同于此。有清郑板桥语,刚好搔着“痒”处:“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思,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末句我稍易一字作“原在寻常眼孔中也”,这正是汉字,平平易易的复又惊天动地的;这正是汉文化,浑浑噩噩的不分方位,却能在“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的自然嬉戏中,通融于宇宙精气。因为汉字汉文化生命式地秉承了一副圆通的目光,使汉字能写天-地-人于“一”中。这目光的重要性于今更为举世瞩目。神秘的汉字文化与量子力学较劲,甚或略胜一筹,如庄子寓言所点示的,龙战于野,蜗争于角,小大之辨,临局虽殊而旁通不异,为何?正在那辗转反侧悠哉游哉的“汉字”式智慧,正在那“道归于一”“齐万物”的汉字式目光及其“象征”手腕。

汉字“拟象不即”,富于通变,颇有些“举一反三”“无中生有”的高招。如,在汉人习以为常,狗的心智多到近乎狡狴,于是,以“犭”旁为指示意义符(Sign),领起一组字,表示各种各类的“心理”,以至人心通于狗心,可于字中“看见”:犯、狂、犹、狃、狎、狡、狃、独、狴、狢、

狼、狷、猜、猎、猝、狷、猛、猥……夥矣，个个字皆可用于说人。汉字以一种“通”的手段与目光，“形声”“会意”有无相生，辗转其用“武”场地，真能反反复复，随机应变。再如人体部位人的活动诸字形照样可移作他用，去写去画人之外的一切物。一只脚一只手不仅可赅所有生物的动，还可用于“会意”出看不见的“东西”，时间字“昏”(人手拉住太阳)、“時(时)”(太阳有脚能行走，表时间流逝)、“夜”(人腋下持月，夜晚来临)等，其构形结体时“无法无天”而又“合理合情”，真让后人领教多多，且喟叹弗如！

熊十力曾有一个见解：不要勉强用唯心唯物之分来对待中国古代哲学。他说，“西学唯心唯物之分，是剖割宇宙，逞臆取舍，不应事理”。<sup>①</sup>他强调，古学还他古学，不可乱他真相。若变乱之，会使思想长陷于糊涂，有百害无一利。<sup>②</sup>他还说，“中国哲学不妨以唯心唯物分派，而唯字是殊特义，非惟独义。此万不可不辨明者。若西方唯心唯物之分，直将心物割裂，如一刀两断，不可融通，在中国哲学界中确无是事。中国人发明辩证法最早，而毕竟归本圆融。此处大可注意。辩证法本不为偏端之执也”。好一个“归本圆融”！将他对中国古学的意见移来讲汉字，亦然。汉字无论从笔画，或是从个体，均无法“一刀两断”“心物割裂”。汉字是

① 《乾坤衍》第二部分“广义”第71页。

② 《玄圃论学集》第7页。

“融通”的整体,是生命式的“结构”。就一时一字来讲,它可作假设性的“解说”,但很难“定而论之”,故终未可“分析”。这一点,熊氏已讲得足够了。

前有所述,东方的生活意识东方的民族性格是平宁和乐的,它能把“苦难”加以“咀嚼”,慢条斯理的,只是偶尔暴激情偶尔露峥嵘。它通过汇融各方面力量作一巧妙调和而形成一种既能超越对立又能消解对立面的“结构”,不是说它匮乏激情而是它善于“消化”处理激情。汉字就是这过程中的最直接产物,故与之“同构”。两两如一,通过清、净、幽、寒、远、宁、柔、和的中国“画意”,保持低熵耗散,把生命兴奋与欲望激情淡化缓滞至最低点。化欲为气,化气为神,化神还虚,在散淡娴雅中使感知碰触万物的一切可能性及其一切可能性的“零位贮存所”虚无,<sup>①</sup>而这种低调的生活样态虽来自社会经济低下的逼迫选择但也正在于它能使华人对它本身的玄妙境界开悟见性,能生发“吾丧我”式的精神迷狂。这本身是含虚就实,出实入虚的“一通”法,汉字就是基于这样观察点而展开笔意的。汉字圆通着宇宙,将人情物理总齐了归融于字纹内外,让我们能够直观生命的原色。

<sup>①</sup> 整体性思维可称零度思维,即无时与空之维度。



## 第二章 汉文化心理结构 动态的“骨骼”

在广泛的符号学涵义上,文化被理解为人和世界之间所确立的诸关系(哲学、文艺、宗教、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系统。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罗伯和克鲁柯亨如是说,“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们借符号之使用而被学到或被传授,而且构成人类群体的出色成就,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准此,文化和符号就是密不可分的,完全可说“文化是象征符号的总和,”<sup>①</sup>它是从意识形态中提炼出来但尚未上升到哲学高度的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语言文字毋庸说是符号的典型,而赋形体物的象形汉字不用说更是象征符号的典型。因为,惟有人类能自觉创造和传播信息,而文化能力完全可简括为对信息的创造、接收、分析、加工、传播、贮存。原人本能地就有“面对”自然的冲动,他们或漫不经心地或兴头十足地将涵化中的心物“加工”成“图式”、“模



<sup>①</sup> 美国民族学者莱斯利·怀特语。”

样”、“道理”等，物化着具体的存在物，象形文字生于斯。这些半抽象的括约形符（遗憾，至今只余汉字了），通过特定的象征符号系统在人际与代际间传承。这样的系统因民族而异。汉文化何以成为有区别性的“这一个”呢，其特质只能来源于汉字，汉字莫造了汉文化的原始地层，即“具像性”。没有从真空状态发生的文化，血液无法换一遍。文化基于一定的历史与经验，它在外延上也就大致同于传统。因此，从狭义角度言，一种民族的文字就是该民族的文化。汉文字不仅作为书写“传统”的工具而且它本身就是举世无双的书写，在它的“图像”上，我们可若隐若现地看见中国古代社会内“流行的最中心社会与文化的蓄积”，看见“社会和文化的集合性的现实构造中最长久的要求”，看见累积起来的“传统”。风光多而好。

汉字将自由度内含于方框内，无需破限而出就能勾挂上下八方，以其简致的线纹结构，象征式地具现了汉人思维（主要是原始思维）的全部。从外在看，汉字尤以草书为最，也能屈伸倚伏，相反相成，不过字体时空任怎么突破任怎么“飞黄腾达”也有限也是仄偏的。但是，汉字的内在，其心理的空间时间却如天网恢恢，苍茫而深广，能上逮蛮野，下指未来，惯于怀柔招远。汉字说：“宽窄在心中。”迟至后汉时期才总结出的造字







用字“六书”，<sup>①</sup>多多少少揭示了汉字内在的“骨骼”：象征型的会意、符号型的指事、括约型的会意、赋予型的假借。诸文字“原则”混沌杂呈，汇融成汉文化的内在“框架”内在诸觉。基于大脑皮层组织结构的力与外在事物的力同形同构，汉字的目光及其思维行为的选择，使汉人有了汉式的观察解释理解世界的角度，能提出各种各样汉味的解决方案，得以直面社会人生宇宙的问题种种。这时，汉文化就产生了。严格说，汉字不等于汉文化。但象形文字引出的形体特征，类如数学术语的“空筐”一样，结构式地导致了汉文化内在质素的附着生成。颠颠硕硕、糊里糊涂的汉字初文本不是工具，它的发生不是被迫于要去解决应对什么。遗憾的是，和汉文化的产生一同，它们都面临着种种问题种种方案的抉择，与生俱来的就有“后浪推前浪”没完没了的问题要解决还有着解决不完解决不了的无奈。可说这是全球性的，无一例外。文化本是人类存在困惑奋斗的“手稿”和“影像”。汉字对汉文化的重要在于，它“决定”了汉文化“手稿”的“记录”方式，“决定”了汉文化“影像”的方圆畸斜和绿丹蓝三色的配比。汉字造就了汉文化，汉文化内涵浓缩成个性特征，又造就了汉民族，而当初，汉先民又是汉字的造就者，无始无终，正是汉字所要的。

<sup>①</sup> 许慎《说文解字》：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会意，四曰形声，五曰转注，六曰假借。

只看皮相，汉字全然是非逻辑的物，如它的合体字，各部分间毫无外部线纹联系，只是一种你靠我，我靠他的辐辏。但无论你解剖任何一个字，它的总体结构会自内而外地让你感到一种“美”的实存，它存在着暗示着一个“许多”，俯仰屈伸间抛弃了因果律也抛弃了同一律。如，叠三而成的字，犇(𧾷)，三只羊加起来自然腥膻浓烈冲天；羴(粗)，犇(奔)，鹿比牛跑得快，而且身体也比牛细得多，为什么造字者不依情顺理用三只鹿表“奔”用三只牛表“粗”而却反着来呢？汉字偏要这般自由任性很是让西方不可“理”喻。无稽中，汉字却让汉人作得出多种猜测。野牛奔得快，先让古人看得吃惊，犇之“奔”字先造出，以后要表“粗”，只有用“鹿”了，水草丰美，鹿很肥壮，也合宜呢。“合体”汉字的线条看似单列独立却有其空间的动态感觉中节奏均衡的笔笔关联，形成一个正在共振的很有“逻辑”的场。那相参相与相埒相应的线纹四角，令人感受并导入人更深层的逻辑内在。以汉字特有的“象征型的会意”来说，以“即”字“既”字为例，古文依次作、，前字人面向食器，靠拢就食，后一形人口背离食器，背之，表示吃毕、已经、既然，“空间”有所变动，意思判然，其“空间感”首先是由“跳跃”，从一个意向到另一个意向的非逻辑跳跃建立起来的。这种跳跃呈现出距离，或大或小，距离能产生“美”“丑”一类感觉。再以合体字为例，它在一个字形的地盘上摆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字原”或独体符号,通过平面空间的“挤压”使本来各自为“阵”者有了联系,对撞出新义来,而不同方向的距离与距离一经连接交叉便“并网”生成了复合的空间,给人心的“感应”提供了至少不亚于“九宫八卦图”丰富的旋转场地。

图画本无定形,“指出”的角度也可多种切入,故上古文字,形式上最为变通自由。

汉字线纹的繁繁简简,永在双向的“动”中。由繁至简,如简化字在甲文中已有一些发现,到了金文,此风更盛,将人与手与酒器及盛器的一下省作 (召),車(车)的一下省作 車,女字母字的弯曲双腿形,干脆写直了,等等;由简至繁,往往是因“本字”被假借后所造的区别字总须添加点什么才能变成另一个,如“其一箕”“舍一捨”“莫一暮”“受一授”等。如此地反复,作用于汉人的认识心理,实质上是一个注意的转移过程。用汉字人并不缺乏必要而充分的感知,仿佛生而有之,无需预先练习,否则将无法适应这“动作”着的“图纹”,将无法读出“新概念”来。在“画”中的汉字动字,动作过程往往是影而像之或意而会之的,若无汉式感知习得,你怎么识透 是以手驭象的“爲(为)”字, 是笔直朝“目标”走的“征”字呢? 由此,谁也不敢小觑汉字的小框框,它灵动得时常让人自愧弗及而难以捕捉,除非你是“大感情人”。汉字“动态”的性征涂抹皴染出汉文化动态的一面。“周而复始”,“逝者如斯”,

汉式思维不是永恒的循着这条律线么？

汉字留给后来人的，精要处并不是语言的符号，而是一个内在结构着汉文化的动态“空筐”，其框框架架类似于舞台表现的形式，也适宜于舞台表现。这样的“空筐”在“每人的悟性之中”。戏剧《水漫金山》用绿色旗象征碧波，旗儿飘舞如大水漫漫，又有会意手法。用人感情来表达水的感情，汹涌激荡，怒涛裂岸，这和汉字的“形声相合”“天人感应”的“写法”何其一致。动态的汉字动态的舞蹈动态的大自然同“情”同“道”，三者间的关系，对汉人来说，不言而喻，本不是个问题。美国加州大学舞蹈系主任斯万德却对此大动感慨，“人体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是个新的课题”，果然，这新课题在西方兴起不久。古中国人云，“人为天地立心”，这话最具体地表现于“会通和合”的汉字精神里。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生命整体和部分、万象世界和个体间的彼摄我融，自全体中划出部分之精神，自部分中显现整体的生命特征。“披开”外在线纹表象可直搦汉字文化内在的精魂，那是一种条理泱泱的自然，也是一种游戏式的赏心，无滞碍，不求功，不曲意阿世，不恃学逞能。汉字式的“玩”与知性的分解本不是一码事，它是一种体验，以自己真挚的生命去契合对象的生命，“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于有心无心间。混沌的汉字来自混沌的汉人复投入混沌的汉文化，遂开放出动态中的一片澄明，汉文化传统学科不分，不尚专门，而主“通学”，庄子好

早就抉奥烛幽地发现比他还早的“古人在混茫之中”。混沌二字，形旁从水，本义是“水喷涌也”。西方曾有“海洋生成说”，认为一切生命都来自海水。中国最早也有“水生成论”的直觉，表现在古汉字上有昔、洪、川等字，写着往古天地初开时一片浩浩濛濛的状貌，暗示着中国传统宇宙生成论的深层结构要素即“海洋”。再看毓字，古文作,左为一母亲，右上为一婴儿头先娩出状，右下为娘胎羊水，活活画出人的生命来源于水。同此还有“鱼、菁”一类字，表示原始生殖，鱼水交欢，都与水有染，与“道”与“玄牝”（众生之门，即女阴）对上了号。至于中国传统的“气一元论”，那已是后来的事了。刘熙载云“设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诗”。此话可解为汉式诗书画皆由混茫所生，而后有汉文化。以水为母，为“起源”，是汉字文化的一种直觉昭示。水性流动，流动正是混沌，而且流动正是避免误解达到顿悟心解的惟一奏效的手段。这就是汉字与汉文化之所以结构在“动态”上的最大因。在此意义上，可假设：汉字文化根本应是海洋文化，它开端时的颜面就是蓝色的。语虽大胆些，但不是无稽的。

当今，汉文化的动态感，已为西方科学前锋所认同。量子力学蕴含着思维方式的变革，即从人对自然界最大限度的占有榨取过渡到人作为宇宙整体的一部

分而与之同生同息，正扣合了“不采取违背自然的行为”<sup>①</sup>“无为”而治的中国理想，诸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圣人无功”云云。这一扣合预示着“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在撞击中文化达成了东西方的“合作”达成了现代科学与传统的“合作”，价值观开始转向。文化价值的转向有时往往是时间不确定和空间不确定的，如量子力学反身去对古中国文明重估发明发现。汉文化含有超时空的普遍合理性因素，价值度参差多元而呈复杂多面。当代西方科学与艺术已渐渐不再过多地用“逻辑”来面对变化与创造。毕加索以为，变化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他“迫切希望对付自己内心不断产生的像潮水般涌现的想法”，也渐渐不对艺术和科学持一种进步或进化的观念，“我在艺术上采用过的几种风格，决不能被认为是发展，或者向一种不明确的绘画概念迈进的步骤”，他只愿与“突然”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西方在祭起科学进步的手术刀以后，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割裂得太多了。现代文化留给人的最大遗产将是“分裂”：感性与理性、本我与超我、精神与物质、语言与灵魂、阴性与阳性、个体与群体、生存与尊严、人与世界……的极端分裂！西方早已开始“反思”东方式的“觉悟”之合情合理，不再以“原始”而晒之。最新心理学研究对超常的体验（幻觉）、广泛的认同感（信仰）、非

① 李约瑟语。



因果关联的“共时性”感应,均表现出极大兴趣。荣格和弗洛伊德分袂就在于他更关心精神与环境的神秘互参,他及同伴津津乐道“曼荼罗原型”“般若智慧”“神宗的悟机”等等,于是掉首向东,与汉文化勾肩搭背,也就十分自然。今天,人类既无法不受节制地征服自然界,也不能对生态的压力毫无顾忌,更无资格把目前的困扰统统转嫁于未来社会——面对尴尬,尴尬的人类终于有了些“觉悟”。曾一直标志为进步化身的西方开始向东方“神秘主义”礼拜,这,是否是新文化产生的契机呢?龙树说,当代,“除了相互依赖,本身一无所有”,再明白不过了。

汉字汉文化,贵有诗性。“诗犹如一太极也,阴阳万物于此生生,变化无穷焉”<sup>①</sup>。钟嵘《诗品》也道,“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汉式的数目符号和图像符号都有一条极为重要,那便是序列。先后上下主从,这是从排列而言。太极图混沌无中心无序列,表面是静态的,但序列正生于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sup>②</sup>,动态中的序列。从混沌中走出而“三生万物”,实乃东方式的“行为”,走的是一条内在超越之路,所谓“七窍生而混沌死”是也。中国人一向是“向自家身上讨道理”的,很少去管“上帝”如何,有了汉字有了“画意”“诗情”的象征物,已足够,故汉文化没有一个至

① 18世纪中国黄子云《野鸿诗的》论诗之语。



② 《易·系辞·上》。

高无上可涵盖诸神的上帝。但是,汉文化很在意“天地人”如何,很在意那一直活动着的人心,禅式的平常心(大有别于“一曝十寒”“三人成虎”一类的世俗之心)。于是,汉文化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对人生一脉童真,是绝不肤浅也不简化的孩童一般的天真。卡西尔言之凿凿地论道:“除了纯粹的认识功能以外,我们还必须努力去理解语言思维的功能、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功能以及艺术直观的功能”,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一种系统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哲学”。<sup>①</sup> 因为,“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都不得不通过一个神话阶段”<sup>②</sup>。在这样的“必须努力去理解”中,我说,从汉字着手是最直截的。研究古中国神话系统,即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各区域文化对应的逝去的精神,包含某些旧习仪式、精神异常或情绪情感的神秘以及暗示隐语禁忌“塔布”一类,它们已“死”去近万年,除了零星考古物可凭借外,还有什么比汉字更丰富更便利更系统更直观具象的依据呢?汉字的初文显得透彻简洁意义丰饶,富有渗透人心的力量。汉字外观是静态的间接的,有语言符号的功能,是人造作出又用于造作的工具。但它在一个一个的描形中,多依物取神,给出形象化的意境,仿佛强烈感觉中的生命,它不在乎“做功”而在乎动态的“涵化”自然与人。因而,它更是能指的直接的象征的动态

① 《符号形式的哲学》卷一第 79、82 页。

② 《人论》第 265 页。

的,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象征,而且是人与社会历史的象征。汉字“动画”出了汉文化。

或说,康德的时间是常识的,爱因斯坦的不是。在我眼中,汉字的时间比爱因斯坦还爱因斯坦,更不是常识的。“冥”,甲文作,双手把包裹天地的罩子关拢,人为的制造出黑暗。“媚”,甲文作,侧面正面多角度画面叠为一个平面,“立体主义”的。“冥”字形破掉了自然时间,“媚”字形破掉了自然空间;汉字的时间空间随时随地“移动混合”,有时“时间”不动或逆向而行,有时“空间”却作着时间式的流转运作。这样的汉式目光,超出了“复变函数”,自然就很不简单。请看,汉字体物写形所依凭的“因”可以无限,致使甲骨金文难以“定形”,而老在部位正反、细部繁简、偏旁异体、横书直书的“动乱”中,乾道就一定生男么?种豆就不能得瓜么?古汉字就是有这类“天真”之问。常识之路与神秘之路究竟谁更能抓住“无限因”,汉字“问”出了太多问题,诸如,因果律能绝对吗?意识谁能真实地控制?事物时空如水流逝,抽刀断水,就像人类企图把握因果一样地不可能。说前者为因,后者为果,或反过来说,均是“假设”,均失之于“愣”。汉字不愣。它懂得流转变通,它以象征它以形象,杂交着铺写,“注意”中图纹,不懂是非也不言是非,“似非而是,似是而非”。它不说“必定”,它好写“可能”,和而不同,小中见大,大归于小,“渐”成贯通大喻,反身提醒叮咛着汉文化进入

“情节”进入“动态”以臻走出混沌的秩序平衡,当然,它始终“平衡”不了,而恒在“混沌”中成了一种“宿命”。这是一种汉字式的象征,从汉字学看来,也即一种心理的反应。汉字象征着近万年(或许远不止)的中华文明。其历史越悠久,“形象”的象征意味也越浓烈。汉字以心理的无疆域突破了字形时空的界限,涂抹出汉文化固有的寓动于静,乐极生悲,齐物大同等等“象”。稍对它一“注意”,你会豁然开朗,所见多多。不信?请一试试。

## 第一节 临界多态,一起 “方框”直入“无限的组合”

●挹彼注兹,踵事增华——汉字的多种组合手段可谓“狡黠”。子又生子,孙又生孙——汉字分合由心,其智可谓大如“愚”了。汉字如一座冰山,浮出水面的是小的静止,沉入水下的是大的流变,以水面为“度”,上下交通,或化为水,或结成冰。汉字又如胚胎三态,貌似离析,实则纠缠绞缠,难舍难分,和“历史”同。有整体性有模糊性,是板块,又是流质,汉字正是这么个“临界”的物,仪态万千,且能永永远远。

“历史”越至后端积累的分量越重,内容好好坏坏也更复杂。检讨世界史,那些昨天还不合情理的事物,今天有了反转,今天称颂的,不定明天即遭排斥。“风物长宜放眼量”,关键在一副长时间远视界的“目光”,方可拼合因因果果看出,“凡存在的”总有一天会合了情合了理。由此知晓,历史果然是大结构大气势的。这下,你可以去“看”汉字了。

以往,骂汉字的种种之总,即它太难。难写难识难记,恨它数万个字符太繁重,不及拼音文字简洁。这骂失之于观测角度逼仄背时,失之于急功近利的慌乱,失之于“形上”手术刀用得失真。首先,骂的人在比较时不“同一”。若以“字素”论,英语为 26 个字母,而汉字仅、一丨丿五个,永字八法也才八个,谁繁谁简呢?其次,骂的人将两种非一体系的文字硬按在同一长椅上,以近代“科学”的目光来较短论长,“视线”偏颇不说,“a”和“一”本不是一码事,不可比的。虽然,骂的人往往出于寻找中国积贫积弱病根的爱心。但他们已有了成见,即拼音是文字发展的最佳最高阶段,于是,汉字的象形会意只有半表音的“形声”手段就必然陋弱。事实上,汉字是另一系统,且世界文字不一定非走拼音之路(这一点,近年才被认识)。维度不同,向度不同,较之“山中一日,世上千年”还难相比。以西洋文字为“准”,骂汉字跑得慢,就显得“测不准”且滑稽无聊了。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sup>①</sup>和西洋文字的纯粹抽象和冷冰冰无知觉迥异，汉字千古以来始终没失了自己的“生命活性”，它热心热面，既是宇宙的感知者又是使宇宙感知者。你摸摸它的骨骼，不就几副，短短的，但西文却摸不到，因其没有“形”，纯粹到无生命无血脉。若非要比较，丶一丨丿与 ABCD……Z，几个汉字的“字母”与 26 个拉丁字母，孰易孰难，孰繁孰简，问题很显然。但我这里仍要说说汉字的难。不过，这难字和指斥汉字难写的难“写”不到一堆。汉字既然是生命体，就不简单。试想，有关生命，我们今天还有未知多多，远远超过已知。我说汉字之难，正是基于此。三四副（划细些不过七八副）骨骼，运而动之却“生”出了估计约五万单字。你想，这无限的“生”何其伟大，而这“生”的过程又何其繁难何其壮观！

这“过程”与数学几何建筑绘画舞蹈音乐等等门道相通。姑以“造房”为例，“造字”同样也以社会文化环境为前提，也需以“建筑意”为“不朽”之前提。年深日久，数量风格竞相递嬗，甲金篆隶楷，古体今体，一个字一个字地积累起许许多多历史信息，形成既是各自独立又是彼此生发的“汉字环境”，以书法为其典型，整合出一部综合多面壮澜纵恣的皇皇“史书”，它吟唱诉说，生命生动，具象直观，超过任何“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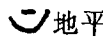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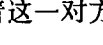

<sup>①</sup> 朱熹诗句。

幼儿不太能区分习字绘画搭积木语文算术；因为，在其大脑中，万物有灵性有生命，“妈妈，那小树站在外面，好冷啊！”“这笔断了，它痛吗？”这样的合融思想，到近代，终于被科技击碎了，大约有些部分只保存于用汉字人的汉文化群落中和佛国宗教情感上。说“部分保存”，是因为科技的冲击铺天盖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百年间，用汉字人也借了“科技”来敲打自己的文化，呵祖掘墓，对汉字的发难首当其冲，从反面指出了汉字果然在汉文化中举足轻重。当代，汉人倒是冷静多了，看着东亚汉字圈经济的一朝崛起，发现汉字文化不一定是“落后”的根，遂陷入“思”：该刨哪棵老树？过去是否刨了不该刨的生命之源？又一番正题反题合题在展开。

原始原初不等于蠢笨低级，人们总算有了这样的认识。反反复复中，审视汉字的目光出现了惊喜，出现了“不纯”。

你看，汉字在搭积木，生命式的，文化式的，宇宙式的。一只或几只形象的手（扌、卩、六、左、右、又、寸……），两匹青青的竹叶或小草（ㄗㄗ、↑↑），一个月亮（D），一个太阳（⊙），一块金属（金），一枝木棒（木），一只耳朵，一座山峦，一条河水，一张口……既“表达”着自体，又“表达”着群体，形象时是这一个（单字），象意时是这一群（偏旁部首），从ㄗㄗ（草）到芳、花、英、菜……多么的“玩”得转，错落有致又得心应手。以

一般字典为计，草头字约 350 个，手旁字约 240 个，水旁字约 475 个，木旁字约 345 个……“一”（部首）总起了“无限”（同一部首的字族）。汉字的“团结”才能实在让人类尤其是现在越来越觉“孤独”的人类汗颜。

你看，汉字在玩深沉弄玄虚，又直观又含蓄，又显示又隐藏。有谁能单独地看见上和下呢？别忙否定，汉字能！地平线上，地平线下，汉字用两个笔画指点着这一对方位词，一上一下。興(兴)字，金文作，四只手，一个重物，口张着，几部分一会意汇合出下面的潜台词：这是在搬很重的东西，需大家来齐心协力，叫着“一二三”，一道抬起来，此即“兴”，兴者起也。字形“象”着一个谜面，也“含”着一个谜底，让你猜看、看猜。不是颇富于机心老辣得很么？汉字用这种“扣底”的象形、会意、形声式的法儿造了若干字，很是表现了它的聪明，同时，又令用汉字人写它用它时要多弯弯绕几下，无心中启迪了汉式的智慧。

你看，汉字在化简驭繁的作着“系统论”的大报告。形象抽象，亦声亦文。姑以《康熙字典》43400 单字计，其中形声字占近 90%，约三万七八千字，请屈指数算，世界还有哪种文字有这样大的系统的覆盖率，有哪种文字的“例外”（非系统）比汉字少？又有哪种文字如汉字式地调和了听觉与视觉的能？否否。后起的偏旁部首总起一个个当初“画写”时是任情任心的汉字，数十个总起了四万个，如此以有限控纵无限，惟汉字能之。







任何形式系统的一致性的获得,要么造成“自相似性”,渐趋“单一”而致毁灭,要么就失去完备性,有缺角。歌德尔定理和系统论都发现,要完备则非系统,要系统则不完备,势难两全,就像纸张,必须翻过去才是另一面。世界没有完备的系统。可是汉字,竟能毫无预谋,从中在后插一竿子地将散沙般了无系统的初文以象的“形声”总统起来,无微不至,于无心系统之际系统化了汉字,且对汉文化而言,这个表征系统又臻于完备完全,甚至还盈余超出,因为汉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它本身就写出了文化呢!汉字不能不是个既科学而世界又反科学反世界的“怪象”,科学而世界在于它的工具性语言性,反科学反世界在于它的象征性非语言性(也即不抽象性)。汉字如是的大手段果然了得,恐怕也是永恒的独一无二的呢。

挹彼注兹,踵事增华——汉字多种组合的手段无限,很有点愚公移山“子又生子,孙也生孙”的味道,且还是“多年生聚”。水火木金土,各自领导一族,以至无数多端,这是汉字复合的空间。在时间上,一声一形有商有量地为历史新事物造字,上古如此,当代也如此,甲金文的形声字已占总数的80%。表面看,形声造字很像手术性的切割组装,但“成品”却是个生命体,呼吸吐纳,舒臂蹬腿,于是,这切割组装“内里”又是非机械性的。“虚空粉碎,始露金身”,可解为,这是禅宗向不可言说的“第一义”、“一超直入”的顿悟之道,同时也是

汉字象征对于符号语言的超越之道。一直在“象”，一切在“象”，汉字的智慧好博大好动人！

既然汉字有重组和再构的无限可能性，那么，貌似尚可神离，貌离更能神“离”了。基此，造成了汉字意的繁复并且还造成了汉字意的“意外”——汉字“怀着期望前行，要超越被给定者而走向未来”，“战胜乌托邦的，正是乌托邦精神”<sup>①</sup>，突破汉字方正之框的，正是汉字本身。

胚胎有三态，一曰主旨意合，一曰向心组合，一曰整体结构。此是生物学的说法，不过恰恰说着了汉字尤其是合体汉字的“妊娠”过程。在汉字“生产”时段上，这三态实是纠缠绞缠难分难舍的。姑单列说之。

“主旨意合”近似隶事用典。比汉字的引申义还曲折，有点密码味道，自然也有个透明度大小的问题。有的“典”透亮，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乃孔融被捕其子的叹息，“面”“底”扣合，不曲转；汉字如秦，甲文作，像双手执杵舂米，即“舂”本字；圃，甲文作；艺，甲文作，象人下蹲栽苗；再如明、林、松、江等，望形可一下认知其义。有的“典”曲转晦涩，如苏东坡用“公在乾侯”<sup>②</sup>评点自己的书法“跳行”，如八哥行走，是谦词，只是很难令人明白；汉字如寧、實、德()、尸

① 蒂里希语录。

② 《左昭公廿五年》“鸛(八哥)踈踈(跳行貌)，公在乾侯”。

(𠂇)、中(𠂇)、甘(𠂇)、新(𠂇)等,不是直接把“义”画出来,总须转一转,汇合几形之义,并想一想。像“甘”字,口里含物都一定是甘甜的,含了黄连不苦么?所以“甘”字初文应是“含”义,物有诸味,苦甜同“甘”。

“向心组合”换言之即“百川归海”,水就下焉。汉字除极少指事符号外,大都源自图画。图画往往以名词性的静物为模特,因为“动作”“动态的事件”“心理心思”等不是一幅图一个字能表现的,现代电影每分钟要过百多幅画面以表动态,少于标准幅数,“动作”就类似木偶所作,再少就“静止”了,如“定格”。因此,对一形一义的汉字而言,画“动作”是几乎不可能的。但它作成了。它用数个“形象”,置于一“框”中,彼此融摄而成一个“主导”义,这么着,算“写”下一个动作。爨字,古文“画”锅、灶、柴、火、双手,相关会意,成一烹煮动字。毓字,古文“画”一母亲,一婴儿头朝下,羊水、血水,不正是一幅“生育”过程图么?好狡黠的智慧,诗性大矣。形声字,就更其简洁,它不“画”那么多事物,用一个与动作、事物有关的“形符”,令“同类”字纷至沓来,麋集其麾下,向心力足够,不需召唤。字与字间的区别义在于“声符”,往往也兼表义,故形声字大多亦可作会意字看,如抬、吵、诉、跋、刻、驚、恐、炸、饥、狡、衝、迷、演、勉、伸、凋等,有的甚至画出了内心不可见的动作,只用了电影画面的百分之一,很能耐,是不是?

“整体结构”可说是汉字的命脉，线断意联，笔断体联，在分离中表现综合，是一种必须。试想，没有空白，哪来的图画，那不成了弥漫黑夜，实在是实在的，黑暗笼盖一切，塞得天地间满满的，但却是“无”——你在漆黑中能看到什么呢，除了黑色。汉字需要“空白”也“利用”着它。三字，三条线纹毫无干系，字里却有三只手指与手掌的整体关系，三条线在一个字的“空位”上结成整体结构，并不单立。从绘画讲，分色分点分线，才有“形”，若不分，糊而涂之，那不是个“无”么。“有无相生”，“虚实相倚”，对整个汉字群落而言，整体性更显得重要。一叶固可知秋，如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信徒恪守着戒律，起床立即拉平床铺，以防他人利用身体的印痕加害自己，并相信泼水于地可求雨的“类比魔法”，他们依凭的是语言和神话的“部分代替全体”原则，是“隐喻”。但是，全体毕竟是全体，万物复苏才是春天来临。从单个汉字，尽管也能“看”出原人心中的宇宙，但只是一人一时一地的一个感动，而多个字，整个汉字群体，就能“表现”总体意义上的天人交响曲，把每个字每条线谱每个音阶，总而统之成为“合唱”，生命式的，感发着原人涌流的诗情画意的，给未来展示出动态立体的“整体佳构”。《易》说，“法象莫大乎天地”，老子说，“道法自然”，都在强调“整一性”。汉字有焉。美轮美奂哉！壮观哉！步出于“三态”间，亘古横放于天地间，汉字有焉。

形象直观的汉字,比西方文字的纯符号多了一份“观感”,由这份观感形容而成的文学艺术,自然有一份“符号”的“移情”功能,就在字形上。汉字不跛脚,其音能表,其形也能表,“视觉”之形,成了汉人抓住物象的一环(比西语多出的能耐),且是远比听觉之音重要的一环。读文学诗歌读政治历史乃至读科技对用汉字人而言,简直可说就是在读汉字,虽然不是一个字一个形地读。但看似明确单一的字体却生发着多种可能的刺激和极为微妙的心灵体验的暗示,本身就是一个“直接的陈述”。虽然读的人往往会如陶渊明说的不求甚解,但这只是表层像,由于汉字的“整体综合”,其渗透人心的“能”是内在的,故读它不给人以思想感情上的突兀凸出,就如读一首好诗,在人们内心内觉中,汉字导引出一片蓝天,一泓碧水,混混茫茫,可感而不甚可知。此时,时与空交融成“生之流”,背景是一广大可悟可感却不一定实然必然的景观景象,仿佛“永恒”,谁能说自己把握得了它。惟汉字说了。也能。

太阳,可算宇宙间的无双之物,专一具体得无法变通。但在汉字这里,一旦它被注入“物理人情”,就多样繁杂乃至神化起来。卡西尔说“神话”,“对于原始意识来说,它们呈现着存在的整体性。概念的神话形式不是某种叠加在经验存在的某些确定成分之上的东西;相反,原初的‘经验’本身即浸泡在神话的意象之中,并为神话氛围所笼罩”。世界古象形文字无一不是神话

之“意象”。古汉字不仅主旨意合，可随缘转移，且可作为意象部件，令其他众多事象环绕着它而步步“莲花”生。“形符”一旦兼了“义符”的身份，就有了功德无量的“向心”组合的生产能力。赤橙黄绿青蓝紫，够多彩的吧，可不附着于物上，谁见过“颜色”来着？它们集于太阳一身，给人一个日光之色：“亮”。故从“日”旁字数百，但总为一个整体结构，怎么也跑不出那“七彩”的“光环”。以此类推，近取远通，汉字形义间汉字系统“整合”的能力大矣甚矣。

形符“手、衣、水、示……”被写成“扌、衤、氵、示……”也是出自整体结构的需要。前者过于舒坦，“占地”偏多，使另一半极少“用武之地”，挤挤巴巴的，很不匀称和谐。一旦收拢拳脚，忍让和合，为“同伴”留出宽松余地，左密右疏，密者密之，疏者疏之，相映成趣，自然就美观了。

整体性有赖于模糊性。物与物间若都斩钉截铁地叛然异然，没有丝毫联系，自然就形不成一个整体。惟有将边界模糊了去，使物物勾搭缠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进一步说到“整合”。汉字就是这么个“临界”之物，和“历史”同：有整体性有模糊性，交界参差；是板块又是流质，动在静中。遂能“通”，遂能永永远远。汉字“通转”的像可说触目皆是，淋漓尽致。概言之，其“声符”往往又是区别意义的符号，也大都有“形象”可视而察之，不只是声的听；其“形符”不单引类连

属,还有余力与“声符”勾结,沉湎一气,“化合”出该字总的义项。

苏联心理学家哥洛万用实验表明,任何两个概念(语词)都可以经过四五个阶段,建立起联想的联系,如天一地一水一喝一茶。阶段数目或四五或二三正好可用来衡量从“天”到“茶”及其他联想间的“意义距离”。察汉字制造,总觉它很有些反哥洛万实验。你看,它撷取两个(多个)形象字符重组再构新字时,哪有什么“意义距离”的事先考虑,一下子就把几个概念(哪怕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搁置一道,使其相对接。这种直截了当的做派就像儿童问“妈妈,国家是一棵树吗”一样,很令西方人瞠目:太反逻辑太异常了!不解反而证实了这做派的思维异常活跃,突破了习以为常的时空禁限,虚虚实实理解误解有序无序清晰糊涂理性感性内觉外知……都没了分界,手段被无限使用,你说,占汉字中压倒多数的合体字能不被捏塑得斑斓万状么?如“间”、“间”,门能关住日月?显然是错觉,移花接木,将光线的部分代替了“全体”。再如“恥、沁、取”,耳朵与心与手离得远,要靠近起码要活动,动词就这么“画”出来了。

物理学发展至今已变得模糊而捉摸不定。量子物理学显露,在原子的层面上,固体已化为一种按一定方式脉动的能量。电子一类物质已成半存在的东西,质量极松弛,行动捉摸不定。海森伯创立量子力学矩阵

形式时,提出测不准定理,也是基于波粒二象性“动”的不可定。准此,你想,动态的汉字文化不更是模糊的捉摸不透的,如临界物一般,多姿多态。经过多种有稽无稽重组再构的汉字,其起态、运思、表现都很不简单,其内涵往往不是它的几个“形象”部件能拼合出的。因而不能局限于字纹图像上,还需与时人心理、民俗民艺、风土人情、社会背景、器物环境、生活经济等等参照,形成和谐有机的“读解”,一种完全综合整体的“印象”。否则,离开《诗·大雅·生民》中那个周始祖后稷初诞时被抛置野外荒郊的传说记载,我们敢一定言之凿凿地说“弃”字初文是把生下的婴孩扔掉?谁能保证那扔掉的不是死婴?这样的读解汉字,是不是很简单?历史可诞生两次,初生于人的行动客化为的史实,再生于人对这史实的“思”,难怪爱默生在《历史》中讲,“一切历史都会成为主观的”。“思”使历史主观化为一种意义,汉字正是这样意义上的“历史”。汉字母文不多,据日本人析之仅 147 个,而汉字有四万余个,它在“思而写”“写而思”上的力道真是太强了。这种无限的重塑的柔性给了汉字永远的“有意味的形式”,它所体现出来的天海混茫一切为“我”所用而“我”在一切中的信念与气度,本能地承继在民族的精神以至血脉之中。难怪我们能从汉字婉曲的连绵中找到民族文化多方面的深层原型与历史源头。



## 第二节 心师造化，以人 为本的汉字发生

●一脉天真的大勇主义，“带适，不知腰也”。最妙的人文景观：与人“同情”“了解”着的美人香草；包罗万象，从未“一致”过。

人们曾经的确真实地做过这样的梦：那般地与自然神秘交感血肉契合，那般地与经验超验、现象本体、有限无限、存在思维“浑然”不分。远在“史”前。阿尔都塞有段很有名的论说，关乎思想谱系。他说，所有被认可的科学理论，都是从其晦暗难辨的史前期脱胎而出的产儿，降生过程是一持续痛楚的“认识论断裂”。史学家对这“没爹的孩子”通常是图省事“编造一份正式家谱”，为安抚孤儿或据它为己有。然而先进的发生学谱系分析表明，孩子的父亲基本上无法确定。<sup>①</sup>他说的是“人之初”。那刚从混沌初开中诞生的人类，回头还碰得到“大同”的门鼻，正处于“(阴阳)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我与你与它(他)的“共在”中，处在“画”与“所画”的概同中，自然是“无本无因”是“没爹”的了。反

<sup>①</sup> 《保卫马克思》，巴黎，1973年版。

之,也可说其“爹娘”共体于混沌之中,未尝不可。

汉字,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大梦之中。

“大梦谁先觉”呢? 汉字,产生于人类又清醒又迷茫地领悟自然和人生之际,融入了人对自我对生活真谛的观照。此时,人开始对自己生命和生活感受与经历作“反思”(东方习称“觉悟”)——一种在形态上仍是感觉的延续的“反思”,于是,汉字的表形表象就淡化了工具式的奴隶地位而浓缩成为“自我意识”的产物。

举音乐为证。音乐实践分三个单列方,一是作词作曲的一度创作,二是恬然奏唱的二度创作,三是“巍巍乎志在高山”的欣赏。三个单列方又相连属为一气,互化互动,“催化”的纽带正是音乐感觉。可以说,汉字的“文化使命”也使它对于汉字文化圈人挥发着一种生命本质式的“汉字感觉”——其“象”是隐的,看摸不着,来去无迹,其“形”是显的,勾趯努掠,四角方圆,涵化成一个有攪扰人心统治人心的张力场,引起汉式思维各方各面发生“枝枝桎桎”具象式的共振。“引力”之大,小觑不得。

汉字是巫术的符号。“发誓赌咒”全借助汉字敬畏神灵的一面,偏者走到了“鬼画符”的地步。念佛佛在,完全是原生心态,也是生于原生的汉字心态。

汉字是宗教的符号。它写下许许多多自然、祖先、神灵、偶像崇拜的物象以及许多的巫覡许多的主持宗教仪式的“异人异象”,诸形在汉字中往往属于“象

形”一类。初民恭恭敬敬地画“神像”，“神像”数量颇丰的加入了汉字群，使之具有了神力。

汉字是政治的符号。历史每次“分久必合”之际，集权者总要对汉字“做作”一番。秦始皇时的“书同文”是一，武则天造个“曷”字自诩是一，乾隆帝随处题“诗”露才是一。几次异族人主中原，北魏，金，元，清，均未废除汉字，就因其浸染民人深深，借之能助理统治。汉字自己掌握着自己的生死命运。

汉字是经济的符号。“投入产出”讲效率重经济，汉字投入最少（三四条母纹），产出最多（四万余众）。这不仅是过去的事，就是今天，联合国同样内容的公文，五种文字中数中文的页码最少而且还少得多。汉字帮助汉语做到表达表述的“简约”，好“经济”！

汉字是民生的符号。它以众多的“生活”字，写下了汉先民生老病死的样式，如何吃，吃些什么，如何穿，款式、面料、有无扣子？体察巨细，表现入微。

汉字是历史的符号。这历史还是个“大历史”。它写了生产工具史，从点种棒 | 到耒 耒 到“双轮双铧犁” 犁，从石质材料到木质到金属材料（石、木、钅旁字群）。它写经济发展史艺术史政治史宗教史民族史阶级史科学技术史。如政治史从父之威 父（父，手执棒形）尹之治 尹（尹，执针灸治病人）到君之命 君（君，“尹”加“口”，发令貌），发展繁复，脱不了棍棒杀伐的一面，“民主”气味淡如。如民族史，甲骨文中画有东夷西



点点滴滴也部分落入其中,也可为今人“看见”。

汉字能形成迥异于拼音文字发展套数的一种独立的表意义字,其发生心理成因勿庸说,当与西方的不同。汉字的象形“主题”,汉字的诗书画“一体”,使我们得以“绘画”来讨论这个问题。从绘画角度,看汉字发生会更明显一些。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原则是“心师造化”,具体表现为宏观的散点透视,徘徊周览,身与物化和因心造境。故“心师造化”总是“以人为本”的。该创作法则,促使中国传统绘画在情与景水乳交融,情借景生、景因情移的互相制衡、互为意境中完备了完善了,使得原始意识显示出一种浑厚形象一股蛮野朴拙的气息一袭谜样的兴味以及一片弥缝着历史的深广。相对而言,西方绘画“模仿自然”,具体表现为微观焦点透视和征服再造自然,将西方绘画艺术导向了真与美的古典主义。这和西洋文字势必要走出“画”走出象形走向抽象走向拼音的发展心态,“路数”扣合。文字差异实来自中西民族心态原型的根本性分歧,最终必然导致中西文化精神的两岔其道。

中式“心师造化”的朴拙来自“天人合一”的汉式心理的“天真”,它不以为世界有什么纯粹性,也不以为主客体你我他之间有什么限阈,它的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同等重要,“无本无化”,呈无元式的多元性。此乃一种最典型的神话式思维,以形象表达意义的思维。汉字正是这样意义上的“意象”,字中,不仅累积着原人对

外界物的认识,而且沉淀着初民对心物物心的种种体验和阐释。汉字的种种“意象”达一定数量后就同汉人认知和表达的形象思维的画面性相结合,成了意象图式,于是,今人读古汉字,随其意象图式的逐渐展开,能“看”到原人构造伊始的观念世界是怎样在增大增殖,在这观念态的人本世界扩展中,汉字不仅“摄入”了愈来愈多方并愈来愈“形象”的物的内容,同时也表现了愈益丰厚的“意义、意味、意象”。

用汉字人只要“用心用明”,便会觉得这一个个汉字,仿佛是特地为他而造的。那时,汉字字符的“语言”面目便自行隐没而直呈出表情达意的真相,不时地与你“共剪西窗烛”而“长话”“巴山夜雨”。“万物静观皆自得”,这正是汉字双重身份乃至多重身份所造的“业”。

今天能见的较早较成系统的甲骨卜辞和吉金契刻铭文,已是汉字发展较为成熟时期的物证。在它之前,还应有一个相当长的文字发生发展时期。1983~1987年在豫中贾湖发现的甲骨契刻符号,虽较为零星,但其考古年代的确定,方便了商周甲骨文历史源头的探讨。它是距今7600~8500年前我国最早的甲骨刻符。说它是文字或前文字均可,关键在它的发现把汉字发生史确确凿凿地推前了2000~3000年,使汉字是“本土物产”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

有人说,唱《击壤歌》的是个“老头”,要我说,这老

头还不老,正是汉字。他坐在“混沌”母亲河的源头,圆转四肢,高踏踈步,气壮壮地唱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坎,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节奏铿然锵然,有着许多欢喜许多快足。上述只是个玩笑比喻,请别去附会。汉字俯仰天地,<sup>①</sup>头脑纯真,气势浑厚,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像神灵一般,永在汉人心底处,顽强地决定着汉人对天地的看法,充满着贯通一切的能量。大致说,人对环境有一半的冲动一半的惧怖,环境对于原人,则既是普通世俗可知安全可亲可近的又是崇高神圣神秘危险禁忌的。“心师造化”的汉字“以人为本”地写出了这种种“人天”“天人”的“交通”。

汉字首先是俯察地理仰观天文的“画”,其特征发生于斯。第一,是“画”,有形象性直观性;其次,以线条“画”地理天文,又有“模仿”的象征性;再其次,“帝力于我何有哉”!“画”心中之物(含内觉),以“心”师法造化,万物皆备于“我”,我即宇宙,自由自在,变化神奇,故“帝力”莫奈我何,故汉字又有了包容性创造性宇宙性(即超越时空性)。大而化之,约为上述。

汉字的“画家”以造物(天地)为师,观天空日星阴晴云雨四时,察草木鸟兽虫鱼荣枯山水,感念世界具有

<sup>①</sup> 参《易·系辞·下》:“古老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结构美得无与伦比，相信“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sup>①</sup>，相信“真理总是具体的”，于是，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以图纹来“具体”他们内心感悟感动而不得不表现（因为本能因为冲动）的“真理”，鲲鹏，果熟生籽，小胜大，三生万物，微观世界的相对性变异性及其隐参量隐秩序这些宏观的“大宇宙”，给了他们多少惊喜。这惊喜在他们的画作品——汉字中。

汉字“烛照”出汉人的原始思维，同时其发生发展又参与着汉式思维的塑造，竟成了无因无果彼此互渗互动的最妙人文景观。所以，杜夫海纳说，“读者应该面对作品，作家是在他的作品之中。在作品之外去寻找作家，找到的也不过是一个凭经验得来的人”。<sup>②</sup> 汉字就是这么地横流着人文的精神。它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具知识意向更具价值意向，表现为明心明性、知理达物，它使人的意识觉醒而自重自尊，扩开拓广了汉人的心灵空间。

西方自维柯以来的哲学主流中，有“语言决定论”，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其论认为，一种社会文化，只有通过特定的语言符号手段，才能对现实（客体）发生关系。萨丕尔说，“事实上，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传统之上的……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听到和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东西，但这仅仅因为我们

① 斯宾诺沙的信仰。

② 《美学与哲学》第 163 页。



这个社会的语言传统预先给我们提供了用以认知和解释世界的那些基本范畴”。<sup>①</sup>该说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合理的存在”，尤其针对今天针对汉字而言。今天怎么了？今天发现，那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实际仍然是不纯粹的人的理念的“假设”。汉字又如何？汉字的具象性使得它这个汉语言传统更便于将“现实世界”建立于其上，换言之，汉字汉语的“象征”意味更浓。

有道是：语言是我们经验生活的一种定格的表述。

我道是：汉字使得汉语无法无天，化通而无定格，它的表述是表现的丰富的富含生命冲力的。在这点上，汉字始终是象，始终离语言好远。它太投入宇宙了，没法也没心做到像语言那样的冷冰冰那样的纯抽象。

汉字能够“以象破象”，自有“内视”的特色。你可任意择取一些汉字儿，潜心把玩，你会“看到”汉先民造字用字时那扯不断的思绪，弥散开来，不在某一字上逗留过久，而在字与字间勾搭连绵流动，“露布”着心的轨迹。它们自述，倾诉，管他有没有观众，一切都自然自在自由地发生。汉字的隐秘性似乎正从这里来：人心尤其是含着宇宙原生气息的原人之心，是既澄明又最混沌的，是既显亮又最幽微的。禅说，观念积聚处就是

<sup>①</sup> 转引自《语文导报》1987年11月第12页。

实相(即事物的本体)的“丢失处”,并用一个公案作比。两个和尚争一只猫,喻观念上追求的执迷,干脆,南泉和尚把猫斩了,使观念在其积聚处破散,让实相出现。此即有名的“南泉斩猫”。他做得对么?人问于赵州和尚。赵若回答,说对说否,都不免要承言滞句,又兜回语言逻辑老路,编织观念网络,成又一种“执迷”。且看他,一言不发,将履脱下,安放于头顶,走开了。古代禅师用心极苦,他们知道系统的文字叙述,极易流于理论化和知性化,“言语道断”。但是语言文字又是传递禅的智慧所不能没有的媒介!就在这矛盾极至中,发展出一套特殊的语言——禅的象征式语言。他们不用逻辑而用象征,不用观念而用隐喻,他们用体验而不用思考,用直观而不用分析,用统整的把握而不用疏离的思虑,这就是公案。不用想,公案的“特殊”表达和汉字的“象征”几乎就是一码事。它受热情与联想的支配,用比喻、肢体动作、扬眉瞬目,以棒以喝和图形指物等来表现表达生活体验和心得。赵州的怪诞,使逻辑和语言在他这里无法延伸,观念崩溃,而“实相”浮凸。当代西方历经数百年的近现代科学逻辑之路后,猛然大叫“迷途”!胡塞尔等的现象学拾掇着推论、过程、中介等,将其扔进“括号”,晾在一边,而瞪大两眼“直观事物本质”。但到老年,胡先生仍说不清如何去“晾”,真不及“斩猫”与“脱履安头”爽朗。实际,禅的公案、胡的“现象”均是人们对执迷不悟的力图反拨,只是在这反

拨中产生了无法从根本解决的“两难”：你不言不语，只斩猫只脱鞋，对现代走惯了逻辑路的非和尚们岂不是“对牛弹琴”。方法和对象错了，岂不是弹琴者的“盲目”。现象学有“悬搁”不干净的问题，果真“都放入括号”了，又连“象与人”都没有了，且“直观”者不能不思，一思又是“中介”，怎么办？以言破言，以象破象，总有言总有象，如之何？只要自古至今的古老命题，即符号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纠缠不清，胡塞尔也罢，赵州也罢，同样困惑。禅是什么？说是“庭前柏树子”，也即“道”在便溺。悟是什么？世尊拈花，但举座不解，惟迦叶一人会心一笑。能说佛法无边么？说来说去，是想说汉字。汉字一开始就“面对”着“两难”，否则它就不会身兼语言符号和艺术符号“二任”那么累了。这举世硕果仅存的图像符号，既能形象现象（自然，“直观”是相对拼音文字的，不及胡氏意旨的高度），又能说解众人；不只是“斩猫”，难得它肯这么左顾右盼前后周旋，又是语言又不是语言（西洋文字只有“语言”一种性质），算替人类稍解了“说又不得”（会落入言筌），“不说又不得”（懂“拈花”者几无，我佛怎么“普渡”众生），欲要破除逻辑障碍语言障碍思维障碍又不得不用逻辑用语言用思维的境地两难。

汉字使人们仍处在“影像”的世界中（不纯是产生“事物”的自立世界的那种影像），其影像的原则和本源都植根于精神的感觉创造活动。通过汉字非符号的一

面,能看到“实在”,还能多多少少地触摸实在。“精神”可达到的“本体”正通过汉字符号的一面,说解实在。虽然汉字始终也解决不了“说解”命定的偏离,但“精神”可达到的最高客观真理说穿了就是精神自己活动的形式。汉字作为汉式思维的产物,它的每一个符号形式,都是以人为本而心师造化的“象”,如歌德所说,这“象”构成了“世界和精神的综合”。

汉字本身是一个动态中的静物,很类似爱利亚哲学学派所坚持的“一种绝对的存在物”。汉字把动态式的“过程”表现于它的群体,把“瞬间”保留在它的个体中,(不否认个体汉字也写了“过程”);二者动静互渗为一个完全的统一体。于是,在汉人思维中往往还是下意识中,只有汉字或类如汉字思维的物才能够又是“飞矢”,又可以“不动”。

汉字是世上惟一区别于拼音文字的视像文字。汉字的“飞矢不动”品格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时间和空间的综合。惟有它才具有又形象又语言又感觉又概念的张力,使它独可能有一种无向度的空间知觉,动即是静,瞬间即是永恒。汉字独具的空间知觉以及这样的空间知觉在汉字结构中与时空知觉的互融互化戮力同心,给了汉式思维巨大的孕含力承载力。原生的一切——生命、意义、人生、价值、存在、真理,都在那混沌喷涌的第一瞬间,“写”入了汉字,汉字还写了次生次次生的第二第三瞬间,写了“飞矢”的每一个动与静的临界,以作

为“原“的互参如是，汉字知觉感悟宇宙的能力是西语区人们难以企及的，其智慧也在于此。美国物理学家惠勒几年前就此在中国演讲，还感慨良深呢。

造汉字是潜意识的“能”与意识的“智”的完整结合，它的形就像一个圆点，“圆周”即它能指的天高地厚的意义和感觉，是要读用它的人去画去完成的，“直径”的长短、“圆周“的大小有赖于“画”的人的“心力”大小。总之，在“画”时，“主观的自觉思想”与“从无意识的宝藏里来的巨大的生命冲击力”（后者尤显要）应该在汉字形象里“相摩相荡”“相生相容”，开出一个小宇宙的通觉。结合着原初生命力无意识地掷出自己的意象，连汉字自己也只能朦胧茫然地看自己，永远也读不尽一身的永恒或全般，潜伏在横纹竖线里的流质永远也难以吸干。人生的道理不过一点点，又早被汉字写完被先民道破，但一再搬演一再解读，总还不太厌人，这与汉字时见时“新”亲近可“感”的“天性”恐怕大有关系。就像好诗的第二次“写作”（指读者方面）永远也不会完全完尽一样，汉字的生命流转缤纷而万古常新，其表征的天地造化及汉式生活样貌亦然。谁能在同一时间同一条河流洗沐两次？只要是生命，活着，就永远盖不了棺定不了论。汉字不朽的跃动如是。

汉字不是一人一吋一蹴而就，在它的漫漫生成时光中混融着漫漫原人群体的感触悟力及智慧。以自己一个个形体，汉字在作着宇宙人生意义的解答。它的

解答从未一致过，奇奇怪怪，但皆并行不悖，包罗万象。它来源于群体认识也来源于有认识体验“人差”的每个具体的人，它来源于原人对生活之痛苦磨难和快乐超脱也来源于诗人对宇宙神奇叩问的沉思与升华，最首要的是它来源于天赋的良好的感觉。虽然“远取诸物”，但汉字从未“遗忘了人”，它写形造象往往从人出发，人手人口人足人身，如何如何，“近取诸身”再推而广之，普适于一切物，人之走可移用于一切动物植物一切动作，人心如何，则天心地心也如何。当然啦，一切物之字也适于人。汉字方框有如一座“城”，它位于其中，好似稳如泰山；它又出出入入，将内在知觉张大至与天地齐。它作为“生命”，入于有限而通于无限；它作为“观者”，其“生存位置”总在移动跑位中，忽而在域外，冷然于人世凉热，忽而人生存“圈”内，与人生社会打打闹闹不亦热乎。无意识中，汉字构形层累下社会性时代性的宽广内容。在审美捕捉和艺术图纹的物态化同构时，汉字成了“自然的人化”的产物。汉字书法艺术本身又超越出“人化自然”的汉字，超出自身形体的局限，主动争取与整个自然的功能结构规律相呼应相构拟，成为审美领域中“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直接的典型的代表艺术。它将你带人带出，一道又观摩又投入又出来又进去，历验宇宙间人世间万般的欢娱趣味和万般的艰辛苦涩。因此，汉字不适于科学史(狭义的)，而最适于宗教史艺术史哲学史，它是人

类对自身最基本的语言活动的关注,是原人偶有触动的一闪灵光,是欢快与激情的纵情亢奋的“泼洒”,它容括了异端无常,写出了大脑中神奇的世界。它和现代一些奇人哲思何其相似:笛卡尔以梦来确证自己努力方向的正确性,叔本华写出《世界之为意志和表象》一本怪论,让尼采在读它时要发神经病,“爱智慧”的人却称他俩为大哲人。知性在汉字这里在哲人这里在宗教神学家心中变为仆人,呵斥随意,而被奉为至上者是诗性是血肉丰润的生灵是甘为涅槃的神祇。汤因比曾指出,教育的本质不应以谋实利为动机,而是要寻求与存在于宇宙背后的“精神存在”之间的心灵交流。他的感觉带有宗教性,也是汉字式的。

我读汉字,初,很讲究其形体的点横撇折所建构的图像;再,内知觉被这图像激话,腾跃而出,又开始很在意造字人的心理感觉,企图以“我”证之,以今律古,而“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再再,外觉内觉几乎丧亡,汉字的体形环境也淡出了,眼耳间一片空茫,陶潜公“蓄素琴一张,无弦,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sup>①</sup>其痴正与我同,不过一痴琴一痴汉字也。当此之时,连“意义”也将它忘却,正所谓“带适,不知腰也”。天地要通过人来立心,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个别的人。反之,“汉字”又是人为天地立心时的所为,很是自觉自愿呢。

① 《宋书·隐逸传》。

惟值此时，汉字完成了自身意义的超越，把人带入了其胎孕着的混茫文化中，同宇宙互换信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一种何其自由自在的混茫。人生能有几多这样难得的体验呢？《庄子》洋洋，不也只记录过一回“蝶梦”么，<sup>①</sup>陶公不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后才“归园田居”“心远地自偏”起来么？准此，汉字蛮有些禅味的。释尊曾道，“我所说法，如爪上尘；所未说法，如大地土”。套用于汉字，正是汉字所写者，四万余字也，数虽众而实有限；所未形写而“实现”者，如汉字147个母文中的人本精神，如汉字出神入化导引人心的功能，如汉字稚拙神奥的原始思维原生宗教的气息，如汉字合天人入宇宙的贯通力，如汉字汇合建筑音乐舞蹈诗歌绘画的“艺术意”，如汉字表征蛮野文化孕含华夏传统的品格……茫茫巨浸，不正如“大地土”么？何况，汉字的比况拟象手法与佛的说禅悟之比喻与诗的象征如出一辙，人生与汉字，不都是个“大比喻”么？

天地间，只有一个“汉字”。

汉字是眼睛在接触天人探寻人生时的智力结构物，其“结构意”果然如诗如画，但还超出之外有“意”存在。“结构”在汉字中光影可人，出之以和谐互倚互生的轮廓，闪着风露人情所派生的层层诱人色彩，涂写出

---




<sup>①</sup> 庄周梦蝶，不知蝶是自己所化，还是蝶化为自己，是醒是梦，“混沌”了一次。



“飞土逐肉”的蛮野狩猎、“囚幸馭妾！”<sup>①</sup> 的奴隶状态以及“斫榨铸乱”<sup>②</sup> 的工具更迭等等历史文化意味。虽然汉字结构用心在诗在画上而不在于“历史”。

中国文化人惯于小题大作，香草美人都要系乎家国天下，自楚骚以降，明明是一棵小草，也要把来“同情了解”一番，写出深婉曲致的鸿篇巨制来。或许，这类“文人心态”“风骚习性”还来自汉字“写意”方法岁岁月月的浸染。如我观之，小小汉字不是把“太初有道”都弄进它那小躯壳里了吗？听，它不是底气十足地亘古唱着“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始，我是终”，<sup>③</sup> 把自己的“小题”大大地“做”了吗？汉字依凭自己的内在生命，确确实实把自己做大了，或者，它原来就很大，只是把自己的大生命潜藏在“小”中。总之，我们今天“看”它，也真真能看出“大”来。但凡说宗教说哲学说文艺说文化的话语，说的事越大，越像是在说汉字，凡此等等几乎全可横移用来“观照”汉字。不信，敢请读者诸君一试。

因了“心师造化”，抑或因了“人本主义”，美人香草一经走入汉字就必然“相摩相荡”出“千古风流”来。于

① 囚，关押人；幸，，拘铐人形；馭（贤），，刺盲人目形；妾，，雏凿女奴形。

② 斫，石制斧类工具；榨，木制压挤工具；铸，冶炼，造金属器物；乱，丝织貌，生活奢侈的帝王曾以绢帛为手纸。

③ 《圣经·约翰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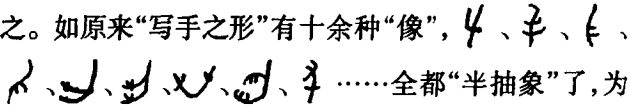
是，讲汉字又成了个大活计，这题目携带着天地拉扯着文化，大得很是了得。罄一生人罄世界人罄年年代代，亦难以说其一二，而我，只能以小小生命中小小一段，只能以一本两本小书，与它“相看两不厌”，或许汉字一如“敬亭山”呢！<sup>①</sup>区区论它，端的是大题小做，而大题终也是要做的，虽然不好做，做不好，最好不做（为私心计）。但我压抑不住要做的冲动，倒和汉字的脾气一般。做的时候亦时有“吾丧我”的糊涂。委屈了汉字是一定的，而亲近了汉字也是一定的。

### 第三节 相关“会意”， 形与声“撞击”时的扭曲与反弹

●汉字好柔韧。历经动荡与意外，没骨折。让汉人真放心。是铁骨铮铮还是能以柔克刚？都是。形声往复会合，为原来形象添了意义的隐秘性丰富性。能指放大至极限。

图画本无定型。“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汉字“圆转”着，“与物冥而循大变”。它本身不想作语言的符号，但它从记录汉语之时起，不得不负起了这一重

<sup>①</sup> 李白诗：“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


任,很是委屈它的任性,也或多或少阻障了它的生命力的“表现”。汉字必须“主动”(即被动)与整个自然·社会的功能、结构、规律相应和相建构,“曲则全,枉则直”;必须“绳绳相继”,以“语符”的身份去做“工具”,必须少来些辗转反侧随心所欲而多有些规而矩之。如原来“写手之形”有十余种“像”,……全都“半抽象”了,为方便交流。虽然足徵汉字绘形设线的手段高超,但这正是“被迫的自扭曲”。发展才有生存,不与历史共进退则无出路,汉字十分明了这一点。于是它多变,且其中不少变是“违心”的。秦篆汉隶魏碑宋楷,字体字形越来越规范平稳,渐少了形象生动。语言总要省繁就简的,汉字为此斫去了不少“绿枝”,亂→乱,奮→奋,豐→丰,構→构,少了“望形”可知其义的丰富;另一方面,因为“本字”被假借它用,为了区别,又只好“画蛇添足”,舍——捨,受——授(成三只手),其——箕,莫——暮(两轮红日),繁不如简,乱人耳目,这也是汉字的“自扭曲”。汉字被用中,还免不了“他扭曲”:一因为以形传形(含音在内)时“过程”中的衰减遗失以及添加等造成的“运动式噪音”;一因为读汉字者注定不同的经历使他们成为“天下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同一汉字在不同的“理解”中发生“歧义”,注定要被人扭曲。所幸汉字很柔韧,禁得住种种“振荡”和“意外”,不像西方文字才一扭就从“象形”中弯曲断裂了出来,丢



失了“本来”，由画像鼻子一抽象的 A，古埃及文古苏美尔文楔形文相继死亡，形象顿失，纯抽象为希腊字母拉丁字母，是一大“突变”。汉字至今未曾“断裂”，还经历了本世纪的“废除”大风潮。那时，汉字成了千古罪人，替近代中国百年来的积贫积弱“服刑”，钱玄同、鲁迅等人连食其肉寝其皮都不屑，大帚横扫，直欲汉字下“落后文字的海洋”。几乎“灭顶”，汉字湿漉漉的，却终于爬上来，“旁若无人”地接着在象形象征的路上开步。不仅于此，它还做出了适当的反弹，以“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50年代)实施的“让步”，保有了它“形象生动”的根底，以它与汉式具象思维裹挟不分的“历史”，保持着它的生命，而且是很有些反宇宙反自然的恒而不灭的生命。这样的“大刚”，让人呜呼说不出话来！它却很平静，莞尔一笑说，“这并不难，除非汉人汉式思维都死了”。乖乖，你拿它有什么办法！






庄子“朝三暮四”的寓言，说的是养猴的狙公有朝一日经济发生危机，再继续供养猴群“财力”难支，于是“裁减军费”，要猴子节衣缩食，提出“动议案”：每只猴早上给三颗栗子，晚上给四颗。猴们大哗，严重抗议“这样不行！”狙公急作修正案，早上四颗，晚上三颗(换汤不换药，实无增加)猴们顾头不顾尾，听见早上由三增为四，大喜欢，遂鼓掌通过。庄子的寓意十分明白，统治者惯用“权术”，民们太无警觉太少察觉。如此而已。时间不长，庄子酿的这壶酒陡然串了味。“朝三暮

四”引申作小人态的反复无常再引申作男女用情时的“兵家大忌”，后径成了变心人的“专利”。寓意扭曲得很出庄子意外。可见，只要不死，只要在“活动”，意义这东西就不免一种“过程”中的“变异”，说它是“历史”帮助下的超越意义也可。在这方面，汉字“能量”可为之最。


寧(宁)，“丁”表声，心置于器皿上，又放于屋宇下，重重保险，可谓平安和乐——一种看不见的心境，见于“形象”中。

楚，甲文作，“足”表声兼会意，人足历山林，有开发创业之本义，楚国由此诞生。“开发”引申为“打”，打则痛，故有“痛楚”；“山林”有荆棘，又引申为茂盛义，再由茂盛引出齐整漂亮义，衣冠楚楚是也。

寒，甲文作，人在屋里用草裹盖全身，特别突出脚下有冰，显示天气一定不暖和。

衛(卫)，古文作，与“韋”同字，几双脚站立于一物(也可视作城邑)四周，表示环绕围住，这样就隔绝了外来侵袭，辗转表现出一个呵护戒守义。后又加上(行，十字街口)，警卫味更足。卫字在甲文中，是一只脚的简形，——卫，古朴又省净。

字，把小孩子养在家中，有护养也有保留存放义。文字之义就由此转生而出，文字不就是保留么？

先，甲文作，一只脚在人头上，上者前也，表示“走”在人“前”，即先也。或许原始期阶级分化不厉害，

否则怎么也可能从“先”字读出“踩在人头上作威作福”的义来，但“先”字没有这后来社会的“乱七八糟”的含义，说明写它的时候心境很澄明，那是混沌初期的心态。

总之，“建筑”在图画上的汉字群，“形”总是有限的，因为它不可能真正作画，反之还迫于“记录”的必须，要简洁快速，跟上社会交流，于是，其“形”就更有限。但是，“有限”的形必须写出“无限”的意义，汉字才能在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才能生而存之。千难万难，汉字做到了，还做得十分的艺术。它“能把无意识的或杂乱的情感提升为自觉的意象”，汉字的艺术运动就这样在能动与受动、发散与收敛、有限与无限之间往复着，使自己成“运动”的杰作。

实在说，人类所造的一切符号，语言的，不语言的，艺术的，不艺术的，均有着为理智理性所不满憾恨的方面，因为它们的人工性。符号不可避免地附上了人的情感知觉，而人的情知不论平缓还是激烈，在“反映”、“写作”物象时总要多多少少地扭曲，要想“不依傍别人”要想“自家体贴出来”，<sup>①</sup>只是“理想”罢了，改变不了“写下的已不是那个原来”的事实，而这“写下的”又在我们心中引起“反映”，再度地使一切外界事物的印象产生虚妄。汉字也免不了地要在如是真实与误

① 冯友兰晚年语录。

置间走来走去,因为它免不了自己要成为语言。它存在着永远的困惑,而它的韵律、意蕴以及象征性神秘性正根源于这种深刻的矛盾。“实然”势必要求小小汉字线纹及其“图绘”的百来个母文,能造出渊源深沉的意境,经得住时代历史的把玩;要它不仅是印象派,更要是象征派。公正地说,汉字做得之好出人意表。不仅仅是以小胜大,还有传感、点染、激发、虚拟,使汉字成一元气淋漓的宇宙画卷和五音相乱的天人交响乐章,它所画的山山水水是不平静的,有异于镜照、照镜,而多同于“电视”,摄下的是无尽时间无际空间的随缘造化异色异质,给出一种置身于变幻有度的混茫秩序中的感动,它的乐章乐谱形符音符时聚时散时变时新,多归于一,一归于多,成一整体佳构。令你耳忙心慌,于它那一泻千里的非凡气势前震惊不已。

或许可用葛洪《抱朴子·尚博》中这样一段话来说汉字“形声往复会合”的“景观”：“或云小道不足观，或云广博乱人思，而不识合辄铢可以齐重于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数于亿兆，群色会而袞藻丽，众音杂而韶濩和也。”

日本于明治初年限制并议论废除汉字，于二战后告终，不了了之。然后，其国语审议会规定了当用汉字和教育汉字。当用汉字表共 1850 字（足够中国人换着使了，《毛选》四卷才用了 2981 字），教育汉字（供小学期掌握）初选当用汉字中 881 字，1968 年又增为 996

字。日本的态度,扩大来看,即东亚汉字文化圈子对汉字的态度。明明白白于斯,毋需置喙的。

中国70年代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时间不长就“推迟执行”。可算是对汉字生命品质的认同,或者多少也有些对汉字“反弹”刚性的无奈。好写的汉字因笔画简单不太像而区分度不高容易混淆,不好写的汉字因笔画繁杂画得像而区分度高容易分辨。可见,简体与繁体汉字在做功时总功率是对等的,无所谓优劣,只看你从哪个角度着手。添上计算机,可解决书写速度的繁简差异,都一样快捷,这时,好认好记的繁体字较简体字就稍占上风了。

文字是有声语言的符号。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在早都是形象符号集群。那时一个图形表述的是一个全息形象,缺乏规律性统一性。若图形复杂不易画准确,在发出与接受间,传递的信息达不到共识,就不能自由组合交接转换。如是,世界文字便向着能表述准确信息及大信息量并具有通约性规律性系统性的方向迈进。但是,途径不一。正所谓大道通天,各走半边。印欧语的走法及其路线是文字由各音素组建的拼音之路,汉语的走法及其路线是文字由形符表意和声符表音结合的象征之路。前者表音后者表意,前者抽象化纯符号化语言化了,后者还在形象,不甘愿纯粹而一仍原心原态地涂抹着“现象”,当然也免不了向着“语言”“化”了一些,形成无需伦类“汉字就是汉字”的形音大杂糅。



为了使用,汉字形体渐规律化通约化但仍形象化自由化着,形音二者于是有机融合,又表义又表音,“声符”在汉字中多数也兼“形符”,就是一种矛盾的统一。先民们发明的以笔画拼构图形的方式,本来就耐。点横撇捺钩,组成表述表达全息形象的“抽象画”;平上去入,声韵调,拼合出汉字的“我你他”,区分有度。准确而丰富,多样而系统,“形声”的文字制度基本上统领起汉字大军。两面大旗,一形一声。形为字意象征,音为字义约定,“恩爱”如一,颌颌相匹,很易为汉人接受传习。形声制度还具有电子般的自由,可据事物个性,拆卸重组,拼合简易。材料依旧是那些旧材料,可将它们重新抹弄一番,编编排排中,汉字就达成了新的创造,产生新字,表述扩大。如为了翻译佛经,东汉魏晋时造了不少新字。如为了化学的新元素,至今还在造着新的形声字。真所谓:本领通三界,书契垂千载。

正因了汉字“反弹”的刚劲,也因了汉字形义之间通古今通中外通天人的“望形”便“知其义”的品性,汉字是不朽了。据载,1989年日本大修书店创立70周年,社长铃木一平曾举办“汉字的历史”展览,反响惊人。有一小学生随父亲参观,停在吴王夫差的铜镜前,一注视,突然兴奋地叫起来,“爸爸,那个好像是王字呀!”现代的日本小学生竟认得2500年前的中国汉字,汉字“意义的超越性”就在于斯。

这“意义的超越性”来自汉字无意中表现的类似律

(也可谓象征律)。汉字形是直观的,但汉字与只能在结构之中的“游园”不同,它不仅能外观而且能“内游”。也就是说“直观”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内心内眼内耳内觉,需要内外交通。譬如“岩画”,看这样的大艺术品时,怎么可以遗忘其周边的景观呢?需要辅之以长河大漠原野森林的特殊地理地貌地形地状,才可以相辅相成“第一等级”的审美效果。汉字正是这样的第一等级品呢。它的线纹从来不是“干巴巴”的,而是能“造就”一个神话的“隐喻”之“外在”,故对这“外在”的直观需要“走进内在的意义里”,是隐幽曲晦的“走进”。若咬文嚼字地说,汉字正是隐秘性的直观形象物。

原人心目中的万物流转交通,有意无意中以彼思想内容的名称指代此思想内容,只要多少类似相似,不仅仅是表面上相类似的东西就是互不关联物甚至公认不同的物体在原人那里也能互渗互融互动互通起来,以图画以八卦以音乐以舞蹈,将种种万象划为同一,形成一种天地式的“隐喻”。那时还无心去分别,什么实然的应然的,有生的无生的,有形的虚幻的,在原生时代,万物混一。汉字从这“混一”中生出来,命定的自然就有了“意义的超越性”,这不奇怪。但令人仰止的却是它历经六七千年甚至还多,竟然能较牢地呵护住自己这一片“纯真混一”,形义间超然超越的芬芳依然,不能不归功于它走出又走回的“混一”,不能不归功于它不得不自扭曲被扭曲又再再适度反弹的生命式努力。

伟哉,汉字!

#### 第四节 “流动”中的平衡, 以水为脉的东方人格

● 汉字总在“流动”。因为它有生命。“生命”在于“不定”。如水,点滴、柔和、平宁,表面静止却有一朝穿石裂岸的内在能量。水胜火,火胜金。难怪东方文化要贵柔。汉字不就永生在字形字音所流行的一片天理一片人理的交汇中,原生原态的,对汉文化给出大朵大朵荡漾着蓝色的暗示。


生与死只差一口气。而“气”的存在有赖于“流动”。历史有流动性,语言有流动性,光影,光景,世上何物不在流动,静止总是相对的。萨特说,人活着,人就是“自由”的,任何他的“价值”“属性”都是“不定”的。上至集权者下至贩夫走卒皆如是。上帝也不例外,他在等待圣经等待神学呢。汉字作为一个活体继续不断地吸收其形体外“无生命”的东西,把它们变成汉字生命的一部分,而把原属于自己生命的部分排出“体”外成为没生命的东西。从线纹、字体、文字制度、结构画法诸方诸面,汉字总在本能地吐纳“修定”中,没完没

了。虽然时缓时急,但“动”是一定的;虽然以“象”为“基本法”,但不画地为牢,不时也踱到“抽象”上蹭一蹭痒痒:“这里那里,这边那边,不是不是,是了是了”——这是生命的过程,是从无生一有生、有生一无生的转化过程。没有这流转,没有这流转中所倚的一口气,生命就无法渊取维持它自身存在的“力”和“化”的养分,汉字恐怕早已追随着古印度古苏美尔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不善于“流动”而一道被“嫡”死。

“流动”不正是典型的水的品格?

水对人类至关重要,已被公认。是否“首要”,尚无结论。但从汉字看,能寻出原生的“水文化”“鱼文化”“鱼与水的生殖文化”的“大象征”。先从“混沌”二字说起。这是两个“特大”的字,几成为宇宙的代名词。数千年前,只有东方的老子、庄子“觉悟”到了,数千年后,西方的惠勒、玻尔也用量子物理学“理论”到了,混沌即宇宙呢!从汉字字形看,混沌又写作浑沌,均从“水”,混者沌也,水喷涌而出时就是“混”。或从汉字字音通转释,“混沌”此双声叠韵字与“昆仑”相通,与“葫芦”相通,谓“生育旺盛多子”之貌。是非不论,“水喷涌”与葫芦多产多子倒有共同,即混沌初开万物生生矣。皆涉及生命起源的大课题。单就从“水”的混沌字义出发,毫不困难地能将其与“人类生于海洋”的“假设”归为一档。此即“水生成论”:最初生命从原始海洋鱼类移居陆地发展而来,腮变成肺,婴儿易患呼吸与消化道疾

病,正是人类承继海洋鱼类一些祖传习性而不适应陆地的结果。故有说人类祖先为海豚有说为海猿的。这都是一些很有趣很有创发性的见解,其论是否“言之凿凿”倒显得不很重要。再请看汉字。汉字从水的一族,水、鱼,皆有原始生殖寓意,“鲲”化“鹏”,从字形到庄子寓言,都在说生命的“水”的源起。“北溟有鱼”,是啊,鱼又化为鸟,庄子是在说生命的海洋,在说这蓝色的文化碧绿色的文化呢。

汉字与画与诗与庄子带着原始宗教般的梦里山水四时花纹,将汉文化精神上的联系在“流动”中拉紧又让你无知无觉。十分的漂亮。甲文中从水字,以水为画符的会意字为数众多,还有不少与水相关的贝类鱼类字,皆带有赞美祭颂一类心情。以贝为宝为货币为有价值,就来自渔猎时代对食物对海洋的养育的感恩。贵、财、货、资、贯、贍、贤、质、赋、购……从贝字多有嘉奖美好意,贝在初民心中有过一段好回忆。以鱼为宝为值得刻画永存的几何图纹,也来自对水生对鱼卵的礼拜尊崇。古文“魚(鱼)”字,作诸形,或独立,或咬唇媾合。始无别,渐有分,咬唇者成了“媾”字,有交媾、婚媾、遭遇等义,成了“性文化”的曲语废辞。鱼,在传说中,很是灵异,生于北海,以小鱼卵“鲲”为名,其大不知几千里也,还能化为鹏鸟,飞向天池。见于《庄子》的这个鲲鹏神话,象征意味浓而多样,其一即是原始生殖崇拜的影像。你看,鱼卵数亿,极小生出极大,

有着蓬勃蕃盛的生殖力，令原人企慕惊羨。故以它为“象”，表达汉先民对“子子孙孙”生生不息的渴求，对年丰物稔的祈望，“鲲”遂成为原始图腾之一。“鱼”形一旦成为“符号”，就变化非凡，忽而是避邪消灾的守护神，星精兽体的象征，世界的载体，沟通天地生死的使者，忽而是通灵善化的媒介，表阴阳两仪的转合，具巫药占验的功用，为祭仪与祝贺的彝物礼品、游乐和观赏的对象，还成了哲人哲心的参照。庄子与惠施在濠梁观鱼，一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皆有极大的智慧，为后人留下千古之“思”。“鱼”字的初文或体，已将上述种种“非凡”画出入在“平常”之线纹中，字形本身即是“鱼文化”的象征。半坡彩陶上的鱼纹的灵物性在后是否展衍成“木鱼”不好臆断。木鱼早见于晋代，佛道皆用它召集僧众，如钟鼓。又变为团鱼，以诵经念佛。团鱼是一种木制法器，其“团结”了两条鱼合而为一，内含阴阳归一的生殖意味，和西方传说中男人和女人原为一体是方形的一个人同，都是先民对自己对自然的“淳朴意见”，有世界性原生性，也很有真理的辉光。明代以降，木鱼又成为乐器，光大了它召唤民众的一面，其形大小不一。总之，“鱼”因其卵极细小极量大又变化极巨，是看不到自己孕育生产过程的人类很容易观察到的类似胎孕现象，假如人类果真是从海洋走上岸来的话，这观察又有了本能的方便的“必然性”。鱼的生育给原人多少惊异

多少惊喜,在成为宗教神物吉祥物这点上,汉字符与半坡鱼纹与木鱼团鱼是同一样物。富有生殖意味,性意味的“鱼水交欢”对汉人来说无疑是神圣的多种“启动文化”,它是蓝色的,具有不可能低估的创造内力。

昨天在“象”今天在“象”明天也将在“象”的汉字并非铁板一块,否则早就给锈蚀掉了。汉字在流动,倒类似那永不腐朽的流水,形声制度在不停地删繁就简或添加部件的“对流”中,假借在借用后归还或借而不还的使用即意义的“赋予”中,字形字体也在甲金篆隶典重潇洒媚俗优雅的“变化”中,形成流动的汉字。水还有一个主要性格,与“流”可相对的,那就是“柔”。水之“流”的常态是平缓、点滴、柔和、安宁的,给人以静止的表象;汉字之“流”的常态也是渐渐的不着痕迹不“露骨”的;于是,汉文化也“这样”。在贵柔守雌的唯唯诺诺中以“滴水”穿石,以柔克刚,形成一种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动态,好比从大海来的水复归于大海一般,生命基于此,而且越柔越有生命冲力,蔚为人伦,蔚为东方人格,以一个“恕”字为总。“恕”者,如心,入心,以心比心也。也是一种汉式生活态度,表现在“文化”各方各面。魏晋风度的“归隐”与名士佯狂,阿Q的“腹非主义”与精神胜利法,士大夫者流的“修齐治平”与“忍辱负重”,都是不可“执其两端”而应“两极相合”的汉人性情,总之以四字“冲淡平和”,体现在文学艺术中即“温柔敦厚”,很少有鲁迅嬉笑怒骂的“师爷”气。何妨玩笑

谈真理呢。本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诸人，多以“散谈”鸣之，如梁遇春散文，极少方正口吻，故意一副温柔无恶意的游戏姿态。东方人厌恶策论，总觉理而论之太做作太俨然，而仁智互见，好山好水，讲气格情韵，往往以游之记之的方式将深刻的见解平易地说出来，比写抒情诗还“更洒脱更胡闹些”。这不能不说与汉字相关。汉字外形过于方正，对人性的确有框束斧削的一面，家族群臣，纲常伦理，条规框框多如汉字。故汉字要“纠偏”，要拼命展扬它内在如水流转圆通的一面，要张大潇洒，“浪”出方格之外。或许这并非汉字的能，而是“本然”，因为大自由就在大局限中。但是，这“浪”的水性确实滋养了东方人心，形成了汉文化“流动”中的平衡，形成了一种少见剑拔弩张的平和人性，倒是不易的事实。写出了汉人生活种种相的汉字，个个都重要呢。因为，对心而言，完全不存在微不足道的小事。至今我国农田在飞机上往下看仍为方方正正的“井”“田”，形如汉字，仍挥发出独家独户自给自足的小桥流水味。不好高骛远，处于最低下地位的海洋反而最宽以广，反而能化生出“鹏程万里”的伟大来，可谓亦如汉字。每个汉字都写汉人，都是生之态，字字皆为主，也就无一字为主了。“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这是大自然相。天理如斯，字理人理也如斯。“平和”就长寿，“不争”就“不辱”，汉人奉为生活信条，也如是活着。至今。

汉字之“形”使原生态的原人的“诗之神”的行踪可




以辨认。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诗心经汉字线纹那么随意一舞动一流露，就显了形，敞开了遮蔽，那“意识之流”留下了一脉水痕，让你看，还颇富质感，让你触摸。汉字有形，异于其他语言。使用汉字的汉人以具象式的汉字思维为“支点”去感受事物，也异于其他民族。就以水打比方，知性理性有如淡水，汉字的直觉想象有如奶水，被字形具象激活的超感官灵性有如蜜水，而与汉字相应的禅悟神示有如酒。奶和蜜比水给人的感觉丰厚，酒更厉害，至酣时还能使人癫狂，“水胜火，火胜金”，于时提笔，可谓克胜无敌的最佳创作态。汉字图像就这么“牛奶蜂蜜醇酒”的开发着右大脑，使汉人刹那间生出感性的灿烂，天性美好丰厚，涵咏着人类宇宙，走上汉字的虹桥，走进诗意的思与诗意的人生。兰波说，“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一任无限的爱在内心引导着我”。这不正是汉字早已说过的话么？汉字泻出无端中的生命情绪，自有周期节律的生命情绪，随饱和高点与低落之谷，成一扬升衰减的曲线，此即人心的布朗运动。奔狂、步徐、止动，无一不可。续、断、断、续，延绵丰富，意象字象于斯完整地呈现。汉字使诗心倘佯在它为你图画出的生命之流中。

汉字可说是七色“水彩”画。其线纹的流转多变“彩绘”出多样象征式的画面，勾引人心进入其中流连。我们“耳”熟能详的《三毛流浪记》等连环画，实是很有汉字意味的，都是“动”的“画”。或说，这种新语言逼人


的迫力和画面藏有的丰富感,超过任何高深和完全。我说,世界“应然”在“画”中,在汉字式的“动”的“画”中,“真实的客体”需要经过人心人目,已不纯然,和“画”有别么?“直不百步者,是亦走也”(五十步与百步,均为逃跑“走”),程度角度不同而已。黑格尔说:“真理是全体。”谁见过“全体”,“全体在哪儿?”——我问。海德格尔冷然地答,“死”才是真正的“全”。准此,活着的汉字就“全”不了,绘画怎么“全”呢?中国历代名家画法图谱所列的点景法、云水法、山石法、设色法、皴法、点苔法、树法、章法,屈指不过“八法”,而世界“花啦鸟啦”可不止“八”呢。所以,汉字的象只是部分的象,是丰富而不是“全”。色谱的“真实”,紫蓝绿黄到红,是一种连续统一体,是一幅由光线的明暗与波度的长短组成的流动,汉字也是这样的一种自在的流动,中国画明明一种颜料,却弄出个“墨分五色”的光彩斑斓来,靠的正是这种明暗波度长短各自不一的流动。“流动”出“丰富”。海洋是大丰富,不全,至少她是“低下”而非“高上”。汉式哲学的“动态平衡”图式取法的也正是这内质内文丰富如水灿烂如画的“流动”。于是,汉字一定是“水彩画”了,不单单内在,其外在也应时应有的姿态耀耀,让人看它如看大海,眼前一片“蓝色的动画”。

## 第五节 永远的具象， 汉字“画”中的直觉象征

●汉字的“具象”“直觉”，亲亲切切自自然然地，刺激着汉文化一起“限定性”，这就是象征的达成。一个神圣的时刻。正确、错觉、理解、误解、表象、实然，此时，对汉人来说，全都无所谓了。

汉字是指示意义的符号，拟象“不即”，类似西语的 sign。汉字又是显示意义的影象，比喻“不离”，形成汉字形义间的繁复。随便哪个字的字形，无论“画”的是什么，总可“颠倒”着理解。如伐，甲文作，以“戈”击人状。被击、击人，行为施受双方皆集于一字。又如上下，本末，可匡、凹凸、此从、正乏、杳果、公么、既即……诸字两两相对，由分一形为两形而成，如此用二分法造出两个意义正相反的“同形”（相近）字，还有许多。于是汉字形有义之“两柄”。同时，接近相类的义“正正反反”又有不少，多方交通而不守一隅。于是汉字形有义之“多边”。钱钟书说，“不即者可以取代”，即汉字中指示意义的符号可更替；“不离者不容更张”，显示意义的“影像”怎么能割离呢。这“不离”者，正是汉字形的隐

喻象征意也。<sup>①</sup>

汉字“画写”很偶然，这么写而不那么写，十分随意。如此，它方得借助假定性不确定性来凸现事象背后的关系，显示一种力的结构的运动。这时，它达成了象征。如它的会意造字，两两(或还多)相“合”，所显示意义并非 $1+1=2$ 那么简单。闻字，甲文作，一只手一只大耳一张大口，还有横飞的唾沫，一个席地坐于龙床的独权者，一齐“会意”，会出了原始与文明之交的政治态及当时以“闻报”为下情上达上令下达的政治制度。一个字，写了这许多，岂不是很能隐喻，很懂象征么。

不记得谁说过，“象征是艺术的开始”。艺术是一个和社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历史运动。艺术作为“情感的转换符号”，是历史文化向心理积淀的过程及其结果。比如○，圆的形式有丰盛成熟的含义。因为果实、乳房这些标志“成熟”、“丰满”的圆，作用于人的知觉而成习惯，道理是自明的，有如原生背景有座山有条河一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艺术也是这样的真纯混沌生动。和汉字手足一体，直接征示那种至妙至极自趋自动自合自解行云流水天衣无缝空明烂漫的高峰体验，给出“无差别境界”的一片混沌，一片“诗性”。而“诗”，恰是“人类的母体”。<sup>②</sup>

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11页。

② 哈曼语。

人们发现,每种符号形式最初都必定是从一个共同的神话母体中“解脱”出来的。西方语言如是,且早已异化成抽象语符,汉字至今还未完全“解脱”,还离不开母体离不开“诗”,缠绵中它也成为“母体”。

人们又发现,神话和语言在思维由瞬间经验向持久概念、由感觉表象向系统表述演变的过程中,起着相似的作用,它们各自的功能是互为条件的,互相作用,共同为“伟大的综合”准备土壤。而从这些综合中就涌出了我们心智的创造物——统一的宇宙现象。对汉字而言,在其初时,如此;在其后来,还如此。最后,与西方拼音文字有了大的区别。拉丁字母们已“概念”“表述”得很了,汉字呢,还在“感觉”着“瞬间”呢。

汉字很多“神话”味,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sup>①</sup> 当此时,“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sup>②</sup> 汉字群中相当部分“画”的就是神话巫术中的人和事,汉字象形符号与巫术图腾符号在初时本是二而一的巫史文化“痕迹”,如鯀、禹、夔、夔、冀、巫、冥、鬼、帝……在甲金文中“画”的是“先于逻辑的东西”(prelogical),鯀是一外形奇特的异人,禹像一条大虫,透出很浓的人文味艺术味。

神话的隐喻思维实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思维,即“直觉”,一种“大艺术”式的思维。于是,汉字这一

① ②《春秋·元命苞》。

“艺术佳构”这一“神话杰作”也就生而有之，具有了隐喻象征功能。世界古象形文原来也是，惜乎竞相“作古”了。留下一个没有或极少向“语言的逻辑思维功能和抽象概念”上发展莘莘寡伴的汉字。孤独中反而保留住了原生的直觉具象品格，在当代给了人类极大的惊喜：宝贝！过去很长时间你被放错了地方，委曲在“落后文字的海洋”，实在，你是真能“直面事情本身”<sup>①</sup>的象征符号，你永具的艺术兴味使你成为一个本体论上的“先于”，你具象着过去，你在“后”，不去拼音逻辑，但惟有你，才真能在“未来”立足，把握住“逻辑背后”的“本真”。到晚年，胡塞尔发现，“客观的科学的的世界知识乃是以生活世界的自明性为根基的”。好一个“自明性”，汉字的“直观”算不算呢？汉字不是始终在艺术始终在生活世界么？

每一个汉字，都在形表下潜着无名的多义性，刺激人作具象直觉的“超限定性的象征”，让人丧失小小的“自我”，而有梦，有神话，有艺术家一类的奇思异想。

和蛮野时代“作画”、“作字”的冲动无二，文明人也喜好用公式图表来“廓化”现象、说明问题。比如人类的整个艺术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和人类人生史被写作：生成—还原—生成—还原，循环往复，倒很有些汉字的扭曲与反弹意味。人与自然始终保持着形式上的

① 胡塞尔：Zu den sachen selbst.

同构,汉字一类的“象形符号”的发生,实是人最终实现对自然的完美隐喻的全部过程,而这发生的“艺术品”汉字模态又用以去实现与宇宙自然同构的人类生命之完美隐喻。没有这同构,人怎么会“感动”,没有感动,何以有“汉字”?汉字自身的“影像”隐喻着这份“同构”的感动。拉康这样说,在欲望与满足(象征性满足)对象间永远有着“结构性距离”,任何欲望都不可能实在在界获得满足,它使得满足只能成为结构性替换即转移),证实人的精神生命与符号形式间的同构性隐喻。他实际讲了一种汉式的“心物对应”,或许“画饼“真能“疗饥”呢。既然人是自然的同构性隐喻(想想庄子的“天地一指也”),符号是人的同构性隐喻(汉字象形不是“以人为本”么),那么,符号对自然而言,就是隐喻之隐喻。拉康的“符号”偏重于艺术符号一类,是类似于汉字式的诗舞乐画的幻想象征符号。实际,汉字结构对于自然,本身就是“同构性”的,是直接的象征,而无需象征之象征(即隐喻之隐喻),这是拉康始料不及处。

汉字之“画”,不大依赖语言概念,从未认认真真完全进入“语言思维”,虽然其“语言”能力不逊于拼音文字。汉字至今还在象征思维中,直接与事物的表象相联系。循人类心理功能由时间进入空间,原生艺术发生的次第是动作思维、声音思维继而表象思维。故汉字从来就不成其为“纯符号”,虽也被程序系统约定,但它的“理性”“语言性”并不足够使它沉迷于编码的运算


操作而以概念“遮蔽”实体以逻辑“涂改”自然秩序，它始终淡薄着语言思维而偏好“直接感知”，情有独钟于“诗性思维”（即象征思维的展衍，亦称“神话思维”）。汉字实即诗的符号。如是，艺术思维不正是掺进了一定理性因素的象征思维么，不也是汉字思维么？历史上，汉字使中国成为诗的大国，造就代代有“诗心”的人们，就像今天这小方块同样感动我们一样。

汉字惯于“象”的选择是一种“直觉”本能。说汉字的“直觉”特性，真能“滔滔不绝”呢。庄子对直觉有着太多的直觉，可以《养生主》为例。当那解牛的庖丁“物我两忘”灵性勃发时，“官知止”（所有知觉器官“失效”，“闭目塞聪”是也）而“神欲行”（进入自由状态，“一片天理流行”），一种妙不可言的解牛开始了。不再透视，在自发的整体感觉中，有如气功自发功，人与物、近与远、过去与现在、意识与无意识、“我”与世界统统融为一体，好一个神圣的时刻，“依乎天理，批大郤（隙），导大窾（空），因其固然”，“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只见那庖丁，“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sup>①</sup>屠夫事业和帝尧商汤的圣乐圣舞“沟通”如一，这不仅取决于庄子感觉更有赖于他的直觉，还取决于情趣情操人格气质思想想象等因素在感觉张力体系中的

<sup>①</sup> 引言均见《庄子·养生主》，“会”，节奏也。“桑林”，汤时乐曲名。“经首”，尧时乐曲名。





神力,这神力使整个张力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形成回流式的运动,正所谓“无往不复,天地际也”。汉字中的暗示、隐喻、象征、变形等等具体形式,俯拾即是,以其和庄子仿佛的对“直觉”的表现,帮助我们去把握“直觉”这个古人能感悟而近现代文明科学却一直说道不清的东西。

旦,甲文作,日从方方大地升起,清早也。

这是汉式思维直觉特性的画像:天圆地方,太阳在“走”。还有时、昏、冥、暮无数从日的字,强调式地把直觉的“误解”(地本来不方,太阳本来不“走”)强加给汉人,形成汉文化一种大地方稳承载一切,太阳圆融君临一切的象征。

“地”方“日”移,在近现代定然地被科学判为“错谬”,在当代,又被西欧哲学改了判:大地方方固是错觉,但错觉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心理。一换角度,以宇宙行星为参照,太阳是会“走”的,譬如从地球看出去。行进火车外的草树不都向后移动,不仅水,山也在动呢。至此,人类的思考质量高了。

汉字中表思维字百多个,每每从“亠”(心),思字,从脑也从心,是孟子“心之官则思”的直觉式错觉。“科学”后来发现,皮肤都能思维,心脏还不能么?用可视的“心”字形来象征人类一切想象、情感、理性等心理精神不可见的“活动”,实在是古汉字为后人留下的具象思维例证,它熏染了汉民生活,一贯数千万年,成了最

为汉式的最高表现：把“我”参与其中，对感觉作番超越。这样的直觉，既具有瞬间的直观性，好似没心没肺，无暇思索，却有敏锐的选择性，有领悟本质的穿透性、深刻性。古人有谓，脑与心二说宜互相备，《说文》“思”字从“凶”从“心”，是其义。<sup>①</sup>此说极妙。汉人用心，西方人用脑，西语“伤脑筋”汉语“伤心”，难怪俞正燮说西洋人身构造与中国人异，其脏腑经络不全，“知觉”以脑不以人心。<sup>②</sup>是非不论，俞氏浑然中已觉东西方思维之异似乎在一心一脑。文氏的脑心二用说更其圆通。我有一说，汉人重体验重感觉重神思重感悟，似乎此类活动多得益于心理，而西人重思辨理性重逻辑实证，似乎多赖于“脑理”。汉字以“丿”表思的直觉中是否冥合着一些什么“大天之意”呢？我猜。譬如，“时间”，你怎么说它？“一切物质不断变化或发展所经历的过程”，这是《新华字典》的说法，从抽象到抽象，“一切物质”，你看不到，将这句话念叨十遍仍然很难想象这“过程”是什么。而钟在摆，云在移，草摇风动，汉字能以具象表现，如“時(时)”“暮”，几个线条，一下画出了时间，无需劳您驾去苦苦思忆，直接就把时间的“本质”亮出你看，胜过字典词条若干话语的唠叨。汉字如此“功德”怎不令人仰止！西方画家翻越过多少个暗中苦寻的世纪，至今才触摸到直觉主义，实现蜕变

①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十一。

② 《癸巳类稿》卷一四《书人身图说后》。

者首推塞尚，据说是用了“新”的方式观察表现空间。物理学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得诺贝尔奖也说是因了“新”。这“新”早被古汉字作过，且一点不费劲，塞尚们只要看一眼就会，却浪掷了许多代生命，绕三绕四地以表现“伟大”，哀哉！

请再看一眼“时”字，日在行，时间由昏而昼、昼而昏，循环往复，“日出于东陂，入于西陂”，<sup>①</sup>“日月之行，若出其（沧海）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sup>②</sup>还有比这更形象更省劲更本质的“时间”么？但若止于此，太可惜了，“时”字会叫住你，“我身上还画着空间呢，快看！”日“走”，由此及彼，出入沧海，有了“空间”，果然，还是最独特的时空混一的空间，即“宇宙”。宇为天地六合，空间也，宙为“由”也，一条时间的延伸线。在汉人心里，二字连绵不分，宇宙是混成物，天人、心物也是混成物，人能走，日当然也能走，走在空间，此乃“时”字，决不可分，也从没想分而别之，有如禅宗的“世界”。多深奥啊，这小小的字纹！我呻吟着。区区“时”字，竟打通了时空界域，打通了现象与本质的一切事障理障，成了“宇宙”的“第一桥梁”。

直觉是浑成的，是精神的自由，无所谓错对。汉字之初，名实不分，汉人总与世界相通相掺和，遂生出许多快乐。汉字汉人总不很“客观”，总不肯“在外”，至今

① 汉司马相如《上林赋》。

② 曹操《观沧海》。

仍少有西方式的“一种不堪忍受的孤独，一处乐园失而不再复得的被遗弃感”。东方曾被西哲认为混沌不清毫无理性，因为“分”曾是人类思维发展的趋向，曾被认作文明与进步的标志。直至当代，当“科学”的副作用大得令人难受时，西哲开始叩问科学思维的“真值”，怀疑“分”对人类究竟是不是好事，走向这条路是否南其辕北其辙；他们开始透视汉文化汉式思维，汉字作为汉文化心理的具现象征，当然，首当其冲地受到重新审视。

“直觉象征”果真是“桥梁”。汉字思维努力于人与自然的认同，渐入东方人所追求的禅学境界，以“天人合一”避免消除着人类有时不得不分离的孤独与痛苦。英国物理学家大卫·玻姆说，“人类总是在追求整体——心灵的生理的社会的个人的整体”。<sup>①</sup> 汉字从未从这整体的象征中真正走出，它成了汉人内心自觉见证的活化石，成了汉式具象思维象征特性的活化石。心物混融的，它使人类得以“认识你自己”，<sup>②</sup> 时时导人领悟的它使我们直觉到“理解何以可能”，<sup>③</sup> 于是，我们得以发明本心，启发灵性，向生活归结和还原。在此，汉字的悟道比禅宗的重重悟道境界还来得直截了当，还

① 《整体与隐秩序》，1980年伦敦版。

② 苏格拉底语录。当代西哲用它，开始对自然哲学非反省态度作第二次质疑。

③ 海德格尔阐释哲学的根本问题。

多些“一超直入”的能,因了,汉字的具象。

汉字是人与自然混融的直接产物。没有自然,其画像“师法”无主;没有人,像也画不出。尤为珍贵的,汉字保留了具体的感觉感受情感,把它寄寓在活泼泼的线纹图像之中。而对用汉字者,这字体又超出方正之囿,具象式地给出“理解”“顿悟”的万古长空。

### 第三章 汉字深涵的情感参数

有谁在说,语言是用来感觉的。

如果“说什么”意味着富于某种现实的信息的话,那么,当汉字结构重组时,它并不着力于此,相反,它要“取消世界”、“糊涂差别”、“通融一切”,它很在意展示另一世界的情感,在它心目中,没有什么比感情更具有本体论的性质。汉字多少次地把自己打“碎”了重来,它那小小的躯体,为人和世界丰富了联系,也为人和世界更换了一种生命的体验。多半,它利用“会意式的象征”,创造并引起一种发现和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世界上的新感觉,有意无意地触及着人的主体,同时,实现了自己的主体价值,它时时“以人为本”呢。用汉字人往往有这样的体验,有些人或许不太自觉,即汉字表情丰富,宛如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宁馨儿,哭哭笑笑,撩拨着读它的人的心旌,让你不禁亦颦亦喜,连呼吸也和它同着。

狄德罗认为只有伟大的感情,才能使灵魂伟大。感情衰退,道德文章无足观,诗画乐就都要褪色,“有意

摧残感情，是绝顶的蠢事”。<sup>①</sup>

情感具有强大的外泄性，而且带有很大的冲力表现性。造汉字时一定是有大量情感掺和着的，要不苏东坡也不会哀叹，“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别作一解，若唐突了东坡也只好先道个歉。识了汉字，有了忧虑畏敬惧怖或欢喜激动等情感，正是汉字携带着的冲力表现性“传染”的结果。识字者在不识字的原先，想是没有“忧患”的。再说，汉字若无情感素，若无感召力，为何仓颉造字时，鬼会夜哭呢？<sup>②</sup> 尽管俞曲园作《骈骰子》说鬼哭是悲患难之始此也，他之主意是要“劝不学”，以为读书之路“穷、厄、困，不祥”。和老庄的“无为”大致一路。我仍偏取一点，鬼不感动不会哭的，看来，它的确被汉字感动了，老天也感动了，情绪起伏，泪珠儿难禁，“天雨粟”也。

西方黑色幽默(Black Hummour)流派对自己所描述的世界怀着深度厌恶以及绝望。这波长无限的黑色传感给人的是混合着阴沉、冷漠、陌生、混乱、分散、晦暗、无望、无限、死亡的情绪，作品多采用荒诞夸张，但却为敲打现实，敲打人的异化生存环境的异化人际环境的异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异化，为问路为希望而叩询，表现为一些扭曲变形的形象。惟此，才更切近地透露出人类是孤零零的一个及其别无选择的痛苦，再现出落人

① 《哲学思想录》。

② 典见《淮南子》。

逻辑语言陷阱后人类畸形丑恶凶残卑鄙荒诞的现实。“扭曲”更近“真实”，“绝望”更近“希望”，“表象”更近“本来”。如此的目光如此的手段，早为汉字用惯。只是，汉字没有“冷漠”天性，它拥有的多是对它描述的世界的情爱，手法虽也是象征变形放大简廓，但它表象的世界在汉字那时还不像今天像黑色幽默面对的这么个模样。那时的世界很自在，是是非非不重要。现在的世界过于启蒙过于文明过于要科学过于要“解决矛盾消灭矛盾”过于离谱失真。人类走迷了路，想回家，于是，当今，一个反弹的世界，正在被日益“发现”。有禁有违，有开有闭，有此有彼，人造的逻辑早已被普遍接受了，而非上非下，非常非变、超常特异，这些天然的原逻辑和事物的“本原”，在西方以“反思”在东方以“禅悟”，才刚刚开启着人类原有后来渐被“启蒙”、“文明”等“蒙启”了的“明”和“智”。人类在呼唤野性呼唤那份原生的情感，重新。我知道，这是存在自身的原象，但我还不能肯定，或者我想说，“似是而非”是“语言”这个走向理性反而对我对你对他什么也说不清的抽象复合体所玩弄的“权术”，还是它的悲哀；而“无是无非”“亦人亦天”才是“汉字”这个徘徊周览多情多义分不出你我他“原始迟钝”的家伙的自在“把戏”，更是它的快乐。

凯撒的物当还给凯撒，上帝的物当还给上帝。汉字呢，这个分不清是谁的“物”，当还给“情感”吗？

好散文“让读者觉得这篇文章是特地为他写的”。



汉字不适宜以好以坏论,但也让我觉得是特地为“我”而“造”的。“鬼”大概就歌哭于斯吧。汉字是否太能了,能把美丑(情感总汇)转化为魅感力,使之流布于线纹里方框外,向人类端出一个可歌可泣的世界,情感世界,或者还不止于只端给人类呢?

## 第一节 情感的转换符号

### ●一颗历史文化向心理层淀的果

对人而言,被视为符号者,功用即“转换信息”。红绿灯、标志牌,是转换符号,点头摆手也是。红灯止绿灯行,点头可摆手不可或相反,均在作“信息”通知,给接受者。汉字西方文字如是。但说到“转换”情感,那就有讲究了,非得称做艺术品或具有艺术品格者才能,一般的符号只能“退避三舍”,做“观众”。标志牌画个×画个喇叭,表示“禁止鸣笛”,不会直接刺激你忧你喜。拼音文字 ABCD,纯粹是语言符号,一些冷冰冰的抽象线条。都不行,只剩下汉字了。

汉字很可疑。它确是语言符号,但又不全是。不信,你看一眼“笑”字,那“灼灼其华”盛开桃花的开心样,准让你也开心起来。正所谓“视哭如哭,视笑如笑”。汉字从绘画中来,又始终在“象”着,本身就是个

艺术品呢。它似画似诗如歌如舞,从来就没有“纯粹”过。纯粹作为记录符号,作交流工具,它不甘心,纯粹作为艺术观赏物,如书法绘画,它不可能。兼而有之,似是似非,倒确实是它。它以它的字形对宗教观念做出最早的翻译,它以它深于取象的艺术心理对诗书画作出先行的样模,它和绘画共有美的线条,它和音乐共有“平上去入”的旋律,它和建筑艺术共有混然时空的框架,它和舞蹈共有蛇腾虎跃的力线(汉字还看显)。它在运动中体现生命,在生命中体现运动,它的线纹散发着宗教意味,“美是真理的光辉”,在道德自律中。汉字不“小”,管着语言又管着艺术呢。

汉字的绘画性,书法的色彩性(墨分五色),四声的节奏旋律以及线条的飞舞灵动,证据确凿地将它铁定在“艺术符号”上。<sup>①</sup> 汉字输出的艺术信息艺术知感,观者可直接感觉应激直接调起审美情绪,由内而外(汉字表现),再由外而内(转换给人),说来“折腾”,在汉字及读用汉字人那里,却是连想象一下都不用就一下结束的“过程”。

诗人席勒要求艺术家具有挣脱“最初感觉”重重缠绕的自制力,从中去寻找和发现蕴藏在感觉背后的主体意识。这种参与意味着艺术家心灵与感觉将形成内在一致的感悟。汉字也这样地“寻找”“发现”,虽然

<sup>①</sup> 参见苏珊·朗格《符号美学》。

它往往不太自觉,多是受情感支配,但照样结出了“历史文化向心理沉淀”的果。汉字不为事象驳杂所惑,直取对“表现”有意义的廓线组成字形,弃杂去芜,老枝虬干地完成知觉印象,予“读者”心理的定势,这是山,那是马,马是马,山是山。可谓授受相亲,情意直传。汉字形的直观性给予出的是综合的价值,既有观感价值,又有情感价值;字形与义间的赋予性约定性给出的是超出其字的观赏与美,这美既有“人工”的艺术造成物的美,又有地老天荒生成物的天然艺术品的美,左右逢源举投措止无不适然。汉字成为世界惟一可望形动情望形生义的语言载体,它作为自然模型,承载着艺术感觉的基质,对对象形构成“物理场感觉”;它作为功能模型,承载着艺术感觉的反省意,对对象形构成“心理场感觉”;它作为理想模型,承动着艺术感觉的想象果,对对象形构成“审美场感觉”。<sup>①</sup>在这三种场的连续建构中,汉字修完了它的艺术品格,成为对汉人来说佳妙至极的情感的转换符号。读书读文学实际是读言语读汉字。言语艺术在汉文化中实是汉字艺术,既赋予又接受,既约定又流动,生生息息,在转在换中,如世界活在“对话”中然。因为,情感不只是过去情绪的唤醒者,汉字是写下了时人创字时的“心灵路程”,情感还是未来情绪的催生者,汉字表现宇宙力的“心思”不止对现

<sup>①</sup> 杨健民《艺术感觉论》。

在且对未来都大有引领意，悟性不是无限的么？感悟可以超越一切的时空界限。也许，对一切门类的艺术来说，20世纪之后的新现代主义将诞生于朴素的人类的原初形式，诸如象形的汉字的“动”的画，画的“动”之中。汉字传达了人类儿时那份真实的情感，创造了一种同样感动古人今人大人小人的朴素，“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中国心情在你来我往流变常新的发布，汉字为此而不朽。

达尔文在《人及动物的感情表现》中想说明动物界各式的表现途径都有着生物学的意义和意图，他想区分生物学的与美学的“表现”二者之界限，以确证动物的无意识的本能反应，没有任何真正的浑然天成没有艺术性。虽然人也类属动物，但达氏力图将人与“它”区别，人有艺术兴味，其主体意识可表现为有美学价值的艺术创造。卡西尔说得更直截，“艺术的基本特征，不在于单纯地表现，而在于创造性地表现”。只是，历史明明告示着“一旦形成，即成过去”。任何创造性一当完成，即成“过去”，就不再是“新”了。苍蝇的搓手搓脚，在成为“本能习惯”之前，不也是舞的“创造”么？创造—约定—沉淀—习得，习得类似“生物性的表现”。硬要区别，反而不能。实在不如说，“艺术”的世界很广大，“艺术的真”很深厚。偌大宇宙，小草风中摇曳，也好美；关关雎鸠的“调情音乐”，也动鸟也动人。汉字参差仿佛。在其原生期，作为人与动物分明不甚时的原

始情感表现物,它不也是“生物性的表现”么?它线条摇曳,它搔首弄姿,“风情”动天动人,天生就“美学的表现”的“本能”。对它,你能真正区分什么是“生物学”的什么是“美学”的?恐怕不能。汉字自己就是“综合”的,它是个“大表现”。

汉字后来,果然是摆脱了“生物性表现”,成了特定的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运作的产物,汉字在画“模特”时高度自觉地在画着自己,它是有意有情的了(原初也不乏情意,但不知),在符号和语言的世界里逛荡,也人也出,将线纹的画迹变为表达感情的“途径”。“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sup>①</sup>汉字有了许多自觉,遂作为符码,作为神话观照的方式,作为亦情亦意亦形下亦形上的“物”,画下了语言和意识形态中人的处境,并随心掺入了不少“同情了解”——汉文化对人的看法。

写读汉字最重要的“收益”是“熟悉”了自己,“熟悉”了宇宙深沉的呼吸,感到了“自我的存在”。汉字纹线唤起人的情意知觉,隐隐约约又蒂固根深,即使把它从眼前拿开,那形如在,更栩栩然。对用汉字人说,“烧成灰也识得”,汉字本来就是潜入血脉,在心思中始终“微循环”着的。

作家几乎都多情善感,古今中西。不能设想,没有冲动的激情,汉字将如何创造。汉先民的生命节律、情

<sup>①</sup> 《庄子·天道篇》。

## 绪和智力

三条曲线突发、交错、频繁起落,无论巨巨细细总在波动变化着,蔚为生命力。线赋予于汉字,故字纹也将这多情善感散布开来。传统的美分别为曲线节奏匀称平衡和比例等质素的总和,汉字一样也不缺,精致而有情韵,仿佛与生俱来就有着“综合”美的本领,汉字向人揭示出绘图形式发展的历程,累积着人类知识和艺术本身经验开展的果,同时,它的“出台样式”培养着汉人的艺术心情艺术经验,造就训育了汉字式的接受对象代代传人,无心之中作成了自己长寿多德的正果。果然的“大智慧”、“大艺术”、“大情感”、“大表现”,拭目观之,人不免心性大开,如受棒喝。

可以这么说,有了汉字,才有汉诗。人谓唐诗有五个审美特征:精神美、音乐美、建筑美、个性美、意境美。这“五美”竟是全具于汉字身上呢。汉字不是把“自我”的心灵感受和内心的本质力量,自由地转化为美的艺术形象的能手么?“道不远人”。若自己心中找不到美,那就什么地方也没有美的踪迹了,遑论能有造美的汉字或受汉字美的激发而动情!汉字把思情美化,读看它时,你会觉得“美”就在目前,不庸浪费脚力去“道在迩而求诸远”。


科林伍德说,“艺术是情感的表现形式”。汉字是艺术符号,是汉人“创造出来的表现性形式”。但艺术符号和艺术中使用的符号不同,它是一种终极的意象,

一种诉诸于直接的知觉的意象，一种充满了情感、生命和富有个性的意象。汉字造型十分“立体”，它包含了历史感和过去意识，它包含了原始思维及其原始生存的方方面面的质素，很有深度，后人怎么向它挖掘，也难以穷尽的深度。汉字写在平面上，而轻轻松松地化平面为立体为多面多维，使“表面”的现象现实，说出具有纵深感的内在思想情感状貌，不仅引你动心动情，而且还引起写看者不知不觉中的非功利兴趣。

“创造”自此“发生”。

## 第二节 举投措止间的好好恶恶

●伽达默尔说：“偏见是人的历史存在状态，它与历史水乳交融，形成了一切理解的基本前提或视野。每个人都占据着一个他人无法取代或完全重合的理解视野。”除了上帝，我想问，有谁能够没有偏见？

中国哲学历来极重视道德问题，既把道德作为认识内容，又作为认识方法，“好”字，甲文作，一妇女带领一幼儿。上古生育存活率极低，女人有孩子为好，是从赞美生命的生殖崇拜出发的价值判断。人寿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就重要，好字初文表示了这种看重，

人多好办事。虽然今天人口爆炸的东方这价值观必须逆转,但汉字确实为我们摄下了鼓励生殖的那么一段不算短的历史及历史情感。

汉字中表现好恶情感的字多半已是阶级差别以来的历史反映,也正因有了分别等级,才有了甲金文中很带情绪的很有偏重的字,将那作为“基本前提”的“偏见”刻画出来,展示给后人一个初时的内心世界。

一般而言,侵略、打人、杀人是坏的行为。在阶级初诞时,征伐尚武却是“英雄”的事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战争还是那时政治的主要内容呢。于是,“伐”字,执戈杀人形,有了“好”“有才能”等义项。“政”字,𠄎,驱民众从军打仗,成了国家首要大事。就连温和的教育字,也离不开棍棒,“教”,𠄎,执教鞭敲打学童,与“效”𠄎与“牧”𠄎可同观,持棍击人击牲口,均无分别,成为神圣的教育。侵犯人权,鼓励“攻击”、“杀戮”,是时尚也合乎道德——从汉字我们看见了这样的态度,很耐人寻味。



人类渴望清楚区分善与恶的世界,天生有欲望,要对一件事做出好与坏的判断,之后才谈得上理解。幼童看电影常问“是好人还是坏人”,正源自这一天生的欲望。就连他们的父母,也没“长大”多少,极想知道结果结局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常常把一本书倒过来看,迫不及待地先看“后边”。惟有依赖“肯定”依赖“教条”,在区分中才能有从某一角度的选择。这可以说是原始




人的一种“习惯”，举投措止总要判个好与坏也即“合适不合适”，当今，人类也没“文明”多少，还拥有这个原始的“习惯”，看看你，看看我，自会明了。譬如我们现在讲人权讲民主反对战争，东方人西方人都很一致。米兰·昆德拉说，“惟有在这种超民族的语境中，一部作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它作出的发现意义，才能被充分地看出和理解”。世界各种语言的翻译作品成为可能，多少也与此有关。

当然，这种“区分”会成为教条，反过来影响人的判断，或者说，使人的判断较现成较有定向，渐渐地就堕入僵化堕入片面，成为反对“创造”的因循的“牢狱”，成为思想的限制。“道德”观念的负值尽在于此。但社会不能没有好好恶恶，不能没有伦理规范，否则将乱套。虽然同时也得接受其负值即扼杀创新的事实。世界就如此，真要消灭了“丑”，“美”也就不存在了。汉字很明白，故它的“判断”虽也有区别度但时常很灵转圆通，懂得因人因时而异，也懂得正反好恶同辞。如“弃”字，扔掉婴儿，不是一概以女人有子为“好”，弃子求好，就是因人因时而异；如“贤”字，初文为别人眼珠，是刽子手行径，“帮凶”，统治者以为“好”，黎庶以为“恶”，一字中有好有坏有善有恶，正是“正反同辞”。汉字看来很有手腕，它善于在区分中混一，在模糊中区分，且做时很随意自如，给人一种解决“两难”（有正值就有负值）的启示。说穿了，丑是美、恶是善、坏是好、死是生的

“对面”，前者不只是后者的一种“缺失”，而且是永远的“伴侣”，均以“对面”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根本”。

再请读汉字。“有”，甲文作，一只右手，金文作，已不很单纯，加入了人意，右手持“肉”才为“有”。“有”是“好”，饮食果然在汉先民那里极重要，生活并不轻松，孟子曾以“七十者衣帛食肉”为理想政治。有字表现了渴望吃肉。孔子闻韶（古乐），三月不知肉味，以肉美好极言音乐美好，也是“有”心理之一证。

朝，甲文作，写草写水波写日出，会意出潮水也会意出早晨。早晨给人生气流动勃然盎然的感觉，尤其是晴朗的早晨，故“朝”有朝气蓬勃、新生年轻等美好意。见君曰“朝”，见父母也曰“朝”，即从江日初升人心向上提升的“好”的感觉引申转义转音（一读 zhāo，一读如 cháo）而来。草与初民生活相关密切，人类本即食草动物，对草的感激之情自然“美而深”，画草表示具象意象时就带了一种美化意味。

汉字有如那写字的人，它在勾折点划时饱蘸着情绪，将自己好好恶恶的“判断”毫无保留地“表现”于举手投足间，“写”出了其时以及“历史”的伦理观念，多多少少地导引着“之后”的人们。

### 第三节 是非中的无是无非



●希腊神话说人从前是圆球状物体，有现在人的双倍力量，宙斯惧而分人为两半，被分之人“每一半都急切地扑向另一半”。

被我们认为“非此即彼”，处于精确性状态的世界，越来越让我们惶惑地呈示出“亦彼亦此”的模糊性状态。在“历史”的“长期”存在中，许多“过去”确证无误的“公理”开始“扭曲”“剥落”，开始含混，说不清，如“平行线永远不相交”已不再言之凿凿，在球状体的“大平面”上，平行线可以“相交”。“科学”一再被证伪，弄得实验室的专家们好尴尬。是否，世界本身就是个“尴尬”呢？

曾经，西方人对建立体系特有劲，不怕削足，无视“万一”、“例外”地去建构“大厦”。可憾者，体系刚一完成，就发现“渗漏”，就有“反渗透”的事要做，最好的“大厦”耐不过数十年数百年。“真理”一绝对，立刻僵化，因为它没有赅备“完全”，有单足独立支撑的味道。当多样多种偶然万一等来“七叮八咬”时，那种“难受”就别提了。

东方很幸运，有老子的“长短相倾”，“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有八卦的“否极泰来”“泰极否来”，有禅宗的“直接体悟”，三只脚的“鼎”，安安稳稳于大天地。当代又添了计算机，二进制的  $11111\cdots\cdots 1+1\cdots\cdots = 000\cdots\cdots 0$ ，“溢出”，说的是“过犹不及”“月满则亏”“盈虚有数”，“鼎”又加了一只脚，使东方质朴辩证法不惟一不教条的“古老”目光更其灼灼，直指“现在”。


海德格尔说：“人的思想受语言制约”。汉字的混一超然及其表现构形中透出的整体思维大智慧，显然沾溉着汉式的辩证思想。模糊性思维可说是东方混沌学的基质，它正是对于那些没有“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事物边界轮廓的整体抽象，类如混沌、大气。《易经·系辞》有道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道”就是整体抽象的不明晰的“东西”，它附着于万象万物上时，你才看得见它。汉字的构造，就惯于将“道”一类的“大象”做小，让你看见。如“星”字，，宇宙天体只画“部分”，两三颗星的具象，即成大的“星系”“星球”。如“正”字，，人脚总要向某个方向走去的，却是战争的“征”字初文，衍出恐怖的“杀人如麻”，衍出了吃人的政治之字，正者，政也。把“星”字“正”字反侧一下，也可说汉字惯于将“几颗星星”“一个目标一只脚”的“小象”做大，“两三个星”成了宇宙星系学，“一只脚朝前走”成了战争政治学，此话也说得通。“说得通的就是对”不正是汉字的心思。小小大大，小可变大，大可变小，全在一念间，不正是汉字的

“象征”。习非成是，习是成非，亦是亦非，无是无非，不正来自汉字的“圆通”。请看，反字，𠂇，以手推物，既推字；推有顺有逆，又为“翻”字；翻的东西有两面，正正反反都是“翻”，故又有“反”义；由正而反，由反而正。循环往复，故又有“返”回义。区区一个“反”字，颠倒来去，竟弄出很多很大的意思来，这汉字也真了得。如是，还有“亂(乱)”者，治也；“受”者，施也；“之”者，离开也，抵达也；“矢”者，发出也，至也，等等。事物两造同处一室共一条凳为一个字，汉字就这么着“写真”，就这么副眼光，迷离扑朔也罢，糊涂含混也罢，都是汉字漫灭区别漫灭目的“始就是终”的大造化。清人孙宝瑄语曰：“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sup>①</sup>可不是。

汉字造型时分即无分，别在不别，百虑一致，殊途同归，只管营养心性中那一片生机生动流转变通，只身独处(惟一“象形”者)于鸡与蛋的宇宙混沌之中。庄子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所穷。”说得云从风动。老庄思想将矛盾集于一身的思辨从动态发展中来，应也得益于灵转多变的汉字。汉字

<sup>①</sup> 《忘山庐日记》。

以人为本地写出一种动态的循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即自然之一，于是“首尾相衔”“五行相生”地成了“自然的人”仿效“人的自然”。从其发生发展看，汉字就是这样的产物，能无这样的痕迹么。培根说，“虽然我们认为我们支配自己的语词，然而实际上是我们被这些语词占有和支配”。对汉字说来，不存在培根的“然而”，而是“我们支配”和“支配我们”两者抱成一团，在动态中往复无已，果然也无始无终。汉字字形早在数千年前就把“这一点”写出来了，而且其几根线纹的表现魅力超过了半天的争论和成堆的书卷。姑以一个小小的“衆(众)”字为例。甲文作，在日光下相从的三(多)个人形，会意，表示人多。但看者目光一转，就能读出一部“圣贤书”来。倘若“众”字没有日光，则看不见人少人多，有如天地未分，太极混沌，虽是“大有”却表现为圆形零状为“无”；“众”字有日光，看见了“人多”，但相较太极的万物旨归来说，人多之“众”却不免“片面”“孤弱”“太少”，于是，“看见了”的“众”却不如“看不见”的不如“无”。日在天上，三人在地上，而同处于一个平面一个字中，又表示了一种“合”，很像“天”字的，人形夸大一下头部，把“点”画成○，即成“天”义，且是人中有天，天中有人的，好不混沌，好不神圣。一种相互的感应，一种天人合一，你我合一，一种好恶同字，是非归宗，一种漫天弥地的“同”，“大同”——这，就是“众”字初文写出的大

大的“天书”。谁人读得完读得通呢？除非你也进入了形的情感天地，与它一同吐纳宇宙气息。除非你也大致有了汉字的目光与汉字的心思。

草木荣枯，自然变动，会给人造成各样的情感情绪。但荣以枯为寄生，无秋冬之枯，何来夏春之荣，无天地之转，春秋代序，又何来发生发展的生命生机？历史的“中段”，在以物易物的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利益呈明确纯粹的黑白分明关系，夏商周时已开始有“中原部落”与“四方”的“非友即敌”，互相征伐的游牧民族与农业定居部落的“不共戴天”。历史的“后来”，也即当今，倒和历史的“开端”之前类似，在功能分工和相互依赖性较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人际间代之而起的是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同时共存，是种缓冲了紧张对立的无边界，爱和恨也被不同比例地掺和，模糊了。无须否认，汉字发展成熟在“中段”，但其发生却在历史的“前开端”，其“心思”也留在了那时，所以许多在历史“中段”夏商时完成的汉字，保有着初时的“难分难舍”的写字样态，不足为怪。连最重“分析”的西方，目光也在大转变，“要我们脱离谬误和假象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与我们生活的本质和条件是不可分的。”<sup>①</sup>的确。原始汉字以原逻辑心态写下了宇宙的原生态，写下了种种“不可分”。人说，美因丑而残酷，丑因美而惨凄，但无

<sup>①</sup> 卡西尔《语言与艺术》第134页。

美无丑无日无月就会走入波长无限的黑暗。一种无生命的永恒，绝不是怀孕着丰富的混沌。于是，汉字的“不可分”是在“分”之后，它自动地写着美丑日夜。在写分别的相同，相同的分别：𠃉 侧形人；𠃊 正面人；在写无是非的是非，是与非的相等：𠃋 剜眼珠的罪恶，成阶级社会的德高之“贤”；在写人鬼的相安：鬼，𠃌 为头戴巨形饰物的人；在写方圆能相合：⊗ 旦，地方天圆，正是宇宙的“笼盖四野”，地有“四”只角，方方的。

多么有情有义有头脑的汉字！你受惠于它，日日时时而不知，惟有当你一用心时，一下就能“看见”它的“大智慧”、“大感情”。这时，你能无震惊震慄，能不仰止臣服，能不觉得做汉字的子民有多幸福！面对汉字鬼都感动得哭，还是夜里哭，何况乎人！

#### 第四节 善于煽情的诗性字趣

●可爱可信的“小东西”，诗意盎然。大概可解得王国维曾经有过的“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王氏曰：“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



……”<sup>①</sup>这位大古文字专家,怎么不去多看一看汉字呢?

汉字所抓到的我们感知的事实,并不是无时不动的事实本身,而是汉人观念中事物的一个静止模态,是从海浪中孤立而出的一个“波浪”。它虽有社会的约定性,有形与义间的对照,但它仍是画的这一点,使它还具有了不确定的多种光面多样阐释,它就凭借这一点,把外在把宇宙的点点滴滴倾泻注入用字者的内心。同时,它本身就是“我们”内心“观念”的表述,是一个以“片面”“具象”的形把“我们”新鲜的心理感觉作无形或超出形象的生动丰富的表现,它自体的“有限”反而激起了面对它的汉人思情的无限,引出他们自由鲜活生命式的感知。

语言学家们,如奥托·雅斯帕森的《语言的发展》,一直强调,言语并非植根于生活的散文性,而是植根于生活的诗性上;因此必须在主观感受的原始能力中,而不是在对事物的客观事象的观照或按某些属性类分事物的过程中去寻找言语的终极基础。爱斯基摩人甚而认为人由三种元素组成:肉体、灵魂和名称,和古埃及看法类似。恰恰是“名称”越来越成为其人“自我”的表现,成为他“人格”的表现。在较发达的文化中,也照样

<sup>①</sup> 《文集续编·自序二》。



可感受这类似的“名”与“实”的相应。



“词”在汉字中，越早越与“字”相应同形，上古，一个汉字即是一个“词”，不止是一个简单之至的特定所指，还能同样给人众多的能指联想。这种互补的矛盾关系暗示着作为表意符号的语言与丰富现实之间的差异，或者反过来说，汉字作为观念物(idea - thing)，靠它的字形联想与声觉联想完成了抽象与具象的统一，其中有一种名实对等又名实不等的在过程中的转换，即斯泰因所说的，语言正是那种导致“灵肉互变”的东西 (but flesh which become spirit)。当然，汉字之“象”在佛家看来，已是“第二义”的了，作为“第一义谛”的真意是不可言传的，因为体验世界“意”是无可论证的，如“上帝之存在”一样只能“会”。意会而诉诸言象，“圣人立象以尽意”，<sup>①</sup>正是八卦的卦象象征，也正是汉字“比类合谊”的会意象征。汉字符号作为汉式思维的“展示”法式，由于“图纹”的灵转多义性，由于它既作为概念的言又作为隐喻的象，故它在“尽情”“尽意”上能比西方拼音文字更为逼近“真”。就此论之，人类的文化创造，正是个“意显现为象”、“象又著明为言”的“过程”。文化是现象，在汉字中文化创造展现为精神的“历史”。汉字是汉式体验所现之象。


汉字的造型，线纹的流动，在其发生时，一定是掺

<sup>①</sup> 《易·系辞》。

杂着太多的“作者”的情感因素的了，否则它怎么会令人视哭如哭，视笑如笑？尤其是它那膨胀的审美式情感，使汉字的外表好生动自然，所占“方框”无意中长宽比例合于黄金分割律，其精刻细雕或删繁就简绘物时，腹笥充盈却又给人精当简致的感觉；字体上部追求轻灵，盈盈如水，下部追求质重，平衡如山，给人挺立挺拔感；左部偏瘦，右部偏肥，给人相得益彰宽窄合度之感。要不是上述等等的美的心情心意，汉字绝不可能轻易地生出“书法”这门艺术，让不懂汉字的西方人也受到那字形虎虎生气节奏的感染，心旌摇动，醉醉的。

衛(卫):甲文作,金文作,会意。古代战争频仍,几只脚表示多人在区邑城市的周围逡巡,保家卫国,社稷遂免于颠覆。故古有“卫生”之说,护卫保养生命的意思。卫士宵衣旰食,没日没夜,那忠心那勇武,从所画的四只壮实灵动的脚形上可见。虽只画了局部,但那赳赳武夫的相貌仿佛在于目前,予人一种安全安定的情绪。看见“卫”初文,心中也会踏实许多。

邑:甲文作,戍守状,为城墙,须尽力护持,以防侵犯。“城破”之忧使守兵常心怀悒悒,生怕有个闪失,愧对城中父老,故由人聚居意思的“邑市”,引申出愁闷意思的“邑邑”,后为区别,给后一义加“个”,成“悒”,实也有些多事。观其初文,那不安警惕的情绪似乎从那踞踞人形的各个部位散发出来,传递周边。你是否也开始不安了。

解：甲文作，中为一牛角特写，两手掰持牛角，屠宰貌，那两点血迹是“证据”。楷定后，仍能会意出“刀判牛角”义，看见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时那音乐般优美“游刃有余”的画面，看见他解完牛“善刀而藏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得意。

认为汉字“自身具实质性”的看法，似乎脱胎于康德“美在形式”“无目的的的目的性”命题，但强调的是艺术语言——艺术“方式”(device)——的独特与实质性。这一观点与20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有自身约定俗成的实质性法则，不依存于思维及概念反而制约思维及概念的论点异曲同工。据符号学“密码”的观点，汉字形义作为一符号指意过程，包括制码者造字者(encoder)、密码汉字线纹所绘事物(code)和解码者用写汉字人(decoder)三要素。密码的建立，旨意传播过程的实现，依赖制码者与解码者共同约定享有的成规，在汉字这里即线纹所形成的“象”在写读者间激起思想情感的交流的共同基础。

多看一眼汉字，不免会为其诗心哲心感动。这“小东西”情感多得使它具有一种“超然”，可爱而可信，可信又可爱。

## 第四章 艺术代码—— 美的世界的“现象”

●汉字能生“书法”，“书法”得与“礼、乐、射、御、数”并称“六艺”，其“艺术品格”是自明的。孔子曰：依于仁，游于艺”。看来，老夫子对艺术之美肯定有加，因为，那美“原生原始”的，实际是在观照生命，导引生命。生活本身就是一本打开了的大美术史书，汉先民依靠字之美，从一开始，就与外部世界达成了“和解”。

固然，对世界或人类社会的事物形象掌握得越多，越有助于抽象思维。但，汉字不只是识别符号，也不太乐意“不形象”，它离“识别的语言”很远，仿佛也是一种刻意追求的结果，汉字更多地具有艺术符号艺术代码的非语言性。数千年中，汉字渗入了汉人的美学努力，字体的因革创制以及从字形本身走出的“书法”“篆刻”“字谜”等艺术，和国画艺术相映成趣，滋养着汉民的艺术心性，孕育成汉式特殊的审美感觉。“美”的“尺度”

就在汉人心中。汉人惯于线条,惯于以墨作画,侧重于以具象化的事物为对象,在“墨色”背后,于“浓淡”之间,分出“五色”“多色”,聚容着山苍水茫、天青云白、草嫩花肥,呈放着姹紫嫣红妖娆丰富,激昂起听之感之触之诸种内觉外觉,将鸟鸣山谷幽,心远闹市偏,清泉石上流等等,囊而括之,写入字中。汉字就是这样的“画”。明代董其昌说,“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天地)为师”。师古人者摹仿也传承也,师天地者本能也自然也。汉字线纹一旦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对象的形式便转化为美的形象。哲诗创作最高境界是“此心得一片光明”,南宗画派以高逸主宰统摄一切的基本精神,东坡所谓“天真烂漫是我师”的作品,无不渊取自汉字造型法。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说:“人文科学所关心的是,我们对以往的文化能有什么样的记忆”。当原人参同天地自由自在时,其绘画聊以遣兴,亦游戏亦创造的,汉字就这么着从画中走出来了。它“收藏”着那时的“记忆”,用的是音乐舞蹈一样的心,在“图形绘意”时饶有艺术姿致。汉字中浸融的拟迹心灵,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适,纵烟霞而独往”的“随一时兴趣”的自然精神,充分涨溢也充分自由,其用笔用墨设色造型“格外不拘常法”,使它成为汉式艺术之独品珍品。挖掘这笔财富汲取汉字艺术营养液便成为文明的传递。贝多芬十分自得:“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偶然成为亲王的人,而贝多芬却只有一个。”汉字也情不自禁:

“在这个世界上，有幸成为语言符号的文字很多，而又是语符又独具艺术魅力的文字却只有我一个”，一语道出了它的好不快活！确实，汉字保持了其他所有语言热衷于“给予”“抽象”而略掉的生命活力，于是，它的图形才成为艺术图形，被镌刻于甲骨上钟鼎上陶缶上秦砖汉瓦上“永保用”。汉字并不只是反映感觉总体中的印象，还富含某种“富有创造力”的因子，照一定方向即汉模汉样地引导汉人艺术创造想像力和空间综合想像力，实现诗书画及文字间艺术力量的“积分”。于是，对汉字的“品味”，就成了人类共同的“关怀”。西方现代主义文化表现为崇尚童年、欣赏荒诞、颠倒价值、关心幻觉，在艺术形式上追求即兴冲动，偶然效果、同步感受、本能共鸣，和汉字的精神和艺术形式何其相似乃尔。

未来可以回忆么？汉字说，可以，它还说，“我们的另一个伟大躯体便是世界，我们的这个小小躯体一直渴望着要同它建立起一个圆满的和谐的关系”<sup>①</sup>。把过去融入未来，把瞬间写进永恒，汉字超时间的表现，充满诗性，在“非时间性的与时间性的交叉点”上，成就了大艺术。汉字诱导现在引领所有它的子民步入诗中隐喻中“重新生活一遍”，以体味洪荒蛮野的滋味。“那是没有痛苦和运动的痛苦的运动”，是对思、时、史、灵、心

① 引用泰戈尔《断想钩沉》语。

的点化净化。与汉字“同在”的人群少说“是”，也少说“不”，而好说“如”。如者，真性也。诗之“如”，汉字之“如”，艺术之“如”，正乃一个符号化的意义与超意义无意义的系统。汉人曰：“如是我在”。“我在”在“现象”中，我说，“现象”这个看不见物，完全可用许多不同的汉字“表现”出来，倘若再加以“艺术”的目光，往往有时，一个汉字的“现象”就已足够。

汉字为美的世界的第一物。汉字的象征，涵化古往今来南北东西。它遵循的远不是科学的线性的时间，而是艺术的循环的时间，因而它难以被割裂式的分析，反之，你尽可以对它说三道四翻转内外以及各个角度。“汉字渊取于一种艺术的幻觉”，“汉字具有艺术的模糊性隐喻性”，“汉字表现了人类的童年”，“汉字的颠颠倒倒荒诞偶然令人兴趣沛然”，说道有种种。实际，一挨艺术的边，汉字那“说道不清”的恒定恒无定意味愈发胀大得令人望门投止，纵敢越雷池千步也难能得陇望蜀。虽然，我还是不甘心。

## 第一节 芥纳须弥，汉字中的宗教艺术

●“我”是在学会语言的瞬间知道艺术是什么的。而“只有艺术才是最早对宗教观念






的形象翻译”，<sup>①</sup>想想那些宗教绘画与祭舞。如画的汉字反转了科学的方向。不为“皆妄”的在艺术今今中，“现象”了原生的宗教，图纹出这一深层的人类精神。

“人类为何降生？人类必将何往？”从宗教角度，艾略特有此发问，他把文化定义为“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某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见诸于该民族的艺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及宗教之中”。<sup>②</sup>汉字正是这样理解义上的文化表现物，它早早地画写出饱含汉宗教精神因子饱含汉先民衣食住行种种生活样态、心理及环境。印度《百道梵书》说，众神皆凭附口说的语词，万兽和人也无一例外；世间造物皆存于语词之中，语词乃不灭之物、天道之长子，《吠陀》之母、神界之脐。埃及宗教历史的每一个阶段，还以其他许多种方式一再地显示对名称的至尊地位及寓于其中的魔力的信仰。果然，文字如文化。人类学家终于有了这样的发现。

“幻象”至今仍在冥冥中左右相当一部分人。想当初，它正是汉字发生的因由之一。是人，是宇宙灵物，谁能避免那突如其来不期而至的精神迷失或癫狂呢？说严重点，没有“幻象”式的精神之旅，人类何以支拄自己的生命越过千山万水由古到今呢？这些思考展开

① 黑格尔语。

② T. S. Eliot(英国)《基督教与文化》。

可以相当程度地解决宗教之发生发展至今不绝的问题。从甲骨卜辞作功于宗教祭仪,从岩穴壁画浓浓的巫术氛围,我们很容易触到文字共着宗教发生的同一气脉。“孰”(熟),甲文作,人面左而立,左为宗庙形,表示人向宗庙献祭品做礼拜之义,小篆字在甲文形左下部添了只“羊”,意思更明。“示”甲文作,象上古崇拜的“灵石”,后成石台,上供礼品行祭。“祝”甲文作,面向灵台神祇祝祷祈福。甲骨卜辞本身就是宗教祭礼的记录,而它反映的宗教心理当发生更早。今天,人们已走完了一个“圆”,不再简单化地把幻象把宗教当作“莫须有”的东西,超异超验现象的存在使我们的思索倒与原始的心思接近了,“真实”的概念繁复深广,厚重起来,“无”和“有”的统一,击碎了不少传统常识中的“科学”衡等式和衡不等式,这变化深邃中可显隐隐地看见古汉字的影像。


在哲学意义上,上帝的存在与否不是人所能判断的。上帝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存在(如果他存在的话),因为他是他自己而不是一物,也不是行为准则,不是纯粹的观念。它不能被表达出来。正因为 he 什么也不是,对于信仰者他就什么都是,在一切事物中显形。“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于是,有这个尖刻的讽刺。

原始人像幼儿般没有推理和反思力,但“浑身是强旺的感受力和生动的想像力”,能形成尤为生动的“诗

性意象”。在先民眼中，一座房子、一口井、一个熟悉的塔尖甚至身上的衣扣头发指甲都是蓄含生命灵性的容器，散发着亲切无比的气息。古希腊诗人赫拉克利特对此有惊异的体验，他力图以本源性的语言和逻各斯存在与表述存在，去描述——非形而上的解答——人所具有的这个存在。这正是“思考”的使命。但是，与此同时，人的诗性就坠落了，这正是上帝为何发笑的原因，得不偿失。诗性的功能与知性的功能有互为消长的关系，想像力和推理力不可能同时发达。意大利哲人维柯认为，伊索的寓言，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希波克拉特的医学，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等，都还用归纳或“总结”的方法，还未失落太多的诗性想像，而后来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法，芝诺的诡辩法和近代哲人一样，“使人的心思巧妙而不尖锐”，有了知性，却丧失了比知性更原始更高的诗性智慧，十分无益。今天所谓“反拨”，旨在限制文明的片面性走向，要塑造实乃重新塑造也即要回溯人类智慧的渊始整一性和完满性。此刻，宗教的意象重又浮凸上来。

汉字初文恰是人类智慧的渊始整一性和完满性的生成物，和古印度文字巴比伦文字苏美尔文字的“象形”一致，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神性诗意中脱胎的，说更直截些，它们是从宗教神话宗教艺术中发生的。古汉字，或有八卦一类表征符号，或附着于甲骨钟鼎上作祭祀的“存真”，或以字纹形写着种种宗教人事器物，如

“彝、宗、柘、巫、焚、禘、福、豆、禮、示……”等字。宗教这东西，不可轻易地归之为死的恐惧和愚昧的产物，尤其当它发生发展为某一社会的文化主流时，更不可简单否定。须知一切文化的要素，艺术、哲学、科学几乎都是从宗教母体上分化而出。再早，宗教作为原始期三大支柱(食、色、宗教)之一，独立支撑着先民整个深层精神世界，使人之所以成为人。此功能谁也替代不了。

汉字的“天”，有  诸形，仅几根小线条，简廓或图，内涵却丰富得无数本书无数代人也说不清，它自己的形象只管轻轻松松将那“无数”画为两句话：人中有天，天中有人，然后再隐喻一个意思：天人合一。一个“天”字，微不足道，却能将一座仰之弥高望之弥坚的须弥大山收入自己的小框内，力道非浅。“天”字不做结论也不解问题，只写只说问题，诸如天是空地是实么？宇宙将何自来何所归？自然千奇百怪，大到星移斗转小到蚊子哼哼，为什么？天地间出现生命，生命中产生人，人生有无必要或价值？生命有强的扩张力，小的长大，鱼卵变成大鸟(鲲与鹏)，大的化为小的，狂飙转为和风，生而复生，死而复死，草木荣枯，春华秋实，究竟何所为？有谁能说得比“天”字更清爽？再有“三”字，用一根根手指表示抽象数，瓷实具体。“三”可为“三生万物”之“开端”，“三”可为某种精神图腾，举其成数时可为“大而多”的象征，具普泛的宗教涵义，象征

着生命本性和宇宙变化发展的规律,和“天”字可对应着看,其内容信息相仿佛。与“三”相关,还有一个“鼎”字,三只足的宗教彝器,盛“肉食”供神享用。其造型非对偶而极匀称,似危险倚斜而实笃定平安。三为畸数,畸者奇也,三只足本就反常而诡异,神秘兮兮地体现出力度运动感,在险象环生中。天人合一,神人合一,这样的悟道在汉字中多有表现,不少写人形字有神异的色彩,如冀、鬼、巽、爻、巫、禹……看得出,神仙与人间是相通甚而相同的。汉字好富足。找准一个字,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以为如镗的提炼,惊天动地,唐代贾岛也苦得够,“一字三年得”。其实,象形的汉字,你看我,我看你,个个均十分丰富十分生动。提炼“镗”“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那才叫功夫。汉字平平静静地说。

若从深层的角度去看待人类精神,精神自身就表现为宗教。美国的保罗·蒂里希在《文化神学》里说,“在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深层里,宗教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家园。”“深层”的意思是,宗教指向人类精神生活中终极的、无限的、无条件的一面,“上帝是存在本身而不是一个存在”,就是说宗教这种东西是不可以分裂为目的与手段、主与客、意识形态与价值理想的,若人们曾经是为了严酷的现实的缘故而一步步俯就顺从于这种分裂,那么,他们所投注的就绝对不是真正值得称之为终极关怀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偶像崇拜地把某一特殊事物提升到一种虚伪的高度。古汉字是汉先民

在原初阶段对苍茫天地对奥奥人生投入叩问的原生形态物，是人们混沌未分时心底那种不分彼此不分人天的神异体验的表征。汉字说，“我对生活的全部的爱就在此：一种对于可能逃避我的东西的悄然的激情，一种在火焰之下的苦味。我静止而紧张，没有力量反抗要把世界放在我双手中的巨大激情”，<sup>①</sup> 汉字因而具有神圣的灵光，能用作“鬼画符”正是这灵光被肆意滥用的后来的结果，初始时，它“神灵”得无所不能。左江花山岩画那“写字”式的祭礼，何其庄严；甲骨上一刀一凿刻下的卜辞何等珍贵以至珍窖于今；钟鼎上的铭文也具有“永保用”的与彝品祭器同辉的至高价值。请问，世上有什么东西能“永保用”能灵性不灭呢？恐怕只有冥冥中的神灵上帝以及活力非凡的汉字了。吉金所铸的器物经年累月已铜绿斑驳，龟甲兽骨不认真保存怕也要一朝风化，只有汉字，很具体很空灵地浸入汉人心灵骨髓生活起居，成了“影像”，却是永远也难以逾越的，除非人没了。

汉字的宗教意味还在于，它明白无误地做到并告知我们，怎样占有当下的一切。它是一束精神的亮光，“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于是帮助生活和死亡的奇特的快乐产生了，从此我们拒绝把它推向以后”。<sup>②</sup> 汉字形体流动，形声的多种组合成字，

① ②引加缪《西西弗神话》。

假借的以音“借”字,使汉字结构具有了最丰的冗余量,“也问鬼神”也能问“苍生”。既然它能把各个字符各个部位随意而取地“拉”到一方框内坐下,哪怕它们曾经兵戎相见冲突得天翻地覆,一走进一个字,旋即太平了,生出“排排坐,吃果果”儿童式的破涕为笑一瞬间的快乐轻松。可见,汉字具有“超心思的知觉性”,能对“人的本性之分歧冲突诸力进行调和”。这下是一种宽广博爱的宗教精神。马克斯·韦伯、克里斯托弗·道森、T.S.艾略特都不以宗教为“皆妄”,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宗教之于自由于西方文化于现代社会,作用巨大意义良深。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撇下鬼神不管,何况,叩问鬼神恰能找向“我们从哪里来”的“开端”之前。

黑格尔这么论述宗教的发展:当精神在意识之中时,<sup>①</sup>是一种自然的宗教,当精神在自我意识之中时,是一种艺术的宗教,当精神具有了自在自为的存在形态时,是一种天启的宗教。<sup>②</sup>他还是“三段论”。以我对汉字的“看法”,汉字的宗教意味很丰厚,它形形色色着诸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及其衍化乃至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应有所有的宗教心理宗教仪式宗教哲学,以一种很“诗意”的方式,故它的宗教精神是“自然的”又是“艺术的”还是“天启的”。何况就意识诸形态而言,判然地

① 此处“意识”可解为“下意识”。

② 《精神现象学》卷下第 186 页。

区分此意识与彼精神是不可能的,其种种形态临界而不分界,从混沌中走出的汉字更其然。不过,真要计较也不是不可以,如可从甲金文字阶段的汉意识形态出发,察汉字,觉其“艺术味”相较更早的时期的“自然味”浓多了,造字用字人已在“自我”中观物,很是“人本主义”的。虽然,汉字“自我”永远与“心外”掺和着,从未纯粹过。

这不纯粹是因为,汉字在艺术在宗教在哲学中,不是单立的在,而是互为互渗之在,成就了汉式的艺术味极浓的宗教的哲学。黑格尔把艺术,宗教和哲学作为精神现象最后的“绝对精神”阶段(即“终极”概念)的三个环节,他说,“宗教和哲学是一致的。事实上,哲学本身也就是礼拜、宗教,因为哲学在实质不是别的,而就是在自己研究上帝时抛弃掉主观的臆测和意见,因此,宗教和哲学是同一的”。<sup>①</sup>但他还是把“三个环节”分立了,在汉字这里,艺术宗教哲学三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环环相扣,是不可能分的,汉字以“表象”形式把握了黑氏所谓的“绝对精神”,把握了宇宙的内在,体现了艺术宗教“地位”之尊。历史上,哲学由于想抛弃主观臆测而从宗教中走出来,至今却仍然抛不掉,还离“本真”远了,反不及始终持有宗教精神的汉字。

汉字从画中走出,带有艺术品位毋庸置疑。它成

<sup>①</sup> 《精神现象学》。




熟于原始时期，成熟于原初人类巫风荡荡神秘兮兮的氛围之中，带有宗教意味宗教质素也毋庸说得。张爱玲讲，西方金发圣母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sup>①</sup>女神不过是人类把世俗的女人理想化了的结果。这话可移用来谈汉字中的宗教艺术。不论汉字怎么艺术怎么表现那灵异神秘至尊至尚的宗教精神，它都是基于大地之上，基于人生之中，以“我”观感，以“我”写感，当然“我”中介入了“天地精神”，不纯主观也不纯客观。汉字没把世界分作“人为”的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出与人、生与死、乐与悲、痛苦与快乐，在汉字精神里一统而浑成，至于表现手法上的利用对比，两极相见那是另一个问题，不可同此共论，于是，汉字中弥漫着宗教式的人生，构成生活最普遍最基本的支撑，代表四季循环（春秋），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它在以宗教哲学方式观照世态，复以审美审丑无论媿妍的艺术方式“出”之，使字形条纹中饱含宗教式还原人性真实本来的意向，可以说，汉字是当时世界最广大的负荷者，其宗教功能意味着“永恒”的一面，至今仍然。

禅家有句偈语，你能以手指着月亮，但千万不要把手指误为月亮。它是提醒人们得意忘形，得鱼忘筌，得兔忘蹄，扔掉一切中介手段，直造事物冥府。汉字有此功能，但汉字又比西方字母多一功能，那就是汉字之形

① 《谈女人》。

对汉字之意有如“皮”之于“毛”，不宜也不能彻底“忘形”，否则，“意”就失去“着落”，无枝可依。读汉字只管有形有意就是，在它这里，手指与月亮相埒互生，手指要月亮也要，或者手指就是月亮。因为在汉字这里，没有绝对意上的“中介”，其形就是质，其质也在形，不需失彼顾此，倒是很不绕路能为人省时空心力呢。

汉字有副混沌的宗教目光，主张着汉式人生，表现为宗教艺术的神圣造物力，因为它是“汉字”，因为它有自己的现实，“自以为是”无所谓真假正误的现实，即使是错觉，是误读，它也付出创造爱心授予其创造性，费希特说，“你主张哪种系统的哲学，完全要看你是怎样一种人”。甲文中“亚”作，有学者认为是宗教灵石形，商周墓穴或成此状，与基督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同，其张臂悬腿状也类“亚”的“十”字形，死者有灵，这是原始宗教的看法。人死手臂荡下，散点透视正好成一个“十”形，作为初民对习见死亡的表征，遂有了神圣，坐出敬畏，这是一种世界共有的原生宗教心理“现象”，中西一同，日本福冈西南学院中国台湾籍教授王孝廉写了关于石头的古代信仰和神话传说的《中国神话诸相》一书，认为石头以人类最初的创造（工具或武器）成为“文明的原点”和文化的符号；复以“土地的结晶”变作生命和再生的象征，被初民视作“具有神秘生成力和行动力的神圣东西”。中国文字学者多认为，汉字丁为大石形，代表男根，三角石代表女阴。《老子》的


“道、谷、玄牝”等的原型即以石头为象征的女阴。对大石的崇拜，汉字中有多种体现，其字如“示、宗、禘、祖、庙、厂……”土地——石头——母性信仰，此神话与宗教哲学与汉字“原型”的关系，还涉及汉文化心理深层结构里是否存在“母胎化”的问题，这里姑存不论。故宫前的午门，形为“门”字，三面高墙，气氛俨然，令人生畏。恐怖是崇高的一个来源，英国美学家博克这么认为。渊取于宗教情感的汉字也有“重威”的倾向，随形造化，十分壮丽。难怪汉习俗有极浓的对文字“字纸”的敬畏，不可轻易侮慢的。

有过传闻，美国前总统里根伉俪出访日程要先咨询星相学者，以避不吉之日。白宫发言人否认此事，但承认，白宫内许多官员包括里根夫妇，每天都阅读星座运程。商周甲骨卜辞也多占卜星相处，某日出虹，利贞否？白虹贯日，妖祥如之何？宗教式意识浓郁至极，商王朝每日几乎都要行祭。渐浸染成习，演为巫术一类，在人们下意识中栖止，不论古今，不论中西，不论科技发达与否。语言中惟汉字得以艺术家独特的形式来沟通人类普遍性的感情，使之更具普遍性，创造性与互通性，如吉金文字所内含的宗教情感通过夔纹一类象征物，使汉民得以“接受”，说明它凭借的艺术手段无论原始文明无论高级低级，都获得了传达感觉（宗教观感）的成功。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宗教观念较之西方淡薄，还

从否定宗教功能的视角以此为“优点”，实在很皮相。从内在事实看，汉字中巫觋类各异形体字以及宗教祭司主持做法的种种态势字，数量不少，反映着中国天人神人合一同字同形的浓厚的原始宗教观。宗教是人之初的原生形态，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人类，怎么可以好坏优劣去简单粗暴之呢。汉字中的宗教字，多少包含着人道主义和人性观念，就连抽象的数目字，也源自人身，是手指具象，而“始于一，终于九焉”地成为“天地之至数”成为宇宙之“纹理”，才真叫“神化”。西安半坡出土彩陶以抽象鱼纹表示1至9条鱼的数量含义，撇开它具有女阴生育等象征意义不谈，再撇开它给上鱼纹以作“鱼祭”的彝器功用也不谈，只将这抽象鱼纹与八卦两两对照，可看到惊人的吻合，其密码竟完全一致。或许八卦符号就以“鱼纹”直接演化而来（或许反之，亦可），它把半坡“鱼祭”场地布局中两两相对以表示数目记录的鱼纹，改造成了两两相邻的符号的记录，如阴爻“--”两两相邻，与阳爻又构成两两相邻，卦与卦间又在“关系正反”上两两相邻，一泰一否，一坤一乾，与“鱼纹”结构用心显然如一。彩陶鱼纹实为汉字“鱼”的前身，假定八卦出乎此，是否与汉字同出一源？问题出得太简便了，于是很无稽。但可始存一说，凑凑热闹。话再说回来，陶纹为了鱼祭，八卦用于占卜，二者的根还在“宗教”，只是不是原生义上的，一个是生殖崇拜的表征，一个则被用去作巫术预测。毕竟，二者都走出了原

生态,且走得远了一些。

宗教巫术在汉字中表现多多,因为,几何图案对原人而言,具有很多很广也很神秘灵验的象征意义,不少汉字即从这样一些图案中来。文字文化的“文”,甲文作,在人上身皮肤上画图案,显著效果是作为一种心理武器,引起敌人恐怖,使自身倍增力量,一种典型的宗教巫术,“为了使选定的图案永久保存,其结果便出现了文身这一世界上分布广泛的习俗”,<sup>①</sup>至今还可在世界各地见到“文身”者,但写在文字形体上,却惟汉字独领“风骚”了。原初,“几何图案被用来加强喜爱的颜色和增加人们的风韵,表明某些特征:某部落、已成人、社会地位、勇敢等”,可见,宗教艺术功力大矣。当然,在现代文明中,几何图的灵光早已丧亡,失去它原有的宗教意义艺术意义,沦为“工具”,这是否是“进步”还不好说。如“文身”在西方是粗鄙的事,仅为冒险的水手、戏子、罪犯所用。

只有艺术才是最早的对宗教观念的形象翻译,恪尽职守的汉字在作这桩它心甘情愿的“活儿”时,超出所有艺术门类,高度展扬了它“永保用”的象征意味,再通过潜移默化传递给汉人反馈给宇宙一种汉字的宗教感情。因此,汉字内涵超出它的图像,很肯定地以很多字写下了史前初民部落宗教仪式的心理状态;“存








<sup>①</sup> [德国]利普斯《事物的起源》。

现”了那时那地方民俗民艺风土人情的痕迹种种。汉字画出了“有意味的形式”。内蒙古东南隅的翁牛特旗石棚山,1977年秋冬在清理新石器时代古墓群时,发现出土陶器上刻画着一些神秘字符。其中一件大口深腹陶罐的表面,刻有六个字和一个山石形图案,字形有回纹、鸟形、羽纹等,有一种鸟形字,头部呈 $\Delta$ 状,平面展翅倒飞,是一组与甲文相近的图画文字。经考古者陆思贤破译为:天穹突然爆炸,打了一个大雷,光芒普照,隆隆之声回旋不绝,掉下了一块巨大山石(陨石),由燕子(玄鸟)背负,安置在这片原野上;这是天神命令燕子飞到地面留下的神物。解说奇奇怪怪,倒在传说中屡屡见过,“马踏飞燕”为吉祥物礼拜物,“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中言之凿凿,“玄鸟”还是华夏民族祖先图腾物呢。但那块“巨大山石”,意义颇丰,在汉字中作为男根形作为“宗”而崇拜,在希腊神话中作为西西弗国王一直推不上山的“任务”,作为“过程”这一抽象事物的“具象”,都很“显要”。宗教艺术里的神话思维与日常逻辑的意义迥然,只有当我们在心理态度的类型中而不是在概念的内容中寻找时,才能获致某种同一性。这不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的问题,这里关键的因素不是注意的对象,而是指向该对象的注意的类型。甲骨文中“巫”的字形有很多样个,美洲土著尤其是墨西哥人的宗教里,神名的丰富性也随处可见。“对于宗教情感来说,一个神的力量是由其

名称之后描绘词的多寡表现出来的,多名性是属于更高的人格神序列的前提”。<sup>①</sup> 汉字中这种“多名性”俯拾即是,不仅仅限于神职巫覡,它普泛到多种人事及其天文地理。以人形为例,写人字多至无数,初时并无分别。至今尚有些未分别,形成“异体字”。正是“艺术的不确定性”的结果。果然,事物是繁复的,任何一种单纯的“属性”都会限制到它的纯粹性质。人类学者在今天有了共识:“一切规定即是否定。”循此回溯,汉字初文中原始宗教艺术的分子质素为何那样繁复无定。新异活泼,至今都未完全“规矩方圆”,成不了止水死山,将这一问题扣在宗教艺术的多种可能性及丰富性灵转多变性等特点上,自然明白,无需乎解了。

原始自然宗教形成于原生崇拜仪式和交感巫术之中。巫术和宗教当时是没有分别的“一块”。原始人与“整体”自然“作战”时,文字这个观念形态的宗教艺术载体就格外地“战士责任重”。交感巫术源自不分实然与想当然的混沌意识,最典型的表现在于生殖巫术和生殖崇拜。我国阴山岩画中一些半抽象符号的原初物象与甲骨文与纳西人东巴文造型极其对应相似,“画”的艺术味十足,对象是具有性别特征的人和动物,而阴山岩画图像赋予绝壁一个神圣空间,外化着先民生命的欲望,庄严的宗教味自然地“溢出”。

<sup>①</sup> 乌西诺《神祇名称》第334页。

	阴山岩画	甲骨文	东巴文	八卦	
	繁	简	繁	简	形 音
男根		—			
女阴					— — —


上面的图符文字各自独立生发，分布于广袤的大地，竟在“比较”中不仅显出对应，还何其相似，让我们看到了原生宗教艺术的“大同”性。生殖崇拜展衍扩大即自然崇拜，由生殖而祖先，由祖先而图腾而神帝偶像，万变皆依其“宗”，生殖当为第一义也。阴山岩画以巫术艺术的大型画面，把宗教艺术的原型展示给后人。今天，面对这一神圣的艺术品，面对与它同声同息的象形甲骨文东巴文，除了赞叹复赞叹，还能说些什么呢？

## 第二节 “观”世音， 汉字中的歌唱旋律

● 汉字“形”而“声”，“音”中也有“形”。给出大世态大世音人看。音乐果然可观。汉字杂以“四声”，“韵”“调”抑扬，音步顿挫，以“乱”你视“乱”你听。在对汉字生命之声的沉醉里，一如孔子闻韶乐，兴致大得“三月不知肉味”。



“人生的破晓自有儿童的音乐”，诗人泰戈尔说，“宇宙里不断传来呼唤，传到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四肢，而对这呼唤的感应，乃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不仅属于我们，而且属于这伟大的世界”。<sup>①</sup> 古汉字是这一种成就，它就像维柯所论的最早的语言，“一定是在歌唱中形成的”，因为，原始诗人有的是强烈的情感和想象，非激情充沛的歌唱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冲动。

自汉字的“视觉”出发，放大来看，“音”也可观可画，如把耳朵贴在空海螺壳上，仿佛“看”到了某种声音：空无似乎填满，安静似乎成了一种声响，成了没有存在者的存在。《左传》有“季札观乐”，西释东渐时“观自在”变成了“观世音”，滇缅边境的小乘佛寺，盛写“贝叶经”，将诵的声变成看的图。八卦要画，甲文要刻，金文陶文要铸，全重在“眼见”。是否因为“音乐如同生命，在本质是无用的”（乔治桑），故东方艺术中，以“视觉”为至尊。伯牙与子期一个抚琴一个听琴，公然抚的抚出高山巍巍乎，听的听出流水洋洋哉，全成了“画面”。好一个重形过于重音的艺术“通觉”。“声”字，甲文作，五个部分，组成一个交际对话传播接收的反馈系统。左上为打击乐器“磬”。右为手执锤敲击，中为一耳一口，表“话音入耳”。时髦的“传学”兴起于 50 年代，数千年前，汉字“声”就早早为它绘出了“形象”，

<sup>①</sup> 《断想钩沉》。

超出任何解说的“形象”。不信你就试一试，为“声”为“传学”作定义，难乎其难时，你只好向小小的“声”字初文申请支援了。视觉重要过听觉，这是人之初的原生心态，否则，也不会从语言的听觉方法中掏出个“视觉方法”来，否则，仅是“有声”就可了，干吗世界诸民族都忙不迭地要造象形文字，仅只为“惊风雨泣鬼神”么？看看电视在今天怎样地入主人类生活，无论东西，你就会懂得我们“爷爷的爷爷们”了，看画面，不比听更诱人更实在？印度人好念咒，他们的古象形文字终于失落，中国人好画符，汉字的“象”独传。“选择”使然，说来也很平常很自然。“耳闻不如目见”，于是，汉字不“拼音”不纯“抽象”，它及其书法，成为广义的画，形音绘物，也“写意”。写意者莫如草书，满纸龙蛇腾跃，入地升天，不谙者观之好比“鬼画符”，字字边界模糊，不分个，“认”不出，但却能得一意象总图，写者的神色飞舞气韵生动如浮纸上，呼之即出，给观者不可抵御的生气灵气，用“醍醐灌顶”说这写者观者的“交感”，可仿佛之。“百寿”字图，曲曲折折，淋漓尽致，如高级钻石样，以一百个“光面”，把人寿种种样态“同晶”的像模像样地“存现”出来，一百个局部“碎片”，拼写在一块，却成浑然完整的生命，呈给人直观。真乃禅画师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写寿字者，把生命之声的美妙写出，给自己给观者添了愉悦添了寿。书法家往往多寿，或许也因此。当然不一定写寿字，汉

字种种不皆有生气流布可供“汲引”么，只因人的择取有所偏重。

书法艺术还懂得把汉字晾在一边去审视自己，加以评头论足，发现扬弃。汉字的太框框、规范、单个、囚囿，被书家弃之，而展扬它任性洒脱旋律自如的一面。“声一无听，物一无文”，汉字最懂此理。多样性超乎矛盾之上，反构成和谐的多样统一。书法的枯润飞白墨色五分，是就汉字的线条做文章，长其有生命力度的长处，掩补其本身无肥瘦五色“单一”的短处，可谓机关算尽，确也收益良多，美轮美奂，至少于书写墨色的枯润、浓淡、吝惜与豪爽之间，给人丰富的营养。

天际自然节律与个人身心节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或一致性……人类原来就“悟”到，而今也渐为“科学”所反思。汉字将名物、心物、声文视听、内外结构“一来”就“合一”，使互为副本，写着太阳、星辰、河外星系、动物、植物、人身都在互相发射，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而具超声超形的巨大历史提前量。比如岩画，这一世界性的原始文化遗存实是前汉字“们”的一种生命形态。中国现存的虽有，但不及西欧非洲澳洲多，大概是汉字生成后，力量太挥发能动，使之湮没而式微。《水经注》中倒有多处记载，“江水”篇写着“人滩<sup>①</sup>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秋没冬出，其石嵒崿，数十步中，悉

① 约今长江鄂南宜昌附近江段，画已存在。

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须发皆具,因名曰人滩也”,“临河县<sup>①</sup>东径阳山南……东流,迳石迹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马之迹”。今天中国发现的岩画约十余万幅,著名者如云南“沧源岩画”,广西“花山岩画”,内蒙古“阴山岩画”,技法图像南北有别,但都花样繁多,图像工程浩大,或拙朴或精美,态度不乏庄严神圣,画写出神秘扑朔,弥漫着原始气息,其艺术力卓犖昭远,至今还震撼人类。或许也因其伴有宗教力量之故,或许还因了中国人一向轻视“耳食”,不信“道听途说”,非要“看见、拿到”才算数的心理。于是,汉字式写画艺术就比“听的艺术”更多了压力,“铁证如山”的,也更多了蛊惑人心的魅力。难怪世界各地原生的象形文字皆已失落,惟汉字早在甲文前就一直不断地被写出被珍存(包括“画符”),被用以“观”世音。在象形的路上,汉字自个儿,“荷载”蹒跚,独步“寒秋”,真叫做“一往无前”了。

日本人前田爱有如是感受:诵读汉籍,反复放声念语言的音响与韵律,将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精神语言“汉语的形式”刻印在幼小的心灵上。虽然不解其意,文章的音响与韵律却几乎能从生理上领会。所训练出的青年们,具备大致等质的文章感觉和思考形式。他的感受也可说是对于汉字的。节奏、旋律的延续是生命有

<sup>①</sup> 70年代确在内蒙古自治区该县发现“阴山岩画”,轰动世界。画谜正在破解。

机体的基础,汉字拥有它们,并以“形声”“音义”作曲之基调,在无休止无始终的“重复”这一艺术的运动。“通觉”转换给了汉字生生灭灭以生命为发展的可能,“形声再造”使汉字得到基于原来的完全自由的变形再生的可能。汉字得以重复不断地表现人及社会及世界的情感流意识流生命流,独富有机体的特征。汉字植根于生活的“诗性”之上,卡西尔认为,在这种理论中,言语的抒情性和逻辑性间存有一道间隙,有待的恰恰是一个声音赖以从抒情性发声变形为指称性发声的“解脱过程”。我认为,汉字无需如是“解脱”也从未真正“解脱”,它的平仄音韵使它永远地拥有“声音的”不仅仅是“形”的抒情味,用它写它的人惯于“舞文弄墨”惯于“风骚”不能不说有它潜在的“观音”的帮助。汉字与用汉字人共着“同一生命”。苏珊·朗格说,“各种乐曲——调性、非调性的、声乐的、器乐的甚至单纯打击乐的,随便哪一种——其本质都是有机运动的表象”,<sup>①</sup>“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梦的消失等等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sup>②</sup>

汉字摹声词尤发达,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说,“声音感于人,令人心想其形状如此。”汉字初文拟况着

① 《情感与形式》第 145 页,社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情感与形式》第 36 页,社科出版社 1986 年版。

天籁地籁人畜声息乃至草伏树摇花蕾绽放,无论其宽泛细腻无论数量品种,世上均无第二种语言能有汉字这么丰富的拟声字。大自然的旋律进入汉字,“发自天籁之自然,而成抑扬抗坠之音节”,形成通感通觉象声摹音的“新潮异族”。固然还在“象”,但已与“形”无关碍,只有个“心想其形状”的“声音”在。这类词与汉字大族的“绘形”颇有出入,说它是反动是外星物是遗传变异是特殊,无不可。同时,说它把汉字“象形”的能量扩大至“象音”,说它象征着汉先民对自然旋律的敏感兴趣,夸张地画出了他们对音乐兴感奋怒的那只汉式的耳朵,也可。

古汉字发声有长短轻浊,浊音清音至今还保留在粤沪方言中。或以为长音有宽容、宏大、闲适、悠然、岑寂之感,短音有受激、急剧、促狭、烦躁、喜遽之情,清音引人作柔曼、烟云、静美、轻小的联想,浊音予人粗大、伪劣、笨重、杂乱等等直觉,远比拼音文字的“音节”多了象征隐喻的兴味,多了“音乐”对人感官身心的同步振动,引出审美的功能。“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并且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奥地利的汉斯立克如是说。<sup>①</sup> 汉字之美岂止在“形”哉!它还将美存之于

<sup>①</sup> 《论音乐的美》第 49 页。

“音”，字音开始时，“音乐”也开始，汉字形与音的“形象”式组合类如建筑与音乐，凡伟大的建筑均以自己的造型外观流出点染人心的音乐情韵，这情韵这乐感是可视的，又依声定名物，又画“样”说葫芦，汉字结构天地人的手段多端，数倍于西方语言。

音，金文作，写口舌发声。樂(乐)，甲文作，形如丝在竹上，弹拨一类乐器。音乐二字由具体名物而泛涵泛指，表象“大”了起来，象征音乐，快乐(听音乐，孔子心情好极，吃肉也忘了其味)。从二字形看，音乐最初的感觉材料来自内感受器和个体感受器。这些内源性刺激导致情绪体验发挥作用，情绪作为动机成为意识萌发的触发器，不同情绪的体验，成为原始的情绪感觉，层累于汉字造型上，就促成了其中写声摹声的一族以及汉字群体的音质声韵特色，给汉人“听乐”又“观乐”的双重享受。先民通感尤著，人音可状万物音，反之亦然，且耳与目相通“七窍”畅然，听者完全可作“观者”来接受声音的视象表现。无论天籁地籁人籁，无论何种乐器，在汉字这里，皆能一统于“乐”字麾下，形成音乐的象征通感：可写，在纸上，可看，在唇舌间，可听，在字音“四声”及长短清浊际，可觉，闭目塞聪也朗然在在心中。我想，唱《击壤歌》的老头今天仍在，只要汉字的平仄不丢失，他将唱向明天。不信？你请听汉字，尤其是听汉字的“格律”诗。

汉字的音乐旋律歌唱本领可以一再地说，从古至

今。世界诸语言中使用人口上百万的语言有两千种，其中，惟汉字有类似旋律一样的声调：“四声”。英德拉丁语区人学说汉语，最困难的就是在区分“妈麻马骂”——同一个汉字，其声调公然像唱歌一样的抑扬顿挫，忽上忽下的起承转合，于是，非汉语人很难在汉字“调”上惟妙惟肖，尤其是“上声”，必须由高转低再上扬，读一个字音像走个V形音律线，故在语音训练时洋相百出，明明是“马吃草”，偏说成“妈吃操”。不能像北方汉人自如地“唱”汉字之歌，自然就障了西方人在汉语境中的交流。

汉字果然够烦的，其他诸语只靠音节音步，只具“节奏”这一最原始的音乐“要素”，汉字不仅天生有音步音节节奏，还啰里啰嗦地生发出另一音乐要素：“旋律”。难怪汉诗可以吟，四声错落，平平仄仄中高低抑扬，不比现代爵士乐还丰富还乐感重么？拉丁语族顶多在诗中在一句结束时有所谓“抑扬格”，汉字却在每个字上，有声有韵有调。乐理常识是，旋律产生于两个以上的音符。汉字有“三”（声、韵、调），它起码一字可唱出一个“和弦”，至少也有“起”与“止”两个音符，再加上“变调”和动词、名词、形容词改变词性时的“读破”，如“王”为名词，变作动词时阳平声念为去声，再如两个平声字相叠连续，末字往往降调，“妈妈”念成“妈骂”，“花花”念成“花化”，等等，好不多事！缘此，无需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仅仅汉字一个，就“夔一足”矣地世世代



代向汉民传习着乐教乐理乐心乐感,这个音乐教师不请自来,伴“你”分分钟,濡染日日,寓教于乐。故,汉人乐感能无强乎!汉诗汉词能无人乐乎!汉字这位千年歌手,唱着字的“声韵调”之歌,“我们”已熟谙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了。于是,我们也无知无觉地一起唱,或许还边唱边舞呢——你诗心勃发时写写汉字遣遣兴,那飞舞的线纹如诗如乐令你如痴如醉不在伴你舞代你舞么?唐诗律与词曲谱,仰仗的正是汉字的声韵调三个“音乐”素,倘汉字失了“声”,唐诗安在,汉人的“乐教”文化安在,汉人安在?你看,震慑今古中外的盛唐诗歌气象,不正是汉字的“气象”么?

我说,汉字的“四声”与汉人的音乐心态以及扩而广之的乐感乐教汉文化心态,关系非浅,汉字的歌唱旋律乃东方的“礼仪之邦”的主“基调”。为何过去我们没有这么着去“关怀”一下呢?音乐能沟通世界沟通宇宙,这是众人皆知的“公理”。汉字的天人合一精神不免也汲引着“四声”的音乐之“能”,多所获益。“声、韵、调”的“三”生万物,尽够生宇宙了。然而,汉语音韵学界还在古有无四声,是否只有二声,上古究竟有无声调上徘徊细究,疑虑重重中耗去了太多时间。实在的,我要说,大刀阔斧些,从汉乐汉文化的“这一个”,从汉字原生态迄今仍存,从《诗经》、《楚辞》外在内在的诗歌韵律出发,很容易就看出,汉字“四声”显然不是半路掉下的天外物,虽然不排斥其与时俯仰也有着相应的变化,

但“四声”的拙朴原始原生意味也极浓，应与汉字初文无二致，何况甲金文中已有了占百分之八十的“形声字”，说明“声”的在先，毋庸置疑，它与“形”相互彰显，给出大世态大世音，乱你听乱你视，汉的兴味于是乎光大。

### 第三节 “霓裳羽衣”， 汉字的舞蹈化境

●“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汉字“身躯”虽小，冲力却足。其美在“情感之综合”。“霓裳羽衣”的汉字与舞蹈这门人体造型艺术的“飘飘欲仙”，共着生命的同一暗示。

直面只有一个的人生，金圣叹在批《西厢》序时感慨万分：“(今年今月而暂有)我诚无所欲为，则又何不疾作水逝、云卷、风驰、电掣，顷刻尽去？”表现出一种追求向往“飞升”的情感，已然和汉字中的舞蹈情绪“心事”暗合，只是，金氏无暇顾此。

原始舞中人体克服引力而向上运动，受激于追求崇高的愿望，动作难度越大，旋舞更高更快更有力，更表现出人类要一超现实脱出世尘甩掉束缚的那种接引

自己向神力攀升的“理想”。绘画与汉字对此一有“同感”，就写下来，以永存。那“表现”更其直截更其凝固，线纹的“力”表现出一切物象（也含心象）向无尽奋力飞升的努力，这力包裹着带动着观字观画者。线张力愈大，愈凝重，心劲愈足，感人动人愈甚。再辅以汉字“四声”音乐的拉力也即节奏旋律的拉力，滋润鼓动，汉字之“舞”臻于极至。宗白华感觉出书法踩着一线飞舞的宇宙力线，<sup>①</sup> 率多缘于此。

你看，汉字胜于绘画，一个“虎”字，大大一书，竟比画虎还多几分骨力精气。“画人画虎难画骨”的遗憾被书法抹去了。再如“寿”字，可有百种变而化之的姿态，已超越了绘画的二维空间，进入歌舞之中，或侧或反，踢腾挪跃，长袖神腿，将“百寿”的种种气息焕发出来，融入宇宙。再看一盘中国象棋，棋面不用像国际象棋样雕塑众像，只是写上一个个方块汉字——车马相士，在汉人心中，竟比那雕塑还多些生动，又好又省，文字竟然替代并胜过绘画雕塑，这能耐恐怕只有汉字有吧。

汉字从其发生起，就没有不被当作艺术品过，先后后被写画契刻于土地上，石头上，木块上，崖壁上，龟甲兽骨上，皮革竹木上，铜制器物上，陶器瓦当上，笔意百种千番，圆润、瘦硬、尖细、肥大、篆古、隶变、楷正、魏碑、章草，随心造化，生命中透着灵气活性。难怪宗教

① 见《美学散步》。

哲学文艺历史政经中都有它的身影,连所谓迷信的测字把戏及“鬼画符”等,也对汉字礼拜有加,足征汉字的积极性适用度果然够够。

汉字作为艺术品时,很美。但它从不唯美主义。它自有的宗教意味仍在,因其书法化,还更发散开来,冶人心性,甚至自它派生的匡正人伦的道德味也悠然荡然。一幅“任重道远”的中堂,慎思慎始慎终的,予以警示,字字都在超度引拨人向上,直指天国之门。汉字艺术得真是不很纯粹,刻在铜鼎簠卣上的“吉金文字”,典重如磬,宗教情绪十分浓烈,震撼净化人心,惟此为最。谁不想“飘飘欲仙”的美感频频降临呢?自由自在随心冶游难道不是人生愉悦之一?为此,有种种法,座座门,而“看”汉字,“面”书法,其功大致与面壁参禅同,或还更直观轻松呢。汉字虽只有一个艺术要素,线条,但它所艺术化了的是个世界,色声香味触的“五感”世界。它已超出了线条的二维平面,直入时空相融的四维空间甚至超维空间。这时空宇宙这五感世界全在汉字内觉内在的“飞舞”性上,以线条在外,导引人心,内—外—内,形成一美妙循环,且不生硬不强加于人,不让人知觉。我们倘不是有意审视汉字,谁会留意汉字千万年来一点一滴对人生存空间的潜在“象”的影响,这象征象形具象意象的影响良深日久,使汉文化重感觉超感觉。“大象无形”,写天写地写人写“我”飞舞着的汉字歌!

图画有的本领,汉字也有,图画没有的音乐性舞蹈性,汉字也不缺,它是这个意义上的综合艺术。传说王右军猛攻“永”字八年,习写一个永字竟用了足足八年时间,比达·芬奇学画蛋还执著有加,因为“永”字备八法之势可以通一切字,也“八画”,曰“侧、勒、努、啄、策、掠、磔、趯”。实际上,汉字在“历史”中,如“点”画,甲金篆体字,作点多圆而尖,隶书作点皆平,真体作点多侧。“永字八法”以真体字为准,故“八法”特征与楷书汉字略有不同。后者以“点、挑、横、竖、撇、捺、厥、钩”名八画,每画各有自己的不二“法门”。姑以钩为例小说之。钩法分为八(八画分八,八八为六十四,暗合八卦,率有意无意使然):直钩、弧钩(如玉制钩子)、高钩(形如浮在水面的鹅)、矮钩(如横放的戈)、斜钩、二曲钩、三曲钩、四曲钩。仅一个钩画,就能“画”出若干形象,能象征若干事物,汉字线条的构图能力果然了得。

研究希腊文化的学者,近来在希腊和其他国家,发现一种舞蹈队形图,据云自三千年前传下来,形制奇特殊异,不像欧洲的东西,遂向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讨教,得知其队形图和衡山进香客进香时绕九根柱子走的队形吻合,正乃“九宫八卦阵图”,也即汉字文化圈特有的“八卦舞谱”。遂鉴定为“河图”。“河图”“洛书”是古中国有关文字语言来源于神灵启示的神话传说,汉字拉扯着河伯洛神的神物“图纹”拉扯着虫鱼鸟兽舞蹈生命的形迹,现在,欧西也被汉字拉扯进来,与八卦沾

亲。可见,汉字本身既有的舞蹈艺术精神沾溉何其广深纵横。

我国戏剧研究者陈贻亮通过对戏曲程式的符号结构分析,发觉其与汉字结构六书在深层精神上——扣合,他提出,戏曲程式符号是本民族远祖遗传的符号密码,汉字便是这密码的基因。我说,由于汉字发生在早,它已毫不着意地培养了观写者的“期待视野”,因此,一、艺术家戏曲符号的创造和观众间,自有一种汉字式的天然默契,“符号”输出的艺术信息,观众是直接感知而不需要经过想象的。二、戏曲程式也具汉字式的可观性可感性,使观众产生共鸣和感情骚动,观《白蛇传》时,有诗心的人无不涕泗滂沱。三、戏曲程式也具有无限发展新符号的可能性,符形可变,万变不离其宗(即六书)。四、戏曲程式自身也存在创造性与约定性、规范性与可变性的两大矛盾。于是,戏曲程式仍着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形心)、转注、假借”六书的路数,能将本身化为适于舞台表现的形式。可以肯定,这不是巧合,而是汉字富含的“艺术孢子”使之之所以然,是汉字如舞如乐“本性”对京剧昆曲等晚近艺术的启示。汉字的节奏性、飞舞性、程式性、音乐性、虚拟性、时空灵活性等性征贯穿于戏曲、文学、表演、音乐、舞台的美术各方面。如歌有各种唱腔,舞有多种身段(以武打为最),而唱做念白、曲牌调类、板式锣鼓及面具穿戴等皆有了程式。这下,思变创新就成为戏曲“救

亡图存”的手段，这一套也可仿学于汉字。汉字的“滋养”不仅限于戏曲，举一可反三。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汉字，给汉人汉文化的所在多多，其中自有着“羽化登仙”类生命的暗示。

#### 第四节 “人面桃花”—— 永恒的韵律与意蕴

●汉字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生种种意蕴。从古到今，“人面桃花”式的，动人情情的回溯“历史”，韵律裕然。

“去年今日”的“人面桃花”，只能在心中看，属诸内觉之一。该种“内视觉”被有意无意地展扬表现也是汉字发生的因由之一。空间观念的感觉基础在于一定的视觉触觉和运动的感觉，在任何一个设定为空间的要素里，意识无意识设定了无数的潜在方向，这些方向的总和构成空间直观的整体。婴儿在母体内承受胎教（已为多数人认识）所用的实际就是诸内觉，化内为外，化外为内，做着出生前的智力运动。可见空间绝不是静止不动的容器，毋宁说它是各种观念作用的总和。莱布尼茨把意识定义为“在一中表现多”，休谟把“自我”释为“一束知觉”，把这两句话移动孤立起来，均可

改作汉字生发原因也可作汉字功能解,不是比二位想说又说不可具体要好得多。广义的说画,中国发生得既很早又很多很好,如西藏的“曼荼罗”,被世界誉为神秘象征,又如汉字书法,很似汉式哲学,是一种边界模糊甚至无限的“意象图”。

汉字造美有无限可能性,汉字与诗与哲学与艺术与生活融融乐乐数千年,其内在精神已弥散渗入汉文化的方方面面。

拉丁古谚说,连一本书都是有命运的。我说,汉字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sup>①</sup> 汉字的生命正在于它未达“终极”,它还在保持着自己的“场”,由混沌走出,不要马上走到至善至美,或者说,汉字也是“遗憾的艺术”,不可能做到家,因为,一到家,一传统,就没了“发展”也少了存在之必要。如,建筑物给了我们一个空间,这空间因人而易,有种种情态。佛教木塔的世俗缘情特征,从汉式传统木构楼阁而来,中国木结构建筑主要依靠建筑结构的完善而实现其装饰性,这是优良传统,深具艺术的气质和力量。但同时,建筑物一传统一固定,模式陈陈相因,也会使环境中人超意识地接受“封闭性结构”的感情。放大至社会至生活中,四合院的“庭院深深深几许,帘幕无重数”,不乏传统文化的美感,但越趋至善至美,越难以进行重组。果然是悖论。

<sup>①</sup> 克罗齐说,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汉字和建筑音乐等艺术深知于此。它要保全性命，它就始终需要一个“场”。事物均有“场”，“场”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事物也就完了。艾尔米塔日保存的一尊科尔琴女巫雕像，扭曲的笑，孕腹高挺，融合了两个肉体，一个因衰老而将变形消散，一个尚未成形，是刚刚发生的新生命。这怪诞肉体像表示了一个双重的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其中没有一件东西是现成的，它拥有未完结性本身，于是，它有“场”有希望有生命。汉字正是这一意义上的未完结物。它认为万物可以合一，只要排定秩序，遂有了“六书”。但字形字音总在摇里晃荡，秩序定了，又推翻，最后还是定不下来，故有不断的分分合合（转注、引申、异体）与不停的灭灭生生（汰废字、古今字、新生字）。如此，形成一个汉字的“场”，五形五彩五音，你看得见也摸得着，一如你看摸自己。

汉字很平常，有时因其外现于方方正正中，还显得呆头呆脑。但汉字很有“转化”的艺术力，就在平平常常中出神入化，弄出些令人圆耳竖目的吃惊来。在平常中的汉字又超常超前超越自我，写时空写人世写生活之常和传习凡俗，它是它，它又非它，出入混一着宇宙时空，不仅透视着历史还预见着历史，提前量够大，有如“人面桃花”，这是汉情诗中美丽动人的意象，汉字在这一点上表现着一种中国精神的“缠绵恋情”，即由现在回溯过去，“秋水伊人”般，如酒，如轻烟清梦，在追

寻不已中明知是永复不返的错失，一仍执著意念。汉字这么着“做出”共有的人生体验，吮吸着生命源头，“写”出一个“大历史”，让汉字文化圈人和它一同“重温”生命之“二十年前旧板桥”的一点一画。汉字从不拘于一人一事的“我以我手写我心”，把自我感情推向人类社会人类，在浑然博爱的大意象中实现个体那小小线纹孕载的“我思”。它有规有约，它又不时“开天窗”，刷新感觉知觉，避免有尺寸封闭后缺氧窒息，在否定已失去生命力的阐释规范，汰除“败皮”“老茧”的流变中凸现出“小荷新绿”。虽以“形声”为主导，但“六书”互涵互生，很是不一定，如汉字的“象形”发布着和谐明朗宁静完美的古典艺术的理想，又强调着象征浪漫突破拘囚的激情，能化有限为无限，能颠覆日常知觉习惯，“修改”社会行为规范。在“象形”上莫造的形声制度，往往声即意，以声衍义，颇有反向于“以形赋义”的汉字旧制，但又是同母孪生。正正反反，错综纹路，自然有了生命的种种意蕴有了美的韵律。

休谟说：“美不代表对象中实有的东西，它只标志着对象与心理器官功能之间某种协调或关系。”关系协调，是韵律美之所以产生。乐音与噪音只有一个小小区别，刺耳与否。顺耳则有美有悠然韵律，可见，“韵律”之美必须附着于“物”，本身还是“虚构”还是关系，谁见过它呢，没有。但它确实实实在世，人人都不止一次感受过它。风声雨声读书声，只要入耳悦耳，就有了

“韵律”；国画水粉画抽象画，只要人目悦目，就有了“韵律”。汉字入耳人目悦耳悦目，想想诗骚曲赋书法绘画，其汉字式美的滋润岁岁年年子子孙孙够够。

汉字在书法中，作为人工产品的审美对象，往往包含着更多的意蕴美的因素，特别在它写宗教写历史写人间风雨写怪力乱神时，意蕴美的成分较之韵律美的成分为重，因为这时汉字直接或间接地与功利目的与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等观念相关，其字纹线条的美与不美，也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对符合汉式主体理想的社会观念的展现是否恰到好处。汉字不能不反映汉式审美主体的审美理想审美标准审美旨趣，不能不循着这样的审美尺度，故它的造像赋形，不可能纯然地保持超功利的高逸心境，不可能完全高蹈远引离世绝俗向自然或第二自然之“道”返皈，不可能纯然一片美的韵律。汉字在它作为汉人心理汉文化“镜像”时，道远任重，更多的还关心倾心于时代社会及人文，其处理的艺术手段就是双重多样的。如是，汉字反而还更像更近于“本真”。真的“纯粹”果真“存在”么？汉字不大相信。

在汉字这里，离析不出“韵律”单体或是“意蕴”单体，它们掺和着，形成美，形成汉字“意象”。一方面由于汉人对客观世界真真切切地体贴，以汉字表现了一种在宇宙中了无痕迹的契合，另一方面由于客观世界在汉人心中的凝聚，万物皆备于汉字，故，当区区汉字线纹作为生命力线在开始运动的那一时刻，它就拥有

了美在韵律与意蕴之中的永恒。这时,作为丰富,作为生命,它产生一种超越所在的价值。面对它,在用心用明,共同呼吸时,你将看到那从未显示过如此坚固的美,你将触摸到从未美得如此辉煌,拒绝所有意义的辉煌。一刹那间,你丧失了“自我”,因为,“这可诅咒的永恒自天而降,贴着我们的脸手肚皮把我们埋葬。”

越是接近于艺术发生的原点,主体就越获得充分的审美自由,汉字初文的“老”境和“古”境所体现的不设邪思不惑其心无所用智,正是这样的无外在矫作装点“机心”的“平淡”意蕴。“平淡而山高水深”,谓之有“意蕴”,谓之“高风绝尘”谓之“有余”之“裕”,这是立足于整体人生的汉字艺术态度,“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很是自然真率。再配之以汉字节奏韵律的乐舞之感,其韵味自然足矣。

对于美,对于蕴含,汉字在心里搜寻着也在自然中搜寻着。汉唐两个时代气氛的差别也反映于汉字艺术风貌的多样中。晋代书法之所以韵胜、度高,这和晋代时尚晋代人物的“丰神疏逸,姿致萧朗”显然分不开,“书似其人”么。汉镜更接近于浑朴的团块美,类似汉字的“立体画”,类似雕塑,唐镜不追求包罗万象,虽也丰富,更接近于汉字结体的建筑之美。汉唐作品对艺术空间的处理深刻反映着两个时代哲学时空观和美学观的不同,它不仅反映在镜制上,反映在书法绘画音乐词赋里,还反映在艺术韵味的多样差别中。汉字携带

这类的反映如时代差异人文差异自始至终,早于“汉”后于“唐”地写着“历史”写着“美学史”写着丰富与变化,不知觉中作着形式的鼎革。汉字充分利用复杂多变的曲线及匀称、节奏、比例,对新人新事新物体对历史意味对人文世界物理世界作着“自己”的认识,并表现于艺术式的字纹符号中。汉字流动洒脱有余裕有风情地,把“思想”美化,把“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的意和情,一发于汉字“意象”上。它守拙于尺寸方圆之中,任情于点横撇捺之外,尽致淋漓,好不畅快,一如泼墨巨笔书法绘画。

汉字代表着汉式古朴的表现艺术正宗,在“象征主义”手法上却与西方现代艺术相通。都讲究直取本质,对现实世界从整体上作抽象的哲理的思考,将内心情绪体验,外化为再造的第二存在形象,即汉字的字形,将内心的主观感受发表给人看。西方意识流文学所谓的“心理时间”和把直觉、记忆、想象与幻觉、印象、幻想杂糅一锅煮的“自由联想”痕迹,在汉字中比比皆是。但汉字重意蕴,较之西方现代派更能表现出对宇宙人生悲壮的思考,才真正能做到内向精神的混茫呈现。这样一种永恒的韵律与历史的“意蕴”,随汉字,渗入汉人的“心情”,成为不用看即在在的美的“意象”长卷。

## 第五节 “建筑意”—— “胶着地面”的写实

●亚里斯多德曾经过于言之凿凿：“美的主要形式，是（空间的）秩序、对称和明确。”其实，“美”才不这样地“偏心”，这样的古曲主义的“美”只是美的一个“流向”，在“美”之中的汉字具有这样的“流向”，不过，不是它“主要”的。既然“胶着地面”的写实，汉字也没完全“忘”了它有“野心”。生命最终是活泼，虽然，有着“凝固”。

说东说西，忽南忽北，亦假亦真，果然是世界貌。但若都去这般，社会就失去“公约”。失范则乱，历史如是说。明知“型范”“约定”只是因时因地的“假设”，人类社会却“不得不”，汉字作为汉人思维文化的载体，也“不得不”。卢梭语云：“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性是感情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背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堕落”。撇开这段话中“非此即彼”、“二元逆反”等的是与非，只就世界的驳杂本然看汉字，会看出它的生命活性底层也有另一些被“语言”被“历史”不断使用而凝固了的东西，用个不恰切的词，

汉字也有“不活泼”的一面。

汉字在复杂中。由混沌中写画而出，石猴式的破天荒有了生命，但这猴也有走向西天，立地成“战胜佛”的那一刹那，<sup>①</sup> 生命的猴“终结”了。汉字被用作语言的符号时亦同。它生命中非生命的东西被放大加强规整，以期好用。这时，汉字胶着于地面，成了一个完整封闭的语言系统，受雇于汉文化社会的交流，具工具性，十足的他控之物。遂，其字体拘囿于方框的一面凸现出来，方方正正，好像在作人伦的现身说法，而规矩尺寸的，导引思维走向“既定”，暂止新路而固步自封，很“念旧”的。这也是一种艺术态，古典主义式。

古典艺术是以统一为形态特征的艺术，注重艺术构成和艺术功能诸因素——再现和表现、形式和内容、娱乐功能和非娱乐功能等等——的和谐统一。这种整体的综合的统一的和谐就是美的真正含义。形成这种审美规范的历史原因，则是集权社会本身，再原始些的艺术多为狞厉、怪诞、笨拙的自然态。赫伯特·里德在《现代艺术哲学》中指出，“将浪漫主义与艺术视为一体，古典主义与社会视为一体，则更为接近真理”（第44页），“所谓开放和封闭的形式，印象主义和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等等之间的区别，分析到最后，也不过是心理上的类型不同而已”（第125页）。汉字有

<sup>①</sup> 典见《西游记》。

汉字的艺术风格,抒情达志以涂实,后又以廓化的线条,这线条还被赋予“灵异”力,有时“写实”有时“写意”,心态时而“古典”时而“浪漫”。很不好说汉字究竟有没有一主导的艺术风格。它的实实在在又超然轻灵的品性形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它毕竟是个社会的物什,作用于社会不用说,否则早就被社会遗弃,而源于社会也不用说,它毕竟不是神赐物,虽然有神秘性有灵光有异人造字说。汉字总要“肯定”某些部分,总要“是是”“非非”一些什么,总要尽可能“类似”地传达汉人“眼”中的事物,不管它真否。否则。汉字失去“工具”性,也就失去被使用,那它再有艺术感染力,就如李杜诗吧,也只会有一部分人中口碑,不可能面向大众,不可能成为汉文化的内在基质。因此,汉字必须是大地的产物,它的脚必须稳稳实实在地立在华夏这块大原野上。不错,它的艺术风格,它稳实一统四方整体的面貌就渊取自大地,具有黄土的品格。中国思维中的实用理性,汉文化与实用的东西联系较紧密,正与汉字如出一辙。即使“写意”时,汉字也有实然的基础模特,汉字“攫人心”也攫得有血有肉,相当扎实。

汉字于是具有“工具理性”的一面。作为“语言符号”,这任务自汉字初诞时就义不容辞。虽然它在负重远道时,掺加了许多自我能动性,但它仍脱不了“工具”的干系,无论它能串演反串多少其他角色。它服务于汉文化服务于华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道德社会方方面



面,数千年如一日,胜任愉快,德披漠野。它“忠实”地写下了民瘼民情民风民俗,它“忠实”地为人“写照”又任人“规整”,历史上的“书同文”多少次将它的枝枝蔓蔓芟刈,哪管那些枝蔓正蓬勃着生命。删繁就简,化曲线为平直,篆而隶,隶而楷,是一路。为假借字造区别字,画蛇添足,一字几形如莫而暮,其而箕,受而授等,又是一路。折腾得汉字够呛!但任其“乱云飞渡”,“苦大仇深”中汉字仍然从容,饱受刑余锤楚不怕,只要留得青山,还怕天不降大任于“斯人”也。历史总有它的长期之“合理性”,当然,必须在“长期”中,“一时”不能说明问题。倘若真能“一锤定音”,汉字早死亡几次了。秦汉以降,多次异族人主中原,还是汉字的“家天下”,20世纪初又是一次剧烈的汉人废除汉字汉文化暴风,汉字又历没顶之灾,又从汪洋中抬起头来,作不屈从的微笑。汉字果然够汉子,“一时”果然不能说明什么。

但在这几次“一时”中,汉字生命气息掩抑了不少,它规矩了许多。草书可说是对其呆板方正的“死气”发泄的不满,卷起一股生命的激情。当然,草书又有了“型范”有了规约,又走上了既定的路。一有约多是“黄昏后”了。人类不也如此,谁还能再回伊甸园呢?第二次是踏不进同一河流的。有社会,要参与,就必然有“走出”。禁闭规整源自人类的“社会契约”源自想象的法律。虽然想象的合理度始终不够,但社会总要给自己找“支点”,人为的“支点”,一进入社会,任何自由都

是相对的。汉字不得不面对这一点,把生命的率性内敛入方正之躯壳内,将自己癫狂的浪漫艺术天性沉淀为古典主义的。汉字必须叩合文明理性,必须社会化。于是,它回不到黑格尔的假定之前,黑氏认为艺术家“构成形象的能力不仅是一种认识性的想像力幻想力和感觉力,而且还是一种实践性的感觉力”。<sup>①</sup>他把审美感觉能力叫“形象表现的方式”,“感受和知感的方式”,要求艺术家“要守在感觉和情感的范围里”。而汉字隶楷化使它失去了不少形象失去了不少“情感、幻想”,依然冷静冷淡起来。一次又一次为便利书写的“简化、规化”,汉字“失落”日益趋甚,迫使它必须日益强化调整内在结构,以与变异多了的外形相调适互补,使我们今天还能部分的从楷定后的汉字形体上看出“象”来。在这方面,汉字的努力巨大且卓有成就。确切地说,汉字只是真正成功的“仿效”。它作为艺术品,并无一般意义上所谓的“进步”可言。艺术创新只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与现实联系的方式,而古典艺术大师创造的方式种种作为与现实联系的可能,每一种都永远有着不可灭散不可代取的价值。古老汉字正如此,它被“对象”唤醒了沉睡的自我,仿效的它,与自然间有某种天然的契合,它寻找捕捉仿效“对象”的过程就是寻找捉牢发现“自我”并把“自我”放入“大我”的过程,而仿效

① 《美学》卷一第351页。

就成为释放“大我”创造“大我”的努力。于是，仿效成为创造的前提，或者说，创新须在仿效当中，二者携手，共同创造了汉字式的“体形环境”，使汉字字群浮出“大建筑秩序”景观，给人超出字族字纹以外的韵律与意蕴，时时永远。只有“沉入潜意识的底层，受了潜移默化的风化作用，去芜存精，而以自然的意象或比喻的姿态，浮沉于意识流中时，浮浅的生活经验才能变成有深厚暗示力的文学经验”。<sup>①</sup> 汉字正包孕并发散着这样深厚的生命式的暗示，虽然它不得不部分地凝固在“规范化”中。以未经近几十年简化的楷体字形为例，细细分梳爬理，上溯其源，可以很大数量上找出它与上古汉字的对应构形，不少结体线纹还存在“依样画葫芦”的古今相似。这正是为何今人能释读几千年前的陶文甲文金文的最大因。“失落”局部，未“失落”根本，汉字够得倔强，够得会维持自我的。

隶楷字样，已半抽象了，比甲金象形文要“语言”化得多。首先是“画面”一定，一字一格，胳膊腿的不再像甲金文时有“红杏出墙”。其次是笔画繁简悬殊渐小，不像甲金文有的字画出了一桩事件那样的臃肿庞杂。再次是平正竖直，弯曲委蛇的弧线完全绝迹，方便了书写运用的同时，少了象形文字随物体佞而屈之的相像——哪怕你不认识这字，也能一目了然。汉字真也是

<sup>①</sup> 引自辛笛《手掌集》。

很无奈。好写了,却不好认了,不好记忆了。“鱼与熊掌”,不可能兼而得之,连上帝也不能取缔魔鬼地狱而一味天堂呢。汉字在失落部分生命中保全了整体生命价值,“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古典主义的秩序、平稳、抑制、封闭,在这时,汉字“胶着地面”,受控于“人的用”。汉字必须在“语言符号”的基础上展扬它“艺术符号”的另一面。在他人那里,这叫委曲求全,在汉字看来,皆是“存在”。它不皱眉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人生即在世,无遮拦无护佑。顾此茫茫世界,你可能会因惊恐而有瑟瑟。虑及你的和他人的遭际境地。这时,方方的汉字给出方方如大地一般的胸怀,将你拥入。造汉字或许就是在寻蔽护所,以躲开惧怖!汉字中“有巢”的“温暖建筑”意味或许就生于斯,汉人对它宝爱有加于是顺理成章。“建筑”要依“范”,汉字“六书”程式既定,它有了造字用字制度,有了点横折钩的“永字八法”,线条分类定座,有了书写的矩形方阵,上紧下松,左侧右正,不得稍越“雷池”,一生都得“习字”。汉字还有了“音”的限定,一字一音,一形一声,不能多也不能少,不能由着事物变化由着性子“赋予”。等等。社会给汉字“画地为牢”,汉字给汉字“画地为牢”。汉字守着“道德”共则,压抑着个性,但它不盲目地认同,始终未曾使一己的心性沦丧。负重累累的汉字还要展扬生命的飞舞轻灵,好艰难哟,这戴着“镣铐”的舞蹈!也惟其艰难,才好悲壮好美丽。汉字在胶着地面时走向了

艺术殿堂,在走向艺术殿堂时它也“定了型”。定型意味成熟,成熟接近死亡,虽然死亡也美丽也是归宿,但却凄惨。汉字多次出死入生,出生入死,愿心只在超离死亡。它一直与自然结缘一直与宇宙攀亲,于古典中摇动浪漫,于绳缚中放宕野心。它要脱离死亡脱离抽象的理性的路,它要永存自己的“象”。它做到了么?


## 第六节 浪漫,“升到天堂” 以安慰人心



●“诗,是哲学的始与终”,荷尔德林如是说。“诗,是来自天国安慰人心的汉字精神”,我如是说。汉字在诗中是生命之真光,是野狐禅,是诱惑、魅力、奇迹、永恒之所在。它浪漫热情地“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人生有太多的“负”,米兰·昆德拉说,“对天堂的渴望,就是人不愿意成为人的渴望”。活泼泼的汉字,轻灵轻盈的,将人们这一愿望“升到天堂”,给人心以安慰,化解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西方是从生命意识的自我否定出发,通过建构死亡意识的曲折周章来接近形上世界;东方是从生生不息的“一体之仁”的自我肯定出发,就在生命与生活的当下,直接地进入本体

世界。虽然人类都能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但“过程”有着明显的差异，且这差异很大程度上与是否汉字有关。

汉字好有趣，朗然湛然，总给汉字文化圈一个漂亮的“天气”，意味积极而自足。以其派生艺术“书法”观之，仅是那一份美丽就感动得人凛然惕然释然焕然欣然而蠢蠢心动，手痒技痒，恨不能也操刀为之，字写得丑于见人者还恨不能给自己两下，生出些“恨天高”的愤愤。书法艺术可谓汉字浪漫式的生命创造，面对中堂匾额，条幅对联，未及细摩，光那一瞥已够人震撼。汉字艺术生命竟真有如此蓬勃动人！观书家书写一个虎字，扑剪腾跃，绘出其形貌，末一笔，力可穿山，绘出了虎骨劲度。“画”物之外还能“画”物之内，这是书法艺术超胜绘画艺术处。虽然同宗于一道艺术之门。

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在东亚享誉数千年，品位极至。雅士们曾一度视为“专利”，牢笼其于“琴棋书画”的“孤芳自赏”之中，以标持清高，以自我感觉良好，以别于众庶。“书法”待沽式的蒙上了“金字”，同时也“庸俗化”了。原来，汉字作为艺术品，从不具“狗眼”会看人高低。一老农也可面对一个大字，体味“人”的神圣庄严，只要他有空，他会咂味出汉字之美，哪怕他目不识丁。最有意思的是最近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三则商业广告，拿汉字字形做足文章。广告画面以人的站立奔走与“立”“竞”字初文书法大字叠印，以小写振翅飞翔与“奮”字初文叠印，惟妙惟肖。  像极一壮汉

虎虎站立，像极二勇士竞赛追逐，像极一小鸟挣脱向上奋飞，故三段广告词实是解说字形，依次为：“脚踏大地，头顶苍天，冲击下不折腰”、“敢于比试，挑战极限，激发自强本色”、“心比天高，展翅向云霄，不作田间鸟”，然后，每段广告末推出主旨：“远古立（竞、奋）字的精神，今日我们与你共勉！”好经济又好动人，这家企业的形象，由三个汉字形“推出”，永垂而不朽。广告是做给大众看的，越通俗才能越普及，也才能收到广而告之的功效，否则就白花广告费了。用古汉字来“广告”，可见其“形象”的沟通力以及艺术的感染力。与生民同心情同声气，汉字的艺术品格生命活力正在于斯，雅士们限制其感召的对象，不是同限制阳光空气一样，很有些不自然不可能么。同样的不识汉字，连西方人都能惊叹于汉字之美，何况汉人。

汉字寓示着，人在自由抒写情感时，恰恰并不自由，它是在方块中做出“圆通”的。完全的自由等于无自由，事物在强调和肯定的后面往往还含容着一个否定一个削弱。同化在异化中，观念只有在封闭中才能完好无缺，保持其压抑的功能，而生命只有在与外界不断的能量交换中才能充实丰满。谭嗣同有言，“冲决网罗，即是未尝冲决网罗。循环无端，道通于一”。仅就汉字艺术品格而言，它的象征意味具体存在只因它潜在地含孕着宇宙并且以一己小方块不断向整体向天人过渡，形成艺术“磁场”之故。汉字以线纹把这种潜在

性过渡性“写意”出来,使之成为可观的“真实”。汉字本身是弱于“语言”联系而强于肌质(意脉)联系的,肌质涉及的是“可接受”的,涉及的是文化心理这一个难以精确描述的领域,别小瞧汉字小小的线,它能一下子拨动千万根联在一起的宇宙间的弦。弦弦丝丝在汉字中各以不同的强度清晰度丁丁作响。在“写”的瞬间,汉字使自己一下远离感觉和感性直观的直接基础,使线纹着上了“总结、抽象”的色素,“一中表现多”,正是在这里,汉字的每一个都表现出自己固有的艺术综合和统一的创造力,它把美“封闭”在自己的框形中。同时又把美“散发”在汉人精神生命里,永无休止,耗散交换着“能”。洪堡指出:“人主要地——实际上,由于人的情感和行动基于知觉,我们可以说完全地——是按照语言所呈现给人的样子而与他的客体对象生活在一起的。人从其自身的存在之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他只能从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但是,汉字惟有的“形象”精神可助汉人心的解脱,以达思想上的自由。如书法家的艺术作品就有一种生气灌注的内在生命,将浪漫激情烙于线纹的内层,馥郁芳菲,永享不尽。过去,给予汉人,当今,又给予西方,譬如毕加索就与中国字画相像。“世界性”本就是“艺术”的性能。只是又作为语言符号,又作为艺术符号,



太难为汉字了。难怪，世界只有一个“汉字”。

就书法而言，因其艺术化的作品乃是艺术观察即“形式”的产品，故其艺术作品的“内容”便是“形式”便是艺术观察便是整体的具体生动的自我实质的。字形并不限于充当汉字义“内容”的工具外壳，不止是装饰物和换洗衣服，而是与“内容”有机不可分地成为整体。故汉字字形就又“形”又“心”地参与艺术的整合塑造过程，一身二任，也属于“内容”。故书写汉字，就不是一个很单纯的记录“语言”的活动。字态仰合转折，合着人体节律，伸张消遣着与人思人情水乳交融的心路“血电流”。书家各自按一己图式，将对象稀薄为一种幻像，有了“审美距离”，就愈发地内敛愈发地精微莫辨。虽然有外在的“形”作规约，但“心游四切”时已超出形象，可“天地一指，万物一马”，也可“郢书燕说”“指鹿为马”，反正汉字的情感体验也无所谓正错倒颠，更何况，情感体验的错位并不妨碍甚至还有助于灵性的运用和光大，错读还使人新异振奋。在云南省某边鄙小镇有这么一副对联曰：“瓜豆菜稻黍麦，一般杂种。马牛羊鸡犬豕，哪个先生？”横批是“不堪询问”，倒是很对汉字心思的。在自由浪漫的艺术天地里，没有“固”与“执”二字。近几百年人类执著于把形上的价值研究“还原”为科学主义的努力，一再地失败。面对实然，科学主义一再捉襟见肘，暴露自己已黔驴技穷。于是，情感体验，超心思乃至艺术象征主义的汉字精神在对文化的

把握中重要了起来，诸内觉在对文化把握的统觉系统中日益活动且活跃异常。

弗洛伊德说，雪茄有时就是雪茄。用于汉字很帮忙，汉字说，汉字有时就是汉字，将一切“汉”写下的字。遂，论其艺术性论其书法，皆为其派生物，汉字就是其真，作为一个艺术架构自有独立价值，它与其他相关派生物各自春秋，各有各的光辉，红光蓝光，叠加起来不一定会倍加亮。我们论书法论中国画只为了互见互参，只为了说汉字，喧宾还是喧宾，汉字还是汉字。“太初有道……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之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上的人。”把《圣经·启示录》摘几句以说汉字，感觉妥当极了。

汉字在艺术世界，活着，经数千年。汉字初文本身，是一门被历史沉淀下来的艺术，一靠了造字艺术家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人类世界里对自己的沉淀，二靠了要认可这些沉淀物，读者也需对自己作沉淀。故汉字表现时，它有自明的道理，无需乎阐释无需乎求证，借用波德莱尔语来说，即“物质讲着一种无声的语言。蔬菜和矿物同具有一种梦游者的生命”。写这些生命的汉字，能无生命么？把这些生命表现得很好的汉字，能无艺术么？被这艺术沾溉时时的汉人，几千年来能不时时有意无意地感受生命感受艺术能不快乐么？被那汉字之光照亮的人有福了。汉字的“花时”在在，花落花开，扮出了一个艺术的神奇世界，予人凄美低回。

知识在这里变为仆人,聪颖在这里化作小慧,予人活水激荡的壮美昂扬。直面汉字而感激造物的慷慨而思向上。但人好“喜新厌旧”,拥有后就减了许多珍贵,汉字在许多汉人那里受着“熟视无睹”的待遇,或许因为“旧”,或许还因汉字情感已内敛回收于汉人血脉中,谁会去时时察看自己的血怎么在血管中流动,除非正在失血或正在输血者。肚子不痛时,谁想得起来还有个肚子?试想,一日梦醒,失去了汉字,没有了“历史”的安慰,我们这芸芸众生,受惠于汉字而无知者,在猛然一下失去类似生命血脉的最大宝贝时,会是怎样痛不欲生的表情表现?

被那汉字之光照亮的人有福了。

## 第五章 在宇宙中跑位， 汉字的自我理解自我显示

“我们”永远在起始与目的中间，这是人类的痛苦，也是人类的欢乐。人天生就多梦的性格，从希望中走出，走完脚下之路，又返来处，融入“混沌”。灭灭生生乃天理之周流，舍此，宇宙则成“黑洞”。受汉字教养的汉人很有讲究，如屈原《天问》的第一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径从认识论上提问题。汉人不先问本无踪迹可寻的“宇宙本体”，因为，与万物相始终的时间空间难论先后始终，就像鸡与蛋谁为“母本”的问题永远没有结论一样。故《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万物并作”中观复，径以自然为“道”，以不同形状的万物“相禅”为“理”。说到底，不外乎是一种汉字式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显示”。

观察、感悟到表现，古汉字和人一样，对世界真相的“反映”是取舍性和特征性的，隶楷化后的汉字更不用说，“符号”成分加重，对古汉字的“感悟”之“形”再度取舍和特征化，有了第二度的“扭曲”。但是，至今仍在“活动”的汉字仍未蝉蜕出“象”的躯壳，这事实本身，至

少是对二度“扭曲”的反弹。法国有首小诗：“我的老祖母/你的纺线锤呢/我的小孙女/你的小蜜蜂呢。”汉字正一如既往地在这小诗的“象”中，在一种从未彻底走出的原初的“混沌”中。

“象”，是汉字的出发点，它导引汉先民“离开家园”去寻求创造智慧，走上一条修远的“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路，实即沦为宇宙难民的流离失所与初衷背反的路。汉字似乎“觉悟”到“努力”的适得其反，于是，它抓牢了“象”，独一无二的。于是，“象”，成了汉字重返故里的凭借，保证了汉文化始终贴近“存在的真实”。基此，汉字不仅是认知符号也是表达符号，换言之，汉字兼备文化符号与艺术符号的双重使命。如卡西尔所说，这两种符号在发生的动机、心理机制、编码法则、功能方式及用途走向上“在在”有着实质性的差异，具言之即，艺术符号起于表现的需要（而非认识、概括、操作世界），它以复现真实的直觉经验与感悟能力（而非理性经验与运算能力）为旨归，因而它打破了文化符号的指称关系和逻辑编辑方式，按照感性的美的直觉的不确定的原则编码；它以直觉形式（而非概念）为终极形态，它的信息就是符号本身，不再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而直接成为对象；于是它不长于推理交流运演传播科研控制等等文化建构而长于唤起直觉记忆想象美感的建构；

文化符号<sup>①</sup>使人类离家流亡远离世界远离自己走向异己,最终被文化湮没毁灭。艺术符号成为人们回忆家园返归家园再造家园的途径和手段,它既作为家园表象存在的惟一方式,也作为文化一人一世界的天平上一种不可或缺的平衡力,它以永恒的形象成为人类存在的见证,使人类天性在日渐唱出的文化之歌声中复活、永生。两种矛盾互补的“符号”为汉字集于一身,它能在宇宙中出出入入,自洽自得,远超世界其他诸语的“能耐”独具就显得不难理解了。汉字,“如是我在”地兼有创造与破坏性创造的语言文化和艺术直觉的“两种面孔”“两种使命”,对基于不竭生命“活力涌动”的它来说,这“任务”与生俱负,既沉重又不沉重,因为,对于“走出又复归”的人类文化过程而言,二重负重的汉字其路途并不真的那么遥远,它的“出发”就在“归宿”中,“混沌”的影像、艺术的天性使它在“归去来兮”时显得比任何人都要“轻快、轻松”。

法国著名导演罗伯·葛利叶奉行“外部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都像是迷宫”的哲理,他说,“巴尔扎克的时代是稳定的,当时社会现实是一个完整体,因此,巴尔扎克表现了它的整体性。但20世纪则不同了,它是不稳定的,是浮动的,令人捉摸不定,它有很多含义都难以捉摸,因此,要从各个角度去写,把现实的飘浮性,不可

① 卡西尔“文化符号”用语,意义同于“语言符号”。

捉摸性表现出来”。实在说得妙极，虽然他没说世纪的不同是因人类的目光不同。把他这段话移用来说汉字及汉字所表现的又确定又扑朔迷离的宇宙性格，倒十分的省力洽切。艺术中的不确定性有着超出人们想象的魔力，汉字的神话思维象征主义正可与之同观。若非富于神魔力，若非“人生欲”极强，若非“脚力”极大，汉字绝对不可能走在古今走向东亚，也绝对不可能不丝成蚕老蜕变成拼音字母类纯符号，更不可能活泼泼地面朝“未来”。对上述“自明”的理儿，我还是什么都不说为好，一任看官“仁智”。

当代，欧西哲人发现，“伟大的哲学都是在全部学院哲学和职业哲学之先便有了的”。如老庄哲学、前苏格拉底哲学都是这“之先便有”的“伟大的哲学。”

人类一下子明白，宇宙进程并不就表现为进化，人类进化也不就意味着进步，时间顺序不能简单等同于价值判断的标准，过去岁月倚为精神支柱的“进化论”为之塌圮。“历史”如“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汐，是会倒着流的，奋力向前，却被不断向后推，被推入过去。人向着较高的理智目标前进了多少，人的直接性、生命的具体体验就消失多少。留下的是一个理智符号的世界，而不是直接经验的世界。唐人柳宗元曾就《天问》对曰：“本始之茫，诞者传焉”，诞者即“神话”，柳氏以“神话”为“始”。神话果然是人类创造、参与、把握宇宙的“第一次努力”。人类文化伊始时，语言的诗和隐喻

的神话思维确实压倒过逻辑推理思维，“元语言”的结构生成是自然秩序的“同构”反映，原始思维以“整体性”为语言的基本法，古汉字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开端”。之后，为了构想世界，为了把自己的经验统一和系统化，人不得不从日常语言进入科学语言逻辑语言数理语言，生出“二仪四象七窍”来。卡西尔深知到了此时要“重返”，想保存和重获直接的感知感觉的进入现实的方式，靠的不再是语言，而是“艺术”。就此而言，作为艺术符号的汉字，也是世界诸文字中最为可靠的。

老子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顺推其论，画“万物”的汉字应有为“母”之资格，且汉字写出的“东西”果真如泰山经石峪对联所书，“无人我相”（无有别分殊），“见天地心”。对外界万物，人们今天感兴趣的是不断与它们周围的环境交换着物质、能量、信息的开放系统，这系统是不稳定、无序、不平衡、随机的。人们已对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均衡有序对其只致力于仅占宇宙极小部分的封闭系统的做法不大满意。人们看到，当某系统无序混沌到远离平衡状态时，原处在平衡状态下为“瞎”的物质，就开始以它的机能去感应去“考虑”外部世界的差异，碎片之间就会产生新的“通信”机制，整合为一体，“死物”遂成“活物”，彼此开始感应交流沟通。对此，热力学之父普利高津早就结而论之：无序是有序之源，远离平衡态下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自发



的新秩序。请注意普氏的用辞，“远离平衡态”，不就是无序不就是混沌么？汉字不就是这么僵死规定而又活泼无定的“整体的碎片”，不就是这么来这么去的么？

卡西尔有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任何心理过程都不能把握实在本身；因此，为了表象实在，为了多少能把握一点实在，心理过程就不得不使用符号。然而，任何符号系统都不免于间接性之苦，它必然地使它本想揭示的东西变得晦暗不明。这样，尽管言语的声音努力想要‘表达’主、客的情状，‘内在’和‘外在’的世界，但在这一过程中它所能保留下来的却不再是存在的生命和全部的个性，而只是删头去尾了的僵死的存在”。<sup>①</sup>他针对的是西方语言。汉字作为符号系统确也不免于间接性之苦，它始终不肯走纯表音之路就是一种超拔自己于“苦海”的努力，它不能“僵死”，它要活泼泼地去“梦”去“寻”去与宇宙实然“亲近”，它果然也极尽可能地大致做到了。汉字早在它生活于符号世界科学世界之前，就以画的存在和人同时生活于一个神话世界中了。它是大荒山无稽崖的“镜象”，它“给予这种世界以综合统一性的概念，与我们的科学概念不是同一种类型，也不是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它们是神话的或语言的概念”。<sup>②</sup>汉字给出的“东西”坦坦荡荡，它抓住事物“形象”给你看，它本身没有逻辑的锁，也毋庸解开逻辑

① 《语言与神话》第34页。。

② 卡西尔《人论》第264页。

辑的重压,它生于原逻辑,本身就是宛如生命体一样的自明物,它迫不及待地不等现代英美分析学派开山祖维特根斯坦喊出 Don't think, but look! 就早早叫开了,“不要想,而要看”! 汉字不是“望形生义”的活物么? 它本身不就是“形象”自我显示的“图画”么?

中国思想很大程度上把西方当作实体的“客体自然”视为一个独立的有生命和灵魂的实在,汉文化“自然”一词,本为动词,“自”画人鼻形,“然”引申义为状况动态,二字合成词后,意义更多的是与精神行为相关。如“空”,是禅的一种意识活动,“空”里便当有人迹在,即所谓的“自我”。这个“自我”参透一切,皈依田园,在精神上自己如尔。直到功利主义的命中带来,直到中国传统文人的修齐治平思想干扰了“空山”意识的平宁。汉字就是这个“空”中的“人迹”,是个参透参与着一切自我,它带着人的鼻子(自),嗅味寻踪,与宇宙交汇融化在一条形若有无的生命力线上。它在理解“空”又在显示“空”,钻出钻进,了无事障理障,或即使有“障”,它也能破了它。白云禅师偈云:“蝇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难。忽然撞著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漫(瞞)。”汉字类似此偈中的寻光苍蝇,但比苍蝇多了“去蔽”。“平生”世界本是海阔天空,哲人“找门”,蝇子“寻光”,蜂子“求出”,而汉字能出出入入,较之更为自如洒脱。冯至写过这么一首十四行诗,我把“汉字”移替诗中的“我们”,换个“主角”,尺寸也相当合适。是

诗遂成为：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哪阵风，哪片雪，没有呼应，/汉字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汉字的生命。

## 第一节 宇宙的生命现象 ——字“绿”词“灰”

●人们只知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但往往不知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汉字十分着急，说，来，吾道夫先路！遂带我们一道“入天地心”。

一次与友人书，不知哪根神经发作，发布了大大的一通关于字、词、语言、宇宙“绿”与“灰”的“痛苦”，信中压抑不住地说了什么或什么也没说倒不经意，但宛如撞击出的一股莫名的衰衰的思绪流，至今还可把玩还有兴味。姑将偏侧的“激动”断片逐录于下，或许对“看”汉字的我们能供补些微“火气”：

……●干吗非要系统要无懈可击呢？干

吗非要涵盖而他们又非要各自成说呢？若在“明心明性”的前提下，径自“大胆假设”就是，要它什么“小心求证”呢？“事物本来如此”！人类偏要去由此及彼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sup>①</sup>岂止是多事，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胡适之固是大学问家，但多说了四字，<sup>②</sup>实不敢恭维他为“大通人”。老子亦然，干吗“三生万物”呢！宇宙本是自在物，香火极灵的寺庙并非讹误迷信，盖其结构全体包括外景内景天气地气均与宇宙同了构，能交流“力”交流“信息”，或本无需交流，而是一体自流，如血循环然。于是，感悟世人，预告前事后事。凡人皆有悟性，但有觉与不觉或小觉中觉大觉之分。文明人不如蛮野人不如吉普赛女郎不如印第安（殷地安）人“自觉”，无法，有的靠气功去“捕觉”，有的靠“加增知识就加增愁烦”去“感觉”去“返觉”。寺庙予人一种内在的感动，正是其中发布的宇宙气息与吾人共振了。姑谓之“寺庙现象”。不灵的寺本不可称“寺”，假僧唬人，非迷信而何？从宇宙来看——“宇宙”一词也不妥，本能地以为所有的词道不出我的内感内觉，吾人的痛苦正

① 此地从“无事生非”角度另解老子语录。

② 指“小心求证”。

在不得不使用所有的并不能直观生命本质的词以及不得不用连“即近事物”也不能的理性式抽象式思维，野蛮人的愉快与文明人的痛苦率由此？在兹，我“看”出汉字与汉式词的区别，一“绿”一“灰”，判如霄壤。语言学界的字词研究不是罄尽代代学者的生命书论成山了，结果呢，不仅“测不准”，连船都靠不上岸！可憾——我们习以为常的“常态”、“理性”、“逻辑建构”是否恰恰是“非常”呢？而我们拒之千里的“非常”以及我们尚无有知的“超常”是否才是宇宙本然？准此，吾人以往的“求知”、“求智”，不正是“伟大的捕风”么？大彻先需大痛一生命本质式的。过去，我内在的已有点点之类的痛苦，也是所谓之悟性以及同人戏称的“鬼才”，于今，在“观”汉字的跌跌撞撞中（与谁撞不知道，或许是自我相撞），这痛苦猛然膨大，罩住了我，牢牢地。会上<sup>①</sup>的“胡乱”只是被自砭后无意的一种痛觉发表……

为什么面对汉字会生出上述若许感喟呢？面对小草野花面对小猫小虫是否亦然？我不知道。但“感动”应是无别的，无论于天于地于风于月。人是自然宇宙

<sup>①</sup> 1991年12月广州《全国文化语言学研讨会》(第二届)。

演化的结果,个体的诞生非因造物主要让其完成某种使命而被创造出来,更非自己的有目的的选择,个体的诞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与“无目的性”。人为活着而活着,人生本质上是无用的。所谓人生意义,只是人对生命过程的主体的投射。汉字汉式思维特色不仅在其以天人合一为旨归,还在于开始“写字”时恰恰就没有把天人强为割裂,汉人不知也不去作人生哲学与宇宙本体论之分。多归于一,一归于多,人与背景融为一体,汉字就是从这里入手的。它让我想起谁的一首诗来,“你站在桥头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低熔点“保险丝”烧断的正是“常态”世界的逻辑理性规约一类,剩下“非一般”的宇宙态。这“态”本为“正常”,无需什么法则也无需设什么“保险”,和汉字初文一样在自由精神中,它们均自条畅其道,无事障理障,正如所谓“常规”所排斥的“短路”一样。当代用“解构”、“重组”等等小手段大方法不外乎是“拆除路障”,回到本质,直观生命,这强烈的驱动,内在外在的,恰是“短路”,予人的是“触电”之感。

汉字不要想,它着力于“看”。因为“想”必定会落入逻辑思维之网而纠缠不休而“计度分别”而“虚妄猜度”。汉字用自己的形象在“说”,有皮有骨有血有肉的作着形下的“会意”,在不断的浑融变通的辩证运动,扩张出字形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和

“言说”的合理冲突性。它从来就在逻辑和语言之外在宇宙之中，哪怕对自己，也采取“渡河用筏，到岸离船”的态度。它要用线纹来象事象物象理，但在“绘”出事理物理之际，汉字拥有了“求意”、“象征”，线纹旋即被“忘却、丢弃”。汉字把线纹“绘”出的“象”，以一种“小草也是宇宙”、“现象即是本然”的“重象”态度，给予“珍宝”“永存”。汉字就这么着，形上形下，不似西方思维各自为政，而是相依相安，相混相生，羲皇上人式超然自然得很。西方维特根斯坦的“看”，海德格尔的“听”以及他晚年推崇的“诗意的思”，不都很有汉字味道的，都是对“人”（领悟）的方法的探求。

汉字线纹运作于宇宙万物。它是“语言”之前的产物，形象直通；它又是“语言”之后的人类“退路”，借它的望形生义，“现象”本质，人类可以做破除事障理障一类语言障碍的“梦”。作为“退路”的汉字，帮助迷路的人们逃离生存困境，为人类生命“供奉”解释系统“建构”灵魂的栖止所。它也不是什么“救世之主”，它给予人的只是“本来”，而不是“拯救”。它逍遥又入世，它世俗又超世俗。它只绘图形物，埋头苦作，似不对终极未来有什么“关注”，但在写写涂涂中却涂出了宇宙的意味，涂出了天人心思，不期然地有了“终极关怀”，且浓烈得即便历史也冲淡稀薄不了。汉字因了上述等等，很生命很奥秘，遂很难缠。

“我们”本是宇宙物，我们对“自己”至今仍不清爽

呢。当瑜伽师功力深厚至极时,可与宇宙共呼吸,吮吸天英地华,真正的“餐风饮露”,不再饮食,而数日数月生命如常。没心没肺的汉字俨然也在吐纳宇宙气息,灵活而生动,它何时练就的“功夫”?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大椿虽异,也只活八千岁春八千岁秋,汉字却活得亘亘古古,至今仍生命蓬勃,无衰老迹象,一副“形体”还将“永远”下去。你说它是宇宙自然物吧,它不“生老病死”,神魔鬼道的很反宇宙反自然。你说它不是宇宙自然物吧,它又可看可听可触可摸,为汉人用,工具今兮的,又不像不可以证明的不活在经验世界里的上帝。面对社会,它平常而普通,从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但“整合”的能力却大得无可比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能的,在汉人心中点乱皴染出片片“阴影”左右着支撑着汉式精神的过去未来。你说它是上帝呢,你说它不是上帝呢?

汉字显得轮廓粗糙、稚拙、原始,“写”物“绘”事时有如一个幼童不擅拿捏蜡笔却偏要写画一样。另一方面,汉字又诡秘狡黠得令人吃惊,象形时“偷工减料”恰到好处,会意时升天入地出人意表且令人叹服。你说它是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老”呢,你说它是慧头慧脑童蒙儿戏的“小”呢?

世界远不是规整有序的,它的生命就在于由混乱无序向相对整齐有序的运动发展之中。作为它的观照物,汉字命定的带有同样的“生命现象”。但是,汉字还



不仅仅是宇宙的，它还是历史的社会的观照物，在它身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五六千年的治而乱，乱而治乃至残损、圆通、发展、变化等等“糊涂账”，有模有样“画着”人心人际的情欲、意志、本能、感觉、逻辑、理性等等“杂拌儿”。汉字之初诞如人之初诞，面对着多种多样的“真实”，心理的情绪的物质的外界的梦幻的巫术的本能的欲望的艺术的语言的宗教的哲学的诗歌的社会的历史的……汉字将它们统统“写画”下来，存真归档。如此手笔如此魄力，举世罕匹，不多见呢。汉字有一股只要你“真正”读它就会令你沉浸深深的魅力，有如里尔克《严重的时刻》诗所云：“此刻谁在世界上某处哭，无端端地在世上哭，在哭着我//此时谁在世界上某处笑，无端端地在世上笑，在笑我//此刻谁在世界上某处走，无端端地在世上走，在走向我//此刻谁在世界上某处死，无端端地在世上死，在望着我。”汉字能撩拨起你的“无端端”，能让你看到“某处”、“某刻”、“谁”，让你看到“哭、笑、走、死”。汉字似乎很冷然，但它又在“哭着我”“笑我”“走向我”“望着我”，很是情热袞袞。这，或许可谓之汉字的使命，生而有之的渊取于宇宙的天赋人赋的。汉字不遑论辩，它“无端”地，就这么写画着，画出它的直觉，集跳宕、猜测、直观、总体、创造诸特征于律动的线纹中，它于无判断中一下子地“判断”，它从来不知不觉有什么“使命”的做着“一切”，它的真实与“虚假”均在于它的丰富灵动杂乱整伤的“百货琳琅”。

对汉民来说,你还不待缠上它,它就作为文化心理的实然“现象”,一下子浸渗散入你无意识深层的“血脉”里,有如魂灵附体,有如宇宙空气苍蝇汗珠,怎么可能说扔就扔脱衣似的,欲取欲拿饮酒似的呢!

“不是上帝造出了字,而是字造出了上帝。”面对汉字,你感动时会说出这样的话。汉字与西方语法所谓的“词”有着质的区别,字者原始象形,有生命、原点、家园,温暖、已然、本真、在内、自由、自然等征象;词者文明理性,有离析、距离、迷失、冰冷、应然、在外、规定、人为等性征。遂有了两种态度两副目光,一个字的,一个词的。话说重点,遂有了两个世界,字的绿世界与词的灰世界,“色质”影像于“熵”世界观上。虽然,绿好还是灰好,“是是非非”一会儿能搅清一会儿又搅不清。搅不清是模糊,模糊是永远,于是,想搅清的汉字式的痛苦与快乐也永远。

## 第二节 过去未来现在的“相”,汉字的“存在”

●苦苦追求新异的人类终于发现,澳洲土著使用的“飞去来器”是人生的一个“大象征”,因为,新出现的每一件作品的“出发点”必然存在于已有的传统中。终结永远是“现

在”，而回忆的却是“未来”，有如印第安人名叫“回忆未来”的烧酒。一切也许都“存在”于时间的“将来”。把这时间三界串通一气的高手，还得首推汉字。

生命都会“反刍”。是“雨”亦无奇，如“雨”乃可乐。

汉字不是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汉字因其“绿”的颜色自己使自己成了“本来”。“本来”的汉字于是能将“将来的渺茫”显示，将“现在的一瞬”抓住，然后将现在将来写下画下变成“历史洪流中站得住的岩石”——过去，使“过去”具有永恒价值。汉字这予“过去”以永恒的赋予者，自己也在“过去”中得到了永恒。

“是雨”，这是思维的科学；“如雨”，这是思维的诗性。今天，整体思维，超时空、通感、象征、隐喻及全息意指已成为“反思”的人类所要“返”的“家园”。走了千百年科学思维的路，才发现“摩天楼”、“易拉罐”、“核弹头”何其异己非人，冷冰冰，成不了“古迹”，才发现离开了原生田园的“温暖”，走丢了人的“自我”。“错错错”的“我”离开一树好花一树浆果，而走入铀走入汽油；“莫莫莫”，“胡不归”？冤哉枉也的人类这时才发现那惟一还结着一树浆果开着一树好花的汉字！T.S.艾略特在《岩石》诗中歌哭：“在知识中我们丢失的智慧哪去了？在信息时代中我们丢失的知识哪去了？”人类像筛包米的猴子，捡起那只掉了这只。从人的表征即从语

言文字来看,惟一能直推“本源”能“存真”“存象”的只有汉字。近二三十年,亚太经济以日、台、港、新、泰为标志一下崛起,使世界尤其是汉字文化圈人不再“觉”(东方曰“觉”,西方曰“反思”)“象形”的汉字“落后”,才开始懂得文化并不分优劣,原始原生的并不缺乏智慧或者还甚于所谓文明的。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很清楚,他们的文字词汇艺术文化和许多传统价值观都源自中国,他们好用“同文同种”来“加强”二国关系,直言不讳地供认中国是他们的希腊和罗马。<sup>①</sup>“同一文化”比“一衣带水”的说法要深入得多真实得多。推而广之,汉字汉式思维那种“生在自然——天人感应”的无始无终精神对当代困惑的人类对迷路的欧西哲学对濒危的科学,启示之大多,无异于“神灯”。

到了本世纪中叶,人类已醒悟自己在地球上“没有做过任何有益的事”。其活动的结果即“现代化社会”,由水泥、硬拐角、窗门绞链组成,全都是一个模样,丑陋极了。曾经骄傲过的城市人悲哀于生活千篇而一律,语言语音单调无刺激,我和你是家用电器的奴隶,实际上“从未曾存在过”,远不及转瞬即逝的流星。“从未存在”似乎言重了些,不过,“水门汀”没有为人类写下什么东西保留,倒是事实。立在汽车门旁的人类处于“生态失衡”正在丧失“过去”倒也真该恐惧。这下,你抑止

<sup>①</sup> 参见[美]埃·赖肖尔《日本人》。

不住自己对没有化学对伊甸园的向往，“几回回梦里回去”，去寻摸原始人“自由自在，听其自然”<sup>①</sup>的精神状态，双手搂定那一树浆果。梦醒时不免于喟叹，现代人未必比蛮野人幸福！这是一种受汉字“神启”的，指向过去的“向前看”，在“看”的时候，你和“看”的汉字目光遇合了。

拉康将人的心理机制分为实在界、幻想界和符号界，他认为艺术家和精神病人都沉湎于幻想界而不愿外出。我说艺术家不愿出是种理想，实际他们不得不出，依靠诗画舞乐等等，总言之即依靠种种汉字式的艺术符号。因为，只沉湎，不出就没有“转换”，也无所谓过去未来现在，艺术家安在？出来而入于“符号界”，才能涂写幻想界的幻想，感觉，才能比比划划“沉湎”的过程，而幻想界又是以实在界为幻想“基因”的。汉字实在的就是这“过程”的符号，它是象形的概念心思又是概念心思的象形，它是命名化了的事物、思维、动作、声音的表象又是事物、思维、动作、声音的表象化了的命名，它倚着“字音”走出自己，以声表义，它又抓住“字形”走入自己，“声符”也来自“象形”。它无端地转动着死与活，存在与消亡的“法轮”，有如一首莫名其妙的诗：

---

① 雨果语。

太阳安顿在他心里的时候/他发觉太阳  
很软,轻得发疼/可以摸一下了,他老了/手指  
抖得和阳光一样/可以离开了,随意把手杖扔  
向天边/有人在春天的草上拾到一根柴禾/抬  
起头来,漫山遍野滚动着桃子。

那无边无涯的,是“扔向天边,手杖,拾柴禾,春天,滚动的桃子”,尤其当“抬起头来时”,思绪一定“软得发疼”。我读汉字,我观汉画像石,面对那千千万万具充盈之美的“小画”,摸着它们写出的如此惊人的丰富,常会“啊”一声放跑了思,那时,滚动的就不只是桃子。难怪西方人会这样说,“中国人的哲学观念这样特别,中国人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看法如此特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文字决定的”。

好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的“由中国文字决定”!

汉字还“搭桥”。佛称“过去、未来、现在”为“三界”。汉字在其中“沟通”。它写“现在”,钱以“贝”,举重以“木”,制斧以“石”,随时随境。时迁境过,“现在”就成了“过去”,谁能将“瞬间的现在”“按住”呢,惟有汉字。它写“未来”,在“现在”的拉长之中,譬如汉字系统的适于古也适于今。为了搭桥,汉字还造作出若干“临界态”,如“形声”,又音又形,非象形又非拼音;如“引申义、假借义、转注义”,多是在使用中“用”出的意义,而不一定依靠字形之“写画”,很有些“无中生有”的本领,

其能耐超过任何一个桥梁专家。

常识认为,宗教历史科学哲学艺术,是人类认识宇宙的五种经验形式,五方面相关相连不可或缺,由语言这个中介将它们串联。但是,令人遗憾,“语言”由于要载运“观念”,往往把“实相”失落,把“过程”忽略。或者换句话说,语言没法形绘生命中的那种动感,它本身太抽象太冷静了。所以,“语言”的“串联”只是人为的“设定”,有着太多“假性”太多勉强。这时,惟有活动的汉字,能疗救护理“语言”的缺陷。很大程度上,它没彻底拼音化或许是“天意”,它不一定自觉。汉字以象征主义手法绘着“实相”,字“象”之中就含着“过程”,否则它无以表达动作,汉字中的动字就无以产生。它搭理“三界”,沟通“五行”(金木土水火)串联“上下”(形而上,形而下)包裹“来去”(含“本源”“过程”“开端”),抚揽古今,超越“生死”,果然十分的能耐。是此重任非它莫属使它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象形文字,还是它独钟情于象形而独堪此重任,谁也说不清。但知,有如汉陶文文字与出土陶器,历数千年,作为“物勒工名”作为“花押”作为“族徽”在记着号,汉字也同此,它作为汉人生命中的活性因子,沾溉着汉文化,迪化着汉式智能,它那份“高功苦劳”,写在它自己身上,也写在高山流水之上;作为“仿岩画”,遗存着永恒与壮观。

汉字是一个偶然。它被称为“汉字”而不是“秦字”“唐字”更是一个“偶然”。实际,大自然中有多少“偶

然”，人作为自然的分子，人与我、人与人间有多少“偶然”，心与物，天与人间又有多少“偶然”，谁能知道呢？除了本身是偶然又偶然地写下了许多偶然的汉字。“榨”作为生产之一种，其偏旁显示其工具是木制的。早在商周之前，金属工具器物已被制成使用，可“榨”字不从“金”旁，它写的是先秦这个过去的过去时，那个时代是木器时代，或许比石器时期早或许晚，“榨”字是写那个“现在”，使用着木器。在商周人眼中，用木头作“榨”只是过去的一时，很偶然。用金属的时代才永久才必然。汉字不管“后来”，它就写这“偶然”“一时”的“现在”，并把它一直“偶然”到先秦以后，到“未来”以后。好诡谲的“转化”时间之界，好厉害的“永存”那“偶然”于“必然”。

雅斯贝尔斯认为，开端 beginning 是历史性的，仅能为探究者们提供各种累进的知识，而说明现代并理解过去的活动必须凭借和诉诸起源如 source（又称“根源”）。起源之为内在动力，使得开端成为这种动力的外在表现。海德格尔为之张本，“西方思想史的开端与其起源（origin）不同，这种开端是一种遮蔽——事实上是一种无可逃避的遮蔽——起源自身便掩藏于这种开端之中”。<sup>①</sup> 话都说得抽象又抽象，道理儿玄玄的。实际，用汉字一“看”，所谓“开端”，可比之先秦金属制的

① 《什么叫思想》第 152 页。



榨具,若此时汉字将“榨”写作“榨”,则遮蔽了榨具的origin起源于木或石的原生态遮蔽了历史,好像“榨”从来就用金属制的似的。汉字不论秦汉,只写当初,只存偶然,保真度很高,其形绘图像正是现“起源”于“开端”之中的最好透晰者,能够“去蔽”。雅氏海氏搅搅缠缠的“开端”“起源”“去蔽”,在汉字这里一目了然。既然汉字可化合三界,囿囿秦汉,既然汉字是始是终,它本身就具“内在的本原”,而它的转化法、混融法和“一归于多,多归于一”法就是“最启发思想”的“去蔽”,因为在“过程”中在“搭桥”中在“圆通”中,汉字没有“蔽”。“是雨”,就要落在地上,就有“开端”,有“起源”(云汽),就要“去蔽”(降落途中沾满杂尘)。“如雨”,总在“途”中,没有“开端”也永远不会止落。汉字如“雨”,如“雨”乃可乐,好一个汉字!

学会问“我知道什么”的当代人说,“我们自己的意见中包含着多少矛盾,有多少事情,昨天还认为真实可信,今天却成无稽之谈”。人脑中固有的两种根性“傲慢”与“好奇”,使人在认识也在犯错,终于有悟,“根据我们的能力衡量真理与谬误是愚蠢的”,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依据。远古的汉字早就是这么“明白”地处理自己的线条的。蒙田有这样的看法:差别使事物不一律,而相似并不能使事物一律。个体生命之间某些方面的相似,决不意味着它们可以等同看待,毋宁说,这种浮浅的表层的相似相近,对于认识生命个体本

身乃是毫无意义的，千差万别才是生命现象的本质所在。因此，蒙田对所谓“规律”断然否定。规律只是一种设定，它必须服从事物本身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但是那一来，就不成其为“规律”了。汉字好像先知先觉于此，它知道写形象物也如形如物一样没什么规定，宇宙本在进程中，无论宏观微观，均是“测不准”的。于是，汉字把自己的最初目光（后来渐因循，有了规定）投向“现在”这一瞬，投向“飞矢不动”的每一个临界点，它就写“不准”写“偶然”写“千差万别”的物体那千差万别的时间空间。提洛城有一个人能识别鸡蛋的不同，从不会误认，分得清哪只鸡下了哪只蛋和公蛋母蛋，不混不淆。在别人，这目光很神奇，在他，会看蛋很平常。汉字的目光就是这样的平常而神奇。它写出“分别”，一事一形，又写出“象征”，赋万物以它那根饱蘸生命汁液的力线。生命在线上舞，“舞”出三界春秋，“舞”出宇宙人心，“舞”出只只内孕生命的“鸡蛋”。汉字，这天地的精灵，心思诗完全融化在阳光之中，坐卧天宇之下，寝食地泉之上，即使“桥头没个人来看”，它也愿“留取春光在画图”。汉字是在写在象的生命，以一己内在的节律，“区别”各有季节的个体，也“沟通”着千差万殊。

于是，我说，前文字的汉字图画是汉文化的“第一个发现者”。假设，有朝一日汉文化“消亡”，始终在象的汉字也一定是最后一个消亡者。因为，汉字在过去未来现在三界中涂写“原来”，它的生命已进入宇宙，它

是“第一的”和“最后的”，可以说也是一种宇宙式的“宿命”。汉字逃不脱。汉人汉文化呢？

从现象学的水平来看，对意识的分析必须透入到时间之维。海德格尔革命性地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不是意识使时间出现，而是时间使意识出现。换言之，更为根本的不是时间意识，而是规定意识的时间性本身。通过对汉字的时间意识的考察，能多少有效地确定汉式本体论的时间性存在样式。“寒冰火焰更番过，地狱原来在我身”，蔡元培充满悲壮意味的话可借来说走在过去未来现在而不失“本来”之相的汉字，很贴切。汉字的“地狱原来在我身”的“现象”，来自汉式的自然观。自然观在德文里原意是直观，看。也即呈现一个人主观意识中的自然，而非自然本身。这样的自然观多少有现象学的味道。汉字产生于对自然意识本身的审视，不言而喻，这审视是汉民族的。自然观因个人、民族、文化而有殊异，虽然自然在本质上只有一个，对自然观的考察因而是项有趣的课题，依此可辨认民族间文化心理的“距离”。春光秋月夏海冬阳，经汉人的“看”写在了龟甲兽骨陶瓦钟鼎上，传承至今，给汉民汉文化以深而长之的孳乳。古文字中随意可翻检出汉先人观自然的“自然观”来，让我们从“过去”看到“未来”。

人类要达到的目的地乐园乐土有成千上万，可没有一个终点。在眼前的终点后面，又将展现片片新的广阔原野。汉字导引着“我们”的过去之心现在之心

和未来之心。唐诗僧寒山偈云：“闲自访高僧，烟山万万层。师亲指归路，月挂一轮灯。”“前程”的万层烟山“瞬间”逝为“过去”，只是月挂一轮灯，光景常在常新，可将来媲美汉字。

现代人类贪欲多端，甚至不惜造化学武器，毁灭森林，目光浅近得终于自己害了自己。待有感悔悟时，才忆及汉字的深厚，“反思”那混沌了三界之相拥有“历史之长期合理性”的象形文字实在高明，对现代文明抛弃自然的“作为”不满乃至愤愤起来。

人类回忆的正是“未来”。既然“未来”写在了“过去”，那么，文明和原始是否应该是一码事？历史果真是像澳洲土著的“飞去来器”？

### 第三节 “对话”——万古 长空，且看汉字舞

●城市的功能是帮忙“对话”，人生也可以说是一场对话，生与死的。“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sup>①</sup>当与死亡“对话”时，人对自己的存在才有了亲切的、深情和痛苦的真实感。人最不能忍耐的是孤独，汉字帮我们把

<sup>①</sup> 艾略特《荒原》。

自己的影子拖长，“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开始踉跄共舞，寻找宇宙的“动态”感觉。

原始人聚成氏族部落，后又有乡村里巷的“抱成团”，文明人聚成城市高楼，人挤人的还觉不热闹还要搞卡拉OK歌舞厅再挤一挤。为什么？谁都不会一下反应，这一切只为了两个字：“对话”。

当代，人们总觉对话愈益困难，除开社会政治等因素，便把不满投向语言，归咎于是语言的遮蔽偏离不忠实造成种种误会失度错乱“阻障”着“对话”。为了温暖为了沟通为了不异化，人们呼唤野性诗性，呼唤逝去的“童真”，将希望的目光投向原始性的东方思维投入了东亚汉字文化圈内。国际汉字研讨会此起彼伏，开出越来越多的热闹。

文字书写，也源于巫术，为人企望与天“对话”的努力造成，是精神对自然神秘地占有驾驭所采用的“话语”形式。在原始人中，通晓文字的奥秘意味着力量和智慧的“神化”。现代纳西族人中通晓东巴文字的是东巴祭师，意味他超乎寻常，拥有权威、法力、巫术、护符和魔杖，可沟通人神两界。“对话”作为一个原生的情结，与人同始，也将同终。人置身于自然于社会于人际于天人际，有多少层与面需辗转沟通。面对面谈，身势表情谈，无声有声谈，乐舞诗歌谈，原初汉字正是这“谈”的“世界的记号”。诸语都失落了“象”，惟汉字还

贮存着这颗“不愿成熟的毛桃”，还保有着与天与人始终要“对话”的人之初的“冲动”，“德性”可在线纹上“直观”。汉字冥心纵目，倾听着上帝、大自然的宣示，复吐露之，其状清盈安泰。汉字线纹轻舞柔曼，将引力、电磁力、强和弱两种相互作用力共四种客观世界的基本相互作用力包裹进来，又施放出去，与人结合，在人精神世界中指向“美”。摩擦力、推力、弹力以及一些生命之力，原都是原子间的吸引排斥的宏观表现，汉字用微观的线纹具体表现了“看不见”的它们。尤其是对“生命力”的表现，汉字用所其极，尤为周致。生命力物质属性方面的肌肉力以及饿、困、渴、性诸驱力尤其是好奇驱力均在汉字群中有纹路有踪迹，生命力精神属性方面的智力感动力精力毅力自制力等在建构汉字上的丰功卓著就更不用说了。试想，若无观察力记忆力想像力思维能力诸智力的原始活动，汉字何以产生？又怎么会有原始的绘画、舞蹈、音乐等原生艺术质素咸集于汉字。基此，汉字线纹自然带有诸艺术的引力磁力智力生命力，多多少少，汉字得以“飞舞”在力的线上，“飞舞”在客观宇宙之中。而“一朝风月”的形下“万古长空”的形上，不外是汉字凭依的“舞台背景”，是“上岸之舟”。当汉字旁通无穷，与宇宙万物古往今来沆瀣一气时，其目中“空明澄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只需那“飞舞”了。

只有交往者主观上有相互认同默契一致，即以理

解为前提，“团结的意识”才能产生。从“文化学”角度看，数学物理学并没有穷尽全部实在，因而不可能对理解给出全部的“支援意识”，换言之即，真正的“理解”不是“科学”所能达到的，“艺术”于是有着巨大的“责任”。舞蹈艺术理论认为，原始舞蹈发生于“天然”，具体讲，人的自然本体具有反映脉冲波动及推进力波动特点的内节奏，而正是对脉冲力的反映，起伏间构成了舞蹈动作“力”的形式，同时推动观众产生相应的心理节律，“力”被传递，“对话”形成。雕塑绘画建筑等视觉艺术的发生机制也相类似，其脉冲节律由心理传递于生理再反作用于心理，循环往复，成一无始无终无因无果的动态可逆过程。汉字随这一动态发生，由于汉式心理视觉的游移周览特性，汉字还将雕塑建筑的“活儿”揽了来，把“立体”置入“平面”，那是一幅原始散点透视的目光，如高、郭、母、監（监）、眉许多字，起码有正视、侧视、俯视、透视等两个视点的“画面”置于一个字中。毕加索也用了，《亚威农少女》画和这类汉字何其相像。所谓“立体主义画派”的创新，也是“复古”，稍有不同的是，“材料还是那些旧材料，不过我把它重新编排过了”。<sup>①</sup>宇宙力亘古永存，如何“合力”，汉字有一招，毕加索有另一招，虽然“目光”同样的“浪荡”。德国美学家谢林说，“哲学显然能够得着最高的东西，但是看来

<sup>①</sup> 当代散文家梁遇春语。

它只能把少数人带到那里去,艺术是把所有的人,把是人的都能带到那里去的,就是说它能使人人都认识最高的东西”。<sup>①</sup> 汉字的飞舞与毕氏画中发布的宇宙力正是这能“带”人能攫人心的东西。汉字横亘古今,其“天高地厚”的味道更浓,它在人和非人的周边世界,出出入入更是自在自由。哲学思索令人疲劳,汉字“带”你一同舞在海阔天空却是放松的悄然的,你不知觉,除非你特别用心,这特别地用心被赫尔德用来解释言语何以产生,“人的思想自由驰骋,感觉从各个感官浩浩荡荡涌入思想中。在这感觉的海洋里,人可以采取一种说话方式把某一波浪孤立出来,使之停滞不动,然后将自己的全副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波浪上,并且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做。此刻人表现出反思……人非但生动明晰地知悉事物的全部属性,且能辨认出一个清晰明白的概念,是心灵最初的判断活动,此刻人表现出反思。反思的第一特征便是心灵的语词,人类语言随之而产生。”<sup>②</sup> 赫尔德过于理智,语言文字产生得并不那么“自觉”。但其说可姑备种种说之一种,尤其那“孤立的波浪”倒很恰切地说着了汉字观写的“对象”,“使之不动”在涌动中,遂有了天人与汉字的互为“涌动”相伴“共舞”。这互动共舞在汉思维中往往是直觉下意识的,因而轻盈美妙,不着痕迹,有如敦煌壁画上婉曲向上的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第 35 页。

② 《论语言的起源》。



“飞天”。柏拉图说过，一个人若没有神灵附体就不能成为艺术家。康德以为天才在于某种幸运的配置（勤奋努力不能获致），他拒绝将天才这一称号授予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因为，与艺术相比，科学总是一种片面的活动，其中，理智控制着并从某种意义上压抑着人的其他力量。法国一有名的数学家在看拉辛的《伊菲革涅亚》后问友人，“这证明了什么呢？”<sup>①</sup>历史都不能证明什么，从符号学前景窥视历史，其过程只是社会和围绕社会的现实之间，也包括各个社会之间的交际的系统，是历史个性和社会之间的对话。汉字也不能证明什么，它给不出结论。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汉字“不是文字符号的语言，而是直觉符号的语言。在艺术（按，也即汉字）中，我们不是将世界概念化，而是将它感受化。艺术和艺术家生活在自己的王国中（非概念而是直觉，而是审美观照）”。<sup>②</sup>是的，汉字往往不要证明什么，它要的是“飞舞”的本性存真，要美。

考古文物上那些原始的文字，只要具有绘画痕迹，对于东西方而言，可释读性都很大。这是由于它的画法和人类生理节律生命力线暗契神合，故一下沟通中西古今让它们“对话”。这种源于本能的“本领”是拼音字母所不能及的。纵横浪荡于宇宙间的汉字，由于与汉思维的具象直观性、象征隐喻性、混沌直觉性、活动

① ②参见卡西尔《神话与语言》第171页。

空间性以及“人本位”、“类化意象”、“自我意象”、“统摄涵盖”、“发散收敛”、“反读误读”<sup>①</sup> 等特征相融,结果影响并导致用它的人也“如是”,汉人习惯于不断变更主题与对话角度,弃绝思辨,直面差异具象,以禅悟使预设观念崩塌,变历史平整为错综混沌,提前张扬了相对论的空间观以及有关临界、负荷、量子跳变等反经典的概念,超越古今地形成了涵化着哲学科学宗教学社会学自然观文艺美学等等的“汉字大文化”。由于文化之大,货色之多,汉字在其中的“对话”、“飞舞”就尤显至要。舍此惟一奏效之大手段,要联通古今四方上下感情,混融“大”与“多”,真是谈何容易。

和汉字同,还有一个“八卦”,均为汉人对宇宙人生社会的变化的动态反映,虽不一定自觉。八卦的爻画如同汉字线纹,能在一定程度上“抽象”,它们都有“形而上”的一面。概括无限有待于有限,概括的最终即反无限。汉字若只有一个圆一道横,八卦若只有一对阴(--)阳(-)爻初级符号,就太局限,也太笼统太含混,于是八卦要推演出八八六十四卦,于是汉字要“六书”并作,有四万之多以分别形象再分别形象,“一归于多”。但都不是没完没了,否则将走向“死寂”。汉字基本字原为147个,基本用字不超过三千,即是“有限”。这有限的“多”步入艺术,如书法则呈现“舞姿舞韵”,呈

① 参见拙著《蛮野文化的追捕手》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现出“美”，又使“多”归于“一”。始与终相衔如环状，莫辨首尾，正是混沌写入汉字，汉字见出混沌的“相通”与飞舞动态的“对话”。这动态是序列，是走出又回归，是包括了“人道”的“天道”。于是，它能一超“一朝风月”而舞在“万古长空”。汉字乃“顺天者”，有寿。

《礼记》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有友”为的是“对话”，自问自答也叫“对话”，但有限度，自己翻腾会失于反复，识字读书旅游不外乎是在寻外来的“刺激”，伺机“对话”。就大者言，对话是沟通是融合也是折中，汉字内在的“对话”精神很有大自然的意味，“正如在生物学史中所极为经常发生的那样，相互对立的理论没有一个在最后流行起来，相反是折中的融合。”<sup>①</sup>生物学上，很难找到完美例证以对林妹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妙语随声附和。汉字的亦象亦抽象亦真亦假亦实亦虚亦语言亦艺术亦简化亦夸大亦拘囚亦放任亦时亦空亦界亦无界亦静亦动亦声亦形寓声于形寓形于声自律他律，使它很“折衷”地沦为宇宙的“第一杂拌”，使它能在自然、社会、人、精神各界中飞来飞去舞上舞下引申对话，使它得以一己线纹展示着汉文化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出之”、“入之”的种种方法。你想，形而上的，汉字与“大自然”携

① 美国科学院士厄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

手于始终,应说携手于无始无终,大自然<sup>①</sup>不灭,汉字能灭么?

“大自然”性同时也带来“大社会”性。汉字横过前文字横过三皇五帝至今,拥有了“大历史”。千万年来发生过多次社会大乱,但汉字从未面对过任何一个“压根不认识它的世界”,看来,有汉字足够,不需两套多套表征系统,汉人世世代代足以应对时代交接或换轨,足以“翻阅”历史的上下篇。由汉字“一统”的大社会五十六个民族,虽不免内部各种摩擦矛盾,但从未从根本上“错过位”,遑论“断裂”。汉字本身就有一种“捏泥人”的汉味,“此在 Autre”与彼在 Autrui”总是涵化转生,你中有我,它本身就要求“混一”,故自然避免了本身要求“分析”的西方语言文字最忌讳的所谓唐·吉诃德式的,把必须分别的两套表征系统“严重混淆”。那与风车作战的“可笑的误读”<sup>②</sup>在汉字这里“淡”出了画外,它把那作为鸡与蛋作为重捏的两个泥人“一笑置之”。汉字汉文化固有幽默感也会制造滑稽,但由于其本性就在矛盾的转化,彼此的混融,就在无终无始无分无别的“一归于多,多归于一”变幻不止的动态进程中,很少分析割裂,总多浑融圆通,所以,汉式的幽默出自于“折中”“对话”时的“缺失”,强调的不是西方的“区别”,而

① 形而下的个体总有生灭,汉字反自然,是说它不像具体生命一样生老病死,超出生物性而有神性,也即汉字与形而上的“大自然”同。

② 参见福柯《词与物》。

是“和合”。于是，汉字不可能只“飞舞”一时，就弃“象”而入“语言”，走向纯拼音。汉字胜过了“语言”拥有的“沟通力”，语言只能使有差异的人们不分道扬镳，不走入不同的种属，汉字还能使“原生的质朴”永在，使逝去的“现在”写入“未来”，不仅使东西“共时对话”，还能使古今“历时对话”，就用它多有的那个“象”及“象”所自有的“生命力线”。字在，力在，“舞”就在，“对话”的巨大功能就在。汉字使汉人得以“一贯”，无需面对重大历史转型与文化背景的巨大变迁，无需另择道路。汉字具有这种使汉人汉文化社会“从一而终”的“大社会性”，<sup>①</sup> 它歌于斯也舞于斯。

#### 第四节 不仅仅三维四维

●汉字的“反映”不是“旁观”的，时时参与着它自己的意见，因而也并非“科学”的，而是一种可能，超出科学的可能。于是用常态的维度时空来说汉字，很不能够。汉字的“想象”常常超出“合理”程度，对于“心理幻觉”，能用三维四维画其坐标吗？看，汉字将那一维的线条“舞动”出万千的“风情”，有着“异

<sup>①</sup> 虽然，也有负值，汉社会发展滞缓，但已是另一问题了。


常”的美丽！

汉字“依于仁(平面),游于艺(诸感觉幻觉)”,<sup>①</sup>目光闪烁游动,在“平面”中写出“立体”如同“儿戏”。如“囚”字,“人”为侧视图,“口”为监狱的俯视图,以运动的视知觉将二图捏合,再加入线纹的时间感,就成四维空间,真也简便简易。然而,这三维四维,仅只是汉字外在表象,它的内心空间还要辽阔繁复得多。汉字如大自然的精灵,它于生命正道中体验求索弘扬着“多”,写“这一个”时念念不忘“那一个”,好投入地参与。当你和它“同着情怀”时,就能感受它生命中澎湃的宇宙的力,体验超险,梦与真实都在你面前混融如一。汉字反映着人类六千年文化及这六千年之前之后数千万年的方方面面,说狐道鬼,说巫说禅,图纹着过去现在,外心内心、自然神异、梦魇直觉,超感超验。要说汉字有“第六感官”,能作超时空运动,怕也不算是欺世。

252

尼采想象着,“一足当踏在地球之外”。汉字的全方位开放当源自它线纹绘图天地人时的那份轻灵流畅,当源自它自身的始终的“流动”,虽然“身在曹营”,受方框之限。普朗克说,“宗教与科学之间,绝不可能存在任何真正的对立,因为二者之中一个是另一个的补充”。汉字说,哪个补充哪个?宗教应是“起源”,二

<sup>①</sup> 借孔子语。

者互为“开端”。海森堡说,造成二者间敌意的由时间空间物质因果等基本概念构成的旧科学框架已经“瓦解”。汉字又说,我“原来”就不分时空因果概念物质,也没有“维”,遑论三维五维。如“死”字,甲文作,象跪拜、垂首凭吊于骨旁之状,<sup>①</sup>骨殖殡于前,哀哀于丧。重死重生,集于一字,反观着“初”,也后知着“现在”。活人与死人并存于一地,不忍阴阳乖隔,不正是古代都邑现代城市发生发展的最为内在的原因么?“对死去同类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更有力地促使古人寻求一个固定的聚汇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总之,远在活人形成城市之前,死人就先有城市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人城市确实是每个活人城市的先驱和前身,几乎是活人城市的形成核心……一个旅行者,当他来到一座古希腊或古罗马城市时,他首先见到的便是一排排的陵墓和通往城市的大道两旁的墓碑。至于古埃及它虽有过伟大的文明,留存至今的也多是些庙宇和陵墓”。<sup>②</sup>顺着这样的目光线路,我们不难看到甲文一个小小“死”字写着多少个“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内容,写着秦皇陵兵马俑写着佛寺诸塔存放的佛骨“舍利子”,写着吊死问生,死而复生的超常愿望,写着生而复死,生死同一的诗人哲思,写着长生的企求,不死的神仙快乐与必死的凡人无

① 引自康殷《文字源流浅说》第33页。

② 芒德福《城市展史》第3-4页。

奈,写着对亲祖先人“崇拜”心理造就的村邑都市,写着死的洒脱天国的飘渺与活的悲痛今世的实有,还写着阴界的或有或幻,阳界的转瞬即逝,两界真假杂沓的难分难定,写着同步不同步的感受共鸣,小说意识流,音乐的无调性,心绪的飘散离碎,写着对荒诞的体认对深渊的同情,写着你对“死”字画面的“忘却”而洋洋得意于情思超泛……你说,一个死字,写出了超科学的自在宇宙人心,写出了无时空有时空的种种维度和无维度。谁人能概括得准确并叙说得清楚呢?



“偶然”告诉我,历史进程中有“另一个”沉默的角色,已完成的历史有过“另一种”可能,对进行中的历史有“另一种”评价,学术领域也总有“另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落。不记得是谁将它归之于“冷门”“野史”。在汉字这里,因了象外的意很多,“另一个”虽是阴阴的潜在倒也是“实有”至少在人的无意识中常被提起算不上“冷落”。“蓝色的”,西方作忧郁讲,汉人作玄奥、深邃、幽牝(生殖之门)、母体(青出于蓝)讲,一个“象”辗转反侧成“多”,自然可优哉游哉于任一时空了。此乃汉字式禅意,汉字式大象征。天竺的“观自在”到了汉邦成为“观世音”,看世上种种“声音”,且是用千手千面千眼,视听如一,不正是汉字的本领么?

形式逻辑以“循环论证”为诟病,但人类难逃魔圈悖论,生命很像一个大的循环。故汉字以“圆通”做出应对。它的线纹无所不至,广谱联系,如立体交叉的



“网”，挂万为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汉字很“公平”很“糊涂”，从不去论爹妈的问题，也从不去倚老卖老，很是质朴。“文明”总爱问，是病态的人成就了辉煌的艺术还是艺术找到了病态的人才得以存在？在硬性区分中文明自己给了自己致命的“伤”。汉字没有谁因谁果的问题，它也不忌讳“循环往复”。在它，顶多“抽刀断水”地截出一因一果，但一忽儿间，这截出的已“易位”跑了个颠来倒去，真是，鸡与蛋，哪个先生？汉字按不住，或许没用心，或许按在不按时，任其“循环”。汉字包含着汉式世界，因此，它可超越“语法”而具有可接受性。汉字使汉语语法“无法”，因为它有所有文字没有的形象的“表达意指的深层结构”。汉字使汉人必须面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等现象，汉字使汉人必须习惯“有无相生”、“施受同辞”、“高下相倾”等思路。是否可以这样说，汉字就是汉语的实现？

从“旦、朝、暮、夕、夜”等字初文看，汉字很早就有了对昼夜时间的感受，还把被感受的时间完全地用了空间写出，这已远远超过了时间意识成熟的标准。汉字对季节时令生死时间的敏感及其对时间意识的充分展露或许正是“线纹”在“动”时的必然。昼夜时间的出现与它被写入汉字，并不同时，它要早些发生，它对汉人自我意识或存在样态有着太多的意味太多的影响，放大来看，正乃汉先民的宇宙观世界象，是他们存在的

自我意识的证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是形而上的时间附着于形而下的“川”的“现象”，但它不孤立，还需配入“子在川上”的空间，一维“通”入三维，合成四维，再加上“曰”的心理心思感喟感动，又得五维——这仅是简单的“代数和”，实在远为繁复。“子”在“曰”，难保不是感于天地鬼神，难保不是代天宣传达圣谕，难保不是超感超心思，这下又多了几维？或是又入了“无维”？请看“水”字初文：浩浩泱泱，连同今来古往之前的大荒山无稽崖连同古往今来写的人看的人，有多少个世界多少种时空，承载于那“波动”的三根小线纹上。汉字将一维的线条“舞动”出万千风情，将一次性的生命过得异常美丽。汉字永远得生了。它对于汉人来说至关重要有如“一轮日”“一轮月”有如神示神谕。没了汉字，无法想象“汉”在何处，我你他在何处。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不惑的“绝对”不存在，这似乎已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的标志。只是，一碰上傍着宇宙而胡天胡地的汉字，这个标志开始“模糊”。举“舊(旧)”字为证，甲文作，象鸟探鸟巢形，后加“臼”声。字可多解，只论其引申义转折义，也够矛盾重重，“旧”为时间长，不长不旧，但“旧”为时间短，“保存”不长，要被“弃旧图新”。每一义都不彻底，模棱两可，好好坏坏，两极通用。哪个意义能一锤敲定终身呢，否。


汉字写山水如山水。它模范着山之博大、巍峨、恢

宏、庄严，让你看动而静，万变中之不变，短暂中之永恒，就像喜马拉雅山升起于海底后又长期屹立。它模范着水之深邃、流长、清澈、快乐，让你看静而动，不变中之万变，永恒中之短暂，就像黄河长江从古至今但又没一滴水是留得住的。于是，山字水字，各为偏旁，引领着一支庞大家族，两种光景互参成一种傍水依山的“家”的精神，给汉人“形象”的长期浸染。看不见，但有“风水”。英国人说汉文化与灵魂的联系未失，即是看风水堪舆的汉习出发，英国人说他们的文化与灵魂的联系丢失了太久太久，今天想寻回来，也从“风水”入手，甚至连商贸办公桌的走向也要请“风水先生”看定安置。这是迷信么？若把“风水”看成象征，看成汉字中写山写水的内在隐喻，我想，恐怕比简单的迷信批评还要更得汉文化精神。现代人自尊得过分，一般对摹仿都不以为然，却往往从大家不经意处去仿了来，再摆出自自作古的架式。本就很古很古的汉字，却端明了的模而仿之，真可谓“王道荡荡”了。它“仿”形“象”义，仿中无所不赅，连它自己也在被仿中，彻头彻尾的“循环”。它的“声”仿着鸟兽虫鱼以及风雨泉流，“形”更不用说，本来就在画自然。仿中的汉字独有一副汉式的目光，内内外外，反映着汉人心目里应时应人而化的宇宙万物，使“我们”得以随缘造化而体验求索实践。

汉式辩证思维的“反者道之动”，“反”即否定性，是运动的基点。对立统一是汉文化的源泉，而很少西方

近代的“形而上学”，也即黑格尔意指的“实为分解”的思维方式。“生动具象”，来自汉文化的质朴性，而这质朴性存在于汉字中，多得益于汉字摹仿的透彻圆通。汉字与汉式思维始终纠缠，首尾不分因果莫辨，汉文化生于斯立于斯。当今，摹仿被用得更广泛，将越来越专门化的社会沟通，如现代通讯手段源于摹仿，又促进了摹仿，一如汉字的发生发展，又摹仿又创造又原始又当代。

由于三界浑成九流互通，汉字不仅止摹仿，甚而在仿造中肆意胡为，生拉活扯，把多维表现得很干脆。汉文学及其评论中的李代桃僵、张冠李戴、比兴双关、索隐寓言、谜语美刺，无不沾染着汉字外象内喻的神话象征思维气味。不同的路数不同的借代，尽因于汉字的摹仿。汉字线纹张大着写象的应当(理想化)张大着意象蕴含的可能(原逻辑、直觉)，其摹仿并不单纯而呈恣肆汪洋状。

因了“摹仿”，汉字义从不“一维”，搅糊了“本然”和“加工”。它仿着“本然”，但“本然”之象又注入了“仿”的人工，天耶人耶？西洋文字纯抽象的语言有太多的“分析”，休谟曾以英文列公式，是这样 IS 和应该怎样 Ought 两者老也合不拢。他若用汉语汉字来做，会十分的轻而易举。平行线怎么不相交呢，依汉字的球状眼光看，天圆地方——固然是乱视是错觉，但在汉字这里，圆和方照样相交，如“旦”字作 。若不能相交，

“天似穹庐，拢盖四野”的宇宙怎么生成？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sup>①</sup>四根天柱怎么会折断一根，天怎么会倾向西北，“日月星辰移焉”，地怎么会不满东南，“水潦尘埃归焉”，中国大河都不像塞纳河莱茵河向西流，女娲怎么要补天？方方大地怎么会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平行线相交，遂成为汉式人生贯通大喻，火中凤凰，出生入死，出死入生，皆简而明之，如汉字简洁明了的线条，将一切难缠之“理”难过之“关”一网打尽。一切有力量的东西都具有单纯的外形，材料太多会产生“遮蔽”，一些表面复杂的東西却很简易——汉字早就比比划划地“教导”过我们。汉字有一个内在的“球”，圆通着万物，制造出深远的“想象即真”。它的方式简至到只需轻轻一根线纹，生几种笔画，做多种建构，如此这般，“一”遂总起了“繁多”。

这个深含大智慧繁复多端的小“平面”，并不简单。

我不知道，在神秘主义的体验中所达到的自我实现也即“吾丧我”的感觉是否类似深度麻醉类似吸毒或催眠，而这种个体体验果真可以传授或讲述给他人听懂吗？别人果真能理解这种体验吗？答案往往是是否定的。那么，说汉字“美丽动人”，它又怎样为之呢？这是个十分难缠无法类比的问题。我只知道，汉字将几个或十几个笔画交错建构，析则析之，合则合之，形成诸

<sup>①</sup> 参见《淮南子·天文训》。

多网点孔隙,时髦说法曰“空白”,使认知保有相当的活性。再者,汉字本是用来感觉的,它出自原逻辑思维的直觉融通,这融通“永存”于汉字直至今天,没有像西方文字那样丧失殆尽,于是汉字保有了“灵魂”的原生质朴性,加上“传承”“习得”的帮助,还不把汉人薰得“活动自由”薰得超脱敏感薰得惯于接受汉字“激发”么?“禅”能发生在东土多半也因之。汉字的诗性艺术性养育了汉人,使人内心藏有“灵犀”有“火点”,人又以这诗心去参禅天地人生,形成“体验”的个体与大众的传递循环,倒也是应然,可以想象。虽然汉字必须在方框中表现“体验”,虽然这方框实为拘囚实为困守,但汉字“困守”于“命运”之中却有着平安祥和,反弹出拘囚不住的大智勇,迫压出生活生命中巨大的宗教意义和历史感觉,一如拓荒者有一种不死的灵魂。这灵魂潜入汉民族,“左右”着汉人的行为本质,令其轻于对声色犬马等有形之象的追求而重于对无形的价值的追求,使汉人重对道对德的实践,达成了汉式的实用功利主义(即道德之功利)。汉字中,极少单向的事物,施受好恶同形,往往是“相互”,即儒学的“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

个人与宇宙与社会的关系并非线性的,而是“环状”,很似汉字的圈框。比如“自我”依赖一种超越性,而这一超越性又是自我的内在化,又依存于自我中。汉字汉式思维汉文化遂“尔汝”在关系中,难分难舍。

汉字从原生宗教绘画走出，自然是“求道”实践，也具有“求道”精神。它这个“求道者”追求的不是科学追求的客体之道 law，而是人文精神是生命主体之道，因而汉字常常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对非汉字们而言是“悟解”的形象化象征喻示。如“昔”字初文“𠄎”，洪水滔天蔽日，那涌动的洪波巨浪和那处于淹没失却光辉的太阳，给出往古就是这副模样，很是生动直观。地球很早时果真发过“大水”，西方的“诺亚方舟”就为此而造，但到了“文字”时期，已是很多年以后了。写造这类“超验”物事的汉先民，若没有宗教式求道精神若没有生命的感动感应，恐怕达不到这般的“同情了解”，没有纵情的“入”就不会有生动的“出”。英文以 pass 四个字母，冷漠抽象地表示“过去”。两两对照，你会撞击出何样的情怀，会有何所思何所忆呢？很难说，椭圆球形的地球上自然原生的先民们对宇宙的感觉体验乃至超验，其真确性灵验性是否远远超过当今科学所谓的实证测定，也很难说，汉字创造者有意无意地使自我精神处在宗教通灵状态如醉如痴画出的符纹（前汉字）远比正襟危坐蹙眉苦思的产物更为丰富。

实际，汉字的“象形”并不意味它缺少或不善于抽象，汉字只是不刻意区分形象反而化合之，它不是不懂，“对世界或人类社会的事物形象掌握得越多，越有助于抽象思维”，但它不要太抽象。于是，它出出入入阴阳互通，很裕如地把生命之道把宗教情感把宇宙苍

蝇统统写入那小小线纹半抽象的“画”中。

## 第五节 “悟”如何可能

●“我”与“你”，在马丁·布伯的理解中，是人与上帝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我”以无限的自由意志体悟着上帝的“你”，体悟着元真理。汉字把这个世界写做人中有天的“天”字，给“我们”以一个更原初的本质构架。读“天”字，读出了无限的“诗与思”，于是，“悟”成了可能。当然，在汉字的初文时节，“悟”是一份天性，是大智若愚的“倾听”与“惊异”，不需要拂去古汉字上后来落下的“人尘”，你就能一下子“看到”。

我们这个电视的“视听时代”有着太多的“遮蔽”，人自己创造的环境反过来使人受到“非人”的迫力。马路与水泥盖住了芬芳的泥土，人失去“嗅觉”，摩天楼与城市噪音驱尽了鸟语虫鸣，人失去“听觉”，电视电影的诱惑止住了远行的脚步，山水不亲却甘愿为电器的奴隶，这时，人类已严重“失明”。人类自己断了与自然大地连着的“脐带”，翫了“诗之神”的行踪，这个世界萎缩而贫乏、窒息而苍白。就连语言就连言说都发生故障，



阻碍着“自我锁铐、自我幽闭、日渐消疲的人类”要寻找原来要去蔽的种种努力。而人是活在语言中的，时代病了尚可疗救，语言病了，人何以存在，更不用说，悟如何可能了！

这是一个失落、寻找，寻找、失落的时代。狄德罗发现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受众多外在因素的制约，因而行为与自我间往往有鸿沟；理查德逊试图在不可见的内心生活中探人之存在；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沿着这条道路引入了时间的维度。既然每一刻都是个小小的世界，这个世界在后面的一刻立即被无可挽回地遗忘。不记得是谁很失望地说，“我们又如何在这转瞬即逝的时刻中抓住‘人的存在’呢？”

你看，“天气预报”让人心理先有准备，少了“惊异”“惊喜”少了情绪变化，“电视观光”替代了天大地大山亲水亲的仰星月俯虫鱼，现代人压根不知“东鲁春风”与“濠梁观鱼”的“咏而归”与“我之乐”，倒让我想起，我们何其像童时歌谣儿戏的“我们都是木偶人，不会说话不会动”！“我们”还是人么？脱离遮蔽了自然，人类还是人类么？

恐惧中，人类在找家。为了找家，又找到了“语言”。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说完后，他安心地去林中漫步，找诗与思为伴。果真如是，那真是奇迹，海氏也可谓当代第一会以言说作法的巫师了。但是，人类还在不安骚动。混乱不清中，似乎有所领悟

又马上被新困惑缠绕,对走出伊甸园的人类而言,这似乎是某种宿命。

人有“性命”。“性”在内,天赋人以“性”,给了他“可能”;“命”在外,“命”由“我”,如“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是一种“命”,不怨天尤人的命,如那永远把巨石推不上山顶却永远在推的西西弗。其中,有着神圣感,有如诗人的吟哦,发出超拔人世的真正光亮,让人“悟道”,于是有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有了“其九死犹未悔”的屈原,西方东方在此一道步入“境界”。这境界本非理性的文字所能解析说明,只能用简略的符号的文字来暗示,这时,尤需要汉字的帮忙。


象形的汉字使“欲辨已忘言”的“此中真意”现形,把回家的先于“反思”的“我思”写出。是它作为触发媒介在助人为“悟”,还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悟之象,就是西方所谓的“西碧儿”(sibyl)预言家?不好妄断。

汉字偶然而具体,它将时间写下来,写在空间上,记入袞袞而来的生动。观字,“我”看到“过去”的大块原始背景,观字,“我”看到了“现在”这个本来无法保存的瞬间,观字,“我”还看到了“未来”原来就在过去的形象过去的感动里。汉字线纹编织的平面网络还有着更深更幻的时空,透入其里,可追究思想的前置条件,看到混乱下藏有秩序也看到“秩序下无尽混乱”,于是,汉字这里有临界也有无界,尽是“原生的意义”(姑撇开引申、多义不论),是人类源始。借用阐释学的言论,汉字

不属于“知、情、意”心智活动三维中的任何一维，它是“未分化的心智的原始整一性”。“人类源始”并非一定古老，但古老的汉字以自身的“根本”、“圆通”表现“悟”也让后来和后来的后来的人们从它那里感觉并实现“悟”。你看着汉字图绘的“在”的踪迹行藏，你听听汉字线纹传达公布的天命消息，你能无动于衷乎？汉字做出天地化生，天、地、神、人辉映合融的宇宙理解，给人类的“伟大的寂寞，伟大的歧途，伟大的迷误”指出一条“伟大的思”之路，“悟”于是“可能”。

悟性是无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太丰富的自然，能引起人类像婴孩一样的依赖性。”汉字至今仍拙朴童稚，是否就因为它纹画了“太丰富的自然”（请原谅我如此读“马”）。与自然源始相依，作婴孩状，实是汉字“悟力”很大的表现。当然，汉字不让自己长大，还有另一个它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相对于“技术、政治、历史”各种力量，人的具体存在既无价值也无意趣，从一开始就黯然失色，进入“遗忘”，所以，汉字要“勘探”这必须勘探的“人的存在”，不让这存在被过多地漠视。汉字要证实这存在，将人的存在证实在自己糊而涂之的“三界”相中。你想，这勘探这证实带了“机心”能做到能“真实”无染么，所以，汉字要以婴儿的率真不做作去探真写真，同心相映，岂不省力。汉字不要长大，显然太透彻太有觉悟了，不仅仅是上知三千年后知三千年的程度，这“悟”还要大还要深。

汉字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和主体内在世界的千变万化,形象着万千纷繁,它成为人存在于其时其间的一种最可能的场所,成汉人存在的维度,成汉人的世界。人不就是自然之物么,汉字与汉人同于始终也就是这么回事的一种“宿命”。

说“象形文字”有某种内隐的超感超觉,原始期曾用于巫术,今天能给予我们深远启示,远超其艺术功能,就不再是“假说”。汉字总让人有神秘兮兮的感觉,多因此。时空间在这种“神秘”中不发生影响,与物理的存在不大一样,当年汉字被刻于甲骨被“永保用”在铜鼎彝器上时,就因为一种非常的“对待”,至少有巫术意味。汉字最使人惊异处,还在它线条上能留下“自己的一部分”,画只苍蝇,也能触摸天地命运一类大题目,如“元”字,乃当今量子物理欧西哲学苦苦求解的“宇宙难题”,“元”者,根本也,原生也,本然也,可意会,很难言说。汉字却画个大头人  来表示,婴儿童子皆“大头”,乃“人之初”,本真本源,正和存在哲学的 Dasein 扣合,成为“特殊的存在”,“人”的大象征。元的“难题”被“元”字本身形象化解了,实际也是被汉字的“了悟”所化解。汉字结构上下相倚、左右相持,严谨的秩序在外,内孕快活随意“野老散游”的自然节奏,协调出一抹东方的抒情气氛。从字音到字形,从听到视,或逆而反之,每个汉字,一首真正的诗一样,从浮动的音乐走向凝固的建筑,由美轮美奂的浪漫主义走向坚固凝重的

古典主义,且无先无后,无始无终。汉字历史兴味足足地画出了“一旦形成,即成过去”的物,但汉字不仅属于过去,它观照事物的直观性整一性具象性感悟性,它处理画面的模拟混沌法直取放大法或散点游移拼合或指月旁衬对比,对当代艺术思维启示无尽,宇宙苍蝇、小荷尖角、发散收敛,在在于汉字一身,使它获致穿透时空,知后知觉后觉的“悟”力,它的艺术兴味完全予现在和未来以滋养提示。历经沧桑,那生命的冲力未曾衰减耗散,汉字年轻不老的生命倒很是耐人寻味。

说汉字对“外在”是能动反映,不如说是主体“悟性”更恰切。汉字之“悟”在于它的参照系流转时新,在于它对人生底蕴的“内在”写意,还在于它超越感官的累积信息于“图”于“纹”。汉字从混沌中走出来,“对已有经验世界作一种整体化的象征和超越”,<sup>①</sup>这是它有如生命本能的拿手好戏,这就是“悟”。康德发现,“除掉悟性外,没有别的认识能力给予我们构成性的先验认识原理”,“所以真正地说来,是悟性,它在认识诸能力里具有它自己的领域”。<sup>②</sup>汉字中“直接本源”先于体验的思维质素还少吗?汉字何以使汉人会去倾听“野火烧不尽”的小草会惊异于“雨打芭蕉”,又何以使人对汉字产生神秘敬畏?萨特所说的那个“先于反思的我思”,到底不及汉字觉悟,虽然曾被汉字图像过。

① 《谢林全集》卷三第 223 页商务版。

② 《判断力批判》上卷第 4 页。

哈姆雷特见到鬼魂后感触多端：“宇宙间无奇不有，不是你的哲学全能梦想得到的”。禅悟也在于蓦然一惊，即入一种不思善不思恶无生死不生死的心态，谓之曰“空”，悟即“空”，无“色”无“象”，倒很类似“现象学”的“穿透”以达“直观本质”，汉字也是此义上的“现象”。人谓“禅”即“蝉”，不脱壳怎么得道。汉字如乐如舞的艺术生命亦如是，它超出线条超出方正之圈而体现一条与宇宙茫茫互通互动攀缠不清的力线，“大道通青天，我独不得出”，汉字“出”在“不出”中，它最有这觉悟。你看它安于“蚕室”，甘受框束，但它的灵心灵性缕缕飘散，飘弋于花木葱茏的天地人三界。故，在汉字面前，犹如在“悟性”面前在“禅”面前，物与我总是丝丝入扣的。它的生命活力播放弥散，孳乳过多少岁月多少汉民，有谁确悉！新鲜的空气，灵感的风阵阵袭人，怎么度量？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他肯定了人的现实身份和超现实身份。依我说，现实身份“凯撒的物”不一定靠得住，“上帝的物”不一定虚幻，关键在如何“发现生命”如何“顿悟”。古汉字与陶罐，作为“现实”也作为“存在”，由原人注入了灵心灵性，成为“超越语言”的象征，也是汉先民的一种“发现生命”。故，象形的汉字与有刻符的出土陶罐一类物得以“永生”，它们写着“生命的感悟”。再如书法，它艺术着的是汉字的外在结构，但它给人的艺术启示却是深含的，是内力内容的发布。其间，怎么

脱的壳，或者压根无需“脱”，“壳”即“里”，只管“一超直入”？有某概念的人多矣，但真能碰触本质的究竟有几人？真能者，需得从自我走向非我，从浅觉走向深悟，有“深化”的功夫。书法能够，或许因为艺术是人的创作灵魂对最高真实的召唤作出的“回答”。难怪禅要停止常识的想法，以棒喝以公案（比喻）；难怪汉字要写意要大象征，以象以形甚至以可观的音。它们在导引“我们”直造彼岸。那彼岸“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你不悟怎么行呢。

## 第六章 涅槃于今日的信息世界“宠物”

“信息”本来就伴着“人之初”，历史早已对它“熟视无睹”。在当代却一下“时髦”起来，这热劲似乎还未消退。汉字没去凑“热闹”，可是，这热闹闹了半天，“蓦然回首”，却找上了它。难怪，“信息”是为着“传感”的，“语言是用来感觉的”，<sup>①</sup> 诸语中“感觉先锋”当推汉字，它能躲过这时髦吗？

人类文化即广义的符号。“任何一种事实，无论它如何不涉及意识，我们对它的体验总是打着语言的印记的”。<sup>②</sup> 人在接受语言信息的过程中伴随着血液的流动，红白图案变化的时间节奏和语言的节奏是同步的。对汉人而言，思想流即血电流和汉字符号线纹的流动节律同步，形成信息发送接收间，思考语言层内容丰富的多重结构，这结构中通常含来不及说写出的内容，并牵连到下意识的体验层，形成意识流。这时外在的媒介信息或转入内或可汰除，而不能忽略的是血液流动

① 艾略特语。

② 苏珊·朗格语。



的时间,快得如电流动,人毫无知觉。惟其流动,才形成信息场。

汉字形再加音形成“二维”,比单纯拼音文字多出一个“形象之义”,因此它处理“信息”的效率也相应高出。况且,由于“可视”、“可观赏”,汉字还因人而异因“读”的次数而异产生新的形化之旨,这下,它对信息“保存、重复”的业绩倍加显著。一切表面上是“再现”的东西都以意识的原始自发活动为前提条件。思想、内容之所以能够再现,正与产生代表它的记号紧密相关。“重复”必须显示一种新的概念和构造,因为一个内容的任何一种“再现”都体现了在新的水平上的“反思”。汉字并不缺少规定性,也没有形义丰富到“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莱特”。但汉字表义的形域音域很宽很宽倒是事实。某一内容的概念规定与它在文字记号中的固定有密切关系。因此,全部真正严格和精确的思想都是由它们所依赖的符号学和记号学来维系。汉字以形以画记下了汉先民知与觉中的世界,并将其转递他人,完成信息转换。同时,它以自己的具象维持呵护着汉思维的具象特性,成一“授受”圆转周流的信息场文化场。当今,这“场”的磁性引力之大不仅使动着“场”内及周边,连远远的西方也被多少引动,向它投来关切,脚步重心探头探脑的有些倾斜了过来。值此时,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正遭西方人怀疑,而科学所为究竟是真还是假,拼音文字有汉字丰富有汉字合

于天道人道么？信息世界东方西方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做着此忆此思。

在信息世界中,对符号对语言对中介,人类很难处理,到了当代更加多了切肤感受。你抓住逻辑统一性,会抹杀每一特定领域的个别性及其原则的特殊性,你抓住特定与个别,会丧失方向陷入混乱。这尴尬于信息初诞的原始期就有,只是以往不那么突出,不如今天这么令人恼火,说准确了,是令用拼音文字的人们大为恼火。他们感到自己成了布里丹的驴子,面对逻辑非逻辑两堆等距的草料,不知“先吃”哪堆依傍谁为好。也正是在如此的困顿困惑中,濒临“饿死”的生存威胁,西方才“看”到原来被他们当作原始落后视而不见的汉字,并把希望的目光偏转投放了过来。澳大利亚高能物理博士卢遂现,从数学角度着手,“证实”了表面原始形象缺乏理性抽象的汉语汉字,一字多义,词序井然,都比印欧语的概括性逻辑层次更高。<sup>①</sup> 汉字从来任心任欲,随体佶屈,造了诸多原始之“象”,却于无逻辑中蕴含了让西方科学家都叫好的“科学性”,无意中破了“两难”。1986年5月在日本召开的“汉字文化”<sup>②</sup> 国际学术会上,一些学者认为汉字文化圈在拉丁文化圈冲击下一度动摇之后,又出现了新的发展曙光。当今,汉字文化圈对汉字文化的历史和将来进行国际的学术探

① 《汉字的科学研究》。

② 世以中、日、朝为“汉字文化圈”,并含东南亚诸国。

讨,有重要意义。我想,这是因为汉字很少“纯粹”的片面,因为汉字很通拓辩证,因为汉字很形象很生动,故,汉字的当代信息科学适应度远大于印欧诸文字。有了电脑后,这一最佳辅助物,一拳击碎了汉字书写难的老问题。汉字结构中孕含凝聚的人类高度智慧,汉字作为交换信息代码的干脆利落,汉字出入计算机时的不长不短,无形态赘余,得到了充分肯定。不仅被西方,还被计算机“看中”、“看好”,实在令人振奋。更意味深长的是,日本对待汉字的态度。日本也能够抢先把世界各方各式先进科学技术拿来发展自己,在文字上也走向西方拼音样式,造了不少“假名”“片假名”的纯音字,但基本日语还在以汉字为主,汉字还仍是他们的教育用字。什么都敢变都能变,只要想到。偏是对汉字要“另外”要“守旧”。不知是日本人“无能”呢,还是汉字太能?选择多半是后一个。设若日本人无能,他们怎么能够“爬”到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的上座,其国土是那样小,二战后其经济是那样的软弱无力。曾几何时一跃而起,“能”得令全球刮目。可他们扔不掉古老的汉字,就像扔不掉与中国同源的日本文化精神那样。这么一个高度重视信息,信息也高度发达的国家,“人的存在”凭借的是汉字,这对“汉字信息量大”这一彰显的事实,本来就有太多的会意太多的证明,不需再多费口舌。

1987年8月,联邦德国汉语教学协会的兰安东在

第二次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说，“电脑拯救了汉字”。实际是，高科技的电脑消解了汉字量大难写的“沮丧”，仅此一功。另外，拉丁文字在当代大大落后于科技的事实又放大了汉字具象直观有高度悟力智慧的“得意”，而汉字内含的直觉思维象征主义等原生质素以及汉思维巨大的穿透力与汉文化巨大的历史提前量，之间圆转互生的“奥秘”，借助高科技的电脑可以作出程度相当的理解和阐释，也启发着当代的科技思维。这不，话可以反过来说，“汉字提高了电脑”。

不用说，汉字是主体观察的结晶，是主观观念的产物，这么写那么画，仿佛没心没肺，很偶然。但对原始汉式思维而言，汉字字符又是客观性的第一步和最初表现，通过它，思维内容的“流”知觉感觉的“流”第一次被停顿在“画”上，并以字形建立起汉式思维自身的和形式的统一性。爱因斯坦说自己是凭借宛如呈现在眼前的一幅幅图画作形象之思的，汉先民何尝不如是。汉字不仅表现汉先民脑中的血电是什么或有什么，还表现脑血电流怎么样流在做什么。这下，通过汉字的“停顿”，原始思维及其反映的原生世界原生形态心态等都纠缠缠地获得了永存，并向后来揭示“悟”的可能提供重新解读这停顿的快活。人类“源始”的“现在”被汉字写画存寄给“未来”，成为今天的“过去”，你想，这小线纹包蕴的“信息量”能无多无新么？

汉字发生于原始认同原始知觉，是心灵得以把握

存在和解释存在的一种最原生的形式。通过独立的人类的精神能量,现象的单独在场获得了一种确定的“意义”,获得了特殊的观念化的内容,然后有了表情、手势、结绳、画图,有了宗教、神话、“汉字”、艺术等等。尤其是具有可读性的画图,汉字,它将“观念”直接象形给你看,一如今天的电影电视的信息传播,表意充分丰富,刺激视觉,沟通运动你全身诸觉。因为视觉的直截,它在激活脑血电流“欢畅”的信息收发中远重要过听觉,毋庸置喙,“看”总比“听”更快更全面更引人入胜。从生理而言,大脑接受图像,无需如收音一样要多作一次转换,十分便捷。汉字比之拼音字母,效率高的优越性科学性也在于此,它在联合国五种文字文本中最省篇幅,难怪它成为当代最佳信息传递者。若西方人抛舍得下他们习惯于拉丁文字的民族感情,汉字之光将赐其人以福。汉字本身给出的直接信息影像,训练了数不清的汉人,其实世界都在影像中,惟汉人无形中受惠于汉字之形,因此通晓习惯于的是汉字样的特殊影像世界,也具有了直觉具象的目力和思维法。当代西方哲学变革急剧,据计,一种新学新说寿命不会超过十年二十年,阐释学现象学心理学比肩接踵的,不就是要寻汉字式的“禅味”、“诗性”,不就是要保留具体的感受感觉感情,把它们寄寓汇融于“一朝风月”活脱脱的自然里,同时,又要获致彻底的精神自由和审美愉快么?入了象还要脱象,从风花雪月中出来,一悟而自

由自在于“天苍苍野茫茫”，胡塞尔“悬置”时要使用的“括号”，不就是汉字“望形生义”之后的“得意忘形”么？现象学要“直观本质”，海德格尔林中散步寻“诗与思”，都在苦苦地追“禅”，却过于舍近求诸远，忘了蓦然回首，看，那禅那诗那具象直观不正在汉字的“力线”上么？

于是，汉字无论从科学从哲学从艺术等“大文化”的方方面面看，都当仁不让于信息世界“通灵宝物”之谓。你看，汉字携电脑之手，在“中心”，正作“探戈”旋舞呢。

## 第一节 “怀孕”，世界在汉字中

● 汉字也研究现实，而更研究“存在”。并以“线纹”的艺术兴味授予“存在”以它自己创造的混沌因果性征，极富宰相肚肠的样子，其中的引申、假借字族更有着“并吞八荒”野心，日本人还肯定地说它“就是集成电路”，那，对信息社会而言，汉字一定是怀了个“宇宙胎”了。

汉字的艺术质素渊取于它本身那种艺术目光艺术创造，是个“自源”体。从它派生的书法艺术使它小小

的模式更多了“有意味的形式”，与美与艺术结了缘定了终身。迪基曾给艺术品定义，认为一般艺术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必要条件：人工制品（自然物被授予时就有了人工性），第二是，代表某种社会制度（即艺术世界）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第二条“授予”问题实是荀子的“约定俗成而为宜”，对此，揭示最极端创造最大的是西方绘画雕塑领域中的“达达主义”。杜尚把一些“制成品”如尿壶、衣帽钩全拿出作艺术品展示，开创了至他为止人类尚不留意尚无赏识的一项活动——授予艺术地位。一时震动西方。由于“授予”的引入，艺术品变得更难框定，外延无限了起来，实际是把艺术世界放大化混沌化，是对近代以往对艺术品专制垄断的蛮横政治的剧烈反拨。授予，在汉字这里，态度很温和，是它早已习惯的创造。

“一”是什么？汉字授予它为手指为地平线为上、下、标杆、为天为手臂头脚为簪子……

“口”是什么？汉字授予它为口为国为邑为监狱为大地为方域为重物为框架……

“○”是什么？汉字授予它为圆为圈为日为星为幼儿头部为水滴、血渍为谷粒为眼睛……



造字时的心领神会与用字时的约定授予，缺一不可，尤其对以抽象的线条图纹来形象的汉字而言。如此，算得是创造完成。这是一种从“我”从人出发的创造——我这么想，我这么画。全然地以我观物，从未太




多纯粹客观过。因此,汉字的创造命定的就是“授予”,和蒸汽机电灯日心说的西方式发明迥异心情。于是汉思维也这么“物我皆备”地授予着创造了汉文化,将感知、冲动、体验、直觉、形象、象征、梦幻、现实、冷静诸种因素“涵化”为“一”,全纳入线纹内,形成授予式的因果创造的混沌性,真的,汉字从未纯然过。





正由于这不纯粹,才使汉字具有了极富宰相肚肠的包容心性。汉字中有一切。它把错觉、荒诞、怪异、反常、超常等为科学理性极端排斥的东西也吞食进去又作为一己特色吐露出来。那富于包孕的片刻,一下抓住了“存在”尚未实现的“可能性”,好比章回小说的“回末起波”、评弹的“卖关子”、相声的“抖包袱”,正是一首虚实映衬的“诗”。难怪那小小身体会给予人类许多惊讶、刺激、震撼、诱劝、暗喻、象征还有许多的智慧和欢喜。诚然,汉字不具传统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性,所以它必然在近代数百年间被弃,几与垃圾为伍。但是,它给知识的发明获得提供了与西方知识理性全然不同的东方式的引领,含蓄、生动、穿透力大且诡秘兮兮,说穿了也即一种禅式的对知情意的直观顿悟,所以,它在当代又被找回被推崇几近于帝仙之尊。“佛在庭前柏树子”,一切求知方法求知结论都类如那指月的手指,当你看到月亮获得开悟见性,“手指”还有何用呢?胡赛尔苦思至晚年才稍为接近了“见月忘指”这个直取事物本质的汉字式母体母本。随着“波粒二象性”、“测不



准”定理对绝对真理的质疑,几百年来迷信于科学能说明一切的人类尤其是西方人,才大梦初醒,看见了科学的狭隘,看见了不断被证伪的科学实在只能接近而永远触不到“本真”,看见了知识的“假性”,看见了荒谬中含有的真理,遂唱过“平生我不知”一喏后,心胸开始大起来,遂倍加企慕汉字的心胸本来就大。

龍(龙)  龙从凤,凤从风,风看不见,借鸟运翅成风的“鳳(凤)”字写之,作。龙、凤二物,至今古生物学尚未得实证。但汉文化本着实者虚也,虚者实也,用汉字将其写出,后来还成了汉式图腾敬物以及偶像崇拜物,有了龙的子孙。这一副涵虚就实的大气度大手笔,举世罕匹。

旦,朝,东 诸字表现了汉初民“东方红,太阳升”的错觉。错觉不一定不真实,转个角度,若“飞矢”为“不动”,静物则动,你坐汽车火车试试。行星恒星相对而论,在汉字中大可互换地位进行观测写画。


从字族看,引申与假借一类字在汉字中更有并吞八荒的野心。其,为“箕”本字,借作表不定指称的“其他”之“其”,永世不归还,只好又为“箕”加竹头,委屈了“先生”。我,锯斧一类,借做第一人称代词,完全失去杀伐义,倒是随意之极。來(来),象成熟的禾麦;麥(麦),象人足走来走去,或许是背麦子回家,多画了一只脚;在甲金文时代,来与麦字已经彼此篡位,名变动,动变名,词性大异,就如夫妻二人易性

别,男变女,女变男,足证汉字不僵化好圆通。如上的“蚕食”、“易位”,为汉思维添加了大的冗余量,是一种很了不得的“大赋予”。两极相见,含孕含蓄,“敌友”不固定也无短兵相接刀光血影,而是相视或回眸一笑,“不战而屈人之兵”,怀柔共和,象“來”字变作“麥”字,“麥”字成了“來”字,平心静气,多公正的交易。

颠倒来说,创造性的包容,包容性的创造,势必带来变通,成包容变通式的创造,或成创造变通式的包容,在汉字,均无可无不可。从一初始,汉字就很少或不具征服外在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野心,它往往从对于自我的“同情了解”做开。汉字在认识了“自我”是什么之际,也消化了它刚认识的这个自我,对自我的个人与社会的现实有所开悟,这现实即“整体”。既然已与宇宙合一,自己的身心世界便自放大至不存在,存在的是无限深远及无限广大的宇宙,自己不仅是宇宙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宇宙的全体。于是,没有感官定性,没有主客生死之别,无向量地处在时空坐标轴的零度上,任想象无边际地跑马。儿童会出其不意地问,“妈妈,国家是一棵树吗?”成人现代人看,这是一种有缺陷的思维。卡西尔说,“神话并非出于一种有表达和创造的积极能力,而是产生于心智的某种缺陷(神话即是语言的“病理”结果)”,<sup>①</sup>这正是汉字思维的天资,它打破

<sup>①</sup> 《语言和神话》第33页。

了一切阻碍感知、表达的语言维度和界限,使本身符号的能指功能表现远远超乎所指之上,成为汉人也即诗人式的总体感知世界的,极真实极有效的象征隐喻。这时,汉字的智慧是无限的了,力量是无穷的了,生命也是永恒的了。你看,汉字不是超越时空,横跨东亚,沟通古今了。未来如何,也可以预期的。至少,汉字去走拼音之路经过世纪初那场急剧变革的大失败后已毫无希望,就连拼音文字的法国,不久前用行政命令推行文字规整化改革,也因不合历史破坏习惯而告吹。反反正正,足可资证,汉字这块“化石”还将“活”下去,与汉人共,与汉思维重体验感悟的禅式知觉方式共,“活化石”下去。

日本人说,“汉字信息量大,它本身就是一种 IC(集成电路)”。无论从文化的哪个视点看出去,汉字都极富内涵,大腹便便,往外掏物什仿佛魔术般永远不尽。“身”字,金文作 女有孕状,那一点是“无中之有”,是“空腹中之万物”,丰富着呢,让你觉得它很有大地生产的“母性”。汉字正得意于自己惯用的“怀孕”本能,将世界收了进来,再转发出去,着上一层汉兮兮的油彩。汉字一点一滴地写,一马一指地画,托出客观的信息世界。你听庄子正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是汉字牵动了他的诗意吧。

苏格拉底要人们:认识你自己。这句如佛的棒喝,今天更有警醒意,因为人类已陷入科学与证伪的悖论

不能自己自拔,迷失了路又想回去,梦魇一般。人类走出自然走出自己太远太远,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数百年间,细菌正被人用来杀死他人,还有“化学武器”,核弹摧落了广岛的生命之花,“正义”在每时每地每人手中,因为地球是旋转的。究竟我们得到了什么,电化学、汽车、交通事故、酸雨、拥挤、摩天楼;究竟我们失去了什么,小草、小虫、清泉、大气、臭氧。地球不是月儿,它一残缺就不再圆转。征服自然的人们失去了自然。

汉字好孤独,它没有参加地球居民的文明行动,它散步在自己的田园,悠闲,原始,原生,它的月儿圆圆的,它保有了自己完整的世界。

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能量守恒,从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能量虽然不能消灭,但它只能不可逆地沿着一个方向转化。江河倒流,天下会大乱。不过,分子由密集处向稀缺处扩散,至处处密度相等时,定向运动就变成无规则的“布朗运动”。不可逆运动是秩序,可它又在破坏秩序,当废能“熵”渐大,能量耗散尽,就走向“混乱”。entropy 熵,表示能量分散程度、混乱程度。爱因斯坦说它是所有科学定律的第一定律,爱丁顿(英)把熵称为整个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哲学定律。确实,熵使当代人改变了对科技的一味认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能量转化越快,效率就越高;而从熵的角度看,能量转化越快,非必要消耗的能量就越多;劳动生产率越高,环境中的熵就

增加得越快。于是,现代化高消费以及电化核等科技进步实在是以人口过量环境污染土地沙化这一 21 世纪人类的头号灾难为代价的。人类作茧自缚,工业文明的律动轰鸣赶走了人的完整性幻想,地球已然破落。“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sup>①</sup> 相对推论,汉字若是一个系统,则它必是一个能量耗散系数极低乃至几近于“不转化”的低熵系统,它至今还未转向拼音,是惟一没被“熵死”的象形文字。“系统”开始,是从混沌至有序,有序必至混沌,该系统就完结,又生新系统,开始另一转化“运动”。热力学这么认为。准此,汉字似乎还未离混沌或离混沌未远。在现实生活中,灰色和混沌状态是更大量的。万千年前,汉字以能量的高度集中而发生,万千年后,为汉字集聚的能量所耗极少,慢吞吞的,那“象”的生命似乎凝固也因之永恒了。依然故我,依然未失原初的世界,汉字有如荒漠中的绿洲,其对耗散对熵的抑制十分高明十分成功,在今天尤为面临高速发展产生高熵难题的人类所瞩目。闲暇的汉字漫步于园田水泽,平安祥和得令紧张搏命的文明艳羨,但它所画的晶莹的水青绿的山,其原生状态逐步在现代失落,在它的故土也在后来猛追文明的急急忙忙中失落。文明需要,失落又不可免,倒是很让人怔

<sup>①</sup> 恩格斯语,他百多年前已有此“觉悟”。




仲：我们何以一定要失落汉字的字源意义实用意义？残损了友好的大地而只在汉字形上留下其影像是否值得？

人们好怀旧。因为，事物往往在人们想象的起源之前就已有先例。汉字“乐”初文，是一个写出了喧闹的画面，比如一幅飓风海浪图，虽然没有声音，你能看见那轰响震天。汉字也能写出“看得见的寂静”，有如房龙讲他幼时爬上蛛网尘封的阁楼时的印象，有如德彪西《水中倒影》钢琴曲，好幽清，让人“看见”一池吹皱的春水和塘边泛绿的青草，汉字群中诸如此类的“印象”之字夥矣。

由于重形过于重声，汉字作为“符号”，本身更易更能为感觉所知。其次，汉字本义之外还能引申转出另义，似乎是世界万物具有普遍联系性的象征，即我与它与它，有分别，但不可能完全的差异，总有彼此的包容性，这汉字的特点也是世界的特点。汉式旧体诗汉文言可不加句读，怎么排印都行，璇玑回文，藏头交尾，在极至表演中大增了汉字的魅力，充分发挥了汉字外在内在的丰富性严整性自在性。“因指见月”、“形音互助”、“望文生义”、“得意忘言”均来自汉字特长，来自形象的字形对世界的“形象”。汉字的单体有数万个，各有形态，就好像“自然”。据说，“自然”它曾发誓，创造的第二个事物决不与第一个相同。如要区别，就无需求于“经验”，“经验”是和“自然”路数方向“对立”的东

西,经验强调的总是事物的混融性、重复性、一致性、总喜欢倚老卖老向后看。汉字也怪,它有区别,类如“自然”的写形赋义中却不乏汉式“经验”,甚至还是各类经验的总集成。没有经验,汉字怎么去“造成”汉先民观念中的“实物”呢?外在界无尽,人偏生有穷索的根性,身不由己的,这求索中,各人积累起各自厚厚的经验。譬如可用线条廓化事物之表,就是绘画艺术的经验,这经验用于汉字,遂成其成功的尝试。天下固然“找不出那么两个人对同一事物持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汉字像物,很好地利用了通约性,使观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把“看法”、“经验”不仅传之于共时者,还传之于后来及后来的后来。人们对词语的本来含义总是健忘的,当其“朝花‘朝’拾”之时,尤其对术语、象征的语词。“太阳”原只是画它本体的球状,竟衍成了“君”的代名词,李白诗“忽复乘舟梦日边”,“日”之边即君王之侧,忠心可谓耿耿,“日”本义反被遮蔽了。不过,汉字因了“形而象”,还多出一个“朝花夕拾”的字源探寻问题,西方文字如 sheep 羊、bull 牛、dent 凹等等所有,没有具象可观,汉字哪怕隶楷化后,仍大致留有画痕,你一面对它,就忍无可忍地想揣测其原本,即使你不想多事,可按它现时之义,使用上也没问题,但还是冲动:它这样“写”是什么东西?北宋神宗时宰相王安石是典型,他只管用汉字行政令颁新法在其位谋其政就是了,汉字也够他使的,却偏要机关算尽地猜字析文,分贝为

“贫”，止戈为“武”地搞许多名堂，甚而说“波者水之皮，滑者水之骨”的仙话，还写出一本看汉字“相”的《字说》来，让后世指指点点，算得他精力过剩。不过，账还应在汉字上，即使隶变楷变，形已多讹，仍富有“象”的挑逗力，让王安石“们”怎能“欲罢”，怎能不“深入”字里去。

绘画高手只画片刻，写个细部，不描顶点。怀孕含蓄，以前生后，汉字亦然。写二片竹叶就写出了竹之全体，还用作偏旁，领导同类。写一只脚趾一个“目标”， (正)，就写出了“征伐”“正对”“政治”(战争集中体现了政治，从字上也看得出)诸义。写三只鸟停于木上，，就写出了看不见的东西“集中、荟萃”。刺猬仅一招，狐狸多才艺。汉字别看它原始稚拙，却一点不笨，胜过宋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蒙太奇，胜过只需提撮出那一半或一点相似就足够衍化万物的戏仿大师，其智慧足令今人仰止。

福柯在 1966 年自称受中国“格物致知”奇特的又具象又形而上的方式提醒，写作名著《词与物》，他说，“我头脑中所有习惯秩序为之尽摧”，原来天下万物，解释各异，无非不过字词语言依不同“标名、陈述与思维格局”组织而成的。他认为因时因地因民族因人而异，词与物(古汉语中字即词)的对应关系产生各种变化，为人类提供各种进入真实的认知途径。福柯不知道，他已走向了“汉字”。汉字在组织这世界时由于其原生



原发性,其“形下”的“世界”往往呈自组织状态,更近“原来”。人们现在才清楚,在“历史”中,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和现代化,都无二致地是在以“语言”反复押宝下注。西方文明的断裂突变,被看成是知识场的临界性改造重组,快慢有无随着转化,此时,需相应地调适变更表征系统,以求把握世界,人们才能避免被抛入生存而必须自然产生的“旷野恐惧”。西方文字的突变为表音,不再从字词上可“看”世界,而需“音”转换为图,然后见“物”,就是表征系统所作的一次大的变更调适。东方文明大概无此“必须”,汉字迟迟疑疑,字即词地渐变着,没变到也不可能变到纯抽象上,从“字”仍可看世界,“音”作为辅相,虽不是可有可无,但绝不是西方文字的“必须”“根本”。汉人在“象”中见“物”见“竹叶脚趾”所象征的混沌宏观。

时空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类逃不出,更逃不出主观知识发展阶段的限制。人类本能地不服输地总在想要超越“有限”,却总也超越不了,世界显出“荒唐”。犹太谚语所谓“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科学正在这样的困境,令西方今天对“人的可能性是什么”丧失信心。米兰·昆德拉说:“到了我们的世纪,周围的世界突然自己关闭了,世界变成了无可逃遁的陷阱。”怎么能抓住人的存在呢?若依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西方抽象纯粹的文字怎么“表现”具体的不纯粹的带有许多神秘疑团的人呢?他也认为不大可能,他晚年把

目光投向“诗与思”投向与“知性”相对的“诗性”，很有感悟，但他却难以用语言把自己在林中在散步时内心汹涌着的“觉”说给人懂。他和他的大弟子伽达默尔都不懂汉语，故没法问他们，充满象征充满具象禅味充满直觉诗意的汉字是否可较少许多“假性”的对等划归，成为人的存在的“家”。我看到，汉字确实具有吸附力，过去聚汇着东亚南亚文化区人众成为一“圈”，今天又惹得西方惊异惊艳。难道汉字的“沉睡”千万年也是“天意”，是上帝特别要为人类保留的一块绿洲是东方的“伊甸园”？我倾向于肯定，也深知这肯定在目前在将来都只是一道“假说”。不过，很富于包孕的能量，像极了汉字。

## 第二节 “诗符号”， 汉字的第三种思维

●汉字，依初文可见“字源义”，依使用可得实用义。两两相撞，出来个“第三种思维”，汉字成了很够标准的“诗符号”。黄帝有四面，汉字有七窍，都神而化之地“不死”，给我们说着“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的艺术神话世界……

人生固有穷达。古之穷者，有“隐、去、奴、死”四条路，还有一条综而合“四”的第五条路，即孔子所谓“无可无不可”。古之达者，志得意满，路有种种，说来就话太长了。汉字，不好以穷达论，但其“路”也不单一，讲究者自可为它列出种种，粗糙者也能数出“一二三”来。“三”算得多了。

有序无序，排列组合，都是转瞬即逝，须臾成伪的“科学”之形态，只有迷信“颠扑不破”，但它却成不了“真”。于是爱因斯坦要倾听自己，倾听内心神圣的声音，并认为这很重要。“倾听神圣”，正是第三种思维，诗意的神话的，也正是汉字的“第三条道路”。

语言思维和象征思维(即艺术思维)是汉字的前二条道路，汉字是语言的符号又是艺术的符号是个大象征体，它自然有这两条路可走，道理是自明的，多说了无聊。于是本节单说这“第三”。


先从神话说起。


自孔子宣布“不语怪力乱神”始，自柳宗元“诞者”传“道”的说法给了神话学一个雅号“诞学”始，神话就和“荒诞不经”排排坐起，残羹冷炙，哪里得“升堂入室”去吃果果，纵有一肚子委屈也没个“正人君子”理睬。这是汉文化的被扭曲之一，也是“非”汉字化之一。敢请说之。


神话是原生一种思维方式，是原生态人类的科学哲学宗教风俗等等的全称。故，它又是诗歌文学舞蹈

绘画诸艺术在巫术言语链上的审美再增殖。卡西尔说，“对于原始意识来说，它们呈现着存在的整体性”。这整体性即混沌即同一即人有灵则万物有灵，是人与自然及其关系的符号统一性，它使人与自然的同构冲动得以在神话的幻想形式中实现，神话形式遂成为人与自然及其同构关系的最高隐喻。

① 汉字表征着混沌，是神话思维的直接间接的制成品，是人与自然同构关系所产出的生命活体。正是神话思维的整体性使汉字字形冲破了时空、感官、物类、直觉与概念与天人物我的维度和疆界，形成了汉字式也即神话式的超时空、通感、象征、隐喻和诗样的全息意指等特征。举字为证。

② 引，甲文作，又释为弓，为张弦引箭状。“能指”远超出初文所画，可说“引”字是这么一首诗：“蜷曲着/一张古老的弓/被悠悠的漫长的时间拉紧/混沌的日子幽闭/而无边。”对照一番后，引字甚至比此诗还要意义远大。时间古老，日子无边，“引”长长的“丨”正是，它说了一个大大的“宙”字，而它弯弯的“弓”形蜷曲、幽闭，又说了一个大大的“宇”字，一副“通知”时空“超越”古今状。“引”字倒没被其形体方框幽闭，出出入入正作着隐喻象征，造了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勾连迷糊的“全息意指”之像。

③ 網(网)，甲文作，一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张挂”状。有人作《生活》之诗，只用了一个字：“网”。


生活何其大，一字何其小，但用小写大，“网”字足够甚至还多。生活不就是这么具体的一人一事一针一线一经一纬“编织综织”而成的？人事中也有着“关系”这无形的“针线”，也类如“网”，以字可“视”。一“网”真能打尽者，全赖汉字超形象的隐喻意味。个个汉字均是“诗”，“生活”也可用“至”（甲文作）画写，一个箭头，射出飞向标的，是生命之喻也是“活动”“存在”之喻，水流不复的人生不也是“逝者如斯”么？

字例夥矣。举一隅而三隅反，俯拾皆是。一个字乃一片诗，一个字乃一段神话，一个字乃一个宇宙，错不了。数学家经常在物理学家之前很久很久就发现了一些“空筐”结构，后来物理学家才发现这些结构竟可以容纳下物质世界！抽象和形象的同一，“空”和“实”的同一，汉字正是如此而成为类如数学空筐结构的神异物，它半抽象地涂抹寥寥几笔（上了 25 画的字极少量也极少用），就出一个世界，不仅是神化还是个“神话”呢。

不一定在意识里而往往在生命体验里，造汉字人“明白”了自己的时代，这时代洋溢在人际人天际的是一种朴拙自由的快乐精神，它酿造出艺术神话的心境，昭示着并激荡着生命与灵魂的初始愿望，并将之“委托”给了汉字。

20 世纪宣告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人的“选择”

重要了起来。“起源就是目标”，<sup>①</sup>不再被视作妄语寓言，因其涉指的是以精神形态表现出的问题的历史，思维路数的选择偏重决定了文明的样态，而一切文明的真正起源实际规约了其后所有的繁衍孳乳。“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旧约·传道书》如是说。“我早已写画了许多”。汉字也如是说。

八卦、象形、甲文、金文、易象、占卜、堪舆、<sup>②</sup>鬼神等等，全都沾亲带故。古汉字被宗教“伙同”得十分厉害。原始宗教的巫覡，都是些富有艺术细胞的能人。巫，甲文形如“舞”，作，手执道具，长袖善舞状。一字可证，初始时的文字艺术巫术宗教神话，总是难舍难分。汉字因了“画”的胎记，象形时直观可亲，象征时明白通俗，它最有资格做“上帝的选民”。在它完成“帝业”之时，自然能沟通天人，赢来从者如云。

汉字是生成物，很有胚胎模样。关于有机体的个体发生曾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理论：预成论（卵中预先形成）与渐成论。现代胚胎学发现二者都含正确因素。汉字初文表义是线条一下画出的，但画出的本源意义历经沧桑后都有不同程度的引申变化，渐渐生出其他意义来。本来，一幅图一个自然场景就跟一座山一道水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有多样的庐山面目，其画意诗意可作不断解读。虽然汉字是由初文“预成”设立

① 卡尔·克劳斯语。

② 堪，高处；舆，下处。合称指风水阴阳预测。

的,但它在使用中辗转反侧而出若干实用义,甚至在语用场中,还被应急使用出“临时义”。汉以降隶化楷化后,汉字与初文相距较大,看本义已不太容易,实用义和临时性意义渐占上风,形成汉字汉语“实用主义”哲学观。诚然,“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sup>①</sup> 汉字的实用义临时义也不是“天上掉下”的,总与字源意义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有关。迈尔说,“如果以为任何一个时代总是由一种思想基调亦即说明框架或思想体系所决定,又由一种新的而且常常又全然不同的概念框架或思想体系所取代,则是错误的”。汉字字形有所发展变化,但其字体结构生成制度从始至终没有转型。汉字以一贯的“六书”文字制度,杜绝了西方转型时期思维话语的断裂、差异、颠倒与冲撞,使汉文化不至于出现福柯所说将彼在当作此在的乱闯误入造成可笑误读的吉河德先生,也未有知识错位及文本内在矛盾。今人仍能诵旧诗古籍,或凭借古文字与原始对话,不能不说功在汉字,在它的“圆能”禅味和“不死”的神化。

汉文化很重视守土固本,南橘北枳的寓言就说这“重视”二字。汉文化也不反对“河东河西”的“内外互移”,“借体为生”,赵高指鹿为马的蛮横就说这“应变”二字。遂,很早的,就有了汉式的“使用即意义”的人赋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页。

予权。对“天赋”的固守，乃汉字初文的本源旨意，对“人权”的强调，乃汉字有引申、假借、转注、形声等手段，能制造“另一义”之所以。

“实用义”“临时义”是汉字原意的光大，它们皆源自汉字字源意义经笔画排列定位以后，可说是对汉字初文的另一种解说第二第三种“心肠”。解说是符号概括的分解，不可能穷尽。变化不完，世界不完，解说也就完不了。汉字靠这不断地解说，不断地赋予新义，丰富了自身的“本源”，获得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变通”，扩张了适用度，而得以历久弥新，经牢多能。举例说之。汉字以具体的手指形表示从一到十，哪个数字不是能动的象征的随缘的？哪个数字不曾成为形上符号以容纳随时变化的场景与解说？一四七，三六九，不同的数列在汉人心内投下不同的原型阴影，“数术”的产生，八卦的占卜，都是自然而然的了。

不能视而不见的是，汉字“一以贯之”“乾坤定矣”的“不朽”，使中国自古以来就好同恶异，渐成一种“稽古守典”心理，总以汉字初文为据，总以为历史重大问题均已为古老的大师们所确定，颐养出“守成”习性，“八卦摊子”从商周或还要早一直摆到今天，正是民俗心态凝固的写照。当然，如此重视“传承”，也是今人还能大致认识古字探索其本义的缘由，姑不论是好是坏。因为世界、自然、社会早已注定，凡事皆不单纯，也无绝对。相对来看，一时一地一人的“好”会因异了“时、地、



人”而翻转为坏，再加个“量变引起质变”，足徵无常，不可能就事论事说得嘴响。譬如，精神的不朽与思想创造力的贫乏同时并在，精神由于后来者对大师们所定问题的搬弄堆垛而成不朽，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后来者思想创造力的贫乏。省事的照样，造就了平庸。不否认汉字有光景也有后知力，但看汉字往往也难免使我们回到先秦的“不朽”中，给自己“不变”。

一般，对文本有两种理解，一是文字的，一是语言的，二者截然区分，如一个人掌握语言与文字修养的形成也大不同。对汉字汉语而言，由于西方意义上的“语言”成分稀薄，人文味浓烈，故使“文字”与“语言”两种解释纠缠难分。因而汉语无语言之法，偏于文字之法，字亦词，成为孤立语种，积字就成了句，“理解”的重心也多压在“文字”上。汉代朴学清代小学皆以文字为主研讨，缘由不是挺明白也挺自然么？或许应该说，对汉语汉字，文本的理解主要有“文字的”一个，不大需为“语言的”熬脑筋。汉语推因推源，皆可从为果为因的汉字“文本”出发，颠倒倒颠，怎么都可追溯到产生汉字汉语效应的“理解”程式阐释程式。

汉字意义不固定，我们无以知古，汉字意义不临时，我们无以通今。看汉字初文，一如神话中所见，是想象的客观化。汉字作为艺术符号，其制作是一个直觉或观照的客观化过程，这写在它的“过去”，给出汉字随形造化的初文之义，内中还富有更多的宗教艺术意

味。汉字也被汉人社会当作语言符号“使用”，于是它也仿语言仿概念，有了把概念客观化的行为，有了“实用”的工具理性，有了临时的应急意义，为此，它失落了不少“风情”“生动”，做出了对生命的部分“分离”。但是，也正因其工具因其应时应用，才使它与人能共生存能一直在“过程”中（即如推石上山“不朽”的西西弗），能给字形字源留下一块净土。

临时性意义把“需要当作天经地义”，利用汉字形义间的不确定性做出一时的敲定以敷应用之急；字源性意义把“象征当作实在本身”，利用汉字象义的具体线条作出时空混融的“大”不确定。由于事物“飞矢不动”的矛盾，两种意义均集于汉字一身，形成汉字的多元式“神而化之”，即基本抽象的线纹却要写“具象”，而写出的“具象”却用作“象征主义”，去作形上思维，还用整体性的元理论，充任人类源始的“图画”。汉字具体而引申，形上而形下，真有如爱因斯坦追求一生未得的“内在的完备”，那“象形”的原始与“非科学化”倒很合理很是科学。汉字初文的“原始”义使它“出世”，云游于原始王国的海海漫漫中，汉字引申的使用义又使它“入世”，定居于现时社会的小桥流水人家中。一尘不染，汉字就不是世界中物而将失血苍白了去；但太多“尘埃”，过于“实用”，汉字也不可能飞升入宇宙与之永存于“价值”意义中，有滋有味，使人觉得“得意”倒在其次。汉字的本源形义是“自然”，而其实用意义是自然

的延长是“社会”。它们相对互碍,使汉字不大受文明社会各种规范与知识的限制与束缚,使汉字既有纯感觉的内容,又有不少理性的内容,既有关于自身原始需要的内容、自我感官所能及的范围里种种具体事物的内容,又有超乎本能需要之上的宗教道德内容和超出感觉范围之外的抽象内容。唐湜说,“当生活的叶脉隐潜,而意象逐渐显色时,一种闪烁的光彩,像一片透明的雾,便浮在我们的眼前,恬静、清晰,偶然一连串妙语,便像崇楼凸出于海市,使人惊羨不已”。所言之旨完全可移来说解汉字本义与引申义的互为帮忙。本义为根,体积敛而小,引申义为枝叶,体庞而漫漫勾连。但根毕竟为根也,毕竟是光彩晶莹的源,能给人惊喜。如是,汉字具有了出入社会往返自然“感应天人”的能。汉字的“生态”由是“平衡”。

生物学有苦恼,某生物由甲状至乙状,缺少进化必需的环,如从猿到人,没有中介,叫做失落的环节,或尚未发现的环节。这是从“进化论”的目光着手的缺失,倘不从呢?汉字给我们这方面的启示。它本来就“万事俱备”,也不欠东风,像个宇宙的自在物。它后来虽有形体笔画的因时演变,但至今仍寻找来迹去踪,不像拉丁字母完全丢了“象”,从“手形”到“Δ”(埃及字母)突然变异,缺少“环节”。汉字像个无始无终掉首咬尾的“圆”,不呈直线,也就无“进化”可言,于是汉字能像而形之,千年万年。在它“圆转”的“进程”中,本来、未

来、初文、变文、前义、后义，都是“象”的不同光点，没有独立性也没有阶段性，没有先进也没有落后。这样一个反逻辑反进化的大事实，摆在人类面前，摆了很久很久，直至欧西哲学陷入“困惑”，才使“我们”恍然怎么不早些“看一看”！

我们看到，汉字的神话思维的标志和形式使它成为诗的符号，使它写下了象征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的临界状态，即神话思维的“隐喻”过程，它同时具有了自然符号（象形）和语言符号（抽象、约定）的杂融身份。诸语中惟它独具的第三种思维，使它不受自然符号的时空限制，以平面写出立体写出多维，也不受语言符号逻辑概念化的定性制约以“本文形象”旁通百喻正反同字，<sup>①</sup> 写出人类精神的最高隐喻。毫不夸张地说，人类艺术“高不可及的范本”，也非汉字莫属。汉字“得意”地作着类比、象意、整一、超然、比兴、多义、不隔等等姿态，供人观赏也逗人玄思。汉字发生的心理·文化基础是汉式的直觉具象思维，作为产物又反转去对“母体”发生影响，汉字与汉思维与汉文化，“何本何化”，分不清，总之于交感互动，又流又源。于是，汉字的意味长矣。

① 自然不一定“进化”，逻辑、理性等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

### 第三节 “过屠门而大嚼”， 最佳的联想媒介


● 閃閃爍爍，有“宝藏”让你去开掘，逗起天才之乐，引发好奇之心。汉字“迎外养内”的悠然天性给出观赏者大片“空阔”，有断才有续，有缺陷才有希望，汉字讨厌无聊的“完满”，它只要“统觉”，要那份想象沟通的愉快与幽默，遑论其真其假。

汉人以“玩物”而不“丧志”为人生哲学，所谓“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玩乐”中创造力可臻极致，“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本性快乐的汉字有着最充分的观赏性品格，任人品味供人把玩。

每个人都带着(不带也是一种“带”)一些哲学“偏见”去生活，有意无意姑不论，每个人需要采取(不采取也是一种“采取”)一种态度来对待死生。这些道理已为社会公认。在汉字这儿，还不止一种态度。它本身就是个“统觉”的产品，“通转”的“多样”是它的“真实”。汉字要想形象，曾用了不少手法甚至搬动绘画等等技巧来涂实廓化点染烘托细描，如鑄、爨、賣等字，金碧重彩，大肆笔墨，踵事增华，心思用得极细。汉字要想简

化,方法目光又有不同,少说也有九法:形声、会意、通假、古体、半体、破体、首尾、改体、仿草书,还有什么俗体简字的“约定”法和复古字法等等。少了“事功”目的,人在游戏中在惬意中,最能花样百出,人也自由自在起来,意存高远,浊气全无,随手随意拈来都成妙用。虽然汉文化有重功事功的一面,但汉字反复交响层出不穷的“伎俩”,绝不是“功利”之心思能造就。

书法发生发展为一门世界级艺术,使汉字的观赏性品格得以确证并光大。无论识字者少与多,汉字作为汉思维的载体,是一种无法挥去召来的“影响”,在在于汉民饮食起居中,生生不息地成为其人生哲学的象征。汉字的具体性生动性以至诗意禅性,从汉人穷达晏如的达观生活态度上历历可见,汉民族就是从悲剧中也能获得快感。妻子死,庄周鼓盆而歌,就是快乐原则绝妙的象征。庄子视“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想以诙谐处事面世,故其冷眼看,能笑脸说,一贯地以逍遥游式的大联想营养汉人,与汉字“同类”,不过一显一隐而已。

汉字渊取着原始巫术的“戏仿”意,也渊取着先民模拟自然的“快乐”意。彘,甲文作,箭矢重创野猪,为人捕获,成了“食物”。字形所象,有可能是狩猎的情况,但更可能的还是巫术式操作,所谓“意念中战胜”的宗教“真实”观。汉字很多这类的“画”,想来对绘画艺术“国画”很有示范性。后来形成的南宗画派,以心境

支配表现，“以画为寄，以画为乐”，宇宙存乎心在乎手，笔下一派生机，把急功近利的卑琐局曲情态抛在一旁，做个任心出头人，令字迹笔画至虚若天空若阔海，又令之至乐若庄惠观鱼，曾点游春，人之乐鱼之乐，洒洒落落，超化出一切现在相过去相未来相。汉字字字笔力千钧，是书法艺术的讲究，能心襟宽大坦荡，便似能担当宇宙，所以汉文化要乐仁乐智，和徜徉山水的汉字同一情怀。

汉文字的原心还可以幼儿的童心猜之。儿童画几近汉字，把人类初生时代的意识，甚至胚胎状婴儿期的思维情态与宇宙本体的存在状态“同晶”地显示出来。汉字一个一个地写，儿童一眼一眼地画，写画中的世界以一种被打成碎片的孤立然而却是深切完整的浑然，呈现在面前，看上去杂乱无章然而却是物物相倾心心相印的浑然，有具象，也有形体性极弱节律性极强的无形之象，团团组成一个处于永不间歇的节奏与转化的运动态的儿童作品的象征世界。这世界是一个艺术的世界，汉字“画”在“能指简化，所指扩大”航道上迫近音乐，汉式的诗乐书画所以不分家，就缘自这一脉儿童的天真快乐，缘自这一近仿游乐的“天路历程”。

漫游的快乐精神可使人达到“无差别境界”，做到缘木也求鱼。汉字写在“框”中，但它轻易地游来荡去，超越了自身的形体，把童稚的把感情的东西散播，使汉人世代代可能在汉字中，以真正的智慧、勇气、学识


感受那种孩童画明澄的直觉和豁达的禅意、迷人的诗情，之后，似乎也豁然贯通地进入那光芒四射、铙钹齐鸣而终又皈依真空清澈的孩子心地。

儿童不知“高目标持”为何，直管“任情放纵”，哭哭笑笑，乐心乐胃。若成人也如是，必有“傻瓜”或“疯子”之嫌。而画家张大千则谓“做傻瓜的不一定是傻瓜，不做傻瓜的说不定比傻瓜还傻”，他看重看好了人心的自然轻快。人要活得不粘滞，能舍才能取，能出自能入，故他的画迎外养内，血脉生气，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那广泛无拘的目力正来自原始绘画原始文字徘徊周览的艺术目光，当然是稚是拙的，也是出稚出拙的。

人的认识不光是理性的投影，这一点在当代愈为人所认同。人的认识就东方思维就汉字而言，还更多地要受到认知者情感体验等因素的影响，受直觉的影响受莫名的超验的影响，等等皆可谓之“无理性”。理性与否，二者属不同的“统觉”机制，现代心理学哲学对此正在做深入的观察，也正在日益惊讶于“直觉”的渗透力创造力，开始将原始思维与汉字文化作为坚挺的“他山之石”，以救欧西哲学的理性贫血理性分裂。虽然，曾经，从西方文明出发，顽皮稚拙的汉字，其原始未知的非理性受到“知性”的攻讦，鲁迅在《门外文谈》里只差没破口大骂了：“用如此不可靠又生涩不通的方方块块记言记事，便成了难得可怕而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曾经，汉字就是这样的“难得”“可怕”，就是这样的



“结核”病灶,但说它在历史“阻碍传布智力”,恐怕失之于偏激。恨中国近代的贫弱可以,归罪于汉字“不聪明”实在太过于委屈了它,连西方的调查材料都把汉字的智慧作为首选呢。

当然,汉字不纯是原生期之物,它也写了后来。“文明”时代是一个人类的“必然”,“文明需要一个有闲的阶级存在”,它总在制造“金字塔”制造差别。这是其基本相,汉字将它写了出来,漫不经意中却掺杂入众多“历史”的因素。如“義(义)”,标志人,道重德高,甲文写作,从羊从我,“我”乃斧锯之形,表示杀伐,杀羊杀人统一回事,且是合乎道义之事,字中可见时代的尚武精神。如“君”,在阶级出现时,字形如“发号司令”,太上皇貌。值此时写此时的汉字,已少了许多的游戏之心,开始心事重重,也开始“有闲”“有意”地造“金字塔”造“有闲的阶级”了。论汉字多样,说它有功利性,正因它并不纯然只是童年的作品,它走出童年嬉戏时及之后还在“作”,至汉唐还刻意于生造汉字与翻译佛经。“融之乎,众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台”——这原生原性的愉悦需那时尚自愉悦的汉字来写。

认识任何人事都必须使自己进入相应的心理境况——统觉。认识原生汉字形态宜如是:笑脸相迎对,情境互生发。以快乐心读快乐的汉字,快乐的汉字加大快乐的心快乐,熏育出快乐的人,形成汉文化中不容

忽视的“乐感”。此过程虽不能直截地一下看到，却在真实。那时的汉字还没有历史也没有“金字塔”，遂轻松快乐。西方有谚曰：“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幸福的”——完全能从古汉字上看见感觉，一点都不难。对于观赏者来说，他能够在同一地点，处于两个时间，比如一个汉字，处于两个时间，即古今沟通，他也能够在同一时间，处于两个地点，比如汉字的“象”与这象激起的心中之“象”。维特根斯坦证明，作为一种虚构出来的模式，语言无需与现实完全一致。的确，从哲学角度看，应然的编的故事往往更真实，这就是汉字为何“越看越像”的道理所在。明明汉字不是实物，只是小线条而已。

动物处在一个细微感觉的世界，人处在对实在的统觉世界。这种统觉照莱布尼兹解释，它隐含着一种新的意识状态和一种关于客观性的新的概念。这新在最富统觉的汉文化中首先被汉字发表了出来。汉字把汉式思维代表作一种可视可凭据的象的范本，就如“必要前提”一样。有人认为<sup>①</sup>，自由的必要前提之一是“权威”，创造的必要前提之一是“支授意识”，科研的必要前提之一是“范式”。汉字的“立象”以“见意”不正是思想方法的首要示范内在示范么？汉字的立象为汉式思维的旁征博引与广譬普及的具象性联想性定了基调，

<sup>①</sup>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提供了“支援意识”。由于汉字自身的具象可感,它引出了联想象征,使得汉人世界中“万物的准则不再是永恒的上帝而是造汉字人个人自身的经验和观察事物的能力”。汉字倒很像英国传教士考德林顿提出的“玛纳”(超自然强力)<sup>①</sup> 渗透万物,从不排他不固着于一,而是传导,似“神话的力场”。汉字打开了汉文化的“窗口”,让各自孤独的灵魂往来,培育出汉式眼睛汉式耳朵当然也是汉式大脑。《古诗源》语曰:“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听见什么就进入情况,和汉字字形引起看者浮想联翩一致,都有点傻乎乎。汉字引我们去经历的全是“画”上的真,作画饼充饥式的心灵餐,将假当真,由屠宰而想肉香而吞咽咀嚼,是很需要汉字精神很需要高度幽默很需要艺术直觉的。现代法国名作曲家圣·桑说,“人在其智慧的深处具有一种独特的隐秘的感觉,即美的感觉,借助于它,人们能领悟艺术,而音乐就是能迫使这种感觉振动的手段之一”。汉字也是能迫使这种感觉振动的手段。“矮子”观场,虽然视线全被遮蔽,但他不一定要看见,他有感觉,能由他人反应中感觉气氛感觉一切,于是,众人笑,他也能笑起来。汉字就是这样的能给予“矮子”感觉的“场信息”,当然它得借助“矮子”生而具有的审美感觉艺术天性,才能引发“笑”引发“对

<sup>①</sup> 参见《美拉尼西亚人:其人类学和民俗学之考究》。

屠门大嚼”的联想行动。审美主体对绘画音乐等艺术和艺术力场所产生的相应心理是一种没有达到理性分析的心理观照活动,汉斯立克说,这活动“是对某一感性的素质——一个乐音一种颜色的知觉”。<sup>①</sup> 经验派美学的代表人物夏夫兹博里把这种能力称为“内在感官”,即内在的眼睛、内在节奏、第六感官。形象的表现方式,感受和知感的方式,如汉字似的要守在非理性的想象中,哈寄生更进一步,认为耳目类外在感官只能接受微弱的快感,但内在感官却可以认识美,可以接受“复杂的观念所伴生的快感”,他把它叫做“独立的感覺”,汉字把它幽默成“矮子观场”、“对屠门而大嚼”一类联想与感受的统觉。因之,形成特别的汉式心理构造:心外无物,物的形式正是人心之外的同构物同态物。汉文化的这种理解这种意见在今天更显出它逼近实然的意义。朱光潜说它是“物的形式与人心构造,内外相适应”,格式塔(完型)美学的术语管它叫做心与物的同型同构。

符号现象:一叶。推理:知秋。汉字形象生动又情感充沛,使汉人还能在联想中“造秋”、“感秋”。信息通讯行为涉及三个重要方面:符号与符号的结合、符号与指示物的关系、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对汉字来说,因了“积字成句”,符号与符号的结合没有“形态”、“变格”


① 《论音乐的美》第 17-18 页。


等语言上的“必须”，不繁琐也很松散随意，就好比顺藤摸瓜，自然得很。但汉字符号与指事物的关系却不单纯也不好单列，往往和符号的使用者攀缠脱不了干系。换言之，没有语境没有“场”，汉字符号与指事物的关系很难敲定。例如，“三”即自然序数之三，画写三只手指表示，但“三”义极活泛，一定要在使用中才能确知。三教九流，“三”乃虚指，是个大约数字。朝三暮四，三原为实指，后竟衍为变化“多端”之义，“三四”成了“不专一”的象征符号了。可见，汉字离不开“用武之地”。故，中国人向来有对文字修辞的直感，而向来不大知觉自己颇富“隐喻”才能，还是西方人发现道破的。汉先民本来就反感“揠苗助长”，知其不可能，离开土，苗怎么能活？于是有了“使用即意义”的非规定性，有了“由此及彼”或“此亦是彼”的通感，于是很懂得“出”门而“西向笑”（西指长安京城，“笑”为的是想象中的快活），很会也惯于孩童式的立即“进入情况”，从不需论其真假。作为联想媒介，汉字万千年来“任劳任怨”，带你步入想象空间，探幽寻宝，还预备了分分钟可“传唤”的精神御膳，你能无垂涎乎？美色美声，炫耳夺目，你能无动于衷么？

西方哲学主流历来把逻辑的思维方式当作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思维方式乃至生存方式来看待研究，卡西尔以《语言与神话》一书想说明，不按逻辑的有其独特的“神话思维”方式即隐喻思维才实实在在是人类最

原初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同样具有形成概念的功能，只是方式不像逻辑思维那样靠“抽象”法而循形象具体或“以部分代全体”的原则形成一个个“具体概念”。卡西尔面对的是西方语言，若他能把目光投向不那么语言化的汉字汉语，我想，他的思索会更激情更有悟透力。汉字不仅仅有“部分代全体”的手段，从它造字的六书制度从它简化字繁化字的多样手段从它徘徊犹疑的不绝对不惟一的目光，我们能获得多少启示！至少，它作为世界唯一的象形象意文字，两栖语言符号与艺术符号领地，惯于语言思维象征思维神话思维，被电脑所认同，赞它极富科学性，荣膺最佳联想媒介之称谓，等等出乎“历史”的“意外”，给予了当代许多的惊喜。

于是，真能游弋于汉字中的人，就能成为完全彻底的孩子。他们玩弄调侃一切。而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没有什么态度比这“玩弄一切”更有益更有用更能够创新。在汉字“象征的超限定性”中，你便是一切，有梦，有奇思有异想，不装“严肃”，不知“紧张”，你玩世不恭，联想、幻想和感悟力处于高度激发状态处于莫名的亢奋之中。这时，内在的一切便超出了汉字的“象”，而步入广漠大野，获致“爱得我所爱得我土”的快乐。

面对汉字，一个数个一群，我会有同类感动。如皆（春）字，金文作，从草屯声，写出春日融融，春草方生。看着看着，你会步入其中，“春情不可状，艳艳令人醉”，那破土出芽的小草小小尖尖细细茸茸，浅黄嫩绿

柔不禁风，惹人多少怜爱，那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起人多少雄风，那草中虫叽草上莺莺燕燕关关雎鸠，逗人多少春情，又诱人浪掷多少笔墨。再如“牢”字，甲文作，圈牛于栏状，会意。一个字，写出原初人生活生产，饮食习惯。牢者引义为囚也。你会看到原生的混茫，关牛关人关猪，皆用“牢”。本来，人兽皆自然物，不庸分别的。如字，你会看到古建筑的框架结构，你会想到“亡羊补牢”的人生，你发觉猪牛羊作一太牢，为供奉祭品，那宗教礼仪又庄重肃穆又刺激兴奋，神享馨香人食肉，又多么实在，你还看到更早，要关住野猪野牛驯养，那“牢”的用料扎实粗壮，“固若金汤”，等等。之后，我有了对自己不知不觉的“对屠门而大嚼”的幽默。

#### 第四节 对智慧的极限开发 ——汉字潜在的“教育果”

●直至今日，人类的智慧（对应着科学）和心灵（对应着艺术）始终难以调适。汉字觉得很遗憾，在它古老的记忆里，心灵和智慧曾一块“排排坐，吃果果”呢。

现代当代，由于对东方思维神秘的穿透力的“惊

异、佩服”，西方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对其本土上的华裔移民作有关智力的调查，结果也大大增加了那原来的“惊异”。在美国加州，教育家布什对六所中学的华裔学生“问卷”、“试验”，发现，在家用汉字汉语的学生智商都远远高于家庭用语也“美国化”的学生。别的一些实验也做出了类似的结果，这本身是自明的：用汉字者更聪明。日本的教育汉字达一千左右，从幼儿始就开始以汉字施教。杜尔凯姆说，“只要社会成员中有足够程度的同一性，社会就能继续生存下去；教育强化这种同一性，并使之永久化，其办法是从一开始就把集体生活所要求的基本的相似之处，在儿童心中确定下来”。庄子混沌学说的高级智慧，令美国量子物理学者惠勒仰慕倾心，恨不能将京剧《六出岐山》姜子牙大书“無”字的帅旗扛回美国去。丹麦量子力学之父玻尔更为了得，干脆用右手举起汉式易学的本体“太极图”。东方的智慧汉字的象征不仅仅令世人惊异令西方玄猜神解，它还为当代打开了一扇硕大无朋的智慧之窗，引导着中西在“本源”问题上灵与智的对话。

用汉字人果真更聪明么？

从汉字看，多了一个“形”，它需要“视觉”能动地“看形生义”，而西方的视觉只是“看音”，实在没把视觉的功能开到极至。从感官功能看，视觉远重于听觉，它不仅“成像”直接，不论繁简笔画多寡，总一下摄入整体，入脑便是图像，省掉了输入音必须转为图的“交换”



时间。“快”，富于“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代效率。其二，视觉重要过听觉，还在于它具体形象，给人实在感，凯撒说“我来了，我见了，我胜了”，用的是西方文字，还重重地强调“见了”，中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和此同一情怀。看见才“拥有”，听见会无形得如风吹过，这就是汉文字给汉人的“教育”。从凯撒也有同一认识看，这实在也是原始思维对视觉重要性“在儿童心中确定下来”的遗传。汉字“看读”两个感官并用，比西方文字只一只“耳朵”要更运动锻炼人更帮助思维。汉字这么着“教育”了汉民族千万年，耳目互助，历史积累下，使汉思维更“真实”更“富有”更具穿透力。功可盖世，毋庸多说，“看”就是了。

从习字看，三二岁幼儿，相当于作画一般，全身心地投入，笨拙而很有兴趣地写画汉文，一个两个多个线纹地组成一个字，无形中要涉及许许多多的“知识学习及其运用”，诸如算术（数数算算几个笔画）分析（上部中间左边右边下边各有什么）综合（几画几部分怎样“合成”）建筑（要写得“直立”，横斜会倒塌）运筹（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地写）舞蹈（字的胳膊腿要婉转自如，伸缩得体）绘画（布点设线，把字写“像”）宗教（“我”在写，多神圣！写的“东西”活在纸上）美感（怎样写会更好看）教育（妈妈教我，我要努力）戏仿（写字蛮好玩，写出白云苍狗，线条真有趣）逻辑（先撇后捺，依字的条理，不好倒序的）……写个字，简直需要几乎所有的人文、

自然诸学科知识,这对一个孩子,确实超难超量超前了。汉字难学难写正因此。以西方人为例,在修完母语转习汉语时,均已成年,还难得怪叫,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何况童子。但,正因为写一个字要压迫幼儿做出方方面面的心理适应,会调动起他的艺术细胞语言能力,使他对自然的鸟兽虫鱼倍加兴趣。足征,习汉字,对于极限式开启幼儿心智潜能,是最好最奏效的手段。至今,还未发现哪一种方法有比学写汉字更多的迫力更强的刺激。汉字本身就是伟大的教育家。“教育”,在拉丁语中原义为“引出”,即将一个人引出来,把他身上的优点引发出来并在对付周围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sup>①</sup>社会学把“教育”看作“引进”,即把个人引入社会的极其重要的推动因素。汉字两栖于心灵与智慧,两栖于艺术与“语言”,将汉人的潜能引出,使汉人多有“诗心诗性”,又将汉人融入社会,维系了汉式人生以及汉社会历史的动态循环。引出,引进,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汉字式教育都可美其称为“大教育”。


汉字使汉人对画一类“艺术”不陌生。人类童年时,哪一个不对自己能画“东西”画了“东西”而激动万分,哪一个没有捏支“笔”在对象上(沙土、大地、纸、牛骨、龟甲、竹筒、铜钟)做过游戏,以宣泄自己的创作欲。画些莫名其妙的几何图形,还指指点点这是什么那像


<sup>①</sup> 参见 C. 科恩《论民主》。

什么,这就是童心,你若感动你就不会嘲笑这种童心,因为其中有着“大智慧”呢。


汉字要沟通理解的不同的“界”,需有自己特有的“象征”等方法。但汉字的理解毕竟是人的理解,它的理解方法不能脱离人的各样方法方式。表现出来,即汉字与汉思维间奇异奇妙的循环。


汉字也有的拼音文字式的“音表”,不及它独有的“形表”来得重要,少许多的“多快好省”。汉字和涵盖今天的 TV 一样,具有可观赏性品格,坐“井”(家)可观“天下”可游览全球乃至太空,省时省力省心还省花费。汉字固执地保有“形表”特色,虽在世界上形单影只,但无意中暗合并帮助着汉思维的最佳传达,算得上特立超群,“力拔山兮气盖世”了。由于汉字有形,在写读运用时,对人的“知觉”“情感”调动最充分,音形戮力,视听并作,扩展了心理域。你看它,丰富直觉想象,激活灵感,发动大脑新思维的多种孢子,开掘心智潜力乃至让你内幕仿地移情(视哭字如哭,视笑字如笑),能耐大矣。


毓 甲文作,母亲在生孩子,还画出羊水,小孩头朝下娩出。一个伟大的生育场面,被小小汉字线而纹之,还包括婴儿的呱呱哭声,让你直观。


家 甲文作,屋宇下关养猪。生产生活的一个单位,通过局部特征“表现”在汉字里。让你看到猪牛六畜被驯养得好乖也好早,有肉吃,避风雨,“家”果然

温暖哉。

时(时) 甲文作,脚趾和太阳“会意”,表示日在行走,正是时光的形象表现。小篆变成从日、寺声的形声字,少了许多形象,但太阳和时间有关系的原始心思仍昭然。

盟 甲文作,器皿中有物。《春秋正义》:“凡盟礼,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违,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字形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祭礼,古称“血祭”,直观,省去了许多话语。

杳 金文作,日在木下,冥也,天黑也。


阜 古文作,像极崖边石磴,坡坡坎坎叠叠重重貌。

汉艺术史,“诗书画”从来是“同流合污”的,可见,汉字与绘画虽然异态却是同质体,它们都依赖眼睛,涉及其十大功能:黑暗、光明、体积、色彩、形状、位置、远近、动静。对汉字说,音也在形上,眼睛的功用第一重要。人眼是一只具有“感知”自然特性的“明镜”,它把一切真实体摄了进去,再通过汉字式的“画”,把“事之象”“意之象”展出给人直观。这时,眼睛又成为灵魂的窗户。达·芬奇甚至说“绘画替最高贵的感官——眼睛服务”。果然,这最高贵的感官铸成了汉字的第一特性,使汉式思维得以“形象直观”,同时,也使汉人有“看得见的才算数”的对眼睛的极大依赖。

我想,华人的智慧常令他人钦服,最大的一个潜在

原因就是汉字调动了用汉字人的最高贵感官并将其功能发扬到最大极限,给“思维”以充足的能。其次,汉字由于眼睛的直接摄掠,与人一下亲近了许多,用汉字人往往不自觉地正处于可视可亲可乐的“轻松快悦”里。在这样的游戏氛围里运思运作,确是比用抽象的拼音文字进行抽象的思考要省心省力得多。当思维自由自在地嬉戏时,能量值最高,活力最大,自可“心游万仞,神骛八极”。难怪汉字式的智慧非汉字们难以企及呢。因此,习汉字对汉民族思维的贡献,对汉人智力的提高和艺术心性的孕育,对教育的开始与发展成型,均有着莫大的功绩,且往往是阴功,无量的。曾经,不仅西方,汉人自己也把中国式智慧归之于人种遗传。实不知,其中有个汉字,人种并非决定因素。事实有着另一番样子。

果然用汉字人更聪明!

教字,甲文作,师长执教鞭督学子功课貌。学而无成或怕苦懒学,都要吃一顿鞭棍,从字形可望出此义。可见“教育”自古就是桩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还有些残酷。不伟大,历史不会出现孔子朱子等思想教育大家;不艰巨,“教”字本文也不一定要使用那根督学课子的示威示教棒。当然,有了威胁逼迫的成分,教育渐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失去了自然天性,而社会化,终沦落至“学而优则仕”的帮佣地步。只有习汉字时,那“做”的快乐,那写画的生命的自然冲力,才“真如”地持

有教育原生的“神圣”。自动地仿自动地做,兴致最佳,在游戏中。问题很显然,这样的教育和传统的“习”式教育,谁更有成果,谁更近人性呢?

教育是人类传授知识,开发自己潜能的活动。任何对教育的定义,都基于一定的对世界的根本看法,相应于哲学观,有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的背景。从柏拉图“理想国”中富有智慧头脑的头等公民,到圣托马斯《神学大全》中和上帝同在的奴仆,从洛克“白板说”到卢梭“自然”论,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到实用主义的“儿童中心”,从行为主义的控制,到存在主义的“选择”,都没忘了“人”的“中介”。以实用主义为例,美国杜威认为人性是高度易变的和可塑的,把教育看作是人的整个发展的同义语。汉文化无论“性善”、“性恶”、“性真”,诸论总是在伦理政治的前提之下谈教育的,教育以社会天下为“主义”为“己任”,功利的色彩十分的厚。

惟有“习汉字”,近“真”而且超然得多,难怪无形无意中总给汉人以最多的滋养启迪,它本身正是传统教育做不到又悬为标的的“寓教于乐”的最佳示范,习字中“习”出了一门书法的艺术就是确证。持鞭教习的传统教育虽颇有历史,也走到了现代,但总免不了对人性对真如的扭曲,反不及原生态的游戏仿做不及原生教育有成效。“吾日三省吾身”,“五十以学易”,都来自“自动自觉”,来自人和天和的“和平”,来自真情与快

感。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以“和”为最高理想，这就是习汉字的原生教育所具备的教育精神，是顺乎自然合于人道的理想追求。可惜，它早已被要用鞭子的“教育”遮蔽了，到了当代，似乎只能在乐舞绘画等艺术表演中寻其影像，那幼儿习学时生命式的感动毕竟失落得太多也太久了。汉字的原始绘画遗迹不多但仍在，极易和幼儿的原始心态相应和交感，汉字和着习字小儿一道发出快乐的呼叫，播放出乐教式的近乎神仙飘然和羽化飞升的巨大召唤力，是多美的令人醉心的图画，黄口童子与稚拙的汉字一道嬉戏神游，尔汝不分，好不动人！可惜，它只发生在幼儿期那没心没肺的片刻，成人的我们很难走入这画图。传统教育接受多了，理性多了，人成熟了，究竟是启蒙还是蒙启？这问题严肃重大得惟有汉字才有能力才有资格发问，这问题指向人生哲学。

## 第五节 与当代接轨

### ——汉字“科学性”的重现

●当今，科学思维陷入两难，困惑而困顿，汉字式的直觉思维“反身”腾起，大展身段。电脑也掺和了进来，对原始的象形文字大声称赞。“天翻地覆”，这世界怎么了？

现代科学之发达，俨然已入事物内在。但惟其极至，反一下被“实在”证了伪，撇闪得孤苦伶仃。使得科学家们终于恍然有悟：科学说明不了什么！作为有责任感的当代人，正思考这个事实：科技成就已把我们和这个星球带入前途暗淡、危机四伏的境地。而许多危机威胁地球文明的继续存在，也许还威胁地球自身的生命。人口剧增，自然资源濒临耗尽，核战争、重医药使遗传退化，即天然免疫力丧失，人类真叫是“自作孽，不可活”了。难怪 20 世纪会将它的深情目光投向汉字。因为，越想说明什么，就越说不明。走向拼音的拉丁语系越精致越规矩尺寸，越少了现实品格而失度失态，反不及粗糙原始在过程中的象形文字。这正是相生相随于人与自然间的怪圈。离心析物的抽象如肢解



死人,做得再细,再有理论,也总是毫无生命生气的。虽然汉字的“画”已不是实在,毕竟还在“象”着实在,而纯抽象的西方文字,就连这“象”的靠近也没有了,自己撑竹篙把自己推离岸边,力道越足,离目的离本然越远,怪谁呢?汉语表述同一内容总比西班牙、英、法诸语要短小许多,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恰为力证,古今汉语在克服语言不能完全表达的遗憾方面,成效最大。汉语的“能干”,正来自汉字,来自它自身形体的自动的表意说情。汉语的句词字三要素,顾盼互文,充满智慧生机。论语法,西方只需至“词”,汉语必须到“字”。上古汉语的“字”即“词”,而且词的构造也即字的构造、汉语的构造,用的是汉字的“会意”、“意合”法,因此,汉语中字与词甚至与句的界限往往很混沌。汉字,无论其形其音其义,都有不尽论说的必要,是它使得汉语可以“积字成句”,无需乎循西方概念上的“语法”,相对要灵活自如许多。我有这样的感觉,汉字的“象”,既存乎天文地理,也潜存着“汉语法”的机制,内含有语言和认知的联系,而具“心理现实性”。每个汉字在句中都构造着或准备着未说出甚至往往不用说出而实已“给予”出的东西。波德莱尔说,“物质讲着一种无声的语言。蔬菜和矿物同具有一种梦游者的生命”。汉字的心事如波氏一般充满梦游的诗意,汉语的所谓“法在不法之中”的“语法”放大来看不正是汉字吮吸造化含孕天人的宇宙之法么?汉字形能表意,本身就有个现象学“直

观本质”的长处，视词象物，给人的内容联想就大大超过形不能表的拼音文字，而听（读）者记忆中的知识也即所谓阅读时的“期待视野”在“象物”、“象意”、“拼形看汉字”中最易被激发，而完成知觉转换。听者无论识字与否均会因“审美惯例”，从视觉上“看”到汉字，因为汉字就是形象的影像。西方人因“审美惯例”调起的内视觉不会想要看 ABCD 的抽象文字，看了也没用，只能内视“实物”，故其语言文字与人总是冷淡隔膜的。准此，可说汉字的交际力最强。惟有在“中国，多出来一个学习汉字的问题”。汉字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表达，说明它确含语法素，甚至不妨想它在语法功能上是自控自调自足的。汉字线纹汲取的宇宙信息天地法度潜示着汉语的语法度，《易·象》曰：“修辞，立其诚”，辞者，词也字也，诚者真也象也，也即可谓“修字，立其真立其象”。平平常常即真，法在不法中即真。此语被后人用去说修辞之学，但它原来说汉字的。汉字“象”的选择中那种弥天漫地的宇宙真心果然也值得大说特说。

汉字的具象性给人“直觉”的启示，它作为汉先民原始思维的产物，从造型画物的“随体”之“随”意上，可见其任性洒脱又不失“范”的“直觉”天分。时至今日，“直觉”这一思维方式才为世界瞩目。美国学者库恩强调凭直觉从许多可能的方案中选出最佳的收敛式思维，比找出尽可能多的方案的发散式思维还更有效用。他指出，科学只能在这两种思维方式相互拉扯所形成

的“张力”之下向前进。当代科学家们更对直觉投入了浓厚兴趣,因为直觉不仅在科研中提得出新概念新理论,而且直觉还可帮助科学家在创造活动中作出预见,这样的直觉可称之“战略直觉能力”。微观宏观,直觉都能应付裕如。至于把握那些超出人类现时理解力的东西,就更是“直觉”这个我们知道有它,至少通过汉字可感觉它“看到”它,但却对它没法说道清楚的东西,所给我们的“意外惊喜”了。康德也说,有些问题是在人的理性能力之外的。

欧西人文学哲学与庄禅“不立文字”的返回神秘内心体验互补,恰在于从语言入手。实在,“返回内心”若借了汉字的“象”将更有效。伽达默尔说,“可以被领悟的存在就是语言”,认为没有什么是语言不能穿透的。我也想说,当今科学面临窘境时,是汉字为它开放出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把它从逻辑语法的窒息中解救出来。欧西哲学旨在去蔽的努力早在中国就是汉字存在的客观现实,在用汉字记载的古史中随处可撷拾。“物理”的基础在那个“有”,“有”常在暗处,汉字通过努力使它“明”起来,使“物之理”在交流交换中有生命之光。譬如汉语“积字成句”的无语法,恰好将“先于逻辑”的那一面那个“有”酣畅了出来。

波普尔一贯坚持认为我们称之为知识的东西,本质上永远是暂时的。汉字汉味浓浓地把这“暂时”给写了下来,传了下去,弄成了“永远”,它是否比知识还知

识或就是超知识呢？波普尔还认为猜想越特殊越易引起分歧反驳而被证伪，“没有共同语言”的讨论，更有成果，这样的猜想才是具有真正的实用价值。汉字群中，万象皆殊皆异，不少“象”很轻而易举就被证伪，如“心之官则思”<sup>①</sup>的以“亠”表思维的一族字，被“脑之官则思”证伪。但是“心之思”意义丰厚，人体各部分连皮肤在内都有思维力，当代发达的科学反而证明汉字“亠”偏旁的“科学”，说它更具有真正实用价值，心肯定是能思维的。如“果”“朝”“旦”诸字的“东方红，太阳升”，明明是错觉，但还更真实，汉人从不以为乖谬，现代相对论也说它合理。汉字很多很多的信息量就来自这样的特殊具象就来自视线“看法”的横生旁出，分歧不一，就来自它不空空如也也不单纯，它无视“必须证实”，仿佛越能被推翻才越有魅力越多消息。果然。汉字特殊的形象，汉字使用“人间北看成南”的游移目光，如，同是人形，有正面侧面歪头踞坐伸胳膊或头朝下各形，成“大、人、夭、民、寸、逆……”多字，供你选择。汉字就这么着用直觉猜想用证伪法式来逼近“真”，早就涂抹出当今“证伪科学”<sup>②</sup>所要论说的所有。你能说汉字不科学。

汉字是道道地地的“大学”。英文“大学 universi-

① 孟子语。

② 参见波普尔《猜想与反驳》。

ty”，意即“天地万物”，汉字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sup>①</sup>的具象手法写下了宇宙，自己使自己成了无法穷尽的“大学”，甚至挑逗过无数剧烈的历史争吵。鄙薄原始蔑视汉字者恨不能重炮轰它作齑粉，可汉字还在任劳任怨地整合着汉思维文化。钟情汉字鼓吹拙朴者恨不能给汉字加冕，可汉字并不在乎，本身是自由选择的产物，它也有肚量任人自由选择，不把统领世界当作目标，也不把“不适”强加于西方，除非西方人愿意。汉字之光因之而深长。

当今出人意料，电脑这最激进的科学代表公然选中了汉字，真令西方结舌，东方瞠目。电脑说汉字“好弄”，单个，标准时空，积字成句时最简短，体恤电脑“库存”的负累，还快，击键一二下即一个字（词）；不像西方字母一个词要击几次键，且啰里啰嗦还有附加形态与单复数、前后缀，补丁擦补丁，不如汉字整洁光鲜。汉字说电脑“好帮忙”，大库存，将几万个汉字一网打尽，调出即“写”时比西洋字母还快，治愈了汉字识写均难且耗时的病根痼疾，科学果然好！这一对“活宝”，互相吹捧，也不避“抬高别人是为了抬高自己”之讳，那份纯真与欢快，逗得西方现在学汉语者人数骤增，也不知他们的舌头理顺了没有。值此时，东方瞪圆了的眼睛虽已复常态，但还有些“惊魂甫定”时的激情。


① 语见《庄子·骈拇》。

汉字来自感觉知觉来自灵感直觉。虽然灵感并不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但它帮助汉字获得了艺术品位,功劳不小,艺术力诗力实是科学力产生的母体。汉字写下了先民诗性智力方面的巨大努力,写下了原始概念是怎么个“模样”,写下了原始宗教的离合判断,所有这一切都为当代科学精神尤其是证伪学说的创立预设了“前提”。汉字不适宜于近代科学,曾在一段历史中被视为原始的落后(虽然原始不等于落后),但它的诗性智慧艺术创发力却最具当代科学性征,最适于当代。于是,在“历史的长期之合理性”的铲发掘取中,被掩埋一时的汉字得以“横空出世”,“层累造成”它富含的科学“金矿”超过“本来”,以耀眼的光芒重现于今日。

这一点愈益清楚了:科学的目的主要不在于积累零星的简单的知识,而在于寻找支配各种运动形式的规律,并建立起这些规律间的过渡联系。而人类迄今为止“寻到”的规律都不免于“假性”之忧,“绝对真理”也只是一个时段的幻象。恰恰在完成科学使命上,“我们”愈来愈自知知识的贫乏和已知规律适用度的逼仄。“我们”并没建立起一种和现在掌握着科学的阶级的科学理论不相同的科学理论,接受“假说”的和制造“假说”的两种人并无阶级差异,同样都适于苏格拉底那句名言“我发现我一无所知”。若要区别的话,有那么一点点,当科学家放弃了一种思想之后,“普通人”还在坚持它,有个小时间差。

“共相”，不是“真”，无非是人运用思维能力抽象出来的。丹麦量子力学家玻尔所遵循的原则，实质上接近汉式辩证法关于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观点，即，不确定性关系和量子力学规律的统计性质量是从微观客体与现实主体的不可分割性中，从微观世界的因果解释的客观限度中引申出来的。他提出互补性原理，认为，除了需要避免逻辑上的矛盾以外，我们几乎不能相信任何惯常的原理，无论它是多么普遍。他尤注意量子理论发展中那些非经典特征，致力于新认知框架的推广，实有些与易学与“太极图”相似相通之处。中式哲学主流是宇宙论和与之贯通的心性论，这在汉字中看得清清楚楚：人与天本是一体（即在同一个“天”字里），不过天有其全，人得其偏。人心通于天心，天假人以立心，人因心而知天。不过人之所知乃是从部分窥全体，具象“写”形又意不在形而在“神”。如是，汉字造型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一个人对于世界的浑然或敏感的感受和颖悟。从一个汉字到另一个汉字，就像“行人”在途中，风景更迭，造成感动，生发出盎然力。字与字交替就像旅行中一次告别（相遇）随着另一次告别（相遇），无需乎每一次都要永历，都必须永驻。人生哪次亲历能久驻呢！汉字的这种性征，使它富有汉式的“科学”特质——没有“绝对”的“光景常新”。汉字是这样一份“科学”的心理，它重在过程的沉甸甸的栖止于汉文化之中，如加缪“我永远是我自己的囚犯”

的动态循环,汉字永久地作着心灵的自我囚禁与自我放逐之旅。

汉字,尤其是原初颇类“画”的古文,最有“寓理于象”的习性。“寓言十九”不仅是《庄子》的特色,诸子书讲理论时也常常很多篇幅地用故事、史实或形象比喻,来“象”一个意,使之亲切直观。如此好说故事好用比方的“象征”手法,不能不说是汉字的“得意门生”。铸字,金文作,用火烧融铜鬲中矿物浇铸物器的整个过程。家字,画屋宇下圈养一猪,将活捕来的野猪人工调驯饲养,去其野性成其家性,由“凶恶”转至“驯良”需多少代人的心血灌注。一部畜牧史尽写在几根小小线纹上,汉字“寓意”好厚道好科学好经济。“不立文字”的禅宗所独有的正是古老汉字的思想习惯。汉字的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张力,充满了各式的“出其不意”,带有和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不再是符号单一的表述。其间,“对应物”本身处于字形的每一个永恒的存在中而不停地演变和蜕变,使得那种对“能指过程”的一维看法变得深邃起来。用形象表示抽象,又转出另一形象义来,这正是“象事”、“象意”符号化的汉字语言思想,让读者“相对”地去观字,达到无碍不滞时,自可观见故事,从字形从事象背后寻出“其他”。

乔姆斯基认为,心智具有直觉地感知和概括深层的句法结构的能力。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尽管文化复杂多样,但仍有一定数量的固定形式,可以借助转换法



则得到解释和使人理解。这位结构主义大师还力图向世人揭示野蛮人的思维并非由巫术支配,它与现代人的思维一样,也是合乎逻辑的,只不过有其独特方式而已。<sup>①</sup> 二说都有部分接近“真”。这些部分很可用来叙说汉字。出于混茫的汉字,内含多种质素:原逻辑里也有逻辑,非理中也有理,无序中正趋有序,等等。在汉字表面的形形色色的图纹具象之下,隐藏有对世界的知觉认识和行动原则以及进行组织或在非平衡态下自行组织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它们均来自“语言的普同性”特征。当代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萨丕尔认为,语言在存在之前,决定了存在,可以说语言塑造了人们的思维和知觉方式。该论在过去定被视为偏颇如今却展示了它富有穿透事实的力,它极近于汉字的事实。

在人类走向“工具理性”(形式合理性)文化心态占主导的现代,汉字文化固然很独特也很孤独,它被排斥在以工具理性为原则的经济文化领域之外。但是,它作为基于“人本”的范例,作为典型的“理想主义”,作为当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安身立命的价值关怀的象征,无疑的,汉字是一个不可置换的首要角色。它在当代多元化体系中甚至被西方人越来越看重。汉字汉语的思考习惯与印欧诸语比较,更为突出不同的是符号性质特别强,一是喜欢对偶,像代数式的总有正负两面;二

<sup>①</sup> 参见《图腾制度》。

是特喜欢用形象来表示抽象。汉字符号有两个特点，一是能为感觉所知，形象具体生动；二是有引申诸义，隐喻象征，宏观微观。这些自然都成了汉语的特点。比如，正反同词，形象中有对偶，对偶中见形象，相对互文，烘云托月，诸般能耐可都是汉式思维的“专利”呢。

感觉不一定都能说出来。汉思维有许多眼前景心中事说不得道不出，也有许多“关系”讲不清理还乱，于是有了汉字中的“虚字一族”，即《千字文》“谓语助者，焉乎哉也”等类。涵实就虚，卓有表示抽象关系表示内心内在的能力。虚字在汉语中尤为发达，数量大运用频率高远超过印欧诸语。虚字与汉式的抽象表达方式的自身特色有关，是又一种意义上的“因指见月”，虚字不过是“指月之指”。汉先民早就内在有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要有“此时无声胜有声（形也）”的虚字。故这虚字的言说不外乎是维特根斯坦的“重要的胡说”，即一切言说，俱是假名，方便为说也，但又不同于传统的“但有名言，全无实义”的形而上的胡说。虚字的言说，虚中有实，令人自觉有了兴会有了意念，一旦将虚字所涵也涵了来，了然于心之时，这指月的“手指”（虚字）便可“遗忘”。此时，语言的事障理障字障音障也随“被弃”、“被忘”而消除。在汉字汉语中，虚字的这点功夫，还都是从实字那儿仿学了来，因为图画的前汉字总以画实物为方便，实字产生于先，“风气”“能耐”自然也得之于先。不过虚字更方便“言说”些，因它更

能显衬出汉语的特色。虚虚实实,虚实相生,这汉文化的“本相”不更接近“科学”的本旨么?

汉字曾被历史“误读”过,历经几世几劫,多少次废除汉字的“欲罢不能”,使它终于活至当代被掘宝式地发现被重新解读,尤其是它被计算机“相中”之后,历史层累建成的对它的重重遮蔽一时间涣然消散,明显出它的无限生机无限风情来。维柯在《新科学》中有这样一段论说,仿佛说汉字似的,很有意味。他指出,对于原始神话关于天地万物的创造,及社会组织的建立,文明的起源,万物的命名等常见主题,现代研究者不必过于拘泥其表层的文学化叙述,并且以其为幼稚、荒诞和可笑。是的,曾被原始落后字样定论的汉字,和原始神话一样,被当代重新解读为独特智慧的富有诗意的,既本能又科学的。“解读”还正在进行。

拼音文字的纯表音,因时推移而渐至窘境。如唱片音乐然,在放听中,放者和听者视线关系断裂,只有一只耳朵。两不照面,切断了更多样的交流和反馈,这便可能造成音乐“个性”的泯灭,<sup>①</sup> 共性倒是随唱片“普及”了。拼音文字相仿佛,这正是它障阻于事于理的深层原因。它太单一了,纯粹而抽象得使它失去了覆盖广大形象追踪生命生动奥秘以及把眉色情感传来递去的直接的能力。这尴尬当今已为人恍然有觉,弄得欧

<sup>①</sup> 参见索哈尔《音乐社会学》。

西不少语言哲学大师“朝朝暮暮”陷入两难的“苦思”。

美国的爱德华·霍尔在比较中描述,不同的文化,对于上下文 context 和含义 meaning 之间有处理上的区别。他认为,中国文化处于连续集的最高端。即对上下文信息特别强调(不强调的为“低信息”),高信息沟通如汉字系统的象形会意形声等原则,汉字能蕴含比字义更多内容的能量能力表述,他论证,高信息系统较稳定,不易发生变动,而低信息系统则反之,如日耳曼-瑞士文化、德国文化、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相对高一点的美国文化等。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高的与低的信息语言文化系统,如何互补?我说,这个问题很大很棘手,实是分裂的东西方在当代如何整合的问题,也实是如何克服悖论两难的痛苦,拯救人类的问题。世界本是整一的,从汉字古文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分裂”是反世界的。在霍尔心目中,汉字的高信息高蕴含能量似乎为“端正”世界的首选。果其然么?我们可以深长思之,不忙做结论,还是持续着哲学,持续着人类智慧的诗性的不断寻求最高统一性的努力为好。

## 不结束语 汉字到哪里去

M. 韦伯说：“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在其背后都会发现支持这项事业的无形的精神力量。”

汉字的宇宙情怀涵前旨后，使汉文化在原生时期就“万形赅备”，成为一个自足的生命系统。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K. 雅斯贝斯认为：今日的欧美、印度、中国的文化系为发生在公元前很早的那场全球性“超越的突破”中，是上述三地的思想家分别对物（逻各斯）对神（上帝）对人（道）全面“反思”的结果。发展方向不同，使它们步入不同的道路。我说，汉文化对人对道“混沌”的“反思”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实在的是一种汉字式的直觉禅悟。汉字是从宇宙从人从混沌中来的，它给了汉文化这样的方向，使后者也从“中”走出。但，到底走了多远（不是时间概念上的），走向哪里，这些天大的问题还必须向汉字本身询问。

早先，梁漱溟以为西洋文化向前进取，印度文化向后退步，中国文化向中和谐，各有其强烈的文化色彩。近二三十年，“多元论”思潮波涌全球，“进化论”旗帜遭飓风开始碎裂，人们多半相信人类面临的选择是多样

性的,现代化的模式不一定以欧西的为最佳,也不只一种,路有多条。仅就所谓“向中和谐”的汉文化而言,其“选择”就有多种的可能。余英时提出汉文化有“内在超越说”(以个人的自然关系为起点),杜维明、张岱年视“刚健自强,重视个人修养、修身,个人人格培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钱穆“一天人合内外”说(以人情为本,尚德尊品)近似,费景汉作“乐观现实主义”说(对个人通过努力而得成功予以高度评价,提倡独立自主、自由的自我抉择),等等。诸说正好互补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多源头多侧面多层面多方向”的面貌。我想申说一点,从混沌中产生的汉字,成了汉文化凿七窍的第一执行者,汉字以种种形态“开凿”了汉文化的“百叶窗”,那也是一定的。庄子的窍者,文化之谓也。文化有正值负值,庄子放大了它的负值,即破坏自然原生态和人的原性态,这悲剧今天已广被全球:“混沌”死了。死于文明的凿“七窍”中。数千年后,走高原生之“元”很远很久地处于科学技术中的人们听到了自己内心有如庄子式的对“混沌”的怀念之声,点点滴滴,殷殷切切。

于是,人类不甘心,文化不甘心,汉字更不甘心。

科学与技术,曾负载过人类许多期望值,至尊至要。它本身变得日益自负而不谨慎,它的扩张攻击竞争理性分析的阳效应日见膨胀,有着太多的与大自然的“敌对”,它的响应保护合作洞察综合的阴效应日见

萎缩废退，很少和大自然和平相处。科技并不能解决一切。此时，汉字汉文化的正值，其“向中和谐”、“天人合一交感”的亲切平安就在科技的困窘中凸显出来。毕竟，汉文化的开了窍，走出了混沌，虽然不可避免，但它是人本的自然的向内的向中的，它兜的是大大的“圆圈”，它的“历史”在动态中循环，它并未远离人与自然的“元”，好坏姑不论。汉字固执于以象表义，就是一种保持原味原音原色的“回归”努力。它看来很难很不可能走向纯表音了。出象入象，汉字说，这就是我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异土”总是作为“故土”来达到的。

### 一、来非空言去有踪，一棵“孤独”的树

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传统互为发生，尔汝相承又混融同化同一着。不仅仅双向，而是“多”。

初生的汉文字，对日月星辰的描绘可不少，来自“仰则观象于天”的本能冲动，成就了汉文字的“星象层面”。人正是通过星辰实现自身与“宇宙空间”的联系。本能冲动地要写画“天象”，可征汉先民的心态之“原”；这样写而不那样写，成就了汉字中汉味十足的“性灵层面”，汉字之“我”就是这么“看世界”的：抬眼远眺，低眉细审，天地之象，奔涌赴诉于土、石、刀之“笔端”，形成能让人窥探原初，钩沉稽佚，发微抉隐的古汉字群

“画”。汉字就这么“来”了。它包裹着生民欲与宇宙对话同情的内在本能迫力，提示着天人联袂共舞的自然混沌态，它渊取了汉人具象式的宗教艺术性灵，接受了“快乐原理”，一步一步走出一条实实在在可触摸可思忆可同行的“图纹”大道来。对无限，汉字以自己的选择恰如其分地画出了有限的具体形象，把一种“沟通”做成了。哈佛教授张光直认为萨满式文化是中国古文明的主要特征，即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不同层次，又通过巫覡对这不同层次作沟通。我说，分层次已是汉字出现后不期然的事，中国文化一直强调把“分”弄成“合”，一直强调“通”，本来就是汉字分内的事。汉字在具象的写时，将此与彼“暂时”分离，但，“此”一字形可望出“彼”一事象，又是一种“合”。分而合，终归于“混一”，是汉字自身与生俱在的辩证法。“一归于多，多归于一”，如此汉字兮兮的“移植、改造、变异”过程本身就是双向多向的同化过程。肯定的内部往往孕育着自身否定的因素，成功的背后正潜在着自我毁灭的暗影。汉字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仿佛也是种“命定”。我想，先人对汉字不可能如此刻意要求，他们是顺其自然依己原心而画写汉字的，不用想那么多，也不可能想那么多。因此，汉字古文所潜含携带的东西中，“自然原生”的分量为多为重。

汉字对混沌“元”作着一点一面又一点一面的认同，将这一点一面写了一个字，再将那另一点(或多点)




另一面(或多面)又写了一个字,如是,本能地欢乐地写啊写啊,以若干岁月,形成了汉字群落,宇宙在这群落成立时有了一种汉式的“分别”。汉字从混沌中就这样地走出,带着原生的诸种“元”诸种因,纵是一个简单至极的字,也涵孕着复杂至极的无限“风土人情”。“来非空言”——汉字的出生可定矣。

来自“象”的汉字,走来走去,仍在“象”上,其归去也有踪可寻呢。隶楷字虽有大的讹变大的失相,但终于还在“象”的础石上结体,“养分”自“根本”来。想脱离“象形”胎迹不可能。汉字在历史进程中,从未对自己失去信心,如禅入定地没有一刻不持守自己心中那盏明灯,它乐于“象”喜爱“象”也惯于“象”。有了象,我们可清清楚楚地窥探汉字汉文化的行藏。虽然我们有时往往连自己的内心都把握不住,但通过汉字,通过对它的来往古今的“看”,仿佛也看到了汉民族的今古往来,看到了“我”自身自性的最隐秘处,一一写在汉字线纹之上。汉字,宇宙的大大的象征物,如洞如窗,光影幽深而广远,使人忆想,一次数次在内心践履人生胜迹,登临徘徊,“览者自得之”的有着关于汉字的一回回浅醉。

“文化”一词产生于近代西方,是工业革命后对机械性、物质拜金主义的反动<sup>①</sup>。古中国“文化”一词,是

<sup>①</sup> 魏斐德语。

个经历史凝结的合成,表示以“文”来“化”这样的意思。文者纹也,即独体“象形文字”之名,后以“文字”并称(独体曰“文”,合体曰“字”)。甲骨文中“文”作诸形,像一正面人,胸部突出的刺画有各式花纹。或许这是早期艺术,但总有巫术的意味。“在异己的自然力的威胁下,原始人感到有种压迫感,他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想通过这种怪诞的图形去强化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在想象中成为不可战胜的”。<sup>①</sup>“文身”正是原始人对周围世界幻象式地反映。“文”字本义即这种巫术味很浓的文身活动,后引申为文理、形象。我国较早的古籍《易传》有一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人本精神来化合天下,可谓古汉语“文化”一词的由来。观察人文物理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教化天下的先决条件——汉式原始的文化观,比英语 culture 德语 diekulture(均表耕作)“文化”一词中的概念要更直接更宽泛。汉语的文化是个关乎社会的大范畴。有人类有人文就有文化。对汉人而言,有了汉字就有了汉文化。举证仍可以用“文”字,其小身形发表着许许多多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信息,小小的,存活于绵长的文化史中。如果说,是“文”字的永恒活力,在象征着汉文化悠久的传承以及保障了汉文化引世界瞩目的“不中断性”,此话恐怕不过分。既有这个横亘宇宙的“文”

<sup>①</sup> 朱狄《艺术的起源》,“怪诞的图形”指纹身。

字,自然就有遗世独立“有古有今”的汉文化。汉字不绝断,汉文化就仍然壮澜纵恣。汉文化不绝断,汉字也跟着生动鲜活。彼此依对方而生存,且共存共荣。汉字本是生命,也被用去“发现生命”,如原人心目中的“异物”,由原人注入灵心灵气,故象形的汉字与形象的世界“永生”,在宇宙间。诚然,由汉字符号形成的字、词、语、逻辑及汉字“画成其物”的世界,已不是“第一义”上的,而是次生、次次生的,或者径可直呼之“赝品”,正是“现象学”认为必须“打入括号”悬置不论的“东西”。而汉字本身,却是最佳的导引者,借助它的“象”,已够我们作出“直观”,碰触生命的了。世上没有绝对的“真”,汉字所给我们的,已是最逼近原土原生的“形象”,而且是举世惟一的给出。对此,我们不应苛求也不忍苛求,够了。

捷克作家恰佩克借《万能的机器人》宣言:“我们曾经操劳建设的,对生命一无用处!城市和工厂对生命一无用处!”他绝望,面对文化的负值。庄子正是在这点上后知数千年,他主张“清静无为”的顺应,反对语言文字的偏离自然“肢解生命”的负面——汉文字也有走出家园“分一为多”成为语言符号的“不得不”。故“凿七窍而混沌死”的庄子寓言有“大征兆”值,在现代主义的文化疲惫与狂躁的科学困境中频频显示其穿透力。庄子集中于文化负值上的反文化,代表着人类一种“田园将芜胡不归”的焦虑,一种对自然“原来”亲切亲近的

喜悦，一种对混沌必然要死乐园终将丧失的内在苍凉与哀痛，他开出的拯救药方是无为的“弃”，无功无己，绝圣弃智。但这“工作”，有了太多“进步进化”的文明人完成不了，反而在“小心求证”的“逻辑”之思中离之千里，最后只能作一种上天入地求索于漫漫长路的“伟大的捕风”，以强烈的愿望自我疗救。同时，对人类童年第六感觉以及特异功能，文明人倍加神奇和不可思议，恰恰是他们遮蔽了自己原心失去了“原来功能”的结果。人类果然再也“回不去”了，任野性怎么呼唤，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

汉文化中至今赫然地以老庄以禅悟“渐”、“顿”为主流文化之一，活跃着一股回归的心思，如汉字的始终在象上顾盼即是。是这一心思投射于汉语汉字，还是汉字汉语维持着这一心思，两可。因此，汉字汉文化对“凿七窍”的工作从来就不像西方那么彻底纯粹，凿开又“糊而涂之”的事时有发生，形成了汉式具象思维的模糊性征。于是，汉字汉文化必然地成了世界上唯一走出得迟钝迟疑而很靠近“元”的孤独者。“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sup>①</sup>那彷徨的脚步、回转的目光，孤独的持守与执著，岂止是一人一事的，简直就是汉字汉文化存在的象征。屈子的《橘颂》也参差仿佛，似是為汉字而歌。你听：青黄杂糅文

① 唐·柳宗元《江雪》诗。

章烂兮，闭心自慎圆果搏兮，受命不迁更一志兮，苏世独立参天地兮。好一棵孤而独之的“后皇佳树”！

西方到了现代才开始对不随众的“孤独者”的“落伍不落后”有所审视，有了点苍茫的感觉。卡夫卡喜欢蹲在地窖，人称“穴鸟”，他为自己营造了最狭小最封闭的现实生存空间，却在其中把探索指向人类最广袤的心理存在的时空，他的获得必须以丧失为代价，是一只不得不如此的穴鸟。因此，在当代，西方感觉不妙时，卡夫卡曾就此提出太多问题，诸如：在一个外在的规定性已经变得过于沉重，从而使人的内在动力已无济于事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是什么？我们既然不能不被外界（环境、规律、条件等等）所决定，被一些谁也无法逃脱的境况所决定，“人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哇哈！西方世界终于有了“凿七窍”的悲哀了，岂不更见出汉字的先知先觉。汉字慢吞吞步履滞重地始终在“象”上经营，拙笨原始中有高级智慧，落伍不开化中有大开化大先进。它敢于也受得住孤独，于是，历史翻到今天时，独有汉字文化还有着自然的冗余量有着未脱尽混沌的“超文化”的自然，能给迷惘中的人类以“大象征”式的接引。撇开中国本土诸种因素拖了“后腿”不论，东南亚汉字文化圈数条小龙腾起，使得西方文化文明进步东方文化原始落后的铁定是非也“斗转星移”，失掉了“铁定”。这，还是由西方人首先“发现”的。

台湾新竹的城隍庙，山门上悬挂一架大算盘，据说

用以记人功过，是寺庙中很特殊的建构，更殊异的是还配有这样一副对联：“世事何须多计较，人间自有大乘除”。将这大算盘当作“天书”、“前定”，虽有“不可知”的消极意味，然而确是汉文化“无为”、“自然”老庄思想的“象形”。生命总是伴随着“垃圾”或不如直截说，人类吐故纳新，就是制造垃圾。神圣在不神圣中，“道”在便溺，庄子的大自然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假如世界上没有眼睛，太阳也是黑的”。汉字走出混沌为的就是这个，不管它有无自觉。汉字基于一种人的“凝视”，以捕捉形象孤立形象并写下它。这种“凝视”即拉丁文 *intuitio*，今被译为“直觉”。对它，当代心理生理学远远还没法论定，更使它含有“元”含有“本”的渊起意。在汉语中也从来对它说道不清。它的蕴含太广，有如屏息、专一、静思默想、入迷、禅定，它临近一种飞跃式的感悟，沉溺其中同时又期待脱颖而出，通过最短途径直接进入真理，它的意味果然良多。它让人们一下联想到汉字，汉字好像也是这样的一种“凝视”，一种心物合一的蕴含。汉字导引着一种“入迷”，内心体验的排闥而入，豁然贯通，一下子便切实地捕捉到某一诗性某一“本质”，披开扑朔迷离流光溢彩而直抵内核，再把它“现形”，这，就是汉字的踪迹，一阙无内无外，进进出出，永蹈着宇宙律线的生命之“舞”。

哦！汉字的来非空言去有踪。

它来自直觉式的感觉。房龙讲，“理解历史更要感

觉历史”，汉字让汉人“触摸”中感觉着历史，当此之时，许多人好像完全不用心思，自如轻松，好比正在写画汉字的儿童。

它来自混沌初开。至今能见的最早的陶器汉字有六千余年史，留着朴拙的原始心态。甲金文字稍晚，仍历历可辨“原来”的心情“原来”的世界那“元”模样，也“看”得出混茫如一的原始宗教艺术哲学人文等等“八宝粥”的糊涂状。笨拙的象形来自原生质朴的诗心，写在汉字初文之上。

它来自孩童式的戏而仿之。为汉文化揭开了“乐感”的第一密码。

它来自原汤原味浓浓的“绘画巫术”。浇盖在后起的书法、国画等一道道“大菜”上，味儿挺足。

它来自天人交响曲奏出的原生宗教哲学。后来竟夺过那乐队的指挥棒。

它来自恐惧、惊异、痛苦、快乐，感激、兴奋诸审美情绪情感。反身“回眸”竟成了“美的典范”。

它来自人对自身的叩问。它还能叩问自己叩问自然。

……

它来自何处它就返回何处。它归去，对上述等等“渊源”返身帮助。在它的“关照”下，遂建构起汉文化。

它这么着走出了“起源”。

它将走向何时何地？它近于混沌，能无走回混沌？

这是东方的“关心”，这也是西方才将开启的“关心”。

万古长空，且看汉字“舞”——这舞步旋转着。

我知道，它一直在走。回环也是一种走呢。

我还看见，它走的踪迹。在在。

## 二、生命的永恒物证

—ing，汉字的正在进行时。

“天上有日”、“太阳不落”，对这些“原始现象”，人类只能无条件接受而没法思考“为什么”。即令思考也没有结果。公理是自明的，汉字也是自明的，它有如“原始现象”，而且它的生命很大。世界早已死亡了的古老诸文字，和现在依靠变异抽象得以存在但没有了生命的诸拼音文字，都可以来为汉字的“大生命”作证。

作为艺术符号，汉字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也有相当的能动性。当我们的目光不再理性兮兮地集中于汉字的外在关系，不再把它当作客观世界的“镜子”，也不再把它当作“语言”的符号，或者把它当作“主观世界”的“排气扇”时，人类就会凭心感奋地将汉字视为人文存在视为人类生存生命的“永恒的物证”，就会以别一副目光去俯仰审视它，然后发现，汉字的“形”并不局限于表义表情，并不只是外象，同时也是内象。那“形”踩着一条生命律线在运动，从古到今，现在正在进行，还将永在这“正在进行”的时态之中，以自身的“象”再



辅以书法的“意”，帮助人们成为“心灵的享乐人”。

人类已深切感到，当代都市正逐步失去一切深层的精神生活印迹，很少有力量去生产“古迹”，长城、古堡、宫观、吉金彝器、甲骨陶文、洞穴壁画、敦煌飞天等等，俱往矣。人类渐趋浅浮。砖块水泥、硬拐角、易拉罐、激光唱盘、镭射舞厅等许多文化现象也即都市享乐文化，不断把人从本质实存中拉扯出来，使人远离内在的超越性和永恒的透彻性。城市文化成了生存危机的表象，但人们却过分宽容惟恐被视作时代的落伍者而急急忙忙接纳了下来。这时，文化与终极眷注的极其遥远的分离便已敲定，生命正失去意义，和音乐一样成了没用的东西，“文化”的负值被“进化”被“现代化”被“科技”追赶着加以夸大。“逆天者亡”，欧西哲人基于西方文明的“病”作出这样的反躬自省，有的人还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时，他们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汉字，以期寻找失落的生命性灵，就是一种必然。

汉字中的人本主义、生命哲学和宇宙精神实在令今天的人类有绝处逢生的惊喜。举个极端的例子，《千字文》不外是童蒙课本，它从“天地玄黄”排字到“焉哉乎也”，由实而虚，把教人识字也弄出了序列。序列即汉式的“天道”，包括了“人道”在其中，而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汉字的数和序还极富人文味极得象征旨意，如九州分天下，九畴列河道，五有五行五福五音（金木土水火、寿福康德命、宫商角徵羽），六有六艺六书（赋

比兴风雅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统统脱不了与自然与生命的干系。生命本身无理性可言,不能分析(死尸才能肢解),是个自组织的过程,也是个开放耗散的系统。生命是物,但很神秘。用“细胞、神经元、基因”甚至 DNA 核糖核酸分子等等去认识生命的结构和功能,与冷然的设想“生命人体是一架时钟”一样,充满了强调分析的经典物理学影响导致下科学界广泛应用的“还原主义”、“还原意识”,最终还是解不了哪怕最简单的问题,如,卵子是如何衍成有机体的?预成论和渐成论两派仍在针锋相对。生命奥秘无尽奥妙无穷,给原始人类诡异神秘感,衍出生殖崇拜及其有关的巫术宗教,被汉先民“发现”被写入了汉字。如“祖宗”字,乃是对男根的礼拜及对其象征物大石的祭仪“写照”。不错,汉字有象有形,这象这形首先被用来“发表”生命“发表”宇宙,然后写者与被写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综而合之旋转反侧着透出自身的生命特征来。汉字以自身的艺术天性、宗教智慧、审美情愫等生命原态,向人讲道着“混乱下藏有秩序”和“秩序下无尽之混乱”的“反动”,讲生生死死的大自然大人生,还比方说,人“六十耳顺”<sup>①</sup>有了“秩序”,之后,实已距“无尽之混乱”距死不远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不是吗?

<sup>①</sup>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实是一个生命“生死”即由“混乱—秩序—混乱”的过程。

汉字的本身即生命的实证,它无需像生物学心理学人文学在标榜自己的同时,还要以物理还原论模型去寻认同,它也不用对自己进行化学元素分析的认定。它的线纹可分解作点横撇捺的笔画,但不纯粹,否则它就不存在。它生存于沟通笔画为生命线纹的那股蓬勃有冲力的“动态”中,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基本使命是诠释人生的意义,帮助建构和保有价值观念。汉字帮助汉文化展扬其近于生命的正值。丹尼尔·贝尔说,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以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sup>①</sup> 贝尔显然是就文化的正值而言,但“负值”也如影随形,割不掉。现代,当价值超越的客观载体“上帝”已不复存在,人类越来越难以把握自己,生命也模模糊糊很无意义,工作紧张神经紧张行为乖张,容易发怒发火对情绪失控,做些莫名的傻事,可笑可怜可鄙可恶,人仿佛与自然界生物界脱钩,沦为宇宙的难民。这时,汉字的自然拙朴汉字的生命性征就显得突出。试想,它数千年于东南亚大陆,精气勃勃地凝聚起人们的文化精神,多像个上帝甚至比上帝对于汉字文化圈的人更亲切些。它不死,它诡秘,它点画着人们的生老病死,宛如神仙:它的领地,随华裔在欧美大陆树立起“唐人街”,已不限于本土,“蚕食”中,汉字文化圈在区域广大神力深厚上远远超过世界

<sup>①</sup>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三大教的任何一教，今天还在神光四散，未见有“式微”症候。宗教确认，人不能借助于理性认识现实，而只能依靠“信仰”。汉字多半程度上也不是理性产品，很有些近似于“信仰”之物。它写的本来就是一个个“事实”，由事实向思想或相反的过程过渡只能凭借它“语言符号”的一面，作为艺术符号却不可能，因为思想概念既无偶然性又无具体性，因而无生命，与艺术是两个天地。前述“字绿词灰”的比喻也因此。抽象的概念与生动的现象间没有“桥梁”，除非汉字。汉字事实多面，而且内容比思想更加丰富，抽象概念“白马非马”也即“马”非“白马”，不含有充实的内容，不可能有“天地一指”的大“象”。汉字两栖于“语言”与“艺术”领地，就为了给“概念”给“抽象”一份“象”的“内容”，为了“搭桥”。汉字将“一片天理流行”的宗教和“一片人理流行”的伦理哲学捏合，这工作它并非自觉自愿，而是“本能”，它本来就发生于天人合一之中，它无意中却确实完成了整合，把人还给自然，把意义还给人生。于是它本身带上了宇宙的气息，不仅仅也不单纯是个语言的社会角色。

唐代书家孙过庭(字虔礼)在《书谱序》中论书法的“五合”“五乖”，全然把汉字当成了感应化合人文自然并受情绪情感摆弄的生命体。其言“五乖”曰：“心遽体留，意违势屈，风燥日炎，纸墨不称，情怠手阑”，写字就是写人，连天气不好也大受影响，不宜作书。其言“五

合”曰：“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循知，二合也；时合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自由自在”到要“偶然欲书”，即要汉字来寻我，诗来寻我，书法来寻我。这和《庄子·养生主》庖丁的“神气神运”说何其契合，非得融会步入宇宙吮其英精不可。皆可徵，人造的汉字对自体生命的“天性”是何等的强调。当你直达“五合”，这时，书写就像生命在畅意流布，生机四泻，人与“画符”莫辨菽麦，仿佛诗与音乐的交响，灵魂飘忽汇入宇宙，自有一种超越地球上的炎热干旱洪水酸雨癌症艾滋病对人折磨的神奇力量。“你”此刻浑无知觉，不知我不知生不知死。歌德说，在人的一生中还有什么东西比上帝——大自然向他宣示更能使他幸福呢？书法家于是“幸福”了，他们很多人也长寿了。

甘阳在为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中译本作序时这样说，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是一种没有逻辑没有语法的文化（是指不注重，总在淡化弱化它），恰把“先于逻辑”的那一面酣畅出来，成一深广的人文文化系统。近百年，我们又把它当作不足包袱力图克服，与之同时，欧陆恰反向而行。微妙之至，他强调地说，“要深思”！确实，汉字汉文化“具象思维”的原始曾被当作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落后的必然因素而被国人大加挞伐，这做法究竟能救中国还是反之？“要深思”！一种文字一种文化能否以优劣以先进落后论而断之，也“要深思”！近几年来，就在这“深思”中，汉字被一再

“发现”，其本文形象的混沌性生动性模糊性透彻性具象性象征性神秘性，正从重重尘封云苦中穿出道道光亮来。这个令人千言万语也说道不清说道不尽的“生命体”，其奥秘奥妙正在招手向我们作着千般挑逗，你很难逃出或许十分甘愿它的魅惑。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道本多歧，除了“上帝”除了一如上帝的汉字，离开他们象征主义的宽厚，谁能看清楚“天”呢？汉文化以静制动的“通感”来自汉字。汉字涵涉汉人体认了的宇宙人生之理，出之以征象，“企图”笼络生命的一切原则，混茫而无遗。汉字，是先人的一大智慧聚，是原生精神原生体验的辐辏鸟集。

它悠然而永恒。那系之以线条的人文事象大网，恢宏潇洒，张开了羽翼般载着汉文化从古到今。那天国般的诗心诗性，那指指点点灿烂的感兴感悟，开示着汉人的右大脑，为有心的人们做出个瞬间的伊甸园来。很短暂，但比“没有”好。心物不分家，诗书画不分家，是汉字也是汉文化。“绿水常绕青山转”，是大自然也是人心。从来！

汉字纹线以“窄幅”——运动它须在方框内有限中，象征着宇宙律动的漫天弥地、了无际涯。汉字以“具象”以生灭、灭生“永远在在”，象征着大荒山无稽崖式的超越时空。汉字“艺术”以韵律意蕴，象征着生命的风动风情与魔力。汉字“语言”以分立的个体，抽象

着整体混沌多样统一。你看它,具体而普遍,孤立而深刻,有限而无限,平安而冲动,是无机的语言的又是生命的生动的。汉字把远古的记忆保存在它灵气灌注的小画像上,把今后的可能点点滴滴不费事地“现”在字纹线路里,把自己成就为一大智慧聚大生命聚大宇宙像,那像呈混茫如一的始终的“绿”,闪着“拯救”的亮光,特别是现在!

汉字精神是一种怀抱,有着宇宙人生以及汉先人容颜的宽大而温润的怀抱。这怀抱无古无今无始无终,够有生命的。它关怀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二者交替复变出的人之生存样态,它以“共存”追求“共荣”,以“共退”赢得“共进”。这怀抱恢恢无漏,够同一够仁爱的。汉字在抽象中形象,即融会了语言符号的意义和绘画艺术符号的“直观”。它具有音符的时间画符的平面舞蹈符号的公约,又在上述等等有限之中“一超直入佛地”,成为世界五千余种语言文字中惟一一棵孤独而又能生命滴翠的“树”,也是举世无双的有最强最高渗透力包容性的艺术体。它胎孕着复混合着终又超越着诸如抽象与具象、理性与非理性、时与空、人与自然、生与死、醉与醒、梦与真、外与内、出与人等等示差特征和其间的阻隔,成为较真实的,人类觉悟般若的天国佛地,给出我们一份类似回至“家”中的不薄的暖意。虽然已不能“真”的回去。

面对汉字,面对它滔滔漉漉的线纹,一切浅薄的思

想伟大的思想黯淡了去,只剩下一份很大的情感,是赞叹是惊异是自愧弗如还是恨不能,全然的,我说不清。却听见汉字看见汉字,在歌在舞在书在画,诗心诗兴的。就那么一刹那,“一切复归于平静”,耳目间混混茫茫,依稀还留有几个字的遗痕:“出发即归宿”——是神喻还是汉字的呻吟,我仍然无知。但有觉:这是一份永恒的生命物证。

汉人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唐人说,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1992年9月22日~11月3日

一稿

11月22日~12月28日

再稿

于云南大学伶仃楼



## 后 记

第一本说汉字的书《蛮野文化的追捕手》，没有约稿，想写论文却成了书，友人助我，竟然出版了。

一生二。之后有年，应某出版社之约，再说汉字。为忠人之事，于商务倥偬时竟在云大旧居闭门三月，书成。却因了不够科学，不够规矩，终审被毙，变不了铅字，虽然有稿费寄了来安慰。

这么丑的东西，本也想随它去了。

但，因为有个女孩，五岁，拿着我那第一本汉字书颠倒着看，很有些时候，突然叫她妈妈来，指着书中的某个甲文，这字像什么，复把书倒过来，这字又像什么……她妈妈才说完，我大抚掌，孩子甚解得！比大人还解得！

于是，“再说汉字”就有了使命，不可以随它去的。

于是，若干年后，在我的不甘与同人的鼓动下，本书遂在另一社出版，终于。

谢谢编辑！那个五岁的孩子，又说。

有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有人说，那也不一定。

2003年5月5日糊涂于昆明东南郊